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

梁羽生全集通行版



－－－－－传播汉语文化，重拾民族精华！－－－－－

出品：四月桃物工作室/ 开发设计：风凉子/ 电子书版源：老广旅版

第一回 铁矢神弓 少年扶巨宦　金鞍宝马 大盗震虚声

一剑西来，千岩拱列，魔影纵横；问明镜非台，菩提非树，境由心起，可得分明？是魔非魔？非魔是魔？要待江湖后世评！且收拾，话英雄儿女，先叙闲情。

风雪意气峥嵘，轻拂了寒霜妩媚生。叹佳人绝代，白头未老，百年一诺，不负心盟。短　栽花，长诗佐酒，诗剑年年总忆卿。天山上，看龙蛇笔走，墨泼南溟。

——调寄沁园春

凉秋九月，北地草衰，有一行人马，正沿着绵亘川陕两省边界的大巴山脉，放马西行。行在前头的是几个雄赳赳的武师，中间一辆敞篷骡车，坐着一个年近六旬的绅士，皮袄披风，态度雍容，一骑高头大马，傍着骡车，马上坐着一个剑眉虎目的少年，剑佩瑯然作响。

这个篷车中的绅士，正是卸任的云贵总督，名叫卓仲廉，他人如其名，虽然历任大官，尚算清廉。可是俗语说得好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何况他是总督。他不必如何贪污，那钱粮上的折头，下属的送礼，也自不少。所以卸任回乡，也请了几个出名镖师，随行护送。哪个剑眉虎目的少年，却不是镖师，他之随行，另有一番来历。原来卓仲廉原籍陕北，阀阅门庭，簪缨世第，只是旺财不旺丁，数代单传，他只有一子一孙，儿子名唤卓继贤，在京中为官，做到了户部侍郎之职，孙儿名卓一航，幼时随父赴京，算来今年也该有十八九岁了。卓一航自小聪明过人，祖父对他十分怀念，这回辞官归里，也曾修书儿子，叫他送孙儿回乡。不料孙儿没来，这耿绍南却拿着他儿子的信来了，信上说，孙儿正在苦读待考，不能即回。这耿绍南乃是孙儿的同窗，颇晓武艺，适值也有事要到陕西，请大人带他同行，两俱方便。卓仲廉和他闲谈，发现他对诗书并不甚解，心里想道，书生学剑，武艺好也有限，还暗笑他是个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的平凡少年，不料请来的几个出名镖头，对他都十分恭敬，这却不由得卓仲廉不大为诧异。

其时是明万历四十三年，满洲崛起东北，时时内侵，神宗加派“辽饷”达田赋总额二分之一以上，全由农民负担，加以西北地瘠民贫，盗匪纷起，所以卓仲廉虽聘有镖师，并有亲兵护送，也不得不提心吊胆。

这日正行过巴峪关，山边驿道上忽驰过两骑快马，前行的几名镖师，齐都变色！

耿绍南泼喇喇一马冲上，小声问道：“怎么？”老镖头道：“那是西川双煞。”耿绍南道：“哦，原来是彭家兄弟，他们的铁砂掌下过几年功夫，要留心一点。”双煞快马过后，并不回头，老镖师道：“不像下手做案的模样。”耿绍南微微一笑，勒住绳缰，等骡车赶上，淡然的对卓仲廉道：“老大人万安，没有什么，那只是两个小贼。”又过了一会，背后又是三骑快马，绝尘掠过，对卓家的箱笼车辆，连正眼也不瞧一瞧，老镖头诧道：“怎么龙门帮的三位舵主，都同时出动，莫非是绿林道中，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？”耿绍南傲然说道：“管他什么绿林道不绿林道，若来犯时，我不用手上的兵器，只凭这一张弹弓，也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。”镖师们唯唯诺诺，一味奉承，卓仲廉见他神色倨傲，暗道：这少年好大口气。心中颇为不悦。

车辆马匹继续西行，黄昏时分，已将近强宁镇外的七盘关，山道狭窄，这七盘关乃川陕边界一个险要所在，它倚山面河，两岸悬砦高达百丈，下面的河水给峭壁约束成只有五六丈阔的急流，在山谷中奔腾而出，宛若万马脱缰，水花溅成浓雾。一行人走出山口，见前头半里之地，有一骑白马缓缓而

行，马上人一身白色衣裳，配着白马，更显得潇洒脱俗。卓仲廉道：“ 这人好似一个书生，孤身无伴，好不危险。我们赶上前去与他同行如何？ ”耿绍南摇了摇头，猛听得一阵清脆的铃声，六七骑快马自后飞来，霎忽掠过车辆，前面那白马少年正走到狭窄的山口，老镖头惊道：“ 还不快让，撞上了那可要糟。 ”话声未了，山坳那边又是尘土大起，十余匹健马也正向这边冲来，两边马队，把少年夹在中间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卓仲廉不禁失声惊呼，却猛听得那少年大叫一声，白马忽然腾空而起，疾似流垦，竟然跃过了五六丈的急流，飞越河面，到了对岸。这两帮马队，骑术精绝，急驰之下，突然猛地勒马，两伙汇成一伙，拨过马头，拦住了前面的山口。

耿绍南一马飞前，抱拳说道：“ 好汉们请借路！ ”为首一个虬髯汉子叫道：“ 凭什么要我们借路？贪官之财人人可得。 ”耿绍南道：“ 须知他不是贪官。 ”另一个匪首叫道：“ 要借路也不难，把箱笼行李留下便可！ ”耿绍南一言不发，突然取下背上的铁弓，嗖嗖嗖一连数弹，把抢上乘的人一齐打倒，那虬髯汉子哈哈大笑，耿绍南弃弹换箭，呼的一箭，把盗党中的一面黑旗射断，那虬髯汉子，这才勃然变色，疾冲数丈，大声叫道：“ 你知不知道绿林规矩？ ”耿绍南更不打话，弹似流星，冰雹般地向那汉子打去！

那虬髯汉子疾若飘风，一口厚背赤铜刀左挡右磕，把冰雹</PGN 般射来的弹子，磕得四面纷飞，宛如落下满天弹雨，耿绍南越打越急，那汉子渐渐有点手忙脚乱，盗党中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喝声：“ 来而不往非礼也！ ”也取下一张弹弓，嗤嗤数声，忽然发出几道深蓝色的火焰，交叉飞来，耿绍南一张弹弓，不能两用，打落了迎面而来的“ 蛇焰箭 ”，却不能挡住射向卓家箱笼的火箭，“ 蓬 ”的一声，大车上一只厚麻布袋竟然着火燃烧，哗啦啦倒下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。那虬髯汉子摇了摇头，面上显然露出失望的神气，耿绍南弹似连珠，施展出“ 八方风雨 ”的神弹绝技，虬髯汉子猝不及防，“ 卜 ”的一声，左手关节竟给弹丸打中，一个箭步跳出圈子，忽然抱拳叫道：“ 武当山神弹妙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咱弟兄走了眼，多多得罪了！ ”那发蛇焰箭的汉子也翻身跨上马背，高声叫道：“ 紫阳道长之前，请代咱弟兄问候，就说是火灵猿和翻山虎谢他老人家当年不杀之恩吧！ ”说完之后，一声胡哨，手下早扶起了受伤的同伙，退出山谷。

耿绍南放下弹弓，仰天大笑。忽然背后有人说道：“ 阁下真好弹弓！ ”耿绍南愕然回顾，竟然是那白马少年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又从对岸纵马过来，众人刚才紧张忙乱，竟没觉察。耿绍南道：“ 雕虫小技，贻笑方家。 ”白马少年笑道：“ 我哪里是什么方家，只靠着这匹马还算不错，才逃了大难。 ”卓仲廉下车端详那白马少年，见他马背空空，毫无行李，说话文诌诌的，完全是个书生模样，因问道：“ 足下可是出门游学吗？现今路途不靖，跋涉长途，危险得很呀。 ”白马少年躬身答道：“ 晚生在延安府入学，急着要回乡赶考。老伯台甫，不敢请问。 ”卓仲廉微笑道了姓名。白马少年惶恐说道：“ 原来是乡先辈卓老大人，失敬，失敬！ ”自报姓名，叫做王照希，两人谈得很是投缘，王照希道：“ 晚生孤身无伴，愿随骥尾，托老大人庇护。 ”耿绍南眨了几眨眼睛，卓仲廉年老心慈，慨然说道：“ 彼此同行，哪有什么碍事？足下何必言谢。 ”竟自允了。耿绍南冷冷说道：“ 阁下一介书生，竟骑得这匹神驹，实是可佩。 ”王照希道：“ 这匹马乃是西域的大汗马种，名为照夜狮子，虽然神骏，却很驯良。 ”西北多名马，普通的人都懂骑术，卓仲廉虽觉这匹马好得出奇，也没疑心。

卓家聘来的那几名镖师刚才一直护着车辆，这时都已围在耿绍南身边，等卓仲廉的话告一段落，忽然齐向耿绍南下拜，那老镖头执礼更恭，半屈着膝，打个千儿话道：“老朽眼拙，虽然早已知道耿英雄是个大行家，却还不知耿英雄竟是武当高弟，老朽要请耿英雄赏口饭吃！”

卓仲廉听了，愣然不解。

耿绍南微微一笑，把老镖头双手扶起，说道：“耿某不才，既然挑起梁子，那就绝不会中途撒手，耿某此来，不是保镖，而是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，老镖头，请你放心。”卓仲廉听得益发纳罕。

原来这耿绍南并非读书士子，而是当今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。武当少林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声威甚大。武当派的掌门人紫阳道长，武功卓绝。他和四个师弟：黄叶道人、白石道人、红云道人、青蓑道人，合称“武当五老”，门下弟子，数以百计，这耿绍南乃白石道人的首徒，在第二代弟子中，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。

刚才拦路打劫的哪个虬髯汉子，名叫翻山虎周同，那浓眉大眼的汉子，则叫火灵猿朱宝椿，同是川陕边境的悍匪，武功还在西川双煞之上。武当派素以武林正宗自居，所以历代相传，定下两条规矩：一不许作强盗，二不许作镖师。耿绍南以武当门人的身份，替巨官护送行李，那是极少有之事。老镖头一来怕火灵猿的同党报复，二来实在猜不透耿绍南的来意，所以才说出那一番话，将耿绍南套住。

卓仲廉这时才晓得耿绍南身怀绝技，不明自己的孙儿怎样会结识如此异人，只有再三道谢。耿绍南神采飞扬，对卓仲廉也显得颇为傲岸。卓仲廉想查问他和孙儿结识的经过，他往往盼顾左右而言他，甚或只是笑而不答。

那白马少年王照希却显得十分文静，一路上对卓仲廉和耿绍南都执礼甚恭。走了两天，已过了强宁，将到阳平关了，沿路上不绝有形迹可疑的人物，三三五五，或乘快马，或策骡车，在驿道上出没。老镖头一看就知是踩底跟踪的绿林人物，整整两天，提心吊胆，幸得一点事情都没发生。过了阳平关后，那些形迹可疑的人物忽然都不见了。这晚，来到了大安驿，卓仲廉道：“明日过了定军山，前面便是坦途了。”镖师们也松了口气，只有耿绍南却显得特别紧张，和在路上的闲适神情，完全两样。

一行人在镇上最大的客店安歇，白马少年王照希忽然对卓仲廉深深一揖，朗声说道：“晚生一路上多承庇护，不敢欺瞒，晚生有些厉害的仇家，一路跟踪，若然逃得今晚，便可无事。今晚万一有风吹草动，老大人不必惊恐。只要挂起云贵总督的灯笼，大半不会波及。”卓仲廉吃了一惊，心想老镖头曾再三叮嘱，在路上只可扮作客商，千万不能抬出官衔。事缘绿林大豪，最喜欢劫掠卸任大官。自己只道这少年乃是一介书生，哪料他也是江湖人物。自己和他非亲非故，知他安的什么来意？正在踌躇，耿绍南双眼一翻，抢着答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合则两利，分则两危！足下意思，老大人一定照办！咱们彼此讲明，大家可要合力齐心，同御今晚劫难！”

王照希微微一笑道：“哪个自然。”在客店里自己占了一座花厅，当中摆了一张紫檀香桌，叫店家烫了两大壶陈年花雕，桌上插着两支明晃晃的大牛油烛，随手把马鞍和踏蹬丢在墙角，对耿绍南道：“你们躲到两边厢房里去，非我呼唤，切勿出来。”老镖头与耿绍南见他行径奇怪，饶是见多识广，也摸不透他是何路道。

朔风鸣笳，星横斗转，夜已渐深，万籁俱寂，王照希独坐厅中，凝神外望，动也不动，卓家自卓仲廉以下，都不敢睡，老镖头道：“难道他就这样的坐到天明？”耿绍南忽然嘘声说道：“噤声，有人来了！”

端坐着的王照希突然把酒壶一举，大声说道：“各位远来，失迎，失迎！”门外大踏步的走进了四条大汉，为首的双目炯炯，旁若无人，朗声说道：“朋友，省事的快跟我去！”王照希笑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那大汉面色一沉，正想发作，忽见厢房外悬着总督官衔的灯笼，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你是做什么来的？你不是——”王照希截着说道：“保镖来的，各位看在小弟初初出道，不要砸坏我的饭碗，别处发财去吧。”那汉子“哼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你看错了人！”双臂一振，猛的向厢房扑去。

房中的卓仲廉失声说道：“这是京中的锦衣卫。”原来锦衣卫乃是朝廷的特务机关，这为首的汉子是锦衣卫的一个指挥，名叫石浩，卓仲廉以前在云贵总督任内之时，手下一个官员犯了案件，京中派锦衣卫来提解犯官，正巧就是这石浩率领，所以认得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石浩一个箭步跳近厢房，耿绍南自内窜出，右臂一格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敢惊老大人的驾？”双臂一交，两人都给震退几步，卓仲廉急忙叫道：“石指挥，是卑职在此，可是皇上有什么圣旨要宣召卑职么？”在明一代，皇帝对付大臣素来残酷寡恩，常常因一点小事，就给锦衣卫提去凌迟处死，卓仲廉刚刚卸任，还担心皇帝是要将他解京，声调都颤抖了，石浩凝眸一看，依稀认得，叫道：“果然是卓老大人在此？小的捉拿钦犯，无意冒犯，请多多包涵恕罪！”又笑道：“皇上对卓大人甚是关怀，常常提起，说卓大人是个好官。”卓仲廉惊魂稍定，急忙作揖，请他喝酒。石浩道：“卓大人这样客气，折死小的了。小的圣旨在身，不敢久留，老大人包涵则个。”率领三个锦衣卫退出，临行前对耿绍南和王照希深深看了两眼，大声笑道：“卓大人请的这两个保镖，真是硬得很啊！”

石浩走后，耿绍南一看，只见地上十来个足印，深陷半寸有多，冷笑说道：“这些奴才，就是喜欢炫露武功，哪比得上我这王贤弟深藏若虚。”房中的卓仲廉忽然急声叫道：“耿贤侄，快来，快来！”

卓仲廉老于宦海，惊魂稍定，蓦然想起：京中的锦衣卫，追踪至此，那白马少年必定是个重要钦犯，自己受了他的利用，做了钦犯的挡箭牌，日后被皇上查知，这可是抄家之罪。这时也顾不得交浅言深，急忙把耿绍南招来，悄悄说了。耿绍南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我早已看出。”卓仲廉尚待说话，他已翩然走出。

厅堂上烛影摇红，王照希大杯大杯的喝酒，耿绍南面色一沉，嘿嘿笑道：“贤弟，你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愚兄佩服之至！”王照希道：“耿兄不必发怒，小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耿绍南双眼一转，倏地一手抓来，低声喝道：“你胆敢把我武当门人戏弄？”

王照希肩头一侧，耿绍南左掌呼的一声，打在他的胸上，王照希微微一笑，肌肉陡然一缩，耿绍南的手掌竟然滑过一旁，王照希仍然端坐椅上，若无其事。耿绍南不由大吃一惊，左手擒拿，右手点穴，一招两式，猛然发出，这是武当派大擒拿手的三十六式之一，王照希坐在椅上，看来万难逃避，哪料耿绍南左手先到，他横肘一撞，闪电般的把擒拿手化开，右手一举，又把耿绍南的右时托起，低声喝问：“耿兄，你我且慢动手，强敌已经来了！你我合则两全，分则两亡！”耿绍南凝神一听，远处隐有啸声，面色变道：“你

捣什么鬼？去了一批，又来一批。”王照希笑道：“这回来的是真正的强盗，实不相瞒，川陕边界最厉害的五股大盗，今晚都会到此！”耿绍南怒道：“卓大人并没有多少银子，你们何必这样小题大作，里应外合？”王照希笑道：“你当我是内应么？他们要劫的是我，不是你的什么卓大人，不过他们若顺手牵羊，劫了小弟，再劫你们，也说不定。”耿绍南半信半疑，心里暗道：“你肩无行李，两手空空，劫你作甚？”王照希忽又沉声说道：“赶快退回厢房去，把有官衔的灯笼取下，也许不会殃及鱼池。”耿绍南一阵迟疑，王照希忽然站起，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耿绍南不由得点了点头，急忙退下。

过了片刻，啸声越来越近，王照希把大门打开，门外捅进了十多条汉子，高高矮矮，站满一屋，耿绍南一看，龙门帮的三个舵主也在其内。老镖头在里面吓得面青唇白，悄悄说道：“这回糟了，来了三批最厉害的强人，除了龙门帮外，还有大巴山黑虎岩的方氏兄弟，和定军山的麦氏三雄。”耿绍南道：“还有两批未到哩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定军山麦氏三雄的老大麦逢春站在当中，双目一扫，磔磔笑道：“真有你的，金珠宝贝藏在哪里？还不快拿出来？是不是混在那狗官的行李里了？”王照希朗声说道：“麦老大，你也是老于江湖的了，难道这也看不出来吗？久闻大名，不过如是。不必动手，你已输了一招了！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龙门帮的总舵主屠景雄打了一个哈哈，翘起拇指说道：“老弟，真有你的！你拿出来，让咱们见识见识，咱们也好交个朋友。”王照希缓缓起立，将放在墙根的马鞍一把提起，放在紫檀桌上，只听得木桌吱吱作响，拔出佩剑，轻轻一削。那马鞍原是黑黝黝的毫不惊人，任何人看了都以为这是漆木马鞍，哪料一削之下，顿时金光透露，铁皮里面包的竟是十足的赤金，上面还镶嵌有十余粒滚圆的猫儿绿宝珠，金光宝气，幻成异彩。麦氏三雄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

原来有经验的绿林大盗，一看行李客商，便能测知他有多少金珠财宝，百不失一，川陕边境的五股强盗，跟踪王照希已有多日，看他马蹄处，尘土飞扬，分明是负有体积小而质量重</PGN 的金珠重宝，但却看不出他藏在何处，谁也料不到原来是包藏在马鞍之中。

王照希哈哈一笑，提起了一个踏蹬，朗声说道：“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小弟没什么敬意，这个踏蹬，就送与川陕边界的道上同源，算个小小的礼物吧！”绿林群雄面面相觑，麦逢春沉声说道：“你行，咱们认栽了！”不接踏蹬，转身便走。

耿绍南在厢房里偷瞧，刚松得口气，看那麦逢春方走到门口，忽然外面磔磔怪笑，人影一闪，走进了一个矮胖老头，吸着一根大旱烟管，吐出一缕缕青烟，怪声说道：“好哇，不待我来，你们便分赃了吗？”麦逢春道：“邵大哥，咱们栽了。”矮胖老头烟袋一指，道：“什么栽了，俺早瞧出他马鞍里有鬼，你们的话我全听到啦，我可不是叫化，想施舍我一个踏蹬吗？那可不行！”

耿绍南在里面瞧得分明，他虽和矮胖老头未会过面，但看他神气打扮，已知他是陕南的独脚大盗邵宣扬，他的烟管乃是一种罕见的独门兵器，可作点穴镢，也可作五行剑，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不想他却这样无赖。

王照希微笑说道：“邵老爷子，你是我的前辈，这个马鞍，孝敬你老，本也算不了什么，无奈我还有一位朋友，他说不肯。”邵宣扬道：“那位朋

友，请出一见。”话声未了，房里倏地冲出一人，接口说道，“武当门人耿绍南拜见各位前辈。”

邵宣扬眼珠一溜，道：“你是武当门下？咱们亲近亲近。”伸手一拉，三指一扣，暗藏分筋错骨的厉害手法，耿绍南掌心向上一接，手腕一转，用出武当派掌法中的“三环套月”，把邵宣扬的手法解了，邵宣扬左掌忽地朝他肩头一按，说道：“好啊！”耿绍南卸了一步，丹田一搭，气达四梢，双臂一抱，左肘微抬，用出一招“渔夫晒网”，又把邵宣扬的擒拿手拆了。邵宣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果然是武当门下！”

耿绍南显了两手武当绝技，顿时把邵宣扬惊着。本来论到武功，邵宣扬还在耿绍南之上，但武当派乃武林正宗，盛极一时，绿林好汉无不忌惮，邵宣扬向后一跃，发话道：“足下何苦趁这趟浑水？”耿绍南道：“什么浑水？我们同属一伙。金子是小事，武当派的威名可不能在这儿折堕。”邵宣扬干笑两声，忽然说道：“武当门人从不保镖，也从不为盗，你怎么能与他同伙。”耿绍南道：“江湖之事，人人管得，你恃众聚劫，落在我的眼内，我便不容。”邵宣扬笑道：“是你师父叫你管的么？为什么只派你一个人来？”耿绍南道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何必师命？”

王照希急忙使了一个眼色，耿绍南猛地醒起，接着说道：“武当第二代弟子在陕西聚会，正想与你们武林中有头有面的人物一见。”邵宣扬怔了一怔，他本打算若只是耿绍南一人，便索性把他干了，毁尸灭迹再说。如今听说武当第二代弟子在陕集会，想必来的甚多，邵宣扬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与武当派的群雄相斗，当下烟管一收，笑笑口道：“足下何必这么大气，既然这位是你的朋友，咱们哪里不卖个交情。”

耿绍南面色一松，不自觉的用衣袖抹了抹额上的冷汗。原来他试了两招，也自知不是群盗对手，全凭武当派的威风，才把敌人吓退。其实他所说的武当派第二代弟子在此聚会，倒也并不全假，紫阳道人是曾派有四个弟子在陕办事，连他就是五人，但那四人和他可并没有约会。

邵宣扬见他以袖试汗，蓦然站着不动，双目熠熠发光，王照希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邵宣扬忽然仰天大笑三声，朗声说道：“归大哥，你来的好，你听这小子是不是撒谎？”猛然一股强风，厅中烛光摇摇欲灭，一个又高又大的红面老人，突然从外面掠空而降，大声笑道：“武当派是来了四名，可是都给别人擒了。

别人敢碰武当派，为什么咱们不敢？这小子是一人在此，咱们把他打死，丢到荒山里喂狼便是。就算武当五老寻到，这笔帐</PGN 也算不到咱们身上，自有人替咱们顶祸。”耿绍南不由得暗暗吃惊，看这红面老人的声势，必是川东的大盗鹰爪王归有章无疑。但他怎晓得武当派来了四人，而且这四人又给什么人擒了？

邵宣扬也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归大哥，且慢，你是说那女魔头出手了么？这里可还不是她管辖的地方呀？”归有章道：“你怎么这样胆小。咱们川陕的绿林道，总不能叫一个后辈女娃儿压了。”他口里说话，手底可丝毫不缓，肩头一晃，蒲扇般的大手，已迎头抓了下来。耿绍南见他掌心通红，哪里敢接，向后一缩，右足发起，踢他腿弯的“白市穴”，归有章磔磔怪笑，扑身一闪，欺身直进，右手五指如钩，一把抓到耿绍南足跟。

耿绍南身子一缩，归有章双掌连环急发，耿绍南连连后退，暗怪王照希犹自不来相援，归有章掌风呼呼，把耿绍南直逼至墙角，正想施展杀手，忽

闻得王照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要我的马鞍，这也不难，只是你们可问过玉罗刹没有？”邵宣扬和方氏兄弟、麦氏三雄，正对王照希取包围之势，闻言大吃一惊，邵宣扬陡的跳出圈子，叫道：“什么玉罗刹？”王照希道，“绿林道宁劫千家，不截薄礼，这是别人送给玉罗刹的财礼，你们想黑吃黑么？”邵宣扬面色苍白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且暂住手！”归有章一个倒翻，跃了回来，怒声喝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想拿玉罗刹来恫吓我们吗？”王照希道：“谁个吓你？”把马鞍一翻，反面刻有几个字道：“敬呈练霓裳小姐哂纳。”王照希道：“这可不是我现在刻的。”邵宣扬把归有章拉过一边，悄悄说道，“归大哥，此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依小弟愚见，还是把他放走了吧。”归有章哼了一声，垂首沉思；麦氏三雄、龙门三舵都围了上来，只剩下方家兄弟，在厅中监视。

这一来大出意外，耿绍南不由得怔在当场，暗想：谁是玉罗刹啊？这名字可从未听过，怎的那些强盗就吓得这个样儿？

过了片刻，归有章猛然抬起头来，双眼一翻，含嗔说道：</PGN“是玉罗刹的也要劫！”邵宣扬吓了一跳，急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……”归有章呼的一掌，击在檀木桌上，顿时把桌子打塌一角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一年来咱们受那女娃子的气也受够了，索性趁此时机，豁了出去，斗她一斗。”邵宣扬退了几步，颤声说道：“这，这……”归有章道：“亏你一世威名，就怕得这个样儿。她的厉害，咱们也只是耳闻，未曾目击，喂，你们有种的就随我来，这小子的马鞍我劫定了。”麦氏三雄、龙门三舵缩手不动，只有方家兄弟叫道：“咱兄弟愿听归大哥调度。”归有章横了邵宣扬一眼，叫道：“好啊，几十年兄弟之情，算是白交的了。”邵宣扬苦笑道：“大哥既然要干，小弟只好听从。”归有章虎吼一声，隔着桌子，伸手就抓，王照希身形一闪，避了开去。方家兄弟，左右扑上，王照希身子滴溜溜一转，蓦然一招“左右开弓”把方家兄弟格开。归有章手腕一翻，骈起中食二指，骤然发出，直点王照希双目，王照希霍地使个“凤点头”跳过一边，冷笑说道：“归老大，你中了我的缓兵计了，你要劫该早点劫，现在劫么，可来不及了。你听，外面什么声响？”归有章愕然一听，外面击柝声声，长宵易过，竟然打五更了。王照希大笑道：“你听到么？打五更了！玉罗刹马上就来，归老大你还不停手，定死无葬身之地！”归有章喝道：“小子，你想拖延时候，先送你见阎王！”呼的一掌，又迎头劈下。

大笑声中，王照希出手如电，扬了两扬，把厅上的两枝大牛油烛打灭，顿时一片黑漆，耿绍南贴到墙根，屏了呼吸，群盗虽然人多势大，在黑暗中一时也不敢莽动，归有章凝神静听，要想辨声进击，忽然外面传来清脆的笑声，听似甚远，霎忽便到了门外，众人眼睛一亮，厅门开处，走近一队少女，前面四人，提着碧纱灯笼，后面四人，左右分列，拥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少女，杏黄衫儿，白绫束腰，秋水为神，长眉入鬓，笑盈盈的一步步走来。厅中群盗呆若木鸡，有几个更是面如死灰，瑟缩一隅，动也不敢动。

王照希欢声说道：“练女侠，家父问你老人家好。”那少女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他好。”王照希道：“家父托我带这个马鞍给你，他们……”少女低眉一笑，截着道：“你的来意我早已知道。是他们看中了这个马鞍么？”凤眼一扫，邵宣扬急道：“我不知道是你老人家的。”耿绍南暗笑，这女郎看来，最多不过二十岁，邵宣扬偌大一把年纪，却口口声声叫她做老人家。

少女眉毛一扬，又是冷笑说道：“不知无罪，你们都随我回山去吧。”

顿了一顿，忽又笑道：“ 归老大，你也来了？你这个月的贡物还未交来呢，是忘记了么？ ” 归有章调匀呼吸，定了定神，忽然喝道：“ 玉罗刹，别人怕你，我不怕你。这里还不是你的地界，这马鞍我要定了。 ” 一个箭步，冲了上来，那被唤作“ 玉罗刹 ” 的少女问道：“ 还有哪位插手要这马鞍的？ ” 麦氏三雄、龙门三舵急忙退过一边，说道：“ 不敢！ ” 邵宣扬面色惨白，讷讷不能出言，方家兄弟默不作声，却随在归有章身后。玉罗刹倏地一声长笑，说道：“ 归老大，谁要你怕啊！ ” 归有章正冲到面前，蒲扇般的大手往下抓去，玉罗刹不动声色，归有章一抓之下，猛的不见人影，急忙退时，哪里还来得及，后心一阵剧痛，顿时倒在地上，方家兄弟连看也未看得清，胁下也同受了玉罗刹的一掌，惨叫狂嗥，在地下滚来滚去！

玉罗刹闪电之间，连下了三手毒招，把三个剧盗打倒地上，仍然是笑吟吟的站着，若无其事，绿林群豪全都慑服，玉罗刹对麦氏三雄、龙门三舵说道：“ 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起来！ ” 邵宣扬连连讨饶，玉罗刹兀自冷笑不答。

三人中归有章武功最高，被击倒后运内力抵御，忍住剧痛，所以初时不似方氏兄弟的痛号失声。哪知不运气抵御还好，一运气抵御，身体内顿如有千万条毒蛇乱窜乱咬，五脏翻腾，连叫也叫不出声来了。旁边的人只见他头顶上热气腾腾，黄豆大</PGN 的汗珠一颗颗滴出来，面上肌肉一阵阵痉挛，痛苦得连面部都变了形。这简直是天下最残忍的酷刑！

方氏兄弟叫道：“ 求你老人家开恩，快点杀了我们吧！ ” 归有章眼睛突出，却喊不出来。玉罗刹笑盈盈地说道：“ 方家兄弟，你们是从犯，罪减一等，免了你们的刑罚吧。 ” 纵足飞起，一人踹了一脚，两兄弟惨叫一声，寂然不动，耿绍南看得惊心动魄，想不到这样美艳的少女，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

玉罗刹把方家兄弟结果之后，向邵宣扬招招手道：“ 你过来！ ” 邵宣扬双手扶着墙壁，身躯颤抖，一步步走了过来。玉罗刹柔声说道：“ 你和归老大是几十年兄弟，交情很不错啊！ ” 邵宣扬心胆欲裂，急忙说道：“ 女侠你明鉴秋毫，这回事没有我的份。 ” 玉罗刹面色一沉，厉声斥道：“ 枉你做了这么多年强盗，做强盗的禁忌你还不懂么？你简直一点眼光都没有，还在绿林中逞什么强称什么霸？他一个少年，单身押运金宝，没有极大的来头，他敢这样做么？老实对你说，他这礼物若不是送给我的，我也不敢伸手劫他。你对他的来历知道多少？不问清楚，就胡乱听人唆使，合伙行劫，你这不是瞎了眼睛么？ ” 邵宣扬听她越骂越凶，心里也越来越宽，听她骂完，已完全定下了心。他知道玉罗刹的脾气，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之时，若她笑容满面，对你温言细语，那下一步就一定是用极毒辣的手法对付，若得她严厉斥责，那就准不会有什么事儿。听她骂完之后，邵宣扬倏地左右开弓，自己打了两个耳光，高声说道：“ 是小的瞎了眼睛，是小的还没资格做强盗，望你老人家多多教诲。 ” 玉罗刹喝道：“ 你若然自己知罪，我就免你的罪，你过来，把你的把兄杀掉！ ” 邵宣扬面色惨白，归有章到底是他多年兄弟，如何下得毒手。归有章却在地下滚来滚去，渐渐向他这边滚来，露出哀恳的目光，似求他赶快下手。

耿绍南忍受不住，忽然纵身出来，亢声说道：“ 归有章是无恶不作的独行大盗，你把他处死，也算是替绿林道中清除一霸，没人说你不对。但你叫他兄弟相残，这却不是正派所为。 ” 玉罗刹面色一变，忽然笑道：“ 你是哪一派的门人？ ” 耿绍南傲然说道：“ 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！ ” 玉罗刹道：

“哦，武当派的，失敬，失敬！”秋波一转，说道：“邵宣扬，我这是试你的心术行为，你虽与归有章一伙，还不似他那样胡作非为，我叫你杀他，你也还不是一味屈服奉承，不愿杀友以求自保。好，凭这两点，我就免了你行刑之责。”说话之间，纵足飞起，轻轻一踹，又把归有章结束了。

玉罗刹谈笑之间杀了三个剧盗，挥挥手道：“你们都随我到定军山去！”笑了一笑，指着耿绍南道：“你想跑到哪里去？想回去保护你的卓大人吗？你也随我去，连同你的卓大人和所有行李银两，都给我搬上山去！”

耿绍南凛然一惊，心想：这玉罗刹好大的胆子，居然管到我武当派的头上。要知武当派素以武林正宗自居，门下弟子，不少人便养成傲慢自大的习气，耿绍南尤其如此，但眼见玉罗刹狠辣无比，如若不从，只恐不是她的对手，但如若相从，又搁不下这个面子。正在踌躇，忽见王照希抛了一个眼色，开声说道：“耿兄对练女侠也是仰慕得很，他在路上曾对我说过，说要拜谒你老人家呢！”耿绍南一听，知是王照希恐怕自己鲁莽，惹出祸来，所以替自己圆场，虽然不快，也自感激，当下想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且随她去，看她怎样？若她不留面子，将卓家洗劫的话，自己便邀集同门，与她相斗，总能报这一箭之仇。”

当下耿绍南回到厢房，对卓仲廉说了，老镖头适才曾在门缝偷窥，心惊胆战，还有余悸，急忙劝卓仲廉依从。卓仲廉也算豁达，叹口气道：“只要性命保得住，那些身外之物由他去吧。”

经了一夜的纷扰，其时已是天色微明，晓霞隐现，玉罗刹和八名少女，督促群盗，押解卓家的车辆行李，直上大巴山的</PGN 支脉定军山去。山上碉堡森严，栅城围绕，从山脚至山顶，一路有女盗迎接，北地胭脂，本就有男儿气概，经过玉罗刹的训练，更是刚健婀娜两有之，俨如是一支雄赳赳的娘子军，王照希也不由得暗自佩服，心想：这些女娘，比我父亲的部下还强得多。

到了山寨，玉罗刹叫手下将卓家这一行人都安置在大客房中，车辆行李则押入后寨，王照希被安置在另一座客寓。玉罗刹去后，耿绍南悄悄问道：“老镖头，你久在西北保镖，这玉罗刹到底是什么人啊？”老镖头道：“这玉罗刹是最近两年才开山立柜的女强盗，真名叫练霓裳，武林中谁也不知她的来历，更不知她是从哪里练来的这一身惊人的武功！听说她两年前初初出道，就曾以双掌一剑连败十八名强盗。她和群盗相斗之时，陕西的武林名宿李二斧曾在旁观看，看后对人说，练霓裳的剑法掌法与武林各派，全不相同，辛辣怪异之处，为他平生所仅见。他还说，不用十年，天下第一高手，就得让位给这女娃儿了。”耿绍南哼了一声，老镖头说顺了嘴，这才猛觉自己失言。原来数十年来，武林中人，都推许武当派的紫阳道长是天下第一高手，若依李二斧的说法，岂不是说武当派的领袖地位就将不稳？当下干笑两声，转口说道：“李老英雄虽然是见多识广，但也未免把玉罗刹捧得太过分了。你们武当派的九宫神行掌和七十二手连环剑到底是武林正宗，旁门的掌法剑法怎比得上？”耿绍南这才傲然一笑，舒服下来。

耿绍南这一行人被关在客房里整整一天，寸步不能移动，傍晚时分，忽然有两个女盗，进来叫道：“我们寨主请卓大人和耿英雄前去赴宴！”

山寨中灯火通明，摆着两桌酒席，除了端坐主位的玉罗刹练霓裳是一个美若天仙的少女之外，其余的都是绿林中的粗豪汉子，在路上碰到的西川双煞、翻山虎周同、火灵猿朱宝椿等也都在席上。酒席旁有十二名少女

服侍，敬洒的、上菜的、守卫的都是寨中女盗，粗汉红妆，相映成趣。更有趣的是，那些绿林豪汉，一个个都噤若寒蝉，怯生生的像个女娘；而那些执役的少女，却一个个扬眉吐气，豪迈异常，睥睨群盗，顾盼生姿。耿绍南心道：“ 女子雄飞，男子雌伏，这真是天下最奇怪的筵席。 ”心虽不忿，却也不禁对玉罗刹暗暗佩服。

酒过三巡，玉罗刹倏地起立，把手一挥，叫道：“ 把送给王公子的礼物拿上来！ ”随即有侍女捧上五个金盘，上覆红巾，玉罗刹将左首的两个金盘揭开，卓仲廉吓得惊叫一声，盘中竟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，玉罗刹微微一笑，对王照希说道：“ 这是尊大人要的。 ”又把右首三个金盘揭开，里面也是三颗血淋淋的人头，玉罗刹将人头逐个提起，晃了几晃，又微笑道：“ 这三人冒犯公子，因此我把他们的首级取来，算加送给公子的薄礼。他们还有一个同伙，也吃了大亏，谅他今后再也不敢麻烦公子了。 ”卓仲廉见了，更是吃惊，这三颗人头，正是石浩昨晚所率领的那三个锦衣卫，想不到在半晚之间，竟全给玉罗刹追杀了。

王照希肃然起立，躬身说道：“ 如此厚礼，实不敢当，只是我暂时还未想回家。 ”玉罗刹道：“ 我也知道你将有万里远行，这份薄礼，我自会差人送与令尊，连同盟约也一并送去。 ”王照希道了声谢。玉罗刹笑吟吟地对群盗说道：“ 你们不打不成相识，我给你们揭了这段过节吧。他的父亲就是陕北的王嘉胤。 ”群盗强笑说：“ 啊，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，早知是王大哥的，咱们也不敢跟踪动手。 ”

原来王嘉胤乃是陕北绿林的领袖，手下有高迎祥、王左掛、飞山虎、大红狼等剧盗，声威甚盛，只是势力伸不过陕南。明朝万历年间，陕西有十三路大盗，各不相服，这王嘉胤志向甚大，在陕北和剧盗高迎祥结义之后，不到十年便做了陕北绿林的盟主，他策划把全陕的绿林道都联成一气，翻天覆地的大干一场，但陕中陕南，却不肯奉他号令。到这两年玉罗刹崛起
陕南，王嘉胤又有两个大仇家正在陕南活动。因此王嘉胤卑辞厚币，派他的儿子王照希来陕南联络玉罗刹。绿林道中规矩，地盘疆界分明，所以王照希绝不能多带人马，只是孤身上道。想不到分布各省的锦衣卫实在厉害，王照希一上道，他们就调来了石浩等四名高手，暗暗跟踪。而川陕边界的五股剧盗，垂涎他的金宝，也暗暗缀上。

耿绍南听了王照希的来历后，心中暗骂：这小子原来早与玉罗刹有约，却利用我武当派的威名，替他暂挡追兵，好待玉罗刹来到。只累了我与卓家人众，都做了这贼婆娘的俘虏。

玉罗刹顿了一顿，端酒说道：“ 从今以后，咱们全陕的绿林道都是一家，我与王嘉胤大哥已结成联盟，愿各路兄弟，也互相照顾。诸位若无异见，请尽此杯。 ”咕嘟一声，把酒饮尽，席上群盗，哪敢不从，纷纷起立，个个干杯。玉罗刹掷杯大笑，招来一名女盗，吩咐了几句，遣她入内，过了片刻，这名女盗从里面带出了四个人来，耿绍南见了，不禁愕然，这四人都是他的同门兄弟，奉师长之命，在他之前，来陕办事的，怎的却忽然都在寨中出现，难道真如归有章所说，是被玉罗刹俘虏了的？但看情形却又不似，玉罗刹把手一挥，里面已端出一席酒菜，玉罗刹请那四人就坐，拿了酒杯，笑盈盈的招呼耿绍南道：“ 咱们到那边席上去坐，让我也有机会与武当派的高人亲近亲近。 ”

耿绍南心中一懔，但看她笑容可掬，心想，武当派威名，群流景仰，这

女强盗虽然凶狠，想来也要慑惧我们正派的门徒，所以曲意逢迎，表示拉拢。想到此处，见玉罗刹愈笑愈甜，不觉心魂荡漾，越发以为自己想得不错。

坐定之后，耿绍南与同门招呼，只见他们个个都似意存顾忌，不敢畅谈，内中一两人，且苦笑作态。耿绍南莫名其妙，过了一会，玉罗刹又唤一名女盗前来，吩咐了几句，耿绍南不知</PGN 她又有何花样，屏息以待。玉罗刹和大家又干了几杯，杏脸飞霞，越发娇艳。忽然寨后一片车声，几十名喽罗，把卓家的车辆都推了出来，满列阶下，玉罗刹倏然起立，朗声说道：“卓大人，我和你算一算帐！”卓仲廉惶然说道：“这点银两，寨主你拿去好了。卓某家中还有薄产，不必倚靠宦囊。”玉罗刹面色一沉，大声说道：“我练霓裳虽然为盗，盗亦有道，你可问席上的人，我练霓裳几曾乱取过人的银子。若然他真是清官，我一文也不要，若然他是个贪官，哼，我可对他不住，银子也要，脑袋也要，你听清楚没有？”卓仲廉吓得浑身大汗，身子抖个不停，心中暗暗叫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，想不到老命丧在这儿。”

玉罗刹骂完之后，缓缓说道：“卓仲廉，你且听着，你做了十多年官，收到下属与地方绅士所送的银两共是七万六千七百两，这笔钱乃是不义之财，我全取了。另外钱粮的折头是三万二千五百两，这笔钱虽是朝廷定例，但却是出自百姓，我也要取了，代你还之于民。另外你的俸银是一万六千八百两，这是你应得的，我发还给你。你做了十多年官，油水仅有十万多两，你算不得清官，但也还算不得贪官，只算得一名规规矩矩的朝廷大吏。现在帐已算清，你服也不服！”卓仲廉不禁又惊又喜，玉罗刹对他的宦囊收入，竟然如数家珍，账目分明，丝毫不错，也不知她从哪里侦察得来？玉罗刹处置完毕，又笑盈盈的坐下，挨在耿绍南身旁，说道：“武当派的高贤，小妹年轻识浅，事情做得不当，还请指教。”耿绍南对她刚才这手，倒是十分佩服，翘起拇指说道:“怪不得练女侠威震绿林，果然是赏罚分明，令人起敬。”

玉罗刹换过热酒，和耿绍南浅酌轻谈，笑靥含春，耿绍南大有酒意，只觉玉罗刹吹气如兰，令人心动。不禁想道：“这玉罗刹倒是可人，只可惜她绝代佳人，甘心作贼，若然回转正途，不知要倾倒多少英雄侠客？”酒酣耳热，突然问道：“练女侠武艺超群，不知尊师是哪一位？耿某若得机会，当向女侠讨教，那真是快何如之。只可惜红花绿叶，虽出一家，枳橘殊途，甜酸却异。只怕以后再难有机会相聚了！”这话里一方面表露了倾慕之心，另一方面却又表露了惋惜之意，暗指玉罗刹乃是“逾淮之枳”，本来是大好的橘，却变坏了。王照希一听他口不择言，慌忙说道：“耿兄醉了，不可再饮了。”耿绍南摇头摆脑地道：“我没醉，谁说我醉！”玉罗刹先是面色一沉，继而笑得花枝乱颤，举杯说道：“谢耿大英雄过奖，我是一个无父无母又无师尊的野女郎，这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都是自己练来的。哪比得耿大英雄是名门弟子，正派武功。”纤手轻掠云鬓，接着又道：“我也很想向耿英雄讨教，机会有的是，耿英雄不用心急。”坐了下来，向耿绍南飘了一眼，笑得更是娇媚，王照希汗毛倒竖，暗怨耿绍南犹是毫不知觉，急忙站起来道：“谢寨主酒席，耿兄已醉，小弟也不胜酒力，求寨主恕罪，我们想告退了。”玉罗刹面有不豫之色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倒很帮着他。”王照希鼓起勇气，低声回道：“我和耿兄也是素不相识，路上他替我挡了一阵追兵，他既拿我当朋友看待，所以我也拿他当朋友看待。”玉罗刹“哦”了一声，挥挥手道：“撤席。”却又低声对耿绍南道：“明日清晨，请到山腰的峡谷相会。耿英雄不要忘了。”耿绍南喜上眉梢，连声说道：“寨主吩咐，哪里敢

忘。”玉罗刹叫人撤去酒席，把耿绍南、王照希和其他四个武当门人都分开招待。王照希想和耿绍南说几句私话，也没办法。

第二日清晨，耿绍南宿酒未消，一个女喽兵进来叫道：“耿英雄，我们寨主约你。”耿绍南慌忙漱洗，结束停当，随女喽兵走下山腰，进入双峰环抱的峡谷，只见自己四个同门，都已候在那儿，王照希则坐在另一边。卓仲廉也由两个女喽兵陪着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。玉罗刹从山坳乱石堆中笑盈盈地走了出来，发束金环，腰悬长剑，更显得风姿绝俗。耿绍南见此情景，不禁大奇！

耿绍南满肚密圈，本以为玉罗刹约他单独约会，哪料她却邀了许多人来。玉罗刹轻移莲步，衣袂风飘，缓缓说道：“耿英雄，你早，昨晚睡得好呀？”语调竟似甚为关怀，耿绍南面上一红，尴尬答道：“好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我就怕你昨晚睡得不好，若昨晚睡得不好，今晚你又不能安睡，那多可怜啊！”耿绍南愕然想道：“她怎能断定我今晚就不能安睡？那不是疯话吗？”玉罗刹道，“如果你受了重伤，或者残了肢体，你今晚一定不能安睡了是吗？”耿绍南哈哈笑道：“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之祸福，若然真个横祸临头，那又有什么办法？但除非是寨主要把我难为，否则我又怎会有飞来横祸？”玉罗刹忽道：“你倒豁达，我岂敢把你难为，我只是想向你讨教，我听说武当派剑法天下无双，我倒很想开开眼界。”耿绍南不由得气往上冲，大声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寨主果然要伸量于我，大丈夫宁死不辱，我拼受寨主三刀六洞，断体残肢，也不能堕了我武当山的威望！”玉罗刹盈盈笑道：“好，那你可要留神一点，我要进招了。”拔剑在手，轻轻刺来，耿绍南见她剑招极慢，状类儿戏，也不知她是真是假，举剑一挡，哪知玉罗刹手腕一翻，剑尖已刺到喉咙，娇笑道：“你这招不行，另来过！”耿绍南见她持剑不刺，却发语冷嘲，比中剑更为难过，倏地一个闪身，用连环剑中的三绝招猛然出手，头一招“金针度线”，剑尖斜点，一转身便变成“抽撤连环”，点咽喉，褂两臂，快逾飘风，哪知刷刷两剑，全落了空，第三招尚未使出，背脊已是冷气森森，玉罗刹的剑锋竟贴到了后心，三绝招无法连环使用，急忙施展“旱地拔葱”身法，往上拔身，忽然头顶又是微风飒然，玉罗刹剑锋过处，把耿绍南的头发割了一绺，耿绍南落下地时，玉罗刹又盈盈笑道：“我叫你留神，你怎么不留神呀！”抱剑一立，招招手道：“武当派的列位高人，忍心看你们的同门在这里耍猴戏吗？”耿绍南的</PGN 四个师兄弟哪还忍受得住，四柄剑联成一线，倏然进攻，玉罗刹笑道：“这才痛快。”剑光闪闪，在武当五剑围攻之下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王照希见不是路，急忙跳起来道：“练女侠手下留情！”语还未了，只听得一阵断金戛玉之声，接着是连声惨叫，武当五个门人，手中长剑全被截断，耿绍南断了左手两指，其余四人也各断了一指。玉罗刹面挟寒霜，厉声叱道：“叫你们知道天外有天，不能徒倚师门声望！耿绍南你昨晚十分无礼，我本待断你手臂，剜你双目，今日见你也还有点男儿气概，减刑三等，你快快滚下山去！”

王照希听得玉罗刹厉声叱骂，放下了心，跃上前去，只见耿绍南面色惨白，不发一言，转头便走。其余四位武当弟子，抱拳说道：“多谢寨主留情，此恩此德，永不敢忘！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我等着你们来报仇便是。”王照希急使眼色，示意叫他们不要多说，其中一个中年汉子，似是五个同门之首，忽然朝王照希兜头一揖，说道：“王公子，敝师弟在路上多承照顾，可惜我没早遇见你，孟武师的信，现在转交给你。”从怀里掏出一封火漆密封函件，

王照希心头一震，斜眼偷瞧玉罗刹神情，玉罗刹朗然说道：“别人万里迢迢，给你送信，你也该多谢别人一声。”王照希看她并无恶意，把信接过，道了句谢，四个武当门人嘴角挂着冷笑，也不还礼，急步下山去了。王照希心头不由得一阵阵难过，深觉自己对武当派不住。

玉罗刹看耿绍南等人背影消失之后，冷然说道：“王兄，你一定骂我手底太辣了？”王照希道：“不敢。”其实他心里确在暗骂。玉罗刹缓缓说道：“我的脾气最抵不住人恃势称强，武当派门徒众多，贤愚不肖，在所多有。其中不少人恃着师门威望，目空一切，武当五老，除紫阳道长之外，其余四人，都有护短的毛病，以致门徒越发嚣张，正是虽无过错，面目可憎，我今日特地要折挫他们的骄气，教训教训他们。”王照希不敢作声，玉罗
刹停了一停，忽然问道：“听说京中的孟灿武师与令尊乃是八拜之交？”王照希道：“也是敝岳。”玉罗刹道：“啊，原来还是亲家，那益发好了，孟小姐我也曾有过一面之缘，武功人品都是上上之选。孟小姐未过门吧？”王照希面上一红，答道：“未。家父叫我谒见女侠之后，就进京把敝岳父女接来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也该接他们来了，在京中做皇室的武师有什么出色？哎，我一向直率，王兄你别见怪。”王照希道：“岂敢，家父也是这样说法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不是我见到孟武师的信，那四人还要多吃苦头呢！他们扮成皮草客商，火灵猿朱宝椿的手下半路截劫他们，按说他们若把来历说明，便没事了。他们偏偏恃强逞能，把火灵猿的四个头目伤了。是我看不过眼，单骑追踪，用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，把他们震住，请他们上山研究研究剑法。”王照希心里叫苦，暗道：“这样‘研究’法只怕要惹起武林绝大的风波。”

王照希尚欲进言，玉罗刹急道：“咦，哪个姓卓的官儿呢？”叫了两声，不见回答，走去找寻，原来卓仲廉被她拉来观战，看到心惊胆战，竟然晕倒在乱石堆中。

正是：笑语温言施毒手，路旁煞锦城侯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震动京华 惊传梃击案　波翻大内 巧遇夜行人

玉罗刹骂声：“ 亏他是个封疆大吏，胆子比芥子还小。 ” 在卓仲廉身上拍了两下，卓仲廉这才悠悠醒转。玉罗刹从怀中取出一面令旗，掷给他道：“ 我把你的保镖打发走了，现在还一个给你。 ” 卓仲廉愕然不解，玉罗刹喝道：“ 你把这面令旗拿去，插在车上，陕西省内，没人敢动你分毫，比你哪个什么武当派的保镖要强得多！ ” 卓仲廉大喜过望，慌忙收了令旗，正待叩谢，玉罗刹已和玉照希走了。

王照希拆开岳父的信一看，信的前半段是催他赴京迎亲，后半段却说：“ 京中武师，暗斗极烈，尤以宫廷之内，险象环生，望贤婿速来，愚正有事相商也。 ” 原来王照希的父亲王嘉胤是个落弟秀才，二十余年之前，在北京与名武师孟灿结为八拜之交，指腹为媒，结成亲家。王照希七岁时，随父回陕，此后两家就没见过。五六年前孟灿被朝廷聘为 “ 慈庆宫 ” （太子所住的宫殿）的值殿武师，而王嘉胤知道了亲家的消息，甚为惋惜，孟灿一向豪侠仗义，名重江湖，不知何故，却会接受了王室的聘请。自孟灿做了值殿武师后，每年总有一两次托江湖人物捎信给他，这次则是托武当派的一个弟子。王照希早十多天已知岳父托有武当派的人带信给他，初时还以为带信的人是耿绍南，所以故意跟他接纳，哪知却是耿绍南的师兄。

且说王照希读信之后，与玉罗刹告辞，匆匆赴京，在路上走了数月，到了京师，已是初春。那日大雪下得正紧，王照希自宣武门入城，忽见人头簇拥，远处有人鸣锣呼喝，王照希好奇一问，旁边有人说道：“ 客官，你不知么？近日京城，闹出一件极大的案件，许多官员都被牵连入内，今天连户部侍郎卓继贤也被推出午门斩首了。人说 ‘ 伴君如伴虎 ’ 果然不错。卓侍郎听说还是一个好官呢！ ” 王照希听说，吃了一惊，这卓侍郎正是卓仲廉的儿子，耿绍南替卓仲廉保镖也是卓侍郎请他来的。怎的好端端却被推出午门斩首？

王照希人极精灵，就近走上一家酒楼，听人谈论，不消多时，已知道案情原委。原来明神宗（即万历帝）朱翊钧生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常洛是皇后所生，次子常洵是宠妃郑贵妃所生。郑贵妃阴谋夺嫡，神宗迟迟不立太子。后来朝臣请立常洛为皇太子，封常洵为福王，封地在洛阳，常洵不肯出京受藩，朝臣又上奏催他出京。常洵出京后只一年（明万历四十三年），忽然有人执枣木棍打伤慈庆宫的守卫，直入前殿，始被捕获。这案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朝三大怪案之一——— “ 梃击案 ” ，一时闹得满城风雨，震动京华！

太子虽然没有受伤，但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有人敢闯进宫殿，打伤卫士，这真是从所未有之事。尤其奇怪的是，那执棍闯宫的人，自称郑大混子，说话举止，疯疯癫癫，太医会诊，也不敢断定他有病无病。三司会审，要他供出主谋，他胡说八道，报了一大串大臣和宫中太监的名字，也不知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结果朝臣阉宦，皇亲国戚，纷结党羽，相互攻讦，神宗皇帝，又是个昏庸的人，毫无主意，今日听这个朝臣的话，明日又听哪个阉宦的话，弄得牵连日庞，朝中人人自危。连卓继贤那样一个不好管闲事的官儿，也被牵连入内，竟然不加审讯，就把他推出午门斩首去了。

王照希明白了案情原委之后，暗暗叹息，心想满洲崛起东北，倭寇为患东南，而皇帝昏庸，朝中又是党争未已，这大明江山，恐怕也不会长久了。转而又想：这样也好，朱家无能，就让我王家来管一管。折下酒楼，

根据父亲所给的京城地图，一直寻至报子胡同，孟家门巷依稀记得，不料走进巷内，抬头一看，猛吃一惊，孟家朱门深锁，门外交叉贴了两道封条，竟然是锦衣卫封的，门外还站有两名魁梧汉子，显然是宫中卫士。王照希哪敢停留，慌忙溜出胡同。心中惊疑不定，一路踱到天桥 附近，再寻访一位父执，也是京中颇有名气的武师柳西铭，幸好一找便着，柳西铭见是他来，吓了一跳，急忙锁好门户，拉他进入内室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怎样这般大胆？你父亲是朝廷钦犯，你岳父又被捕去，生死未知。若有人知你身份，如何是好？”王照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京中正注意着这件怪案，锦衣卫未必会分心来料理我。我正想请问叔父，敝岳是太子宫中的值殿武师，怎的也会被捕？难道他也被牵连进梃击案了吗？”柳西铭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也莫名其妙呢，那郑大混子，还是你岳父擒着的，就是没功也该无罪，却颠倒起来，把他也捕了去。”王照希暗暗盘算，当下却不作声。

过了两天，孟家门口的警卫已经撤了，一晚王照希食过晚饭，突然换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，对柳西铭道：“叔父，我今晚想到敝岳家中，探他一探。”柳西铭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”王照希道：“我绝不连累叔父就是。”柳西铭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劝他不听，也只得由他去了。

北京的民居一般都很矮，就是大家臣室，也只是院落广阔，很少有三层楼宇的（因为历代皇帝限定民居不能高过五凤楼的角楼，以便在宫中可以俯瞰全城，而民居则不能窥探宫内。）。王照希轻功甚好，轻轻一跃，已上了屋顶，从囊中取出两枚铜钱，箝在中食二指之间，先把第一枚铜钱向上一抛，二指一甩，再把第二枚铜钱照准第一枚打去。两枚铜钱在空中相撞，发出铮然声响！

这一招有个名堂，叫做“青蚨传信”，是夜行人联络的暗号，两枚铜钱在空中一碰，滚落院中。王照希蜷伏在屋檐上动也不动，过了一会，果然有两个黑衣卫士走了出来，望了一望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什么声响，连鬼影也不见一个。”另一个人道：“京师重地，哪有人这样大胆。李指挥也太小心了。”两人呆头呆脑地看了一会，又进去了。王照希暗扣钱镖，本待二人上屋，就要猛下杀手。心里笑道：“真是笨虫，江湖路道一点也不懂。”身形一晃，疾地飞过一片瓦面，赶在两个卫士的前头，进了庭院，再纵身一跃，跳上书楼，这是他岳父平日休憩之所，王照希见楼门半掩，内里无人，蹑足入内。不料前脚刚刚踏入，那扇门板突然倒了下来，一口明晃晃的利刃，从门后伸出，冷气森森，已从侧面刺到。好个王照希，临危不乱，伏地一滚，左手将门板一抬，那口利刃插在板上，王照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翻起身来，长剑拔在手中，只听得有人嘿嘿笑道：“你这小贼是自投罗网！”王照希长剑一晃，正待进招，蓦然间书房两侧门大开，暗器嘶风，纷纷打进，王照希身子滴溜溜一转，长剑划出一圈银虹，在满室暗器飞舞激撞之中，挥剑直取那伏在门后的卫士。

原来今晚轮值的三个锦衣卫，都是老于江湖的高手，他们接的命令，是要将所有来探的人生擒，所以故意装出粗心大意的样子，引他进来，然后三面伏击。幸好王照希武艺高强，要不然几乎受了暗算。

那伏在门后的卫士，似乎是个头目，一口刀横扫直劈，呼呼生风，居然是“五虎断门刀”的上乘刀法，另外两名卫士，一个使熟铜棍，一个使七节鞭，也都是招沉力猛，王照希挥剑力战，左荡右挥，连扫带扎，打了片刻，那使熟铜棍的卫士中了一剑，跳出圈外，王照希挟寒风，伏身一跃，乘着一

招得手，急下杀手，想先毙掉一个再算，不料使断门刀的哪个家伙，招数</PGN
着实滑溜，乘着王照希伏身进剑，蓦地横刀扫去，一招“凤凰展翅”，径斩对手上盘，王照希迫得放松那名使熟铜棍的卫士，拧身翻剑，把来袭的断门刀格出外门，缓得一缓，那使七节鞭的卫士已扑了上来，使熟铜棍的也负伤再战。

王照希以一敌三，兀自不惧，长剑寒光闪闪，剑势如虹。须知他的父亲王嘉胤乃是剑法名家，得过石家蹑云剑的真传，王照希文武兼学，内外双修，极为了得。再战了片刻，使七节鞭的也中了一剑，痛得哇哇大叫，王照希运剑如风，节节进迫，使熟铜棍的哪个，退至墙边，犹自不如，王照希一剑刺去，他向后一退，碰得那堵墙也动了起来，王照希剑招如电，一剑把他钉在墙上，忽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墙上竟然裂了一个大洞！那名卫士的尸身跌入洞内，王照希重心骤失，晃了一晃，几乎给七节鞭扫着，急忙抽剑回身，就在此际，猛听得墙内一声怪叫，窜出了一个人来。王照希愣了一愣，不知是友是敌？尚未看清，眼睛又是一亮，墙内又跃出了一个少年女子，白衣飘飘，纵身一跃，在众人惊愕之中，抢到了门口，横剑一封，急声叫道：“敏哥，攻那名使刀的卫士。”

先跳出来的是个少年，傻虎虎的抡刀急扑，两刀相格，双方都感手腕酸麻。王照希定了定神，凝眸看那少女，心想：莫非是我的未婚妻子。再细看时，轮廓依稀记得，心里蓦然一酸，说不出是什么味儿，呆呆的看那两人相斗。另一名卫士，见情不妙，慌忙夺路飞逃，倚在门口的少女娇叱一声，一抖手，三柄飞刀连翩飞出，上中下三路一齐打到，那名卫士惨叫一声，身上顿时添了三个窟窿。那白衣少女一边放暗器，一边娇嗔发话道：“喂，少年人，你为什么尽瞧着我不动手呀！”王照希面色一变，看哪个少年和敌手相持不下，一跃上前，左肘朝他一撞，说道：“你退下！”那少年愕道：“干嘛？”王照希一腔怒气，无处发泄，长剑一抡，用足了十成力量，那名使刀的卫士虽非庸手，却哪里敌得住他的内家功力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“断门刀”真个断了，王照希剑锋一转，把他斩为两截。收剑要走，却听得那少女盈盈笑道：“你的剑法真不错呀！就是鲁莽一点。”王照希心头一震，暗笑自己修养不够，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，怎能为儿女之情动了闲气？这“鲁莽”二字之评，弄得他面都红了。那少女上前一揖，说道：“义士为家父冒此大险，尊姓大名，可肯赐告么？”

王照希与未婚妻分别已有一十六年，孟灿催他迎亲的事，女儿并未知道，做梦也想不到未婚夫从万里之外来到京师，所以虽觉这人似曾相识，却不敢相认。王照希道：“小姓王名日召，小姐可是孟武师的掌上明珠闺名叫做秋霞？”孟秋霞诧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王照希又问道：“这位小哥是……”那少年傻笑答道：“小弟叫做白敏，是孟武师的弟子，王兄，你的武功真好，一招就把这鹰爪孙废了，你撞了我一下，我一点也不怨你。”王照希心想：这傻小子名叫“白敏”，却一点也不机敏。

王照希心里酸溜溜的，故意不报真名，胡乱捏了一段来历，说是自己曾受过孟灿的大恩，所以拼舍性命，也要来探他一探。孟灿交游甚广，孟秋霞竟自信了，再次道谢。王照希忽然问道：“你们躲在这复壁里多少天了？”白敏道：“从老师被捕的那天算起，已有三天了。”王照希越发不舒服，不自觉的面色铁青！

孟秋霞秋水盈盈，注视着王照希的面色，关心说道：“王兄，你累了？

歇一歇吧！”白敏接口说道：“一定是打得乏了，我去寻一瓶好酒来，给你提提神。”王照希又好气又好笑，那傻小子已经跑下了楼，到酒窖里寻陈年老酒去了。

王照希与未婚妻在书房里悠悠相对，淡淡的月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王照希一阵阵心跳，孟秋霞燃起了两支红烛，在烛光映照下，她越发显得艳丽。王照希道：“孟小姐请恕冒昧，我想知道令尊大人是怎样被捕的？下落如何？好设法相救。”

孟秋霞眼光闪了一闪，眼睛中充满谢意，王照希低下了头不敢对视，孟秋霞倒是落落大方，裣衽说道：“就在梃击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。我们家中突然来了两个奇异的客人，也是在这书房里和家父说话。我和白敏躲在里房，只听得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后来就简直听不见了。我只断断续续听得那客人说些什么凶手、口供、阴谋之类的话，又听得家父连说了几次‘我不知道’，后来客人去了，父亲就叫我们赶快逃走，但他到外面望了一望，忽然又走回书房把我们推进墙内的暗室，还把两大包食物掷了进来。我们刚刚躲好，锦衣卫就进来了。我们轮流睡觉，听外面卫士的换班谈话，才知道已过了三天。我们在里面闷得不耐烦，正想闯出去，你就来了。”王照希听她说到与白敏在里面躲藏，毫无羞涩面红之态，心念一动，怀疑不定。孟秋霞又道，“我记起了，他们还似乎提到郑国舅和魏公公的名字。”

王照希曾佐助父亲处理过许多事情，见识阅历都超于他的年纪。听了孟秋霞的话后，低头默想，过了一阵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这梃击案一定是个大阴谋，有人买通凶手，想陷害另一批人。你的父亲是第一个接触凶手的人，所以被卷进去了。主谋的人只恐你父亲知道什么内情，或者是想套问凶手说过些什么说话，所以把他架走。照情形看来，主谋的人定是朝廷上有大势力的人，也许是哪个郑国舅，或者就是哪个魏公公。我猜想你的父亲一定没有死。”孟秋霞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王照希笑道：“除非你父亲真知道些什么，而又把所知道的全都说了，否则他们疑神疑鬼，一定会慢慢套问。”孟秋霞眼睛明亮，赞叹道：“你看得真透彻。”对面前的这个少年，不自觉的钦佩起来，心想：“自己未婚夫不知是什么样的人，要是像这个姓王的少年那就好了。可巧他们都是姓王的。”想到这里，面上一阵红晕，粉颈低垂，王照希暗暗诧异：怎么刚才还是那样落落大方，现在又显出女儿羞态来了。

孟秋霞自觉失态，急忙定了定神，抬起头来，正想说话，门外一阵脚步声，白敏已回来了。

白敏提着两瓶陈年老酒，兴冲冲的跑上楼来，推门说道：“王兄，喝两口酒提提神吧，你打得太累了。”一见王照希神采奕奕，又不禁喜孜孜的笑道：“王兄，你精神恢复得真快，刚才看你那样坏的面色，我还担心你生了病呢！”

王照希心中感动，暗想这小子倒傻得可爱。想到自己与未婚妻分别了一十六年，若她另有心上之人，这也怪她不得。这样一想，心中宽坦许多，反觉对白敏有些歉意。

孟秋霞笑道：“你这傻小子，倒很会献殷勤。”白敏笑嘻嘻的斟了三杯，说道：“师妹，你也喝一杯。”孟秋霞走出房外，向天空瞧了一瞧，回来说道：“别尽顾饮酒了，天色已快将亮了。卫士们就将换班，我们得想个办法才好。”王照希把酒杯一推，说道：“咱们走！”

王照希带孟、白二人到柳家，柳西铭一夜无眠，尚在心焦等候。王照希

叫孟、白二人在庭中稍候，自己和柳西铭进入内室密谈。王照希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请柳叔叔替我隐瞒身份，孟小姐并不知道我就是她的未婚夫婿，还是不要告诉她好。”柳西铭拈须微笑，抬头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王照希面上一红，讷讷说道：“还是不要告诉她好！”柳西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少年人的心事真不易猜，好，我依你便是。”走出院子，给孟秋霞和白敏安排了歇息的地方。

过了几天，风波渐息，柳西铭交游颇广，听在宫中当差的人传来的消息，神宗皇帝又把宫中的执事太监庞保、刘成杀了。却把一个叫做什么魏忠贤的太监，升做太监总管。王照希听了，心念一动，想道：这魏忠贤想必就是哪个什么“魏公公”了。

孟秋霞心悬老父，度日如年，这几天来她和王照希已经很</PGN 熟，屡次催他想法。这晚，王照希招孟秋霞、白敏进房，突然说道：“孟小姐，你敢不敢再冒一次绝大的危险。”孟秋霞嗔道：“王兄，这是什么话来？我无力救父，已是羞惭无地，我家的事情难道还能要王兄独力肩担？”王照希笑道：“我不懂说话，该打该打。”白敏道：“你快些说出办法吧，要冒什么险，请算我一份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用处，就是不怕死，为了救出师父，我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”王照希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今晚想进皇宫探他一探。我已探清楚哪个郑贵妃住在‘乾清宫’，连宫中的地图我也托柳叔叔弄来了。”白敏拍拍手道：“那敢情好。”王照希忽道：“不过，夜探皇宫，那高来高去的本事一定要十分了得，孟小姐的轻功造诣我可以放心……”白敏这次居然不傻，心想自己的轻功本事果然远比不上师妹，随他们去，莫说帮不上忙，反成了累赘。因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不去好了。”心无杂念，说得甚为坦然。

这晚，王照希和孟秋霞听得更楼敲了三更，换上青色的夜行衣，到了紫禁城外，淡月疏星一片静寂。孟秋霞足尖点地，正想跃上墙头，王照希忽然把她扯住，打了一个手势，一蹲身，捡起两块石头，丢入护城的御河，“卜通”两声，声响虽然不大，已惊动了暗伏在城上的轮值卫士，只见四条人影，飞下城墙，直奔御河桥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一刹那，王照希和孟秋霞腾身掠起，飞上城墙，就如换班一般。王照希早把宫中地图研究清楚，带着孟秋霞，绕过了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进入内廷，两人轻功都是上上之选，等到那几个轮值卫士折回头时，他们已到了乾清宫外侧面的小花园了。

皇宫面积极大，真说得上是殿宇连云，绵亘不绝，北海、白海、什刹海三个人工湖也包括在皇城之内，湖水闪闪发光。王照希、孟秋霞伏在暗陬之处，忽见园脚侧门开处，有五六个卫士伴着一个身披斗蓬，头面都藏在兜风之内的人，闪闪缩缩的</PGN 走了进来。王照希目送他们走入宫门，正想冒险一探，远处琉璃瓦面，人影忽然一闪，一溜烟般直入殿宇之中。王照希大吃一惊，这人轻功之高，竟远在自己之上。若然他是宫中侍卫，那么今晚定然走不脱了。

孟秋霞悄声说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王照希道：“且等一会。”就在这一时间，忽听得乾清宫内。大呼“刺客！”宫外约有五六个卫土，飞奔跑来。王照希觑准最后一名，突然长身而起，出指如电，一下子就点了他的晕眩穴，拖回暗处，在假山石后，剥了他的衣裳，匆匆换上，对孟秋霞道：“你伏在这里不要乱动，我走进宫内，看他一看。”跃了出来，拔剑在手，他也大叫：“捉刺客”，跑入乾清宫内。

宫中混战正烈，王照希只见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，手使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，大战十名卫士，剑光霍霍，虎虎生风，斗到急处，但见剑花闪烁，冷电精芒，耀人眼目。这人使的是武当派七十二手连环剑法，但功力之深，比耿绍南之流，却不知要高多少倍！王照希暗暗称奇，看他年纪轻轻，却不料这般了得！

但宫中卫士众多，少年虽然厉害，被十余人围攻，也渐渐支持不住。王照希正看得出神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 喂，你为什么不上去呀！ ”这人乃是锦衣卫的一个指挥，王照希躲闪不及，和他打了一个照面。这人一见是个陌生面孔，比刚才发现刺客还要惊慌，大声叫道：“ 有人冒充侍卫进宫！ ”手中铁尺也迎头劈下！王照希刷刷两剑，把他刺伤，但自己也陷入了包围。

这身长玉立的少年正是卓仲廉的孙子卓一航，他七岁之时，随父亲卓继贤来京，适逢武当派的掌门紫阳道长也来京化缘。紫阳道长剑法天下无双，正想找寻一个有根基的少年继承衣钵。一日来到卓府，见卓一航头角峥嵘，气宇不凡，动了收徒之念。卓继贤以前在湖北为官，曾和紫阳道长有一面之缘，知他武功妙</PGN 奥，深不可测，也愿儿子成为文武全材的完人，于是一口答允。紫阳道长把他带回山中，全心教授，又用药物培养他的元气，磨练他的体肤，如是经过一十二年，卓一航已得了七十二手连环剑和九宫神行掌的全部奥秘，本领在武当第二代弟子中首屈一指，甚至比若干师叔还强。在这十二年间，紫阳道长每三年带他回京一次，让他留在家中一月，攻读诗书，在这一月中，卓继贤就请名师宿儒替他讲解经史奥义，满了一月又让他把书本带回山中自习。所以卓一航是文武双修，师父、父亲都极满意。

到了卓一航十九岁这年，紫阳道长见他武功已成，而卓继贤又想他回京应举，因此紫阳道长送他回来，并赐了他一把寒光剑。分手时紫阳道长道：“ 我深愿你在宦海中不要沉迷，将来武当派掌门的担子，还要你肩担呢。 ”卓一航领了师父的吩咐，回转家门，三年不见，他已长得比父亲还高一个头了。

父子团圆，一家高兴。却不料风波忽起，横祸飞来，父子相聚，不到三月，卓继贤就被卷入了“ 梃击案 ”的漩涡，一日上朝，遂成永决。卓一航哀痛逾常，在居官的父执处探听得知，父亲乃是被郑国舅所诬陷，而郑国舅又是秉承他妹子郑贵妃的意旨。卓一航一怒之下，不管宫中好手如云，竟自一剑单身，深宵闯入。

再说王照希陷入包围，展开蹑云剑法，飘忽如风，专拣敌人的罅隙进攻，过了一会，居然给他移近了卓一航，卓一航也连冲数剑，杀开一个缺口，把王照希接纳进来，两人联剑并肩，威力大增，和卫士们混战，有守有攻，看看就可闯出。

这时乾清宫内的寝宫房门忽启，郑贵妃兄妹和刚才进宫哪个披着斗篷的男子，在五六个卫士围拥之下，倚门观战，郑贵妃笑道：“ 常洵，叫你的随从显显功夫。这些卫士脓包，连两名小贼都捉不着。不早点收拾，惊动正宫，反而不妙。 ”那披着斗篷的男子把手一挥，两名卫士疾冲出去，一个使护手钩，直奔一航，一个双手空空，竟然凭着一双肉掌，来硬抢王照希
的长剑。王照希刷的一剑，那人身形一矮，竟然从侧面抢来，王照希的蹑云剑以快捷见长，一刺不中，立刻变招横截敌人手腕，剑尖下刺敌人膝盖，那人“ 噫 ”了一声，双掌护身，退了两步。

这人练就鹰爪功，在“ 空手夺白刃 ”这门功夫上，有很深的造诣。不料

王照希家传剑法，凌厉异常，这人连扑数次，都未得手。那边使护身双钩的卫士，以为凭着双钩可以克制刀剑，故一上来就用急招“大鹏敛翅”，双钩一合一拉，要锁拿卓一航手中的长剑，不料卓一航剑术更妙，长剑一翻，青光匝地，后发先至，那人双钩犹未递到，他的长剑已以“旋风扫叶”的招数斩向敌手下盘，使护手钩的也由不得退了几步，常洵见自己倚重的两名高手，出手不利，不禁甚为失望。

但这两人功夫到底比其他卫士强得多，这一加入，配合了其他十余名卫士，把卓王二人紧紧围着，又拖延了一些时候，王照希不觉焦躁起来，忽听得孟秋霞尖声急叫，接着是一片喊叫捉女刺客之声，王照希更急，刷刷数剑，硬往前冲，与卓一航稍稍分开，卫士立刻乘虚而入，把两人隔在两处，王照希一急则乱，虽然勇猛前扑，杀伤了两名卫士，而自己肩头火辣辣的，也中了一刀，险象环生，几遭不测。急忙凝神止躁，把一柄剑舞得风雨不透，缩短圈子，护身待援。

正混战间，乾清宫外侧面的花园，园门大开，一队卫士疾跑进来，郑贵妃面上变色，急推哪个披着斗篷的男子入内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队卫士已跑到宫前，却并不加入追拿刺客，当中一个男子，在卫士簇拥之下，大叫“停手，搜宫！”包围王卓二人的卫士，吓得个个住手跳开，郑贵妃尖声叫道：“殿下，我犯了什么罪了？”原来这人乃是太子，只听他又大声喝道：“搜宫！”他带来的卫士，冲上台阶。郑贵妃头发一甩，厉声斥道：“没有万岁爷的圣旨，谁敢擅进此门。”卫士一窒，太子冷笑说道：“早已有人
擅进此门，不必父皇圣旨，万事有我承当！”卫士们一声喊，抢入宫殿，郑贵妃也尖声叫道：“替我挡着这些暴徒，我与他到万岁爷面前讲理去，万事有我承当！”两边针锋相对，卫士各为其主，顿时混杀起来！

卓一航身形急起，运剑如风，叫道：“太子，我替你捉拿叛贼！”只见他翻身进剑，在人丛中直穿过去，乾清宫的卫士在混战中哪分得出身来拦他，宫内有三几个卫士冲出拦截，也给他一顿泼风剑法，连环发招，打得东歪西倒。那披着斗篷的男子，跑在郑贵妃前头，看看就可进入内室，卓一航足尖一点，平地跃起，疾如飞箭，在半空中疾冲扑下，一把抓着他的斗篷，拿了起来，将他的身躯当成兵器，一个旋风急舞，挥了一个圆圈，宫内虽有五七名卫士，哪个敢上？在这时间，王照希也挥剑杀了入来，太子和两名侍卫也已闯入殿中。

卓一航一个旋风急舞，将擒获的哪个男子向外抛出，早有太子带来的卫士上前接过，揭开风兜，现出面目，卫士惊叫道：“二皇子！”太子冷笑道：“把他捆了！继续搜宫！”卓一航双臂一振，劈啪两掌，把乾清宫内殿的宫门震开，一马闯进。

原来二皇子常洵，仗着母亲郑贵妃得父皇宠爱，早思阴谋夺嫡，但朝中大臣多是太子的羽翼，被迫离开京师，受封到洛阳去做藩王。郑贵妃心中不忿，勾结了太监魏忠贤、哥哥郑国泰与若干朝臣结成党羽，定下了一条恶毒之计，唆使一个心腹死士，扮成癫汉，在青天白日之下，手执枣木棍，硬闯慈庆宫，被擒之后，故意疯言疯语，乱供同党，将扶助太子的大臣一个个牵连入内，又把宫中两个最有势力的太监庞保、刘成除了，让魏忠贤得以掌握东厂，接任“宗主”（按：明朝的特务组织，分“东厂”、“西厂”和“锦衣卫”三个机关，东西厂由太监掌握，“锦衣卫”则由武官主管。东厂的总管称为“宗主”。）。常洵在洛阳也收买死士，密谋造反。后来“梃击案”

阴谋成功，牵连</PGN 日广，郑贵妃以为大事可成，遂密召儿子进京。不料太子常洛，颇为精明，手下也有一班武士。常洵进京的事，居然给他侦察出来，因此遂爆发了深宫喋血的一幕怪剧。

卓一航震塌宫门，直闯进去。只见郑贵妃兄弟和一个白净浮胖的太监都在殿中。卓一航认定郑贵妃兄弟是陷害他父亲的仇人，大吼一声，抡拳直上。那太监正是魏忠贤，斥道：“你敢造反！”把手一挥，四名“桩头”（东厂卫士的头目）一齐迎击，卓一航呼的一掌扫去，第一名“桩头”伸臂一格，身形一歪，居然并不退后，第二名“桩头”反掌一挥，竟是铁琵琶手的功夫，挟着劲风，扑面打来，第三名“桩头”乘着他旋身之际左肩向前一撞，和卓一航碰个正着，他给卓一航反震之力，震倒地上，卓一航也给他碰得歪歪斜斜，收不着脚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第四名。“桩头”卜地飞起一腿，一个“蹬脚”踢在卓一航胯上，顿时把卓一航踢出一丈以外，但却并未跌倒。这四名“桩头”都是东厂高手，武功远在外面混战的卫士之上。卓一航虽然武功极高，但经验火候都尚不足，以一敌四，竟然吃了大亏。卓一航勃然大怒，一个翻身，拔出寒光宝剑，王照希和太子的卫士，也已经入到内殿来了。太子喝道：“常洵私离藩地，图谋叛逆，谁敢包庇，一并拿了。”喝声未停，魏忠贤忽然把手一招，叫道：“遵命！”竟指挥四个“桩头”，一把就将贵妃兄弟拿着。笑嘻嘻的道：“郑贵妃兄弟主谋叛逆，我是证人！”太子愕然，王照希却心不在焉，提剑四顾。

正是：深宫喋血，大起波澜，刀光剑影，骨肉相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　手足相残 深宫腾剑气　恩仇难解 古洞结奇缘

郑贵妃嚷道：“魏公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魏忠贤面孔一扳，双眼一翻，悄声说道：“你们母子兄妹，密谋篡位，我魏忠贤忠心赤胆，维护太庙宗祠，与你们周旋，无非是想套取你们的奸谋，你当我真会参与你们的造反么？”郑贵妃破口大骂。太子常洛将信将疑，转念一想，这魏忠贤新近得势，掌有东厂，管他是真是假，只要现在帮我便行，我又何必苦苦追究。当下喝令将郑贵妃兄妹与二皇子常洵绑个结实，正想退出，王照希忽然大声喊道：“孟伯伯，我来了！”太子霍然醒起，向郑贵妃喝问：“你们将我的值殿武师绑架，藏在哪儿？”

魏忠贤眼色一抛，东厂的一个“桩头”把屋中的八仙台猛的掀起，地上现出一个黑黝黝的洞穴，王照希与四个“桩头”纵身入内，行了几步，只听得里面大声呼喝，金铁交鸣，王照希从八宝囊中取出火石，点起火绒，与东厂的四个头目急步奔前，聚拢目光，只见一个魁梧汉子，披枷带锁，居然身似旋风疾转，舞动长枷，与两个看守卫士恶战。这人正是他的岳父孟灿，他听得外面杀声撼地，情知有变，因此强运内力，挣断手镣，就以长枷作为兵器，与乾清宫的两名卫士拼斗。

那两名看守都是卫士中一等一的好手，孟灿吃亏在脚上带着沉重的铁链，未能挣脱，纵跳不灵，一场恶斗，虽然把两个看守打得头破血流，但自己也受了七八处刀剑之伤。四名“桩头”疾跑入内，那两个看守大喜嚷道：“喂，你们快来服侍这个蛮子！”却不料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四名东厂头目，两个服侍一个，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把两个看守杀了。

王照希提剑上前，只见岳父已似血人一样，急忙将他扶出地窟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霞妹也在外面。”孟灿精神一振，扶着工照希的肩头走出地窟。

宫殿内太子常洛正与卓一航说话，卓一航的祖父是总督，父亲是侍郎，一说起来，太子自然知道。太子道：“你父亲的冤枉我必定替你昭雪。”孟秋霞也已进入殿内，站在卓一航身边，忽见王照希扶着一个血红的人出来，大吃一惊，定睛一看，却是父亲，不由得魂飞魄散，眼泪迸流，跳上前去。孟灿道：“太子，恕我不能伺候你了！”左手拉着女儿，右手拉着女婿，正想说话，忽然有两名从外殿赶来的锦衣卫，发出怪声，一左一右，双双纵上，齐向王照希扑去，王照希身子一仰，左时一撞，把一名卫士撞翻，接着一掌劈出，又将第二名卫士格退。定睛一看，这名卫士正是在陕西追踪自己，给玉罗刹吓退的锦衣卫指挥石浩！

石浩素来自负，给王照希一掌格退，振臂再扑。太子喝道：“石浩，休得胡来！”石浩道：“这人是陕西的叛逆！”太子奇道：“什么，他是叛逆？”石浩道：“他在陕西班称是卓总督的保镖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把他轻轻放过了。不料后来剧盗玉罗刹竟替他出头，杀了我们三个锦衣卫。”锦衣卫对外，东西两厂的卫士对内，各不统属。石浩这班人是从外廷太和门那边闻讯赶来的，他们直属皇帝。所以若然真是搜捕叛逆，太子也制他不住，太子道：“什么玉罗刹，是男强盗还是女强盗？”石浩道：“是当今天下最厉害的女强盗。她替他出头，显见是有关系。”说罢作势欲扑，王照希忽然哈哈笑道：“卓总督的孙儿便在此地，你问问他我是否他家的保镖？”卓一航看了王照希一眼，朗声说道：“禀殿下，这位王兄是我家的保镖，所以我和他一道进宫，助殿下</PGN 擒获叛逆。”石浩道：“那么玉罗刹为何帮你？”孟灿虽受重

伤，神智尚清，急向太子叩头禀道：“这人是我的女婿，他和小女前来救我，请石指挥不要冤枉好人。”孟秋霞站在旁边，父亲的话虽然微弱，却是听得清清楚楚，身子陡然发热，也不知是羞是喜，心儿卜通通的跳个不停。

孟灿这几年来做慈庆宫的值殿武师，和太子甚为相得，日前哪个“梃击案”的凶手，又是他拼死擒着，而今为了太子，他又被郑贵妃的手下捉去私刑拷打，弄得变成血人，太子对他甚觉歉疚，听他一说，急忙说道：“石指挥，孟武师和卓公子总不会说谎，你放了他吧！”孟灿道：“那玉罗刹既是最最厉害的女强盗，她和官面的人自然是作对的了。只怕她有意离间也说不定。”石浩碍于太子的面子，而且孟灿又是他的前辈，心里虽然还有怀疑，也只好悻悻退下。

太子道：“孟武师身受重伤，随我回宫调养去吧。卓公子和这位王兄，也请一并进宫。”孟灿道：“谢殿下，奴婢今生恐再不能伺候你了。还是让奴婢回家，料理后事吧。”太子看他伤势，知是无望，而自己又有大事料理，也就不再强他。当下说道：“也好，你坐我的车回去。”叫人取了大内的金创圣药，送他们回家。

一路上，孟秋霞在马车里扶着父亲，不时偷瞧王照希。王照希却是眉头深锁。到了家中，天色已将发白。送他们回家的太子随从，给孟家揭了封条，留下金创圣药，告辞回宫。王照希与孟秋霞把孟灿扶入卧房，敷伤裹创，忙了一阵，卓一航也在旁帮忙。孟灿精神稍见好转，突然睁大了眼，气喘吁吁他说道：“你们靠近一些，我有最秘密的事要告诉你们。”

卓一航以为是他家私事，悄悄退出。孟灿忽然招招手道：“这位卓兄可是紫阳道长的高徒？”王照希点了点头。孟灿道：“我和卓兄虽是初交，今后也将永别。但适才见卓兄庇护小婿，高义难忘。这事情我也不想瞒

着卓兄，而且日后恐怕也要卓兄助一臂之力。”卓一航行到门口，再折回来。王照希倒了一杯热茶，给孟灿喝了，说道：“孟伯伯你养养神吧。”孟灿双眸炯炯，急声说道：“现在不说，那就迟了。贤婿，我知道你父子近年对我不满。”王照希道：“哪里的话。”孟灿道：“我快死了，咱们都说实话。我知道你们父子不满意我作朝廷的奴才，可是你们知道我为何要到慈庆宫去做值殿武师吗？”

孟灿面容肃穆，身子抖颤，大家都不敢说话，过了半晌，孟灿沉声说道：“我和冀北的罗大侠罗金峰是挚交，你们是知道的了，罗金峰在五年前突遭横死，你们可知道么？”王照希道：“听江湖上的朋友说过。”孟灿道：“罗金峰肝胆照人，忠心爱国，年前到关外刺探敌情，得了一份绝密的情报。原来满洲鞑子蓄意内侵，连年来派人到关内活动，竟然收买了一批人替他作内应。其中有督抚大员，有朝廷重臣，也有武林高手。罗金峰只探出两个人，其中一个还不知道名字。”卓一航和王照希义愤填胸，齐声问道：“是哪两个？”孟灿道：“一个是川边的应修阳。”

王照希“啊”了一声。孟灿道：“应修阳行踪诡秘，十年来无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另一个却是大内高手，但却不知是锦衣卫的还是东西厂的？据说若干重臣督抚和他都有联络。所以这人比应修阳还更重要。罗金峰知道这个秘密，刚刚回到关内，就给人害死了。临死时他对我说出秘密，到慈庆宫去做值殿武师也是他的主意。”王照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岳父进宫，用意是就近侦查。孟灿叹口气道：“可惜我在宫中五年，一点线索都得不到。”歇了一阵，又道：“宫中暗斗甚烈，太子这人，虽然比他父亲精明，也有心励精

图治，只恐也未必能逃暗算呢！我不想你们也进宫当差，只愿你们记着应修阳这个名字。”

孟灿一口气说完，气喘更甚，孟秋霞给他轻轻捶背。孟灿忽道：“白敏呢？”孟秋霞道：“他在柳叔叔家里。是王哥哥救我们出来，带我们去的。”王照希心道：“这白敏原来是他心爱的徒儿，怪不得秋霞和他那么亲热。”不觉又有些酸意，说道：“孟伯伯，你惦白敏，我给你把他叫回来。”孟灿惨笑道：“不用了，来不及了！咦！照希，你为什么尽叫我做‘伯怕’？我去世后，你和秋霞要相亲相爱，我见得着你们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很高兴……”话声断断续续，越说越弱，还未说完，双腿一伸，气息已断！

孟秋霞号啕大哭，王照希跪下叩了几个响头，道：“我请柳伯伯替你主持葬事，还有你的白敏哥哥。”孟秋霞带泪问道：“你呢？你不替我主持吗？何必劳烦外人？”王照希道：“我、我……”欲言又止，正在此时，外边忽然有人叫门。卓一航下楼开了大门，却原来是太子差来的人。

太子差人来探问孟灿，知道噩耗，无限惋借。另外差人还带来了太子的邀请，请卓一航到慈庆宫作客。卓一航接了请帖，请太子的随从在客厅稍候，自己进内更衣，并和王照希道别。

王照希设了岳父的灵位，陪卓一航辞灵之后，忽然把他拉入内室，悄悄说道：“卓兄，太子召你，将有重用，但我劝你还是不要做官的好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我丧服未满，哪会为官？”原来他们讲究古礼的官家子弟，守孝要守三年，在这三年内非但不能出仕，连结婚作乐也不可以。王照希又道：“那么卓兄是否要携令尊金骨，回陕西原籍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正想如此，但只怕万里迢迢，不知能否护先父遗骸，归葬故园呢。”王照希忽道：“凭卓兄的本领，何处不可通行。但请你提防一个人。”卓一航道：“谁？”王照希道：“玉罗刹！”卓一航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王照希道：“她和你们武当派结有梁子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怎么我未听同门说过？”王照希道：“这是最近的事情。”当下将玉罗刹劫他祖父，辱他师兄的事说了。卓一航怒道：“好一个狠心辣手的贼婆娘！'王照希眉头一皱，他料不到卓一航官家子弟的气味竟如此浓，口口声声骂玉罗刹做“贼婆娘”，他自己是绿林大豪之子，心中未免不快。当下冷冷说道：“玉罗刹手底之辣，确是罕见罕闻。但她巾帼须眉，却也是武林中百世难逢的奇女。”卓一航淡然说道：“是吗？若有机会我也想见她一见。”王照希陡然一震，他到底受过卓一航庇护之恩，如何能眼睁睁看他送死，急忙说道：“卓兄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碰她为妙。你是千金之体，若出了什么事情，我的罪可更大了。”卓一航虽然心也不快，但见他说得极为诚挚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不见她也罢。”王照希道：“是啊，卓兄武艺虽高，也犯不着和她作对。何况卓兄若回原籍，当然是取道大同，经山西回陕北的了。只要不到陕南，就可避过玉罗刹了。”卓一航道谢了他关注之情，拱乎道别，王照希忽然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卓兄回家之后，若然有事，请到延安府来找小弟。只要说出小弟贱名，定有江湖同道给你指引。”卓一航性情磊落敦厚，只觉此人颇为诡秘，却料不到他便是陕北绿林领袖的儿子。

当下卓一航应了一声，也不问他在延安府的住址，两人挥手道别。卓一航乘了太子来接的马车，直入东宫。随从把他安置在宫中稍候，过了一阵，进来叫道：“太子请！”卓一航随侍从走过曲曲折折的回廊，到了一处用白石栏杆围成的庭院，庭院中有几个武士在哪里表演武功，庭院对着一座彩楼，太子就在彩楼中饮酒看技。侍从把卓一航带上彩楼，行过礼后，太子赐他平

身，叫人端一张凳子给他，就叫他坐到侧旁，微笑说道：“ 经过昨晚的纷扰，大功总算告成，外有廷臣，内有宗室，还有煌煌祖训，不怕父皇不惩治他们。你也辛苦了，咱们且饮酒看技。 ”原来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，定下封建制度，把子孙封为藩王，对防止藩王谋反，异常严密，例如若不奉诏，藩王不许入京，即在藩地，出城扫墓。也必须奏请，藩王之间，不许往来，更不得干预朝政，一犯禁令，立即削爵贬为庶人，送凤阳府高墙（牢狱）永
远禁铜。这些严密的规矩，便是太子所说的祖训。明神宗朱诩钧虽然宠爱郑贵妃母子，但这次常洵私自入京，犯了祖训，即使查不出叛逆实据，这大罪也难逃了。加以朝野的大臣名流如顾宪成、申时行、王锡爵、王家屏等都是拥立太子的人，尤其是顾宪成，在万历廿二年时，就因立嗣之争，辞官归里，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，一时天下景从，名士清流，组成了东林党。虽然在野，影响极大。顾宪成是拥立太子的人，明神宗虽偏爱庶子，也有顾忌，魏忠贤起初见郑贵妃母子得宠，因此互相利用，藉郑贵妃之力夺取东厂，后来一看内外形势，对郑贵妃不利，于是又投归太子，更增加了太子的优势。因此太子才洋洋自得的对卓一航说出那一番话。

卓一航听了这一番话，悚然有感，心想：二皇子虽然不肖，但兄弟骨肉之间总不必如此猜疑忌克。太子把想谋叛的弟弟捉了，本是应该，但这样幸灾乐祸，却非人君的风度，不觉想起了《左传》里“ 郑伯克段于鄢 ”那段文章。哪里记载的郑国两个皇子，也像今日的太子与二皇子一样，为了争位，哥哥把弟弟捉了。哪个弟弟“ 共叔段 ”比今日的二皇子常洵还要胡作非为，而郑庄公则要比太子常洛宽厚。但《左传》还是讥讽郑伯以机谋施于骨肉。卓一航暗暗心寒，又想起孟灿为太子而死，而太子听到死讯，却一点也不哀悼，不觉把投靠的意思消去一半。

太子见他悠然若有所思，举杯笑道：“ 你且看我门下卫士的轻功妙技！ ”卓一航举头观看，只见庭院中四个汉子，肩头上各顶着一支长长的竹竿。

每根竹杆上攀一个少年，左手握竿，右手执剑，四名大汉肩头顶竹竿绕场疾走，竹竿上的少年作出种种姿势，或作“ 倒挂珠帘 ”，或作“ 平伸雁翅 ”，或以足钓竿，或以指定竿，姿势十分美妙。卓一航常在天桥看耍杂技，杂技中虽也有这样节目，但攀附着竹竿演技的人，却还没有这么灵活。四名大汉抱着双</PGN 手，在场中穿花蝴蝶似的左穿右插，肩顶着的竹竿颤动不休，弯下了一大截，但竹竿上的少年却是嘻笑玩耍，好似稳如泰山。卓一航道声：“ 好！ ”太子微笑道：“ 这算不了什么。 ”一击掌，四名大汉左穿右插，上面四个少年也是东一剑西一剑，交互混战，真是极尽龙蛇衍曼的奇观。卓一航细看时，只见四个少年，虽是混乱刺击，并无固定对手，但却颇有法度，不禁鼓掌称妙。这四个少年的轻功造诣，已非寻常可比，不能以等闲耍杂技的人视之了。

太子又击了击掌，卫士班中蓦地走出一个五十余岁，紫膛面、山羊须的汉子，手上也拿着一根竹竿，走到场心，把竹竿折为两段，在庭中一竖，身子腾起，双足点着那两根竹竿，身形晃了几晃，便定了下来。要知竹竿竖在地上已难，而支持一个人的重量更难。这人非但轻功高妙，力度也用得恰到好处，才能稳住重心。这人站稳之后，叫道：“ 来吧！ ”那四名汉子，肩头上顶着竹竿，绕着他打转，竹竿上的少年发一声喊，忽然一个个的跃下，持剑向他疾冲，那人身手矫捷极了，站在两段竹竿上纹丝不动，四个少年先后向他冲来，他伸出两手，一接便抛，就像耍杂技的人抛飞刀似的，把左面冲

来的少年抛向右边，右面冲来的少年抛向左边，一抛又接，一接又抛，更妙的是，那些冲来的少年给他一抛，又恰恰抛到那四名大汉的竹竿上，就像演出一场空中飞人的大杂技，好看之极！

太子再次击掌，场中的人倏然停止，四名大汉取下竹竿，竹竿上的少年也各个跃下。哪个留着山羊须的汉子，微微一笑，也跳下地来，那两段竹竿，却仍然竖在地上。卓一航眼利，看出那两段竹竿似乎短了一截，方在诧异，那汉子哈哈大笑，把两段竹竿拔起，地上竟然留下了两个小洞，须知竹竿质柔，泥地甚硬，这人竟能运用足尖的内力把这竹竿插入地内。这份功力，确是非同小可！太子把那汉子招来，给卓一航介绍道：“ 这位是西厂第一高手，现父皇拨给我使用，名叫郑洪台。卓先生武艺高强，两位正好交个朋友。 ”郑洪台伸手相握，卓一航忽觉他陡然用力，五指就如铁箍一般！

卓一航心想：他是在试我的功力。手扳放轻，郑洪台突觉手中握着一堆棉花，卓一航的手掌已似游鱼一般滑了出来。郑洪台道：“ 好，是正宗的内家功力，阁下不是武当派也是嵩阳派的了。 ”卓一航微微吃惊：只凭这一试招，他竟能知道我武学渊源。当下说道：“ 武当派的紫阳道长正是家师。 ”郑洪台“ 啊呀 ”一声道：“ 原来是天下第一名手的高徒，难怪这般了得。 ”各道仰慕之意。太子兴尽遣散众人，带卓一航回转书房。

神宗已老，太子随时可能即位，所以急于招揽人才，眼见这卓一航文武全才，又是世代大官之后，对他十分赏识。于是礼贤下士，请他在太子宫中担任官职。卓一航以孝服未满推辞。太子道：“ 又不是在朝中为官，在我府中当个客卿，也并不违背孝道。 ”卓一航道：“ 家父尸骨，还要运回家乡。微臣祖父，年老无人侍奉。昔李密陈情，圣主尚放他归里。微臣未入仕途，岂忍夤缘求进。 ”太子叹道：“ 先生纯孝可风，自古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我也不勉强了。但望你安葬令尊之后，再到京师，让我得以亲近贤人。令尊的冤情，日内必可昭雪。你且在我宫中暂住几天。 ”太子盛意拳拳，卓一航自然不好推辞。

过了几天，朝中又是一番气象。神宗格于祖宗遗训与朝廷议论，迫得把郑贵妃贬入冷宫，将二皇子常洵削爵囚禁，郑国舅则被问了圜首之刑，一场大变，顿时平反过来，被牵连的大官也一个个得到昭雪。卓一航的父亲卓继贤惨遭在死，皇上颁旨给他洗脱了叛逆之名，并追赠了太子少保。卓一航拜谢了太子恩情，心中稍得安慰，抒发了抑郁之情。“ 梃击案 ”至此告一段落，只是那持梃闯官的郑大混子，却突然不明不白的死在狱中，神宗糊里糊涂，也不追问，太子以大敌已除，不愿牵连过</PGN 甚，也作罢了。自此魏忠贤一面在宫中弄权，一面和太子接纳，但忌惮太子精明，暗地怀着鬼胎，终于后来又弄出明朝的第二个大怪案——“ 红丸案 ”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卓一航赖太子之力，替父亲昭雪之后，浩然有归志。他向太子告了个假，到报子胡同孟家去探访王照希，不料王照希和孟秋霞都不见了。卓一航怅然回宫，与太子说了，太子也甚为惋惜。叫人把孟灿的功劳，记在簿上，把孟灿女儿女婿的面貌也画了出来，以便日后寻觅酬报。卓一航心里暗想：他死时你毫不关心，现在却惺惺作态，做给谁看。

过了几日，卓一航将父亲的骨骸移了出来，放入金坛，向太子告辞。太子忽道：“ 卓先生，有一个人想和你一同回去。 ”

卓一航道：“ 殿下府中有人要到陕西去吗？ ”太子道：“ 正是。你迁丧令尊，千里迢迢，有人作伴也好。 ”叫卓一航稍候，过了一阵，侍从带上一

人，却原来就是那日演技的郑洪台。郑洪台笑道：“ 我们两人作伴，多厉害的强盗，大约也能应付了。 ”卓一航心念一动，冲口问道：“ 若然是碰到玉罗刹呢？ ”郑洪台面色倏变，随即掩饰笑道：“ 咱们与玉罗刹河水不犯井水。卓兄不必害怕。 ”

两人离了京师，晓行夜宿，路上大家谈论武功，倒也不觉寂寞。过了二十多天，穿过山西，到了陕西边境。沿途时不时见有人和郑洪台打招呼，这日来到华阴，西岳华山，已在面前。卓一航想起华山落雁峰上，有一所道观，观中的道士贞乾道人是师父的知交，师父曾叫自己回家时去拜访他，因对郑洪台说了。郑洪台道：“ 那正好了，咱们索性在这里逗留两天，我也要等几位朋友。 ”

第二日一早，卓一航邀郑洪台上华山，郑洪台推说有事，但嘱他早去早回。卓一航独自一人，步上华山，那华山名列五大名山，朝阳、落雁、莲花、云台、玉女，五峰环拱，峰峦重叠，形似一朵插天花瓣，端的壮丽无俦，落雁峰是华山第二峰，卓一航行了许久，到了半山，已近是中午时分，山顶云烟弥漫，天色沉暗，卓一航担心下雨，幸好道观已经在望，卓一航步入道观，观内疏疏落落，居然也有几个香客。卓一航走过经堂，拾级登殿，忽见一个妙龄少女，匆匆走出，颜容艳丽，美若天人，虽是惊鸿一瞥，也觉意夺神摇。卓一航心想，若她下到半山，碰着大雨，那就糟了。

卓一航进了大殿，通名求见，贞乾道人极为欢喜，亲自把他接入丹房，叫小道士端来华山的名茶，卓一航替师父问候，贞乾道：“ 我与尊师已有十年不见了，想不到他调教出这样一位好徒弟。 ”歇了一歇，又道：“ 你的三师叔红云道人一月之前，倒曾经过此地。”卓一航道：“ 我三师叔来做什么？ ”贞乾道：“ 听说你武当门下，有五个第二代弟子，全给玉罗刹割了手指，辱骂一顿，红云道人要找玉罗刹算帐呢。是我把他劝了又劝，劝他不要和小辈斗气，后来也不知他去了没有？ ”卓一航心想：到处都听人说起玉罗刹，这女魔头不知是怎样凶恶的样儿？

两人谈了一阵，外面仍是闷雷不雨。贞乾道：“ 看来怕有一场暴雨，你在这里歇一晚吧。 ”卓一航记挂郑洪台和他父亲的骨坛，立刻告辞道：“ 还有个朋友在等我，下山较快，我还是赶回去吧。 ”贞乾托他问候师父，送出山门。

卓一航下到半山，忽然雷声轰轰，乌云蔽天，大雨欲降。

卓一航游目四顾，忽见半山腰处，有个大洞，洞口崖石，刻有“ 黄龙洞 ”三个大字，洞外修竹成丛，古松几树，还有石几石凳，想是观中道士见这古洞风景颇佳，特意经营豹。卓一航道声“ 侥幸 ”，这山洞正好避雨，于是迈步入内，入了洞后，外面雷声接连不断，大雨已是倾盆而下。

洞颇深幽，卓一航行到腹地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洞中的石板凳上，竟然躺着一个妙龄少女，欺花胜雪，正是在道观中所遇的哪个女子，看她海棠春睡，娇态更媚，卓一航是名家子弟，以礼自持，几乎不敢平视。见她睡得正酣，又不敢叫醒，心想：“ 若她醒来，岂不误会我是个轻薄之人， ”于是放轻脚步，走到近洞口之处，盘膝静坐，看外面雨越下越大，虽然心头鹿撞，想那少女颜容世间少见，但却连看也不敢回头去看。

坐了一阵，卓一航忽觉洞中寒意迫人，心想：我是一个练武的人，犹自感到寒意，洞中哪个少女怎生抵受，只怕要冷出病来。又想道：“ 孤男寡女，虽然避嫌，但若眼见她将因寒致病，于心何忍？避嫌事小，宁愿她醒来怪责

我吧。”于是又放轻脚步，悄悄走入洞中，脱下身上大衣，轻轻盖在她身上，又蹑手蹑脚，退了出去。

走了几步，忽听得背后那少女翻身的声响，卓一航不敢回头，但听得那少女厉声斥道：“大胆狂徒，敢来欺我？”卓一航忙道：“小娘子别见怪，是我见这洞中寒意迫人，怕你受冷，所以冒昧给你添衣。”那少女忽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请你回过头来。”卓一航好生奇怪，回过头来，还是不敢平视，那少女将大衣递过，说道：“先生适才举动，我都见了。先生真是个至诚君子，我平生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，换是旁人，怕不要大肆轻薄。”卓一航心想这女子说话怎的如此坦率，面上热辣辣的，又听那少女道：“我刚才骂你，是故意吓你的，你可不要见怪。”卓一航皱了皱眉，心想怎的这样喜怒颠倒，骂人当玩耍的。那少女鉴貌辨色，笑道：“我生性如此，所以许多人都怕我呢。我以后一定改了。”卓一航听她这没头没脑的后，更是奇怪，心想，你既然性情如此，何必突然要改，你改不改又与我何干。

那少女见他尽不说话，面有愠容，又道：“先生还恼我吗？”卓一航急道：“小娘子哪里话来，我怎会恼你。”那少女喜道：“我知道你不会恼我。你心地真好，我自出生以来，还未有人像你那样照顾过我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你的爸爸妈妈呢？”少女道：“我还未懂人事，爸爸妈妈就已死了。”卓
一航歉然说道：“恕我乱问，挑起你的愁绪。”那少女忽然玉手一扬，向他肩头按来。

卓一航身形一闪，那少女身体歪斜，似欲倾跌，卓一航用手指一钩衣带，飘了起来，用衣带拦她腰肢，防她跌倒。那少女站稳脚步，尴尬说道：“地上湿，脚一滑，不是先生出手相扶，我几乎跌了一跤。”忽而又笑道：“说错了，不是出手，是用衣带扶我。”卓一航面红耳赤，不敢出声。那少女忽道：“你也怕我吗？”卓一航奇怪这少女说话，怎么类似疯痴，继而一想，她无父无母，所以心里难受，怪不得她这样。因道：“我只觉小姐可怜。”少女截着话头，颤声问道：“可怜？”卓一航续道：“也很可佩。小姐孤单一人，活到现在，还敢独上华山烧香，若非有绝大勇气，也不能够。”那少女低垂粉颈，说道：“你说得真对，怎么你就像我的老朋友一般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还未请教你呢。”卓一航把姓名说了，转问少女，少女道：“我姓练，我没有名字，你替我起一个好吗？”外面雨声渐止，一阵风刮了进来，少女衣袂风飘，姿态美妙，卓一航突然想起“霓裳羽衣”的说话，冲口说道：“叫做霓裳，岂非甚好？”那少女忽然面色大变，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从实招来！”卓一航惊道：“我就是卓一航嘛，练小姐嫌这个名字不好，不要便是，何必发怒。”那少女双眸闪闪，眼光如利剪一般直盯着他，听他说后，静了下来，道：“我又发怪脾气了，你给我取的名字很好，我以后就叫练霓裳吧。”

卓一航抹了额上的冷汗，心想：“这位小姐真得人惊。”练霓裳忽道：“我看先生精通武功，不知到华山何事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我在武当派学过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哪谈得上精通二字，我这次是将父亲骸骨，迁葬回乡，路过华山，特上来烧一炷香。”看官们大约都知道这位少女就是玉罗刹练霓裳了，难得卓一航给她起的名字，正巧就是她的本名。玉罗刹心里生疑，刚才试他，又看出他是武当派高手，武功远在耿绍南之上，连红云道人，
也要逊他一筹。只道他是有意寻仇，不料他毫不隐瞒但然说了，看神气他绝对不知自己便是玉罗刹，不觉哑然失笑。须知玉罗刹手底极辣，若然刚才卓

一航有点隐瞒，那就糟了。

玉罗刹盈盈笑道：“我闻得武当派剑法天下无双，怎能说是三脚猫的功夫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学无止境，天外有天，各派武功，都有特长，哪有天下无双的道理。不过武当少林，历史悠久，代出英豪，所以武林人士，遂谬加赞赏罢了。至于我资质鲁钝，虽有名师，书剑无成，更是无足称道。”卓一航这时已怀疑玉罗刹懂得武功，话说得特别谦虚。玉罗刹留心聆听，点了点头。忽然向卓一航行来，衣袖一拂，闪电般的捉着了卓一航的手腕。

卓一航大吃一惊，自己怎会闪躲不开？涨红了面。试用力挣脱，玉罗刹故意把手一松，洞外雨声渐止，山头隐有啸声。玉罗刹道：“哟，我害怕得紧，我一害怕就想拉个人作伴，你又不理我。”卓一航也不知她是有意无意，猜不透她到底会不会武功，但看她楚楚可怜，不禁说道：“小姐若是害怕，我送你回家吧。”玉罗刹走近洞口，看看天色，说道：“雨就要停止，有人等着我呢。不用麻烦你了。”过一会儿，雨收云散，玉罗刹道：“好，我要回家去了。”卓一航本想问她：你既无父无母，家里还有何人。但见她言行诡秘，不知怎的，心里有点怕她，不敢冒昧问她身世。因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要下山了。”玉罗刹道：“那么你先走吧。”卓一航走出洞口，玉罗刹忽又唤他，卓一航愕然回顾，玉罗刹道：“我要你依我一件事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你说来听，我依得便依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你遇见我的事，不许你对任何人说。”卓一航笑道：“这事好依，咱们萍水相逢，过了便算了。我说它干嘛？”玉罗刹眼圈一红。忽道：“原来你完全不把我放心上。”卓一航不知所措，只好道：“我就要回陕北老家，咱们以后未必能够再见，不过他日如能再见，我一定将你当成好朋友款待。”玉</PGN 罗刹挥挥手道：“好，你去吧！”卓一航飞跑下山，到了山坳，试一回头，练霓裳还倚在岩前，隐约可见。

卓一航回到客店，郑洪台道：“你到华山进过香了？可见到贞乾道长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见过了。”郑洪台忽道：“可惜贞乾道人从来不理闲事。”卓一航听他话中有话，问道：“郑前辈有什么事？”郑洪台欲说还休，忽然反问道：“你上华山，除了贞乾道长外，还见到什么有本领的人么？”卓一航心灵震动，想起练霓裳的话，道：“没有呀！”郑洪台也不再问，当下又和他谈论了一会江湖事迹，吃过晚饭，各自就寝。

卓一航睡到半夜，朦胧间忽听得远处又有啸声，瞿然惊起。门外有人轻轻敲门，是郑洪台的声音说道：“卓兄，开门。”卓一航拔了门闩，郑洪台进来剔亮油灯，忽然问道：“卓兄，你怕不怕玉罗刹？”卓一航诧道：“什么？”郑洪台道：“我只要你如实答我的话，你怕不怕她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我还未见过她怎会怕她？”郑洪台喜道：“不怕便好！那么她劫你祖父，辱你师兄，你也想报仇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除非师父有命，我不想特地去找她报仇。”郑洪台道：“那么若偶然碰着呢？”卓一航越想越奇，跳起来道：“难道玉罗刹就在这里？”

正是：如幻如梦，疑雨疑云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七绝阵成空 大奸授首　卅年情若梦　石壁留经

郑洪台弹指笑道：“就在这里！”卓一航蓦地一惊，一个念头闪电般的从脑海中掠过，莫非碰到的哪个练霓裳，就是什么“玉罗刹”？转念一想：不会呀，玉罗刹一定是个穷凶极恶的女人，练霓裳却是千娇百媚的小姐，怎么会扯到一块。郑洪台见他低首沉思，又激他一句道：“怎么听说玉罗刹在此，就害怕了？”卓一航道：“谁害怕了？不过和她之间虽有梁子，但到底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我又何必小题大作，找她寻仇？”郑洪台嗔道：“那么她劫你祖父的事你就不理了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我爷爷已平安到家，失点银子也就算了。”郑洪台道：“那么她侮辱你的师兄，这事关系你们武当派的声誉，难道也就算了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本门的事，我要听师父吩咐。”郑洪台道：“好吧，那玉罗刹找上门来，你也不理好了。武当派的威名，岂不在你手里断送了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她并没有找上门呀。”郑洪台冷然说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她明晚就要和我决斗，你和我在一起，难道你就能置身事外？”

卓一航眉头一皱，心想自己和郑洪台虽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，但到底是同行的伙伴。而玉罗刹又确实是本门的仇人，自己若不出手相助，郑洪台怪责也还罢了，只怕武林中的朋友，真会以为自己胆小怕事，不敢惹她。又想道：“三师叔也要找她晦气，那么我帮这个姓郑的斗一斗她，师父一定不会怪责。”当下</PGN 说道：“郑老前辈，玉罗刹既然要和你为难，那么我也要看看她有什么本事。只是我年轻技短，只怕帮不了什么忙。”郑洪台喜上眉梢，哈哈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这才是个有种的男儿。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，咱们明晚合伙儿去斗一斗那女魔头。”拉起卓一航，跳出窗外，奔向荒野。

淡月疏星，远处有点点磷火。跑了一阵，忽听得几声怪啸，郑洪台倏然停步，拍拍手掌，荒郊野墓旁，忽然钻出了几个人来。卓一航定睛一看，只见高矮老少，共是四人。郑洪台问道：“范二哥有急事不能来已知道了，应大哥也不能来吗？没有他怎成？”其中一人答道：“他要算准时刻，明晚突如其来，吓吓哪个女魔头。”

郑洪台将四个怪客一一介绍。头一个是赵挺，乃嵩阳派的名宿，第二个是范筑，以大力金刚手名闻江湖，第三个却是个廿六七岁的少年，名叫玉面妖狐凌霄，出道未有几年，是个剧盗，第四个是道士，名叫青松道人。这四人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。卓一航心想：这赵挺、范筑也还罢了，青松道人我不知他的来历，那玉面妖狐却不是个正派的人。郑洪台为何把这些三山五岳的人马都约在一起。

郑洪台道：“卓兄，明晚我们在华山绝顶，斗一斗那女魔头，咱们先练习一下阵式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什么阵式？”郑洪台道：“我们本约好七人，每人都不同派别，各有特殊武功，准备在合斗玉罗刹之时，互相配合，相辅相成，因为大家武功不同，又要配合得妙，所以要预先操练。现在我们约定的七人，有一个临时有事，不能赶来，因此一定要卓兄加入，才能凑数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但现在连我在内，也只有六人。”郑洪台道：“我们的大哥，明晚要算准时刻才来，这阵式就是他研究出来的，所以不必等他。”卓一航心想：也好，看他怎样练法。郑洪台等六人排成一个圆圈，首尾相应，说道：“武功的玄妙，就全在时间要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比如你这一招，本来
极力辛辣，但发得过早，敌人便能有余暇应付，发得过迟，方位已变，敌人

又便可以趁你招老反击，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道理虽然简单，但要实行却不容易。非有炉火纯青的武功，出神入化的本领，谈何容易。现在我们七人，虽然都是一流高手，但那玉罗刹出手如电，我们若不预先练好，合七人之力，要胜她不难，要制她死命，却未必能够。所以我们大哥，研究出这个阵式，名为七绝诛魔阵，以三人作先锋，三人作后卫，一人当中作为主帅，策应四方。先锋后卫，互相调换，阵容变化奇诡，这样三进三退，此去彼来，中间又有人策应，必弄到敌人毫无喘息的可能，算她三头六臂，也难逃脱。现在大哥未来，主帅暂缺，我们六人先练攻击的配合之道。”将阵势讲解之后，把手一挥，转动起来，先锋三人各发一招，后卫三人迅即补上，阵形忽圆忽方，忽如一字长蛇，忽如二龙扰海，忽而四面合围，忽而左右包抄，但步伐却是丝毫不乱。阵势催动，真如长江浪涌，威力惊人。卓一航本就聪明，不须多时，已是心领神会，暗想：现在哪个什么“大哥”未来，己是这般厉害，若然来了，中间再添人策应，那就真是天罗地网，插翅难逃了，不知他们与玉罗刹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一定要将她置于死地。

郑洪台见各人操练已熟，将阵势一收，笑道：“卓兄，你这手武当连环剑配上赵兄那手嵩阳披风剑，真是为七绝阵增色不少。”随后又说了好些玉罗刹的恶行，无非是怎样残害武林人物的事。卓一航心想玉罗刹既然如此凶暴，除了她也好。

月亮西斜，疏星渐隐，郑洪台道：“咱们回去吧，明日午夜，到华山玉女峰会齐。”话声未完，忽闻得不远处似有一声冷笑，郑洪台大喝一声，六人纷纷向笑声来处扑去。

一阵冷风，磷火明灭，疏林叶落，宿鸟惊飞，哪里有人的影子。六人纷扰一阵，毫无所获。金刚手范筑惊道：“莫非是玉</PGN罗刹来作弄我们？”青松道人道：“不像是女子的笑声。”玉面妖狐凌霄道：“难道是鬼魅，鬼魅也没有这样快的身法。”嵩阳剑客赵挺道：“莫非是我们听错了？”郑洪台心内暗惊，口中不语。卓一航心想不知这人来意如何，若然是玉罗刹的帮手，那可糟了。

郑洪台见各人神沮气丧，强作大言道：“不管他是友是敌，若闯进我们的七绝阵中，不死也伤，何必害怕。”其实他自己正是害怕。当下六人分散，郑洪台和卓一航回到客寓，郑洪台叹道：“若然是令师肯出山，那就好办了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他老人家最不爱理闲事。”郑洪台道：“适才看你的剑法，已经精妙绝伦，明晚你与嵩阳剑客互为锋卫，我们都要仰仗你了。”卓一航听他语气，竟似担心自己不肯用力，当下慨然说道：“我既然答应得你，就算是玉罗刹有天大本领，我也绝不临阵退缩！”郑洪台急道：“老弟休要多心，愚兄只是见大敌当前，所以不得不提心吊胆。”

两人歇息了一日，吃过晚饭，联袂攀登华山，夜静林深，崇岗深涧，藤萝遮道，茅草齐腰，比白日登山，何止艰难十倍。好在郑洪台和卓一航都是上上武功，攀藤附葛，疾掠轻驰，到了玉女峰顶，月亮还未到天心。

青松道人等四人已经在候，面色都极紧张，看那月亮慢慢移动，郑洪台手心淌汗，忽然跳起来道：“看那月亮。”月亮当头，四周仍是静悄悄的。青松道人道：“玉罗刹还没影儿。”赵挺道：“玉罗刹言出必行，我只担心应大哥不能准时赶来。”郑洪台道：“应大哥绝对不会失约。”卓一航听他们屡屡提起“应大哥”，不觉心念一动，正想开言，忽然一声冷笑，随着山风直飘下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个白衣少女，真似凌波仙子，冉冉而来，

倏忽从对面山峰飘落到玉女峰顶。六人一齐站起，卓一航吓得呆了。

卓一航做梦也想不到：这玉罗刹竟然就是昨日在华山黄龙洞中所见的少女——练霓裳。一时间奇思异想都上心头，恍恍惚惚，几乎疑是做梦。昨日还是那么楚楚可怜，要人庇护的女子，难道竟然就是江湖上闻名胆落，杀人不眨眼的玉罗刹？自己可还答应过和她做个朋友，重逢时把她当成姐妹款待呢！想不到仅隔一天，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再见！而且两方居然成了死敌！

玉罗刹本来是气定神闲，低鬟浅笑，秋波一转，忽然面色惨白，心里难过至极，两颗泪珠忍不住夺眶而出。郑洪台站在前面，看得分明，玉罗刹竟会流泪，这真是比泰山崩、黄河清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，然而这却不是传闻，而是自己眼见的事实。玉面妖狐凌霄生性轻薄，又未曾领教过玉罗刹的厉害，笑道：“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泪不流，玉罗刹，你乖乖降顺，咱们也许还可以饶你。”玉罗刹面色一变，忽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多谢盛情！”郑洪台急忙嚷道：“玉罗刹，你不能不顾江湖信义，时刻未到，人还未齐，你休动手。”话未说完，玉面妖狐凌霄，忽然捧腹大叫，跃起一丈来高，玉罗刹的独门暗器定形针骤然出手，虚打凌霄腰际的三台穴，凌霄轻功甚高，见她纤手一颤，急忙跳跃，哪料玉罗刹的暗器虚实莫测，早算定他有这一跳，双指一弹，利针已刺中他脚跟的“涌泉穴”，顿时又酸又痛，眼泪竟似泉水一样的流了出来。青松道人急忙替他将针拔下，揉了两揉，这才没事。玉罗刹冷笑道：“我以为他是从不流泪的铁铮铮的汉子，哪料如此脓包。”玉面妖狐凌霄满面羞惭，那敢说话，只听得玉罗刹又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我是为你们吊丧。可怜我新交的朋友，今日也自寻死路。”卓一航知道玉罗刹说他，也是感喟交集，心想我也可怜你这绝代佳人，甘心作贼。七绝阵威力无穷，你武功再高，今日也要被迫上死路。

玉罗刹见卓一航眉头深锁，定睛地看着他，似有情又似无情，恨声说道：“你，你……”语声哽咽，说不下去。郑洪台、青松道人等知道玉罗刹喜怒无常，虽不知她意何所指，尚还不以为怪，其他三人却是莫名其妙。嵩阳剑客赵挺急忙推了郑洪台一下，示意叫他把六人的圆阵先摆起来，预防玉罗刹进袭，郑洪台正想说玉罗刹从不偷袭。哪料玉罗刹越想越恨，恨卓一航明明与她为仇，昨日却骗她。见众人摆好阵势，蓦然一声长笑，一口寒光闪闪的剑早拔在手中，叫道：“好，现在已是午夜，我不等了！”身形微动，疾如电闪，刷的一剑先向郑洪台刺来，郑洪台使的是日月双轮，日轮一锁，月轮平推，阵形发动，青松道人的戒刀从左面劈至，凌霄的判官笔又斜点她的“关元穴”，玉罗刹翩然掠出，后卫三人交叉替上，玉罗刹霍地一个晃身，剑锋自赵挺肩头掠过，金刚手范筑一个大擒拿手拿她不着，她已翩如飞鸟般的直向卓一航冲来，卓一航急使连环剑中的防身绝招“玉带围腰”，剑光一绕，带守带攻，蓦觉冷气森森，一道银虹，劈面射至！

卓一航急使个“旱地拔葱”，玉罗刹剑锋霍地从脚下掠过，这还是她故意留情，要不然卓一航就要当场挂彩，玉罗刹霎忽之间，连袭六名高手，郑洪台大叫“留心”，转动阵势，把玉罗刹围在核心，玉罗刹剑招辛辣，凌厉元前，连下杀手，幸在六人首尾呼应，互相救护，玉罗刹虽然连抢攻势，却也冲不出重围。卓一航夹在众人之中袭击，不知怎的，总起不了杀机，七十二手连环剑，只求自保，并不贪功。而玉罗刹虽对他恨极，出手时也不知怎的，总避免刺他要害。六人如潮水般的倏进倏退，越攻越紧。玉罗刹因为屡次对卓一航轻轻放过，不出辣招，反而险象环生。气得银牙一咬，心道：“你

既如此，我也顾不得你了！”剑法一变，绝不留情。正当此际，蓦听得山峰上一声怪啸，一个干瘦老头，蓦然从岩石上跃下，大声叫道：“玉罗刹，你怎么不顾信义？”郑洪台一打手势，六人如潮疾退，五罗刹也收剑跳
出圈子，朗声说道：“我怎么不守信义，你自己误了时刻”。”那老头抬头一看，月亮刚过天心，哈哈笑道：“我早就在这里候你了，你连我这六个兄弟的包围都冲不出，我再加入你还如何得了？”卓一航心想：这人真是老奸巨猾，原来他早伏在这里先看风色。看准有十成把握，他才出来。玉罗刹忽然冷冷笑道：“应老贼你害死罗金峰大侠，自以为无人知晓了么？这里有几个小贼，都是甘心从你的，还是你骗来的？”青松道人和嵩阳剑客赵挺心中一震，那千瘦老头急忙骂道：“别听这贼婆娘挑拨！她把川陕的绿林道欺压得够了。又伤了嵩阳派的镖头，武当派的门下，她正是武林公敌。咱们再不除她，后害无穷！”拂尘一举，郑洪台急将阵形再展，重把玉罗刹围在核心，这番“七绝阵”人数已齐，那干瘦老头居中策应，一柄拂尘，忽当五行剑使，忽当闭穴镢用，神妙无方。玉罗刹凝神应敌，竟不能分心说话。

青松道人、赵挺和罗金峰本有交情，被玉罗刹一喝，心中也自起疑，但一想到玉罗刹心狠手辣，却更寒心，势成骑虎，不得不拼，阵形变化无常，七名高手，各使独门武功，把王罗刹杀得香汗淋漓，玉罗刹心高气做，本来以为他们集七人之力，自己也不致落败，哪知他们却想出这样古怪的打法。越战越危，越打越险，自知这次万难脱逃，但她却看出这七人中，只有卓一航还未尽全力，不是拼命的样儿，刷刷两剑，荡开攻来的兵刃，待卓一航一剑刺来时，她把剑一引，强用内力将卓一航拉得与她贴身而过，在他耳边轻轻说道：“你也甘心为虎作帐么？”卓一航心中一凛，那干瘦老头的铁拂尘已急忙替他解开了玉罗刹的剑招。

玉罗刹也不知卓一航是否听得清楚，但见他剑势一缓，脚步迟滞，玉罗刹何等厉害，趁阵势尚未合围，刷的一剑将金刚手范筑刺伤，那干瘦老头急把拂尘一卷，封住了玉罗刹退路，郑洪台双轮一推一锁，补上空缺，圈子越收越紧。范筑虽然中剑，伤势不重，怒吼如雷，仍然猛扑。那干瘦老
头见卓一航剑法精妙，却无故迟缓，起了疑心，正想问他。卓一航刷刷两剑，挡过了玉罗刹的攻击，退下时忽然在于瘦老头耳边叫道：“应修阳先辈！”干瘦老头突然听得他叫自己名字，忙中有失，应了一声，只道他是郑洪台约来的人，未见过自己，所以想通名致意。正想吩咐他小心应敌，哪料卓一航刷的一剑刺来！

应修阳吃惊不小，身子陡然一缩，喝道：“你疯了吗？”卓一航运剑如风，大声喝道：“我先杀你这私通满洲的奸贼！”应修阳身躯一震，铁拂尘呼的卷去，玉罗刹厉声斥道：“原来你这厮果是私通满洲！”剑势如虹，向应修阳疾刺，郑洪台和赵挺急忙左右救护。玉面妖狐凌霄双笔疾伸，急点卓一航后心的“志堂穴”，卓一航反手一剑。和他厮杀起来！

这一来阵势大乱，变成了玉罗刹与卓一航并肩联剑，合战应修阳与郑洪台六个高手。郑洪台大声叫道：“卓一航你是官家子弟，如何反去帮那贼人，太子面前，你如何交代？”玉罗刹笑道：“你与应修阳结为兄弟，一个奔走关外，一个藏在宫内。他私通满洲，你也脱不了关系。”宝剑一抖，寒光电射，只见四面八方都是玉罗刹的影子，卓一航剑走连环，也在玉罗刹的剑光掩护下，着着抢攻。战了片刻，金刚手范筑负伤气馁，给玉罗刹一剑削去四只指头，惨叫一声，慌忙退时，玉罗刹突然凌空一跃，右手长剑，在半空中

舞个圆圈，把郑洪台等几人的兵器荡开，左手一抓，恰似苍鹰扑兔，把范筑一把抓起，笑道：“你的金刚手不如我的。”向外一甩，竟然把范筑的身躯从华山绝顶直抛下去，山风怒号中隐隐听见凄厉的惨叫，郑洪台等不寒而粟。玉罗刹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左一剑，右一剑，前一剑，后一剑，剑剑辛辣。更加上卓一航的七十二手武当剑法，回环运用，奇正相生，也是厉害异常。应修阳等五人虽是一流高手，竟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战到分际，玉罗刹突然喝道：“我要大开杀戒了，青松道人和嵩阳剑客，你们本是正派之人，若再不知进退，可要玉石俱碎了。”玉罗刹这一喝，不啻给他们指出一条生路，青松道人和赵挺倏的收剑跳出圈子，道了声谢，急忙飞跑下山。应修阳面色惨白，郑洪台胆战心惊，玉罗刹一剑快似一剑，应修阳突然向后一纵，一抖手发出五柄飞刀，闪电般的向玉罗刹打去！

玉罗刹大笑道：“这些废铜烂铁要来何用？”长剑一旋，五柄刀全都折断，反射回去。哪知应修阳明是进攻，实是掩护，飞刀一放之后，迅即和衣一滚，竟然从华山绝顶，直滚下去。郑洪台双轮一撤，骤的跃起一丈来高，也想步应修阳的后尘逃走，玉罗刹喝道：“哪里逃？”那边厢玉面妖狐凌霄也虚晃一招，身形疾起，向另一边逃跑。玉面妖狐武功在郑洪台之下，轻功却在郑洪台之上，玉罗刹是个大行家，一看便知，也恨玉面妖狐刚才口舌轻薄，纵身追去，玉手一扬，三枚“定形针”全都射入凌霄的穴道，玉面妖狐惨叫一声，摇摇欲坠，玉罗刹赶上补他一剑，一脚将他的尸身踢下山峰。卓一航叫道：“练姑娘，捉这个姓郑的要紧。”玉罗刹霍然醒起，提剑追时，郑洪台已滚下山腰，远望只见一个黑点。玉罗刹道：“追！”忽听得半山有人嚷道：“不要忙，我已替你把他捉着了！”人迹不见，声音却是极其清楚，玉罗刹吃了一惊：这手“传音入密”的内功，其实非同小可！要知从高处发声，低处易于听见，从低处发声，高处却难闻晓。听这人声音，并不特别宏亮，就像是在山腰和人随便谈话一般，而却字字清澈。玉罗刹也不由得暗暗佩服，定睛看时，只见一人疾似流星，倏忽声到人到，却是一个三十岁左右，方面大耳的青年。肋下挟着一人，一到峰顶，立刻放下，被挟着的人正是郑洪台。这人看玉罗刹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就是玉罗刹吗？这位又是谁？”练霓裳虽然以玉罗刹的名头震慑江湖，但却甚不喜欢别人当面叫她做“玉罗刹”。冷笑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卓一航却恭恭敬敬笑道：“小弟是武当派掌门紫阳道长门下，姓卓名一航，敢问兄台高姓大名，师门宗派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名叫岳鸣珂，咱们先谈大事，后叙师门，这人你们准备怎生发付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他既是你所擒获，由你作主。”岳鸣珂笑道：“咱们可不必照黑道上的规矩，对这人我所知不多，他是应老贼的同伴吗？”玉罗刹越发不悦，原来她虽是女贼，却不高兴别人说她是女贼，岳鸣珂一下子揭穿她所说的是“黑道上的规矩”，不觉犯了她的心病。卓一航道：“正是，他还是太子的侍卫，以前西厂的第一高手呢！”岳鸣珂盯了卓一航一眼，忽然笑道：“卓兄原来就是昨晚在荒郊和他们聚会的人，怪不得这样熟悉他们底蕴。”卓一航面上一红，这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昨晚发声冷笑的怪客。当下说道：“小弟误交匪徒，惭愧之极，那应修阳私通满洲，他也一定是满洲的内应。”郑洪台在地下翻身滚动，玉罗刹忽然一脚向他踹去，原来郑洪台自知不免，正想咬断舌头，哪知玉罗刹熟悉江湖路道，鞋尖一勾，顿时把他下颚勾裂，嘴巴张开，不能合拢。

玉罗刹先不理他，却问卓一航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应修阳私通满洲？”

卓一航一阵迟疑，不敢即答。玉罗刹道：“ 我就是怀疑他私通满洲，所以在这两年中，三次捣他老巢，迫得他要结集党羽，在华山之巅和我决斗。哼，想不到你也是他约来的人。 ”岳鸣珂双眸炯炯，也尽打量着他。卓一航心想：这误会可真大了，看那玉罗刹虽心狠手辣，倒还能辨黑白，知是非，有些豪气。这姓岳的少年丰神俊朗，正气凛然，必是非常之人。他们既然也约略知道此事根由，而又对我起疑，那就应对他们说个明白。当下将孟武师怎样临终告密、郑洪台怎样结伴同行等等事情说了。玉罗刹这才嫣然笑道：“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要不然你的小命早就完了。 ”

玉罗刹问明了卓一航之后，笑吟吟地对郑洪台道：“ 怎么样，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替你治它一治？ ”语声温柔，竟似甚为关切。郑洪台两眼翻白，吓得魂飞天外。玉罗刹提起脚来，又是向他背心轻轻一踹，这一下郑洪台更受不了，只觉身体内如有千万根利针，在五脏六腑里刺将出来，想断舌自杀，嘴巴又合不拢，五罗刹道：“ 怎么样，还不招吗？你嘴虽然不能说话，手指还能动弹，快点将你同党的名字在地上划出来。要不然还有好受的在后头呢！ ”郑洪台身为西厂头目，审讯犯人，什么酷刑都曾用过。却不料天道循环，今日却被玉罗刹审问，身受比一切酷刑都厉害的痛楚，不由得招了出来，用手指头在地上歪歪斜斜的划了好几个名字，玉罗刹问道：“ 这些人是什么身份？ ”郑洪台在前面三个名字下注了“ 宫中卫士 ”四个字，在后面两个名字下注了“ 绿林强盗 ”四个字。玉罗刹喝问道：“ 还有呢？ ”郑洪台满头大汗，又写出“ 没有了 ”三个字，玉罗刹道：“ 我不信，还有地方上的督抚和朝中的大臣呢？ ”郑洪台比划写道：“ 我实在不知道了。满洲王爷指定要我联络的是这五个人。 ”玉罗刹道：“ 哼，你想隐瞒？ ”又在他腰肋处踢了一脚，郑洪台痛得死去活来，在地上翻腾了好一阵子，神出指头向地上划字，但却是许久许久，都未划得一划，好像是在苦苦思索倒底要不要供出谁似的。卓一航不禁说道：“ 练姑娘，我看他真是不知道了。你用酷刑迫供，只恐他会胡乱招认，连累了好人。 ”玉罗刹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他是想胡乱划供？ ”卓一航道：“ 你不看他的神气，他分明是在心里比较，看哪个伙伴和他交情差，就招供谁，练姑娘，我怕看他这个样子，你还是痛痛快快赐他一死吧！ ”玉罗刹道：“ 你倒慈心！ ”但终于飞起一脚，结结实实的向他背心死穴踢去。郑洪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双眼一闭，终于死了。卓一航在玉罗刹耳边轻轻说道：“ 我不喜欢你这样残暴，更不喜欢你这样喜怒反常！你这样谁敢亲近你呢？ ”

玉罗刹怔了一怔，若是旁人说这样的话，她一定动怒，但现在是卓一航说的，她顿如被泼了一瓢冷水，心想：“ 怪不得人们都怕我，我的脾气果然不好，叫人害怕，自己也没有什么味儿。 ”低声答道：“ 谢谢你的良言。 ”卓一航瞧着郑洪台的尸体，忽然叫道：“ 不好！ ”玉罗刹道：“ 什么不好？ ”卓一航道：“ 我与他结伴出京，同赴陕北，他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太子岂不要追究于我？ ”岳鸣珂笑道：“ 这个易办。 ”拔出佩剑，一剑把郑洪台的头割了下来，放入革囊，说道：“ 小弟与熊经略乃是世交，熊经略奉旨巡边，有函招小弟去襄助军务。我此次要到京师报到，然后再随熊经略出关。到京师时，我自有办法和太子说明一切。 ”卓一航大喜谢了。正想道别，玉罗刹忽道：“ 喂，你到底是哪一派的高人，我想见识见识你的武艺。 ”岳鸣珂哈哈笑道：“ 你恶战之后，休息好了没有？ ”玉罗刹愠道：“ 随便可陪你打三五天。 ”岳鸣珂弹剑笑道：“ 若不是想见识你的武功，我还不到华山来

呢！卓兄，适才你们问我的师门宗派，等会你看这位玉罗刹便知。”卓一航惊道：“好端端的比什么剑？”岳鸣珂道：“棋逢敌手，不免技痒，卓兄，你若没有要事，就瞧瞧我们这局棋吧。”玉罗刹心里暗骂：“好个不知厉害的小子，怎见得你就是我的敌手？”抢到下首，立了一个门户，故意让岳鸣珂占了有利的位置，笑盈盈的举剑平胸，道：“请进招！”

岳鸣珂与玉罗刹相对而立，全神贯注对方，久久不动，突然间岳鸣珂剑锋一颤，喝道：“留神！”剑尖吐出莹莹寒光，倏的向玉罗刹肩头刺去，玉罗刹长剑一引，剑势分明向左，却突然在半途转个圆圈，剑锋反削向右。岳鸣珂呼的一个转身，宝剑“盘龙疾转”。玉罗刹一剑从他头顶削过，而他的剑招也到得恰是时候，一转过身，剑锋恰对着玉罗刹的胸膛，卓一航骇然震惊，只见那玉罗刹出手如电，宝剑突然往下一拖，化解了岳鸣珂的来势，剑把一抖，剑身一颤，反刺上来，剑尖抖动，竟然上刺岳鸣珂双目。卓一航又是一惊，不料那岳鸣珂变招快捷，真是难以形容，横剑一推，又把玉罗刹的剑封了出去。卓一航只听得两人都“噫”了一声，再看时双剑相交，已是争持不下。卓一航看得神摇目夺，忽听得岳鸣珂喝声：“去！”玉罗刹身子腾空飞起，然而剑势仍是丝毫未缓，竟然一个“飞鸟投林”，连人带剑，凌空下击，岳鸣珂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两柄剑互相激荡，玉罗刹借这剑尖一颤之力，整个身子翻了过来，宝剑疾如风发，刷刷几剑，直刺岳鸣珂后心，这哪里像是比剑，简直比刚才在七绝阵中的恶战，还要惊人！

卓一航正想上前化解，那岳鸣珂反手一剑，挡个正着，转过身来，对玉罗刹一连攻了几招。岳鸣珂踏正中宫，沉稳化解，剑剑刺向玉罗刹胸膛，转瞬之间，又扭成了平手局势。玉罗刹剑招怪绝，真是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瞻之在左，忽焉在右。时如鹰隼凌空，时如猛虎伏地，时如水蛇游走，时如龙跃深渊。身如流水行云，剑势轻灵翔动。那岳鸣珂兀自不惧，剑法丝毫不乱，逢招拆招，攻如雷霆疾发，守如江海凝光。华山顶上，寒风猎猎，星月无辉，只见剑气纵横，剑光耀目，两人辗转攻拒，竟然斗了三百来招。卓一航是天下第一剑客的高徒，看了也不禁由衷佩服。这两人剑法的奥妙神奇，看来竟似在武当剑法之上，看了一阵，忽然看出一个道理，不禁连声呼怪。

这两人剑法，看来绝对不同，但看得久了，却又颇似有相同之处，那岳鸣珂剑法极杂，看来有峨嵋派、有嵩阳派、有少林派的，还有自己武当派的，所用的都是各派剑法中最精妙的招数，但却都稍加变化，而所变化的又似比原来的剑招还要佳妙。卓一航这一看得益不少，这是后话。而那玉罗刹的剑法，也好像是博采各家，但每一招都和正常的剑法相反，例如华山派中的“金雕展翅”，剑势应是自左至右，平展开来，而在她手中，却是自右至左。又如武当派中的“无常夺命”一招，剑势应自上而下，刺向下盘，在她手中，却是自下而上，刺向中盘。那</PGN 岳鸣珂应对她的剑招，起初还是以另外的招数化解，例如玉罗刹用武当派的“无常夺命”，他就用雪山派的“明驼千里”，避招进招。到后来竟是用她本来摸拟的招数来破她的招数，例如她把“金雕展翅”一招，反转方向来使，他也就用正宗的“金雕展翅”那招，却略加变化，来挡她的剑招。而且尤其奇怪的是玉罗刹每使一招，他都好像预先知道似的，待她一剑刺来，他就恰恰用到她所模拟的那原来招数应敌。因此两人虽然斗得极烈，却是相持不下。正看得出神，忽又听得岳鸣珂喝声：“去！”玉罗刹又飘身退出数丈，正想回身再斗，岳鸣珂叫道：“再斗无益，你的师父现在哪里？她所藏的剑谱是不是都传给你了？你赶快对她说，天都

居士等她相会。”玉罗刹倏然收剑，说道：“你的师娘在三年前己去世了！”岳鸣珂大吃一惊，宝剑扬空一劈，叫道：“是谁把她害死的？”玉罗刹道：“她自己走火入魔，撒手西去，与人无尤。”岳鸣珂道：“她的遗体和剑谱呢？”玉罗刹道：“在黄龙洞后洞的石室中，你搬开后洞那两块屏风似的岩石，就找到了。我奉她遗命，在她死后三年的忌日，己将她的死讯，告知了贞乾道长，本想托贞乾道长转告令师，你既来了，就自己去找吧！”

岳鸣珂道：“请你带引。”玉罗刹冷笑一声道：“并肩高手，不能同在一地，十年后我再找你比剑！”向卓一航扬了扬手，展开绝顶轻功，竟自下山去了。岳鸣珂叹道：“玉罗刹的脾气与我师娘真个相似！”卓一航道：“她武功真高，只是太骄傲了！”岳鸣珂忽道：“黄龙洞不知坐落何方，华山五峰，却到哪里去找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带岳鸣珂从玉女峰转到云台峰那边。

岳鸣珂边行边说，将师门的一段情孽对卓一航说了出来。原来他的师父霍天都三十年前是个名闻海内的剑客，妻子凌慕华也是剑术的大行家，两人在峨嵋山顶结庐双修，度的真是神仙岁月。却不料凌慕华极为好胜，常常不服丈夫。霍天都费尽半世心力，搜罗了天下各派的剑谱，潜心穷研，
一日豁然贯通，对妻子道：“廿年之后，我就可以把百家剑法冶于一炉，独创一派，天下无敌了。你快点拜我为，咱们合练，要不然我就不把心得告诉你。”这本来是夫妻间开玩笑的说法，不料凌慕华脾气十分强项，冷笑道：“你可以独创一家，我也可以。偏不拜你为师。咱们廿年后再比比过，看是你强，还是我强。”霍天都当是戏言，一笑作罢。哪料第二天一早，妻子竟然携了霍天都搜罗的剑谱，不辞而行。霍天都十分伤心，走尽天下名山大川，都寻她不到。伤心之余，也不愿再回峨嵋故居了。于是挟剑远游，到了西北，爱上了天山雄伟的奇景，竟然在天山的北高峰上隐居下来。心想：妻子既然要独创一家，自己也应该继续研究，到日后相见，也好互相印证。剑谱虽失，但他已记在心中，穷廿年之力，博采各家，创出一路超凡入圣的剑法，遂定名为“天山剑法”。岳鸣珂是他到天山之后第三年所收的弟子，岳鸣珂一路长大，一路学剑，师徒两人常常将新研究的剑法，拆招实习。所以天山剑法的完成，岳鸣珂也有一份功劳，两年前，霍天都忽听得武林朋友传言，说是陕北绿林道上，出现了一个妙龄少女，武功精强，剑法奇绝，一算廿年之期已满，其时岳鸣珂已经下山，霍天都将他招回，将廿年前的一段公案说与他知，叫他路过陕西时，务必要访那位玉罗刹。

说至此处，岳鸣珂道：“所以我适才与玉罗刹比剑，一见她的剑势恰恰与师父所传相反，因此敢断定她就是我师娘的徒弟。”两人边说边行，不觉已到了黄龙洞，卓一航领先进入了洞中，似觉遗香犹在，脑海中不觉泛起了玉罗刹的亭亭倩影，颇为怅惘。两人一路行入后洞，果然见有两块岩石并列，状如屏风。岳鸣珂奋起内家真力，呼呼两掌，将岩石打得两边摇动，顺手一扳，将岩石向左右各挪动少许，两人举步入内，忽见一个骷髅，端坐壁上龛中。

岳鸣珂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，抬头一看，只见石壁上刻满了各种剑法，打起火石，四处找寻却不见剑谱。想是师娘熟习之后，已把它毁了。岳鸣珂叩头禀道：“师娘在上，今日弟子请你移转天山与师父相见，愿你暗中保佑，不要毁了法体。”将骷髅取了下来，忽见龛下装着一卷羊皮书，书上满载各种剑式，与石壁上所刻的相同。翻到最后几页，却是用血写成的文字。岳鸣

珂细读下去，原来是师娘断断续续的日记。头一两段写自己与丈夫别后，怎样深夜忏悔，所以时时午夜梦回，就咬破指头，滴血写字。希望廿年后相见，以此日记，证明相爱之深。后面几段写练剑的进境。有一段道：

“天都搜罗世间剑谱，必采纳各派精华，创世正宗剑法，余偏反其道而行之，以永保先手，雷霆疾击为主，今后世剑客，知一正一反，俱足以永垂不朽也。”

岳鸣珂叹息一声，跳过一页。忽见一段写道：“昨夜群狼饿嗥，余仗剑出洞，忽闻女孩哭声，驱散群狼，在狼窟中，发现女孩，身躯赤裸，约三四岁，见余来惊恐万状，跳跃如飞，发音咿呀，不可辨识，噫，此女孩乃群狼所哺，岂非异事。余穷搜狼窟，见有衣带，已将腐烂，细辨之，字迹模糊可读，始知此女姓练，父为穷儒，逃荒至此，母难产死，其父弃于华山脚下，原冀山中寺僧，发现抚养，不竟乃为母狼挈去。意得不死，而又与余遇合，冥冥中岂非有天意乎？因携此女回洞，决收其为徒，仗其先天禀赋，培其根元，授其武功，他日或将为我派放一异彩也。”

岳鸣珂招手叫卓一航看了，说道：“原来这玉罗刹乃是母狼所乳大的。”再看下去，又有一段道：“练女今日毛白尽脱，余下山市布，为其裁衣，伊初学人言，呼余‘妈妈’，心中有感，不禁泪下。此女自脱离狼窟之后，野性渐除，不再咬人啮物矣。余为之取名曰霓裳。记余为彼初缝彩衣也。”

以后又有一两段写练霓裳练剑的进境。最后一段，字迹凌乱，写道：

“昨晚坐关潜修，习练内功，不意噩梦突来，恍惚有无数恶魔，与余相斗，余力斩群魔，醒来下身瘫痪，不可转动，上身亦有麻木之感。余所习不纯，竟招走火入魔之祸，嗟乎！余与天都其不可复见矣。”

岳鸣珂叹道：“我师父说内功不可强修，尤其不可猎捷速进。不想以师娘这样的大行家，竟然也遭此祸。”岳鸣珂看完之后，把羊皮书卷入囊中，说道：“这卷书是我师娘心血，我想托人带回去给我师父。”正说话间，洞外忽然火光一闪。

两人吃了一惊，跳起来时，却见贞乾道长，缓缓走进，岳鸣珂松了口气。贞乾道长道：“我与天都居士、紫阳道长都是至交。前日玉罗刹求我将她师父遗体，运回峨嵋。偏遇应修阳等一班老贼来此斗剑，直延至如今，始能办理。碰巧遇见你们，这真好极了。”岳鸣珂道：“不必运去峨嵋，我的师父现在天山。”贞乾道人道：“这我早已知道，只是你的师娘不知道罢了。”贞乾道人带来了一个木匣，放在外洞，岳鸣珂将师娘的遗骸放入匣中，忽然说道：“贞乾道长，我托你将一卷书带到天山，交我师父。千万不可失了。”贞乾道长微露愠容，岳鸣珂慌忙说道：“不是做小辈的无礼，事关这本书若落在邪派手上，后害非浅。”贞乾道长将书接过，笑道：“我尽心保护便是，你不怕我偷看么？”岳鸣珂连呼“罪过”。贞乾道长笑纳入怀中。岳鸣珂再巡视一周，忽然拔出佩剑，在石壁上嗖嗖乱削，不过一会，把石壁上刻着的剑式全削了去。贞乾道人说道：“你师娘所创的凶残剑法，实在不宜留在世间。”卓一航道：“剑法虽凶，用得其正，也可以除暴安良。”贞乾道人笑道：“看来你和玉罗刹倒很投缘。”卓一航急道：“道长休得取笑。”

三人把事情办好之后，各自分手。卓一航晓行夜宿，数天之后，
回到家中，老家人一见，喜得流泪，说道：“小少爷，千盼万盼，好不容易盼得你回来了，老大人思念成疾，等着见你呢！”卓一航急跑进内室，见了爷爷，大哭拜倒，卓仲廉一见了他，病容倒减了不少，说道：“你哭什么？

你爸怎么不回？”卓一航见祖父有病，哪里敢说，只得饰词回复，说爸爸身为京官，还未能辞职。卓仲廉道：“官场险恶，不做也罢。”

过了几日，卓仲廉病体渐健，说起当日碰见玉罗刹之事，犹有余悸。又问起耿绍南的来历，卓一航如实说了。卓仲廉这才知道孙儿文武双修，竟是武当门下，当下又喜又惊，说道：“你文武邓修，自然好极。只是你武当门下，可千万不要在江湖道上，胡乱行走。万一碰到了玉罗刹，那就糟了。玉罗刹好像特别仇视你们武当门人。”卓一航不敢说出遇见玉罗刹的事，只道：“孙儿等时局稍好，总要求个正途出身，继承祖业。”卓仲廉道：“这样便好。”又道：“其实玉罗刹也不是坏人，她劫了我的银两，我一点也不怨恨。”卓一航听得祖父如此说法，不知怎的，心中暗暗欢喜。

自此，卓一航闭户读书，虔心练剑，约过了两月，忽然一日，京中派了两个钦差，来见卓仲廉，卓一航在房中听得祖父哭声，急忙走出，只见祖父已经晕死地上。

正是：伤心宦海风波险，一纸书来愁断肠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平地波澜 奸人施毒手　小城烽火 密室露阴谋

卓一航走出房来，只见祖父气若游丝，面如金纸。急忙叫来家人将他扶入卧房。这时卓一航虽然心中急乱，但钦差在堂，无人款待，自己不能不陪。正钦差歉然说：“ 皇上对卓老大人非常思念，想不到一纸诏书，累他伤心如此。 ”卓一航问道：“ 诏书上说些什么，可能见告么？ ”那两个钦差和卓仲廉曾是一殿之臣，私交颇好。当下将皇帝何以突然宣召卓仲廉的事情说了。原来神宗皇帝误信奸人之言，将卓一航的父亲卓继贤杀了，后来案情虽然平反过来，并追赠了卓继贤做太子少保，但于心总觉不安。一日和大学士方从哲谈起，神宗忽然想起了卓继贤的父亲卓仲廉，喟然叹道：“ 他们父子都是贤良正直之臣，卓仲廉若看到邸抄，不知可会埋怨朕呢？ ”方从哲道：“ 卓仲廉世受国恩，哪会怨忽？陛下思念于他，目前吏部尚书出缺，何不召他入阁。 ”神宗道：“ 朝中正乏老成谋国之臣，卿言甚合朕意。 ”当即写了诏书，派两名钦差专程送陕，要他回朝，诏书中提到了卓继贤受追赠为太子少保之事，在神宗的意思，本是对臣下示恩，想不到卓仲廉尚未见到邸抄，突然知道儿子死讯，心伤过度，病后身躯，竟自支持不住了。

正说话间，内堂隐有哭声，钦差急道：“ 世兄不必拘礼，请替我们问候令祖。 ”卓一航告了个罪，进入内堂，只见家人乱成一片，卓仲廉奄奄一息，见卓一航入来，招招手道：“ 你过来。 ”卓一航走近祖父身边，含泪说道：“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之罪。 ”卓仲廉断断续续他说道：“ 你以后不必应考了，就在家中读书务农吧。 ”说完之后，双腿一伸，断了呼吸。卓一航放声大哭，老家人劝道：“ 老大人年过六旬，寿终正寝，少爷不必过度悲伤。钦差大人还在外面，应该请他们禀告皇上，然后开灵出葬。 ”卓一航揩干眼泪，到客厅禀告钦差。钦差嗟叹不已，当晚在卓家过宿，第二日卓家己设了灵位，停棺西厅，两个钦差都恭恭敬敬的在灵前点了三炷香烟，以同僚之谊致祭，卓一航匍匐地上，叩头谢礼。正钦差伸手来扶，劝道：“ 世兄节哀，我们回京禀告皇上，一定替老大人讨个封赠。 ”管家的备好程仪，准备钦差辞行，卓一航忽然跳了起来，颤声说道：“ 钦差大人慢走！ ”

钦差和管家都吃了一惊，心想卓一航知书识礼，何以会突然失态。跳起来本已是不该，劝钦差慢走更是失礼。管家急道：“ 少爷，老大人生荣死哀，钦差大人亲来祭奠，你还不叩谢皇上洪恩？ ”卓一航定了定神，忽然说道：“ 钦差大人，请进内房一坐。 ”管家的心惊肉跳，钦差也变了颜色。

卓一航将两位钦差带进书房，管家的跟在后面，卓一航道：“ 你出去看守灵堂。 ”随手将房门关上。老管家忧心忡忡，心想少主行为颠倒，莫非是撞了“ 邪神 ”，但在钦差大人面前，却又不便说话，只好一路念着“ 老天菩萨保佑 ”，退了出去。

两位钦差也是惊疑不定，只道是卓一航有事请托，但照理来说，他正忙于丧事，就是想在官场钻营，也非其时。卓一航将房门关好，小声问道：”钦差大人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么？ ”正钦差变色说道：“ 没有呀！ ”副钦差道：“ 世兄真是照料周到，我们年纪虽老，这点风霜还熬得住，倒是世兄重孝在身，还望节哀免致伤神为好。 ”这话暗藏讥讽，卓一航道：“ 钦差大人请恕无礼，适才我见李大人右掌的掌心似乎有些异样。 ”正钦差姓李，闻言不觉摊掌一看，顿时面上露出惊异的神色来。掌心上现出一点点的红粒，就像出疹子一般，副钦差姓周，摊出右拿来看，也是一般。卓一航道：

“两位大人请用指甲一捻，看是痛也不痛。”两位钦差依言试了，以前的读书人都惯留长长的指甲，他们用左手指甲，猛刺右掌掌心，居然一点也不见痛，倒是有点麻痒的感觉。卓一航又道：“两位大人请用手指轻按头颈后脊骨上部的第七节，看看如何？”这时两个钦差就如同孩子一般听从卓一航的摆布，各以手指轻按对方头颈后脊骨上部的第七节，只这么轻轻一按，两人都痛得叫出声来。急忙问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世兄如何知道？”

卓一航叹口气道：“两位大人都受了暗算了，这是江湖上最阴毒的阴风毒砂掌。刚才李大人伸手拉我，我才瞧出，想来这些红疹是刚刚发作出来的。所以大人还未知道。受了阴风毒砂掌的暗算，发作后十二个时辰之内，若不救治，恐有性命之忧，所以晚生也顾不得失礼，要对大人直言了。”须知在封建皇朝，钦差代表皇帝，若然死在卓家，那么非但卓家有抄家灭族之祸，地方官吏也要受牵连。关系如此重大，卓一航虽在重孝之中，也不能不管了。

两个钦差面如土色，急忙说道：“那么请世兄救治。”卓一航把管家叫进，叫他另辟静室，除至亲好友外，暂不报丧。在静室中取出金针，在两位钦差的“脊心穴”、“凤尾穴”、“精促穴”上各刺了一针，两位钦差顿觉心胃酸胀，吐了一摊黄水，不久周身发热。卓一航道：“我这是促它的毒性早发。两位大人先躺一阵，今晚还要继续治疗。”收起金针，忽然问道：“保护两位大人的卫士是谁？人可靠吗？”

李钦差道：“此次出京，皇上派锦衣卫的秦指挥随行，此人是世袭指挥，皇上亲信，而且为人正直，断无暗算我们之理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晚生斗胆想请他进来一谈。”李钦差道：“但凭吩咐。”卓一航叫管家的请秦指挥入来，这人中等身材，面貌也还善良，一看就知不是怎么机灵的人。卓一航道：“久仰指挥大名，咱们交交。”伸手一握，秦指挥跳了起来，手腕酸麻，又见两个钦差面似火热，额上淌汗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你敢暗算钦差！”反手一掌，直劈过来，卓一航猛地跳开，两位钦差齐声喝止。卓一航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，我是替指挥洗脱嫌疑。钦差大人是受人暗算了，但暗算的人不是我也不是你，我正想与指挥大人谈谈。”秦指挥呆若木鸡，待卓一航说完，这才猛然省悟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刚才是校考我了？”卓一航道：“不敢，我只想知道秦指挥会不会阴风毒砂掌。现在知道秦指挥武功高，却没练过那种阴毒的掌法。”秦指挥惊道：“什么阴风毒砂掌？”卓一航道：“两位大人就是受阴风毒砂掌的暗算。”带秦指挥到病榻前细看，将中阴风毒砂掌的征象一一说了。秦指挥武功虽非极高，但也见闻颇广，知道卓一航所说不虚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急忙道谢。

卓一航道：“阴风毒砂掌的厉害，在于它并不是伤人立死，而是慢慢发作。看这征象，钦差大人是在三日之前所受的暗算。请指挥大人细想，三日前可碰过什么形迹可疑的人。”秦指挥暗暗叫声“惭愧”，低头思索。李钦差忽道：“难道与那送茶的老汉有关？”秦指挥也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当时我也觉得有点可疑，但看他年纪老迈，更不像身怀绝技的人，一时大意，就放过了。”卓一航忙问那送茶的老汉如何，李钦差道：“三日前我们在路旁树阴乘凉，颇觉口渴，忽然有一个老汉，挑着一大担凉茶，也在树阴下歇息，问起来他说是给田里的家人送茶水去的，他跟我们闲聊起来，听说我们要到贵府，他说是你们的佃户，还替我们指点道路呢，是他请我们喝两碗茶，秦指挥没有喝。他把茶碗递过来时，手指曾在我的掌心轻轻碰了一下，当时我也不留意。”周钦差道：“他递茶给我喝时，也轻轻碰了我一下。”卓一航

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他知不知道你们是钦差？”秦指挥道：“川陕道上盗匪如毛，我们在路上行走时，哪里敢挂出官衔。”

卓一航沉思不语，越想越惊：这老汉分明是想移祸东吴，让钦差到了我家之后，毒发身亡，那时虽倾黄河之水，也洗不清关系了。正在思量，忽然家人跑来叫道：“少爷，少爷！”卓一航推开房门，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家人道：“外面有一个年轻汉子，面目青肿，好像刚和人打过一场架似的，他闯进来要找少爷，我们说家有丧事，少爷不见客，他理也不理，硬闯进来，我们伸手拦阻，他振臂一格，拦阻的都跌倒了。我们正想把他轰出去，他忽然又赔起罪来，说是急着要见少爷，不是诚心打我们的。”卓一航诧道：“有这样的事？”向钦差告了个罪，掩上房门，走出中堂，只见阶下立着一人，大声叫道：“卓兄，急死我了。”卓一航一看，原来却是孟灿的弟子白敏。卓一航在北京和他只见过一面，话也没有谈上两句，根本说不上有什么交情，不知他何故千里迢迢，前来寻访。

白敏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卓兄救我。”卓一航道：“白兄犯了何事？”白敏道：“不是犯事，是受莫名其妙的人打了一顿，临走时还中了阴风毒砂掌的暗算。”卓一航吃了一惊，心道：又是阴风毒砂掌，急忙将他请进内室，细问根由。

原来孟灿重伤死后，白敏得讯回来，知道了王照希就是师妹的未婚夫婿，虽然对师父死于非命，十分悲悼，但眼见王照希如此英雄，欣幸师妹终身有托，悲伤中也觉快慰。但料不到第二日王照希就不辞而行，孟秋霞哭得泪人似的，白敏再三安慰，师妹却不言不语，不理不睬，白敏说到这里，傻虎虎的道：“卓兄，你和王照希也是朋友，你说他行为怎么这样怪诞，千里迢迢的来迎亲，又恰逢岳丈身亡，怎么说他也该以半子之礼主持丧事，他却伸腿一跑就完了，老婆也不要了。还有我的师妹也怪，王照希跑掉跟我有什么相干，她却不睬我，好像是我把他气走似的。”卓一航细一琢磨，已明就里，暗里说道：“可不正是你把他气走了的。”当下安慰他道：“这些小事，将来我替</PGN 你向王兄说去，不相干的。”白敏诧道：“向他说什么呀。我没得罪他，他也没得罪我，用不着和他说呀。对他说反叫他笑话我们师兄妹吵架，其实我也没有和师妹吵架嘛。师妹后来也说，不关你事。你去睡吧。我听她的话回去睡了，一觉睡到天明，不想她也跑了。”卓一航皱眉道：“怎么，她也跑了？”白敏道：“是呀，师父刚刚下葬，她也不在家守孝，就跑去找丈夫了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她是找王照希？”白敏道：“她留有信给我嘛，她还叫我留在家中替她守灵，不要到处乱跑惹事。”卓一航若非居丧守孝，几乎给他惹得笑了出来。想不到这人如此傻里傻气，给人误会了，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

白敏歇了一歇又道：“我担心师妹孤身独行，她叫我不要乱跑，我也要跑出来了。”说罢忽然举起双手！

掌心上红疹触目，卓一航道：“你也是三日之前受人暗算的？”白敏道：“是呀。我到了陕西，也不知王照希是哪里人氏。倒是你老哥的地址容易打听，我一说做过总督的哪个卓家，许多人都知道。我心想找到了你就易办了，你总该知道他的地址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白敏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不找你还好。我到了延安府后，就发现有人缀在我的后面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你倒还细心。”白敏道：“这一点江湖上的伎俩我还知道。大前天我经过蟠龙山，在路上走得好好的，忽然两骑马在后面追来，问我是不是要到高桥

镇的卓家，我说是，那两个家伙突然跳下马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我乱打一顿。”卓一航道：“嗯，你打输了？”白敏道：“那两个家伙是硬点子，我起初还能和他们打个平手，后来越打越不行了。那两个家伙的后面还有一个老汉，他也不动手，仅在后面叫：要活的不要死的。把我气得要死，拳法更乱。”卓一航道：“那你后来怎么逃得出来？”白敏道：“今年初我曾到天桥看相，看相的说我今年虽然流年不利，但却能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”卓一航忍不住道：“我问你怎么脱险，你却说去天桥看相，这和看相有
什么相干？”白敏道：“那看相的还真有点道理呢！这回我不是危险之极了么。看看就要给他们打倒了，忽然蟠龙山上有人冷笑，笑得非常刺耳，那押阵的老汉叫道：‘快退！’笑声叫声，余音犹在，山顶上疾如流星飞箭般的冲下一人，一照面就把和我动手的那两个家伙扔了出去！那押阵的老者大叫一声倒纵出去，挟起两个同伙便跑，我这时才看清楚救我的人竟然是个美貌女子！”

卓一航心灵一震，叫出声道：“玉罗刹！”白敏道：“什么玉罗刹？”卓一航道：“这女的叫玉罗刹，是陕南剧盗，你不知道么？”白敏道：“原来你是认得她的，怪不得她叫我找你了。再说那日的情形，那老汉跑了，她也不追，只是在后面笑道，你的阴风毒砂掌不坏啊，几时咱们再斗一斗。那老者已去远了。她突然捏着我的手掌翻来覆去的看，我说：‘喂，你也要给我看相么？’她说：‘傻小子，谁给你看相，你中了那老贼的毒掌啦！’随即摸出一粒药丸，叫我吞下，又道：‘我只能给你保着元气，使你的武功不致因此减损，阴风毒砂掌的伤我可不会医。你赶快找卓一航去，他是武当派紫阳道人的嫡传，紫阳这老道最拿手医治邪毒，去，快去！’”

卓一航道：“怪不得你的伤不重，原来是玉罗刹用药给你保住元气。”医治邪毒暗伤，是武当派紫阳道人的专长，卓一航在师门一十二年，也曾得传秘技。当下取了金针，给他刺穴解毒，然后替他推血过宫。忙了一阵，手术做完，白敏已呼呼熟睡。

卓一航再去探望钦差，钦差也在熟睡之中。卓一航邀陪伴钦差来的秦指挥到屋后花园行走，说道：“若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可以带钦差大人从西角侧门走出，外面有僻径直通山上。”又带他在屋前屋后，走了一遍，让他熟悉道路，然后回转家中，吩咐家人在火房烧起十大锅热水，将白敏和两位钦差抬入火房，叫秦指挥和一个老家人食了极凉的药剂之后，入内服侍他们，把</PGN 他们衣服脱光，利用水蒸汽的热力将他们体内的毒迫发出来。过了两个时辰，打开房门，老家人已热得几乎晕倒，卓一航和秦指挥替三人穿好衣服，抬了出来，又把熬好了的上好人参汁灌给他们服下，然后再替他们按摩了一会，看着他们熟睡之后，然后离开。

卓一航忙了一天，这时已交午夜，老管家报道：“延安知府曾派过人来问讯，当时以少爷事忙，所以没有禀知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明天拿一张谢贴去吧。到开丧时再寄讣闻。”对这些小事，卓一航也不放在心上，自去睡了。

第二日两位钦差和白敏都已精神情爽，可进薄粥，到了黄昏，白敏除了体力尚未完全恢复之外，一切已如常人。卓一航和他在书房闲话，见他心地纯厚，说得颇为投机。正说话间，忽然门外人马喧腾，老家人进来宾道：“府里的王兵备带领人马来到，说要拜见少爷。”卓一航皱了眉头，心道：爷爷又不是现职官员，他何必这样巴结？说声：“请”，步出大厅，王兵备已带了二三十名兵勇，大踏步走上厅来。卓一航颇为奇怪，心想这官儿何以如此

无礼。他还以为王兵备是带兵来替他守门执役，哪料王兵备忽然喝道：“卓一航你知罪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我有何罪？”王兵备道：“你窝藏叛徒，犯了大罪。”卓一航怒道：“我家世代为官，你敢胡说八道。”王兵备冷笑说道：“你还敢仗势欺人，搜！”兵了向内堂涌人，卓一航喝道：“你敢惊动钦差！”王兵备道：“我奉有朝廷之命，正想来见钦差。”书房里乒乒乓乓打了起来，卓一航叫道：“白贤弟，不要动武，咱们和他到延安府讲理去！”王兵备又叫人绑他，卓一航怒极冷笑，双手在紫檀木造的八仙台上一按，桌子顿时倒塌。卓一航喝道：“你好说便罢，你若动粗，我就把你打了，再到京城请罪。”王兵备身边的两名军官　　了　　眼。王兵备会意道：“好，姑念你是大臣之后，给你留一点面子。”卓一航抢在王兵备之前，直入内间静室，推门一看，两个钦差都不见了。

卓一航吃了一惊，心想：莫非他们疑心是强盗来劫，所以跑了。王兵备跟了进来，冷笑问道：“钦差呢！”卓一航道：“你让我去找他。”王兵备道：“钦差都给你害死了，你还到哪里去找？”卓一航心念一动，蓦然回过头来，反手一抓，喝道：“定是你这厮下的毒手！”王兵备背后一名军官，倏的冲上，伸臂相格，变掌擒拿，卓一航和他接了一招，竟是未分高下。那名军官喝道：“你害死钦差，还敢拒捕！”卓一航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好，这官司我和你打到北京。”那名军官取出镣铐，喝道：“适才未有实据，还可由你抵赖，现在钦差不见，你还有何可说？国法俱在，可由不得你骄横放肆了，快把刑具带上。”卓一航面色倏变，待要拒捕，但转念自己祖父父亲都是朝廷大臣，若然拒捕，那就坐实了叛逆之名，岂不有辱门楣，如此一想，不觉把手垂了下来，让那名军官把他的双手套在铐中。

这一闹把卓家吓得狗走鸡飞，老家人啼啼哭哭，卓一航道：“你们不必担心，圣上明鉴万里，这冤屈必然能申。”话虽如此，但想到父亲的枉死，却也寒心。卓一航又吩咐管家道：“你好好看守老大人的灵堂。”王兵备催道：“快走！”把卓一航推出大门，白敏早已被五花大绑，押在门外等候了。

官军连夜将二人押走，到了延安府天己大明。候了一个时辰，开堂审问，问官却不是延安知府，而是另一个二品顶戴的官儿，先问卓一航道：“你家世受国恩，为何却图谋叛逆，暗害钦差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暗害钦差的，确有其人，但却不是我。”问官道：“那却是谁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大人若给我一月之期，我将暗害钦差的人捉给你看。”问官将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胡说，本官可不是三尺小童，让你花言巧语蒙过，放你逃跑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我若想逃跑，也不到这里来了。”问官又将惊堂木一拍，说道：“那你就从实招来！”卓一航道：“无话可招！”问官道：“你说你</PGN 没有暗害钦差，那你又怎知暗害钦差的另有其人？”卓一航道：“这话我要见万岁爷才说。”问官按案大怒，喝道：“难道我就不配问你！”卓一航闭口不答，问官手抓签筒，想是要喝令用刑，不知怎的，却又忍住，喝道：“将那名叛贼押上来！”兵丁将白敏推上，问官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哪里人氏？”白敏道：“我叫白敏，北京人氏。”问官道：“你是太子值殿武师孟灿的徒弟，是吗？”白敏道：“是呀，你也知道吗？”伺官将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你万里迢迢，来到延安，所为何事，从实招来，不得隐瞒！”白敏挺胸说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何必隐瞒。我到延安来找朋友，难道也不许么？”问官道：“你要我的是谁？”白敏大声说道：“王照希！”问官将惊堂木拍得震天价响，堂下大声吆喝，陪审的延安知府变了颜色。

问官叫录事将供词录了，交给白敏看过，叫他划押，白敏看见所录不误，想也不想，提起笔来便划了押。问官将供词递给延安知府，笑道：“这便完了！”又将惊堂木一拍，对卓一航喝道：“你的同伴已经招了，你还不招？”卓一航茫然不解，说道：“招了什么？”延安知府喝道：“王照希爷子是本府剧盗，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！”卓一航吃了一惊，顿时呆住。问官道：“你私通剧盗，便是个大大的罪名！”卓一航道：“随你说去，我与你到京师大理府去讲。”问官冷笑道：“你还想到京师！”叫狱卒将他押入监牢，卓一航又惊又怒，白敏在他身边问道：“那王照希真是强盗么？”卓一航闭泅不答，面色铁青。白敏难过至极，急忙说道：“是我连累你了！”卓一航道：“不关你事。”牢头喝道：“犯人不许私自交谈。”将两人分开押入监房。

卓一航一人住一个监房，房间居然颇为整洁，不像是普通监房。住了三天，也不见有人提问。心中只盼家人能来探监，好请祖父的门生故旧营救。但三天过去，却无人来，不知是管家的怕事，还是府里不准。到了第四天晚，忽然王兵备和那日与自己交过手的哪个军官，开了监房，将卓一航提了出来，穿房绕室，走了好久，把他推入一间小房，房门迅速关上，卓一航抬头一看，房中端坐着一个红面老人，眼光阴森可怕。招手叫卓一航坐下，含笑道：“太子很赏识你。”卓一航摸不着头脑，那老人又道：“万岁爷年纪老迈多病，太子不久当可登基，但有许多事情，也许还要仰仗魏公公。”卓一航变色说道：“我是犯人，你要审便审，说这些话干嘛？”那老人道：“魏公公也很赏识你。”卓一航怒道：“谁要他赏识？”红面老人道：“你倒是一条硬汉，但你可知道你的性命却捏在洒家手中。”卓一航冷笑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红面老人忽道：“郑洪台是你的老相识了？”卓一航心头一震，道：“怎么样？”红面老人道：“他临死前对你说些什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！”红面老人笑道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叫云燕平。你听过我的名字么？”卓一航蓦地一声大吼，双臂往外一分，手铐顿时断裂，卓一航一掌扫去，喝道：“好，原来你就是奸人！”红面老人向后一倒，脚尖一踢，将坐凳踢得飞了起来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凳子给卓一航掌风劈裂。云燕平解下腰带，向前一挥，笑道：“果然试出来了，卓一航你到如今还敢说假话吗？”

你道卓一航何以如此动怒，原来郑洪台临死曾供出五个同党，都是私通满洲之人，其中三个是大内卫士，两个绿林强盗，三个卫士中，有一个正是叫做云燕平！

卓一航揉身进掌，云燕平将腰带一挥，骤然呼呼作响，卓一航连抢凡招，横扫直劈，云燕平身法轻灵，斗室之中，回旋自如，手中腰带使得似软鞭一样，斗了二三十招，卓一航占不到丝毫便宜，蓦然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不如逃了出去，禀告太子。”掌法一紧，又抢了几招，忽然一个转身，“砰”的一声将房门踢开，云燕平哈哈笑道：“你想逃走，那只是做梦！”卓一航飞步窜出，蓦地里掌风飒然，迎面劈至，卓一航斜身滑步，正想出掌相抗，忽见窜进一人，掌心似朱砂般红，大吃一惊，那人呼呼两掌，掌风劲疾，卓一航怒道：“难道我就怕你的阴风毒砂掌？”使出五丁开山掌法，掌掌雄劲，拼与那人两败俱伤，那人不敢径接，双掌只往卓一航穴道拍去，卓一航不敢给他碰着身躯，也闯不出去，反给他迫得又退到房门，云燕平腰带一抖，卓一航给他一卷一拉，蓦然仆倒。用阴风毒砂掌的那老头跟身抢进，关了房门，在门口一站，问道：“云兄，试出来了么？”云 燕平道：“这小

子不肯吐实，金兄你赏他一掌。”那姓金的老头抬起手掌，作势向卓一航脑门拍下，卓一航兀自不惧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打死我也没有用。我死后我的朋友会上京告御状，将你们都抖露出来。”云燕平身躯一震、问道：“你是说玉罗刹么？”卓一航昂首瞪目，做然不理，那姓金的老头道：“好，瞧不出你小子，居然敢和玉罗刹往来。”云燕平突发好笑，说道：“这小子倒可以大派用场。”姓金的老头蓦然飞起一脚，踢中卓一航后腿弯的“委中穴”，这穴道正当大腿骨与腔骨联接的骨缝间，是入身九个麻穴之一，卓一航顿时晕倒。云燕平叫王守备进来，再将他送入监牢。

卓一航去后，云燕平与那姓金的老头相视而笑。原来不独他们二人私通满洲，连魏忠贤和满洲也有往来。郑洪台死后，岳鸣珂到了北京，把郑洪台临死时说出的秘密告诉了熊经略（廷粥），熊经略进官面圣，揭发内好，明神宗笑为“不经之谈”，搁下不理。那三个宫中卫士消息也真灵通，一有风闻，立刻逃走。神宗听得那三名卫士逃走的消息，后悔已来不及。

但那三名卫士只是逃出宫外，却并未逃出北京，他们与魏忠贤仍有往来。郑洪台与魏忠贤关系较疏，他与满洲密使联络时，只知那三名卫士是同伙，却不知魏忠贤也是。而魏忠贤却知他是同党，但两人从不谈及，魏忠贤也捉摸不透郑洪台是否也知道他的身份，所以大为惶恐，暗中派遣三名卫士来陕，并</PGN 派出一名心腹御吏，假充钦使，到延安府来，想从卓一航处打探秘密。适值皇帝派了两名钦差到卓家宣诏，魏忠贤遂定下毒计，叫那两名卫士暗害钦差，移祸卓家，好藉此罪名，将卓一航拿来审问。

这两名大内卫士，一个擅长于西藏密宗秘传的“柔功”，即刚才用腰带和卓一航对敌的云燕平。这种“柔功”若练到炉火纯青之境，能以至柔而克至刚，云燕平虽尚未臻炉火纯青之境，但也己有七八成火候；另一名则是哪个使阴风毒砂掌的考头子，名叫金千岩，他的毒砂掌能令人三日之后毒发，七日之后身亡，能杀人于闹市之中而不被发觉。这次他们奉了魏忠贤之命，在途中暗算了钦差，本以为可移祸卓家，不料却给卓一航看破，将钦差救了。这事后来引起宫廷中的暗斗明争，此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卓一航被点了“委中穴”后，押回监狱，越想越恨，怒火上升，更觉酸麻无力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心想：满洲暗中收买宫中卫士、绿林大盗、廷臣督抚，这事非同小可。我所知者只有五人，其他被收买的尚不知多少，这事须即设法告诉太子。但我被关禁在此，无人相救，必须靠本身能耐越狱，我这一动怒，气血更不能畅行，如何能够解穴。想好之后，怒火渐平，索性盘膝静坐，运气凝神。卓一航内功本来甚有根基，坐了一个时辰，渐觉气透重关，全身舒畅，穴道已解，正想震断手铐，破门而出，忽听得远处隐隐似有厮杀之声。

卓一航把耳贴在地上静听，杀声越来越近，正自惊奇。监房铁门忽然打开，卓一航站了起来，只见云燕平满面奸笑，缓缓行进，卓一航喝道：“你来作甚？”云燕平道：“你的好朋友来了，我带你去见她！”话声未了，只听得轰然巨响，知府的衙门已给人用土炮轰开，一时火光触天，云燕平面上变色，手掌一翻，疾的向卓一航手腕抓来。

“委中穴”被点，最少要过六个时辰，才能自解。所以云燕平满心以为是手到擒来，自己毫无防备。不料卓一航舌绽春雷，一声虎吼，双臂一振，手铐飞起，双脚连环疾踢，云燕平猝不及防，膝盖中了一脚，跌倒地上。但他武功非同小可，在地上一滚，避开了卓一航的攻击，站起来时，腰带已拿

在乎中，用力一抖，腰带给他使得如同软鞭一般，呼的向卓一航腰际直卷过来，卓一航知道外有救兵，精神大振，身形闪处，一记“手挥琵琶”，翻身抢进，云燕平腰带一挥，侍卷敌人双臂，卓一航忽地腰向后倚，一个旋身，改掌为拳，拳风飕飕，仍是抢攻招数，云燕平把腰带一收，退了两步，卓一航挥拳猛扑，他突伸出左掌一格，腰带忽地乘隙飞出，啪的一声，击到了卓一航胁下，卓一航手臂一挟，将他腰带挟着，坐身向后一扯，竟然没有扯动。云燕平冷笑一声，左掌又呼的一声劈来，卓一航不能不腾出手掌对敌，云燕平的腰带，活似灵蛇，竟然自下而上，将他臂膊缠住。

　　卓一航右臂被缠，左掌用力相抗，云燕平把腰带一收，卓一航虽用了“力坠千斤”的身法，仍然站立不稳，险被拉倒！正在危急，外面的脚步声已渐渐来近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云大哥，风紧，扯呼！”云燕平面色大变，但腕底仍在使劲，想把卓一航擒过来作为人质。就在此际，只听得一串银铃似的笑声已飘了进来，卓一航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玉罗刹！”云燕平急忙松劲，将腰带收回，翻身抢出监房。

　　卓一航料得不错，带兵攻城的果然是玉罗刹。她与王照希的父亲王嘉胤订盟之后，本来早就想到陕北相会，只因与应修阳有华山之约，所以才耽搁了大半年。这次她带了几十女兵，本来是要到瓦窑堡和王嘉胤相会的，但在途中救了白敏之后，愈想愈疑，猛地想起了卓一航，遣人入城暗探，知道卓一航被捉的消息，这时王照希也已得到了消息，带兵赶来，统由玉罗刹</PGN指挥，深夜攻城，不消一个更次，就把城门攻破，杀入府衙。

　　再说云燕平抢出监房，只见金千岩正在前面三丈之地，与一个少女激斗。金千岩已被笼罩在剑光之下，十分危险。

　　云燕平急忙将腰带一挥，一个“金蛟锁柱”，向着玉罗刹的剑身便缠，要施展以柔克刚的功夫，卷拿玉罗刹的宝剑。玉罗刹盈盈一笑，剑锋往外一展，云燕平虎口一痛，急松手时，腰带已被玉罗刹割为两段。要知以柔克刚的功夫，全凭内功劲力，云燕平的功力虽在卓一航之上，但却在玉罗刹之下，以这手“柔功”对付卓一航犹可，对付玉罗刹却是不行。

　　金千岩趁玉罗刹分心之际，双掌一分，反击玉罗刹两胁，玉罗刹剑招奇快，一剑削断云燕平腰带，脚跟一旋，寒光闪闪，剑气森森，剑锋又指到金千岩喉咙。金千岩吓得亡魂直冒，急忙撤招防御。金千岩的掌法虽然阴毒，但玉罗刹剑法辛辣，金千岩根本近不了身。若非玉罗刹也稍存顾忌，他早已丧生。云燕平倒吸一口冷气，事到其间，不能不拼，只好从偏锋抢上，以擒拿十八掌的招数，扰敌救友。合两人之力，拼死力斗，犹自处在下风。

　　再说卓一航走了出来，见玉罗刹与两名高手拼斗，正想挥拳相助，玉罗刹叫道：“你到后面去帮王照希吧，这两个兔崽子不是我的对手。”卓一航自是行家，只瞧了一眼，便知玉罗刹所言非假，跳过走廊，果然听得杀声震天，有一对汉子，在走廊边打边走，前面的那人正是王照希。他运剑如风，但敌人却也不弱。一柄剑左遮右挡，带守带攻，竟是打得难分难解。

　　和王照希斗剑这人，正是那日同王兵备一起来捉拿卓一航的军官。卓一航一见，心头火起，霍地跳将上去，拳背向外，左右一分，一记“分金手双挂拳”照准敌人两边太阳穴打去，那名军官本是陕甘总督帐下第一名武将，功力虽然不弱，可是哪能连敌两名高手，他躲得开卓一航的拳，却躲不开王照希的剑，双肩晃处，未转身形，肩胛骨的天柱穴已给王照希一剑穿
入，当场丧命。

王照希道：“ 卓兄，小弟来迟，累我兄受苦了！” 卓一航点了点头，木然不语。他见此情形，始知王照希真是陕北的巨盗。王照希又道：“ 咱们看练女侠去，看她如何收拾两名奸贼。 ” 卓一航恩怨分明，虽然不愿与强盗结交，但别人舍身来救，无论如何，也不能拂袖而走。只好随着王照希穿过走廊。这时玉罗刹在走廊那边大展神威，剑光闪烁，远望过去，几乎分不清人影。王照希赞道：“ 玉罗刹真行，我看那两名奸贼要死无葬身之地。 ” 话刚说完，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接着说道：“ 不见得！” 王照希面色倏变，走廊檐上突然跃下一人，却是一个蒙面少女，听声音，看体态，似乎比玉罗刹还要年轻。

王照希叫道：“ 你来做什么？” 蒙面少女道：“ 你来得难道我来不得？喂，有人等着你呢！待我会过玉罗刹再和你说。 ” 卓一航问道：“ 这人是谁？是王兄相识的么？” 王照希面色尴尬，道：“ 也说得上是相识。 ” 拔步便追。

再说玉罗刹与云燕平、金千岩二人恶斗，剑势如虹，奇幻无比，金千岩空有阴风毒砂掌的功夫，却连她衣裳都沾不着，只好缩小圈子，力图自保，玉罗刹剑招催紧，倏如巨浪惊涛，再斗片刻，两人连自保也难，玉罗刹正想痛下杀手，忽觉背后有金刃挟风之声，反手一剑，叮当一声，火花飞溅，那人的剑竟未出手。玉罗刹微微吃惊，转身一望，却原来是个蒙面少女。玉罗刹喝道：“ 你找死么？” 少女道：“ 人人都夸赞你的剑法，我想见识。 ” 玉罗刹道：“ 好，你见识吧！” 剑柄一旋，转了半个弧形，刷的分心刺到，那少女横剑一封，奋力一冲，居然把玉罗刹的剑招拆开。

云燕平和金千岩吁了口气，飞身上屋，玉罗刹叫道：“ 王照希截着他，我片刻便来！” 王照希脚尖一点，上屋追敌，口中叫</PGN 道：“ 练女侠你手下留情。 ” 卓一航知道云、金二人的功夫都在王照希之上，眼珠一转，稍一迟疑，也跟着追上去。

玉罗刹本以为不过三招，就可将那蒙面少女刺伤，不料三招都给少女解开，听那屋顶上厮杀之声，已渐渐去远，不禁大怒。

那蒙面少女出尽吃乳之力，才解得开玉罗刹的三记辣招，知道玉罗刹剑法远在己上，佯攻一剑，抽身便逃，玉罗刹笑道：“ 你这女娃儿还敢还手！” 脸上堆着笑容，心中却是愤恨，刷刷几剑，把那少女迫得团团乱转，却逃不开，那少女道：“ 打不过你，我认输便了，你迫得这样紧做什么？” 玉罗刹道：“ 认输也不行！” 蒙面少女道：“ 有本事的你和我去见爹爹。 ” 玉罗刹道：“ 我先见你。 ” 剑锋一划，蒙面少女忽觉得冷气森森，玉罗刹的宝剑就似在面前划来划去，惊叫一声，面纱已给挑开。玉罗刹一见是个美貌少女，道：“ 好，我不杀你，给你留个记号。 ” 剑尖一点，要在她面上留个疤痕。

蒙面少女吓得急了，青钢剑一抖，剑锋反弹而上，和玉罗刹的剑一交，忽然剑锋一滑，分明向左，到了中途，却倏地向右，反刺玉罗刹左乳上的“ 将台穴 ”，玉罗刹呆了一呆，那少女飞身上屋。玉罗刹大叫道：“ 你哪里学来的剑法？” 提剑追去。

再说王照希和卓一航二人，听玉罗刹之令，追截奸贼。金千岩和云燕平二人武功在王、卓之上，玉罗刹又迟迟不出，四人交手，斗了十来招，王照希与卓一航已被迫采取守势。金千岩和云燕平志在逃命，无心恋战，抢了攻势，虚晃一招，转身便逃，王照希道：“ 追不追？” 卓一航道：“ 追！这两人是私通满洲的奸贼。 ” 这时府衙被王照希的手下放火焚烧，烈焰冲天，烟雾迷漫，王照希与卓一航追出府衙，已不见那两人背影。卓一航提剑四顾，

忽见一团白影，呼的一声从身旁掠过，原来就是适才哪个蒙面少女，这时面纱已脱，在烟雾中直窜出去。接着又是呼的一声，又是一团白影，在
烟雾中飞了出来。王照希叫道：“那两名奸贼跑了。练女侠，咱们三人分两路搜吧！”玉罗刹道：“追哪个女娃儿要紧！”卓一航道：“那两人私通满洲，还是追那两人要紧。”玉罗刹疾掠飞前，决然说道：“我说追哪个女娃儿要紧！”王照希无奈，只好和卓一航跟在后面。卓一航大惑不解，颇为反感，心想何以玉罗刹轻重倒置，放了大奸贼，却去追一个小姑娘。

你道玉罗刹何以如此，原来蒙面少女最后那招，正是玉罗刹师父所传的独门剑法，玉罗刹自小与师父在古洞潜修，相依为命，深知师父别无徒弟。见蒙面少女使出这招，惊疑不定。心想难道是岳鸣珂和卓一航取了剑谱之后，私自传给外人。玉罗刹当日与岳鸣珂斗剑，打成平手，负气走开，过后思量，深为后悔，再回洞中，非唯剑谱不见，连壁上所刻的剑式也被削平了。玉罗刹立下心愿，一定要将剑谱取回，如今这蒙面少女居然使出自己独门剑招，哪能不发急追赶？

那少女跑在前头，玉罗刹和卓、王二人衔尾急追，逐电追风，过了一会，玉罗刹已追到少女身后，王照希与卓一航却被抛在后面。那少女想是被追得急了，高声喊叫“爹爹！”玉罗刹放缓脚步，笑道：“好，我就等你爹爹出面再来问你。”

这时已追至城外的清风山脚，那少女边叫边跑上山，玉罗刹如影随形，紧蹑少女身后，长剑晃动，剑尖时不时点着少女后心，看那少女惊惶万状，左纵右跃，总摆脱不了。玉罗刹有如灵猫戏鼠，“玩”得十分高兴。格格的笑个不休。那少女吓得锐声尖叫。笑声叫声杂成一片，蓦然间，少女身子向前一仆，高叫“爹爹”！山腰处传出一声怪啸，玉罗刹收剑看时，只见一团灰影，似流星陨石般直冲下来，真的是声到人到，玉罗刹横跃两步，只见一个高大老人，鹰鼻狮口，满嘴络腮短须，相貌丑陋，大声喝道：“谁敢欺侮我儿？”那少女满面泪痕，躲在老人身后，撒娇叫道：“爹爹，你替
我把这贼婆娘的眼珠挖了！”

玉罗刹一声冷笑，长剑一指，喝道：“老贼，快把我的剑谱还来！”老人一怔，沉声喝道：“什么剑谱？”那少女哭道：“爹爹，这贼婆娘诬赖女儿作贼，女儿何曾见过她什么剑谱？她把剑贴着女儿背心，尽情戏侮。爹爹，你一定得替我把她的眼珠挖出来！”

玉罗刹给她一连几句“贼婆娘”骂得心头火起，脸上笑容未收，手中剑已刺出，那老人“噫”了一声，倒退三步。手掌一推少女，说道：“你站在那块岩石上去，不准帮手。刚才的事，我全都看到了。”玉罗刹一剑不中，第二剑第三剑连环刺来，老人蓦地一声怒吼，身形骤起，左掌骈指如乾，直点玉罗刹面上双睛，右掌横掌如刀，滚斫玉罗刹下盘双足，两只手一上一下，形似岳家的“撑椽手”，但力雄势捷，比正宗的岳家“撑椽手”还要厉害得多！玉罗刹剑已递出，撤招不及，身形一沉一纵，猛的施展“燕子钻云”的绝顶轻功，凭空窜起三丈多高，在半空中一个倒翻，落在山腰处的一块岩石上。那老人跟踪直上，怒极喝道：“我生平还未碰到过敢在我面前叫阵的人，你胆敢如此无礼！你的师父叫什么名字？”玉罗刹面色微变，旋即扬声笑道：“我生平也未碰过敢在我面前大声呼喝的人，你的师父叫什么名字？”这老人乃风尘异士，生平的确未逢敌手，他喝问玉罗刹的师承，乃是自居前辈身份，想不到玉罗刹这样一个年轻女子，居然也喝问他的师承（他的师父早死

了三十多年），把他也当成后生小辈！这老人须眉掀动，怒极气极，暴喝一声：“狂妄小辈，吃我一掌！”玉罗刹微微一笑，也在岩石上突然掠下。

正是：女魔逢老怪，剑掌判雌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月夜诉情怀 孽缘纠结　荒山斗奇士 剑掌争雄

老人这一掌运足内家功力，一掌劈去，呼呼风声，玉罗刹一掠避过，衣袂风飘，长剑突自半空刺下，老人霍地一个转身，双掌齐出，猝击玉罗刹命门要穴，玉罗刹身形微动，长剑一招“金针度线”反挑上来，那老人似早已料到她要使这一招，抢前一步。玉罗刹剑尖在他胁旁倏然穿过，他双掌合拢，左右一分，霎忽之间，已从“童子拜观音”的招式变成“阴阳双撞掌”，向玉罗杀痛下杀手。哪知玉罗刹也似早已料他有此一招，剑把一沉，剑锋反弹，转向老人腋下的“期门穴”刺去，老人脚步不动，身形陡然一缩，避开这招，突然化掌为拳，一招“横身打虎”猛捣出去。玉罗刹拔身一纵，又飞起一丈多高，斜斜向下一落，老人喝道：“小辈接招！”跟踪猛扑，玉罗刹盈盈笑道：“老贼接招！”剑身一横，平削出去，老人只道她使的是达摩剑中的“横江飞渡”，脚踏“坎”位，转进“离”方，反手一掌，就要擒她持剑的手腕，哪知玉罗刹一剑削去，方到中途，剑势忽变，正正向着对方所避的方位削来，那老人大吃一惊，幸他武功精湛，变招迅速，从“离”位一旋，左掌骈了中食二指，反点玉罗刹肩后的“凤眼穴”，玉罗刹剑势疾转，以攻对攻，迫得老人又从“离”位避开，两人的攻势都落了空。

玉罗刹与那老人斗抢攻势，一招一式，毫不放松，分寸之间，互争先手。玉罗刹剑法奇绝，似前忽后，似左忽右，杂有</PGN 各家剑法，却又无一招雷同。那老人的掌法也极怪异。尽管他出手迅若雷霆，疾如风雨，身法步法却是按着“八门”“五步”丝毫不乱，［按：在武学中，“八门”即是指八个方向，根据“八卦”的坎、离，兑、震、巽、乾、坤、艮八个方位而来，即四个“正方向”和四个“斜方向”；“五步”是指五个立足的位置，根据“五行”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个方向而来，即：前进、后退、左顾（含向左转动意），右盼（含向右转动意），中定。］这“八门”“五步”的进退变化，本是太极派鼻祖张三丰所创，称为“太极十三势”，太极拳讲究的是以柔克刚，这老人的掌法刚劲之极，用的却是“太极十三势”的身法步法，刚柔合用，若非功夫已到化境，万万不能，玉罗刹和他以攻对攻，斗了一百来招，占不到半点便宜，暗暗吃惊，不敢再嬉笑儿戏，面色凝重，专心注敌，把师傅所创的独门剑法，越发使得凌厉无前！

那老人斗了一百来招，也是占不到丝毫便宜。玉罗刹剑法之奇，处处令他不得不小心防备。斗到疾处，掌风剑光下，两条人影穿插来往，竟分不出谁是老头，谁是少女！

这老人暗吸一口凉气，真料不到像玉罗刹这样美若天仙的少女，剑法竟然凶狠无比，的确是前所未逢，平生仅见的劲敌。玉罗刹也倒吸一口凉气，料不到这老人掌法如此雄劲，若然只论功力，只怕这老人还在自己之上。

两人斗得难解难分，双方都是险招迭见！酣斗中玉罗刹忽闻得山后飘来一声惊叫，竟是似卓一航的声音，心神一荡，剑招稍缓，那老人从“艮”位呼的一掌劈来，玉罗刹刺一招“星横斗转”，那老人掌锋将欲沾衣，眼看就要两败俱伤，忽然跳后两步，叫道：“不要上来！”玉罗刹斜眼一望。在那少女所站的岩石上，又多了一个中年美妇，那老人的话，原来是对这美妇人说的。以玉罗刹武功之高，耳目之灵，竟觉察不出她是何时</PGN 来的，可见适才的剧斗，是何等猛烈，令玉罗刹也分不出半点心神。

这时玉罗刹对那老人，也已微微有点佩服。心想：高手对阵，必须眼观

四面，耳听八方，自己一碰到旗鼓相当的敌手，就分不出心神，火候究是较逊。那老人喝了一声，翻身再扑，喝道：“咱们再斗！”玉罗刹怒道：“难道怕你不成，枉你武功如此之高，却做下三流小贼，今日不将剑谱还我，誓不与你干休！”刷刷两剑，连环疾刺，老人大怒，一招“排山倒海”迎击，两人又斗在一起。

岩石上，先前与玉罗刹对敌的少女对后来的美妇说道：“阿姨，你打那贼婆娘一下。”美妇道：“阿瑚，你的蝴蝶镖打得比我还好，为何要我献丑？”少女道：“爹爹说过不准我帮手。”美妇悄悄问道：“她说什么剑谱，难道那剑谱是她的吗？”少女变了颜色，在她的耳根说道：“快点别说，给爹爹听见，那可要糟！”那美妇人微微一笑，心里说道：“这老不死正在与别人拼命，声音说得再大一点他都听不见。”见少女情急，从怀中掏出三支蝴蝶镖来，笑道：“不说便是，你看我打她！”右手扬空一抖，三支蝴蝶镖发出呜呜怪叫，闪电般的向玉罗刹飞去。

这时玉罗刹与那老人斗得正酣，玉罗刹的剑招越展越快，那老人的掌力也越发越劲。两人正在全神拼斗，暗器忽然侧面袭来。玉罗刹听声辨器，早知晓这三枚蝴蝶镖是上中下三路，分打自己的“气门穴”、“当门穴”和“白海穴”，若按玉罗刹平时的功力，这三枚小小的蝴蝶镖真算不了什么，只要她一举手一投足，就可以把来袭的暗器全部打落。可是现在两人拼斗，旗鼓相当，一人功力高强，一人剑法厉害，刚刚拉成平手。正好像天平上的两边砝码刚刚相等一般，只要那一边加上一针一线之微，立刻就要失去平衡状态！

玉罗刹听得暗器飞来，呜呜作响，面色倏变，冷笑说道：</PGN“无耻匹夫，妄施暗算！”竟然不避暗器，手中剑一招“极目沧波”旋化“三环套月”，正面刺敌人的“将台穴”，侧面刺“巨骨穴”。你道玉罗刹何以不避暗器。原来玉罗刹心想，要避暗器不难，可是若然分神抵御，以敌手功力之高，乘虚进击，自己必无幸免。不如拼个两败俱伤，死也死得光彩。这两剑凶狠异常，刷刷两剑，果然迫得老人从“艮”位直退到“乾宫”，玉罗刹手底丝毫不缓，挺身进剑，从“三环套月”一变又成“白虹射日”，剑尖直指老人胸口的“玄机穴”，这时三枚蝴蝶镖已连翩飞来，第一枚径向着玉罗刹咽喉，眼看着就要碰上！

暗器飞来，不唯玉罗刹变了面色，那老人也涨红了面，听得玉罗刹一骂，更是难堪，肩头一闪，右掌突然扬空一劈，把第一枚蝴蝶镖震得飞落山脚，这一下大出玉罗刹意外，她的剑收势不及，乘隙而入，老人肩头一闪，只避开了正面，嗤的一声，衣袖仍被刺穿，手臂被剑尖划了道口子，鲜血滴出。老人闷闷不响，倒跃出一丈开外，这时第二枚第三枚蝴蝶镖也已到了玉罗刹跟前。

强敌一退，玉罗刹长剑一扫，两枚蝴蝶镖全给扫落。那老头跑上山腰，指着美妇厉声斥道：“谁叫你乱放暗器？”美妇人眼波一转，状甚风骚，可是却装成委委屈屈的样子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又没有吩咐我来，阿瑚受了她的欺负，我们又何必对她客气？老爷子，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父女！”眼圈一红，泪珠欲滴。

玉罗刹身形一起，突如大鹤掠空，蓦然飞至。喝道：“原来是你这贼婆娘放的暗器！”右手一扬，三枚银针在阳光下一闪，老头举袖一拂，拂落两枚，第三口银针却刺进了那美妇人的肩头，痛得她“哟哟”叫喊！

那老头喝道：“适才你已见到，她放的暗器与我无关。你这女贼十分无

礼，欺我女儿，伤我爱妾，我与你绝不干休！咱们单打独斗，谁也不许邀请帮手，你敢也不敢？”玉罗刹忽然一笑，</PGN 老人面色倏变，说道：“你现在要斗也行！”他以为玉罗刹是笑他受了剑伤，所以才要约期再斗。其实玉罗刹是笑他作伪，刚才自己所发的三枚银针，以那老头的功力，要全部打落并不难，他却留下一支，让那美妇人受伤，想是含有惩罚之意。心道：“原来那女人是他的妾侍，怪不得他要隐藏刚才的作伪，只是怪我伤她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你偷我剑谱，我也决不与你干休，但今日彼此都疲，再斗也斗不出什么道理，你住在何方，若肯赐知，我必登门请教！”玉罗刹说话缓和了许多，而且并没提那老头受伤之事。

那老头是个成名人物，刚才他的爱妾飞镖相助，几乎令他下不了台，所以虽受剑伤，也不动怒。见玉罗刹一问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好，一月之内，我在龙门铁家庄等你！”玉罗刹凛然一惊，那老头一手携妾，一手携女，急忙下山，玉罗刹正想追下去问，忽听得山腰处卓一航和王照希同声喊道：“练女侠，练姐姐，快来，快来！”叫“练姐姐”的是卓一航，玉罗刹心里甜丝丝的，但又怕他们遭逢凶险，急忙转过山后。

山后乱石巉峻，王照希与卓一航身子半蹲，挤在一个石窟之内，玉罗刹奇道：“喂，你们做什么？”卓一航反身跳出，沉声说道：“贞乾道人给害死了！”玉罗刹跳起来道：“什么？贞乾道人给害死了？”上前去看，只见石窟内贞乾道人盘膝而坐，七窍流血，状甚痛楚，五罗刹伸手去摸，脉息虽断，体尚余温，知他断气未久。卓一航道：“一定是有人觊覦他所带的剑谱，所以把他害死了！”玉罗刹气喘心跳，急忙问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剑谱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就是你师父所著的剑谱，鸣珂大哥托贞乾道长带给天都老人。想不到他身死此地，剑谱也不见了！”玉罗刹怒叫道：“一定是铁老贼干的勾当，我还以为他是前辈英雄，有几分侠义本色，哪知他偷了我的剑谱，还害了贞乾道人。”王照希道：“怎见得是他？”玉罗刹道，“贞乾道人武功超卓，不是这</PGN 个老贼出手，还有谁伤得了他？喂，王照希，你和这老贼是不是老相识，快说！”卓一航问道：“说了这么半天，到底谁是‘铁老贼’？”

玉罗刹道：“我虽然出道未满三年，但黑白两道的英雄，也知个大概。山西龙门县的铁飞龙就是西北的一个怪物，是也不是？”王照希道：“他这人介乎正邪两者之间，好事也做，坏事也做，谁要冒犯了他，一定会给他凌辱至死。但他一生自负，未必肯偷别派剑谱。”玉罗刹瞪眼说道：“难道我还看错，在府衙中的哪个是不是他的女儿？’王照希神色尴尬，点头道：“是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他女儿使的就是我的本门剑法。”王照希睁大眼睛，道：“有这样的事？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想是你见她美貌，所以维护她了！”王照希吓得退了两步，恭声说道：“这老头和家父相识，我对他的为人，也是只得之传闻，并不知道底蕴。”其实王照希与铁家父女有一段过节，本想说出，但见玉罗刹如此动怒，只好把要说的话，吞回腹中。

玉罗刹又道：“适才我还和铁老贼打了半天，我本来不知他是谁人，他临走叫我到龙门铁家庄找他，他真胆大，劫书害命，还敢留下姓名，我非找他算帐不可！”卓一航忽然“啊呀”一声叫了出来。

卓一航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这老头是鹰鼻狮口，满嘴络腮短须，相貌丑陋的，是也不是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你也认得他？”卓一航道：“约七八年前，他曾找过我的师父比掌，我的师父不肯，叫四师叔和他比试，结果输了一招。

事后几个师父埋怨我师父不肯出手，损了武当声誉。我师父道：对好胜的人，应该让他，我们武当派树大招风，何必要为争口气而拾惹麻烦。而且，我敢断定他虽赢了四师叔一招，对我们武当派却反而心悦诚服。四个师叔都问是何道理，我师父笑而不答。后来他才对我说：你的四个师叔也都是好胜之人，所以我不愿对他们说。他赢你四</PGN 师叔那招，用的是降龙手，这是他雷霆八卦掌中的绝招。他赢了之后，得意洋洋，和我谈论他这手绝招，自以‘天下无人能破’。我不作声，送他出门时，故意踏八卦方位，从巽位直走乾位再转离方，双手抱拳一揖，手心略向下斜，左右一分，明是送客出门，实是演破降龙手的招式，他是个行家，自然知道。所以出门之后，还回头拱手，叫我包涵。”王照希道：“你师父的度量真好。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对这样的坏人，我可不肯留情。”

王照希不敢作声，心里暗暗叫苦。原来这铁飞龙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名叫铁珊瑚，十分宝贝。铁飞龙好胜任性，人又怪僻，和武林朋友，素少来往，人家也不敢惹他。所以铁珊瑚长得甚为美丽，却十八岁了还没婆家。铁飞龙带她在江湖闯荡，也找不到合适之人。王照希辅助父亲，在陕北绿林道中，甚有声名。铁飞龙和王照希的父亲王嘉胤本属相识，听得王照希的声名，暗笑自己现钟不打却去炼铜，就带了女儿，到延安来找王嘉胤，王嘉胤对这样的风尘异士，当然殷勤款待。父女俩见了王照希都觉得十分合意。席散之后，铁飞龙径直的就提出了婚事来，王嘉胤十分不好意思，委婉对他说明，自己的儿子和北京武师孟灿的女儿，自幼指腹为媒，请他另选贤婿。哪知铁飞龙甚是不通人情，竟然拍案说道：“枉你是绿林道上头儿，怎么和朝廷的鹰犬结为亲家。我的女儿有哪点不好？快把那头亲事退了。”王嘉胤知他不可理喻，而且正当图谋大事，又不愿得罪这样的人。只好说道：“就是要退，也得和孟武师说个清楚，路途遥远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。”铁飞龙悻悻然带女儿走开。事情过后，王嘉胤问儿子心意，王照希对铁珊瑚并无好感，不愿退亲另订，但也不愿得罪铁老头子。所以父子商议，遂由王照希急急上京迎亲。想不到到了京师，又发生了孟武师伤死和误会白敏之事。

王照希心想：玉罗刹正与我家订盟，若然跑去和那铁老怪</PGN 大动干戈，这笔帐岂不一并算在我家头上？

王照希又想，算在我家帐上也不打紧，但目前正要聚集各路英雄，合力同心，共图义举，何必为这些小事得罪一位武林怪客，况且铁老头子也绝不会是劫书害命之人。他对玉罗刹的感情用事，颇为不满，但玉罗刹要比铁老头子更难对付。王照希只好默然不语。

忙了一夜，打了半天，这时已将近正午时分，玉罗刹等人都是又饥又渴，阳光照进石扈，血腥味甚是难闻。玉罗刹撕下半截衣袖，走进窟中，替贞乾道人慢慢揩干血迹，血迹淤黑，似是中毒。玉罗刹想道：铁飞龙的武功在贞乾之上，要抢剑谱，似乎不必放毒，细一察看，见他颚骨碎裂，分明是受掌力所伤，再研究受伤之处，骨头微现指印，又分明是一掌打下之后，再五指合拢，用内家手法，伤损他的喉咙。这手法可正是铁飞龙的手法！心中大惑不解！

贞乾道人和卓一航、玉罗刹的师父都是知交，两人挥泪掘穴，将他埋葬。弄好之后，玉罗刹撮土为香，向天拜告，誓为贞乾道人报仇。

三人洗干血手，掏泉水，送干粮，下得山来，已有王照希的喽兵来接。白敏也已被救了出来，见了玉罗刹大喜拜谢。卓一航愁眉深锁，玉罗刹道：

“卓兄不必担心，令祖的灵柩，我已令人搬到了瓦窑堡，待卓兄到达，就可安排。卓兄的家人，也已由我作主，替卓兄分派银两，将他们遣散了。”卓一航默然不语，心想事已至此，自己回到家必被缉捕，也只好由她如此办理了。

卓一航本不愿随王照希到瓦窑堡，但祖父的遗体待他入土，只好跟去。瓦窑堡离延安城一百五十余里，他们率领马队先行，午夜便已赶到。王嘉胤亲来迎接，见了玉罗刹非常喜欢，互道仰慕之意。王照希将卓一航身份告知，王嘉胤又是一喜，笑道：</PGN“卓兄文武双修，这好极了。我们这些乌合之众，正缺少运筹帷幄、策划定汁的人才。”卓一航拱了拱手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个缓提。”王嘉胤愕了一愕，王照希低声说道：“卓兄正在重孝之中。”王嘉胤连忙赔罪。叫人取过孝服，给卓一航换了。

卓一航去意匆匆，第二日就将祖父安葬，拜托王照希照顾坟墓。玉罗刹白天与各家寨主会面，忙了一日，但黄昏时分，仍然抽空到卓仲廉新坟致祭。她虽然焚香点烛，陪卓一航叩头，但心中却在暗笑，想不到以前被自己所劫的大官，现在自己却向他叩头。卓一航看她面上并无悲戚之容，心中颇为不满，怪她惺惺作态。其实他却不知玉罗刹心意，如果玉罗刹不是为他，就是把剑架在她的颈上，她也不会到来跪拜。

晚霞渐收，新月初上，卓一航和玉罗刹并肩缓步，从墓地慢慢走回。玉罗刹靠着卓一航，眼波流转，忽然低掠云鬓，欲言又止。卓一航觉她吹气如兰，心魂一荡，急忙避开，玉罗刹笑道：“你现在还怕我吗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我不知你为什么要令别人怕你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你不知我是母狼所乳大的吗？我并没有立心叫人怕我，大约是我野性未除，所以别人就怕我了。”卓一航忽然叹了口气，心想玉罗刹秀外慧中；有如天生美玉，可惜没人带她走入“正途”。玉罗刹问道：“好端端的你为什么叹气？”卓一航道：“以你的绝世武功，何必在绿林中厮混？”玉罗刹面色一变，说道：“绿林有什么不好，总比官场干净得多！”卓一航低头不语，玉罗刹又道：“你今后打算怎样？难道还想当官作宦，像你祖父、父亲一样，替皇帝老儿卖命？”卓一航决然说道：“我今生绝不作官，但也不作强盗！”玉罗刹心中气极，若说这话的人不是卓一航，她早已一掌扫过去。卓一航缓缓说道：“我是武当门徒，我们的门规是一不许做强盗，二是不许做镖师，你难道还不知道？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你的祖父、父亲难道不是强盗？”卓一航怒道：“他们怎么会是强盗？”玉罗刹道：“当官的</PGN 是劫贫济富，我们是劫富济贫，都是强盗！但我们这种强盗，比你们那种强盗好得多！”卓一航道：“好，随你说去！但人各有志，亦不必相强！”玉罗刹身躯微颤，伤心已极。卓一航看她眼圈微红，泪珠欲滴，怜惜之心，油然而生，不觉轻轻握她手指，说道：“我们志向虽或不同，但交情永远都在。”玉罗刹凄然问道：“你几时走？”卓一航道。“明天！”玉罗刹叹了口气，再不说话，过了好久，卓一航才归转话题，叫玉罗刹谈江湖的奇闻轶事，而他也谈京华风物，两人像老朋友一样，在月亮下漫步闲谈，虽然大家都不敢揭露心灵深处，但相互之间，也比以前了解许多。这一晚他们直谈到深夜才散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卓一航向王照希辞行，王照希知他去志甚坚，也不拦阻，当下各道珍重，挥泪而别。

卓一航遭逢大变，满怀凄怆，但家国之事，又不能不理。他想了好久，决意冒险上京，将内奸勾结满洲之事，告诉太子，顺便也替自己申冤。他此

去京师是取道山西，转入河北。行了七八天，己进入山西。这日到了龙门县，一路行来，只见黄水滔滔，两边石壁峭立，形势险峻。卓一航忽然想起铁飞龙父女就在此地。心中不觉一动，游目四顾，路上不见行人。只在河中远处，有几支帆影。卓一航踽踽独行，颇感寂寞，行了一会，转过一个山坳，忽见前面有一村庄。卓一航心道：莫非这就是“铁家庄”。正在嘀咕，忽闻得有嘻嘻冷笑之声，从身后传来，回头一望，大吃一惊，原来却是云燕平和金千岩二人。云燕平冷笑道：“喂，你的保镖玉罗刹呢？你这小子若跟定了她，我们奈何不了你。原来你也有革骑独行的时候。”卓一航拔剑出鞘，怒道：“我单人也不怕你。”金千岩笑道：“好个英雄，你有多少斤两，难道我们不知？别再吹大气啦！”边说边笑，突然呼的一掌劈来！卓一航扭腰一闪，还了一剑，金子岩身形一起，左拳右掌，捶胸切腕，一招两式，同时</PGN发出；卓一航霍地一个转身，宝剑一封，从侧翼进袭，金千岩啥哈大笑，右手二指突然一点剑身，将卓一航宝剑荡开，左拳一扫，又抢进来。卓一航急忙使个“倒踩七星步”，剑随身转，寒光闪处，一招“倒洒金钱”，截掌刺腕。这一招来得甚急，金千岩不敢出指相抵，一个“回身拗步”，双臂箕张，红似珠砂的掌心，蓦地向卓一航搂头罩下。卓一航知他练的是毒砂掌，哪敢给他碰着，一领剑锋，刷的从敌人掌风之下掠出，急展七十二手连环剑，运剑如风，叫敌人不敢迫近。

金千岩掌力雄劲，身法虽不及卓一航轻灵，功力可要比他高得多。而且阴风毒砂掌又险狠阴毒，若非卓一航练过内功，给他掌风扫着，也已难当。两人斗了五七十招，卓一航渐落下风，而云燕平又虎视眈眈，拈着腰带在旁观战。

卓一航情知不是他们对手；边打边想脱身之计，斗到急处，蓦然虚晃一招，向村庄疾跑，云燕平轻功甚高，大喝一声：“往哪里逃？”足尖点地，三起三伏，已追到卓一航身后，腰带一挥，就往卓一航身上缠来。卓一航闪了两闪，这时己进了庄内，云燕平的腰带像蟒蛇一样，不离卓一航背心三寸之地，正在危急，道旁的花树丛中，忽然传出女子吃吃的笑声，一把长剪蓦然伸了出来，只一夹就把云燕平的腰带夹断。

花树丛中两个女子先后走出，走在前面的就是那日给玉罗刹用暗器打伤的中年美妇，跟在后面的则是铁飞龙的女儿铁珊瑚。云燕平急忙抱拳作礼，叫道：“九娘，这小子不是好人。”又道：“珊瑚小姐，你好人做到底，那日你既给我们助拳，就请你替我们把他擒下来吧。”铁珊瑚鄙薄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干我自己的事，谁给你助拳？”那中年妇女却板起面孔斥道：“我们的老爷子说过不见你们，你们又闯进来作甚？”云燕平道：“我们是追这个小子来的，你老人家不看见么？”中年妇人斥道：“谁管你这些闲事，我们铁家庄岂是可以随便闯进的，滚，快滚！”云</PGN 燕平与金千岩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

这中年妇人名叫穆九娘，乃是铁珊瑚的庶母，铁飞龙中年丧偶之后，讨了一个卖解女人，为了尊重前妻，不肯立她做正室。但虽然如此，九娘仍是甚为得宠。这时金千岩和云燕平面面相觑，论武功，他们虽然比穆九娘要高许多，但投鼠忌器，他们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和铁飞龙的宠妾作对。穆九娘又喝道：“怎么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，我叫你们滚你们不滚，难道要惊动老爷子把你们请进去吗？”云燕平忙道：“九娘不要见怪，我们退出宝庄便是。”恨恨的盯了卓一航一眼，和金千岩跑出村庄。

卓一航也想退出，穆九娘嫣然一笑，招招手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，你来！”卓一航拢袖一揖，说道：“不敢叨扰宝庄。”穆九娘道：“你这傻小子，这个时候出去，他们两个还没走远呢！你又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想白送死么？”卓一航面上一红，想想也是道理，只好随她们进入屋内。

穆九娘请卓一航在西面花厅坐下，铁珊瑚送上香茶，忽然问道：“王照希不是和你一道吗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没有。”铁珊瑚好似甚为失望，扭腰走出花厅，过了一阵，铁飞龙携着女儿，走了进来。卓一航连忙恭身施礼。铁飞龙问了姓名，忽道：“你是卓仲廉的后人吗？”卓一航站起来道：“是我先祖。”铁飞龙面色不豫，又道：“王照希是你的好朋友？”卓一航道，“也算得是道义之交。”铁飞龙忽然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王嘉胤也算绿林大豪，怎么老是喜欢沾官近府。”卓一航十分不快，铁飞龙道：“那日和我对敌的哪个贼婆娘，也是和你一道的吧？”卓一航虽然自己不满玉罗刹为盗，但听人称她为”贼婆娘”，心中却甚生气。冷冷说道：“铁老英雄既然憎厌官家，又痛骂强盗，是何道理，晚生愿闻其详。”铁飞龙大怒，喝道：“小子无礼！”伸手向卓一航肩头抓来。卓一航沉肩垂时，往外一挣。只觉肩头如给火绳烙过一样，辣辣作痛。但终于解了那招，铁飞龙面色一变。喝道：</PGN“你是紫阳道长的弟子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正是家师。”铁飞龙“哦”了一声，卓一航又道：“七八年前，我在武当随侍家师，曾见过铁老前辈。”铁飞龙又“哦”了一声，面色更见缓和，挥挥手道：“你坐下。”

卓一航依言坐下，铁飞龙道：“我和令师曾有一面之缘，我也不愿为难于你。但你可得从实说来，那日和我对敌的女子到底是谁？”卓一航傲然说道：“她就是绿林道中闻名胆落的玉罗刹！”铁飞龙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哈，原来她就是玉罗刹！我只道绿林中人言过其实，却真有两手功夫。”即问：“你是她的什么人？”卓一航道：“也算得是道义之交。”铁飞龙忽又哈哈大笑。

卓一航莫明所以，铁飞龙笑了一阵子，说道：“我正想请玉罗刹和王照希前来，既然你和他们都是道义之交，那好极了，就屈驾在寒舍多住几天，让他们来了再放你走。”卓一航怒道：“老前辈是要绑票吗？”铁飞龙道：“正是！但看你师父面上，我不绑你，你可别妄想逃走！”把卓一航牵出花厅，将他推进一间柴房。顺手把门掩上，说道：“房间不算好，你就委屈点住几天吧。”

卓一航知道这人脾气古怪，被关进柴房，他只好逆来顺受。就盘腿坐在地下，做起吐纳功夫。到了天黑，穆九娘给他送饭，笑道：“好用功啊！”卓一航也不理她，把饭三扒两拨吃了。穆九娘在旁看他，忽然杏面飞霞，看了一会，又低下头。自此：连几天，都是穆九娘送饭，饭菜越来越好，不但有山鸡野味，还有黄河鲤鱼。穆九娘每来，都缠七夹八的和卓一航瞎聊，卓一航总是爱理不理，让她自己役趣。一晚穆九娘又来瞎聊，问卓一航道：“人家都说你的师父是天下第一剑客，那么，你的剑也一定使得很好了。你给我开开眼界吧。”卓一航纹丝不动，冷冷说道：“我是你们的肉票，怎敢舞刀弄剑？”穆九娘道：“哎哟，你怪我们庄主了！说起来也真是的，你是个官家子弟，怎受得</PGN 了这等委屈，你想走吗？”卓一航闭口不答。穆九娘又道：“你道我们庄主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里？原来是为他宝贝的女儿。”卓一航颇感意外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心想：一个已难对付，若再缠上一个。如何得了？穆九娘笑道：“珊瑚一心想嫁王照希，王照希却有个未婚妻子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住，卓一航暗道“不好”，穆九娘续说：“因此把你关在这里。”卓一航急道：“这个与我何干？天下尽多男子……”穆九娘笑得花枝乱颤，卓一般诧然停语，穆九娘笑了一阵，伸出中食二指，在面皮上一刮，笑道：“不识羞，你当是人家看上你吗？珊瑚要把你关在这里，引王照希来，然后嘛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又停止。卓一航松了口气，暗笑自己多疑，穆九娘忽然叹了口气，幽幽说道：“也许有人看上你呢！”卓一航盘膝一坐，不理会她。穆九娘甚是无趣，挨上前来，搭讪说道：“你这把剑是师父给你的吧？”卓一航仍然不理，穆九娘忽然伸手在他腰间一抽，把他的宝剑抽了出来。卓一航跳起来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穆九娘道：“借给我看看不成吗？”卓一航待要去抢，穆九娘把剑藏在身后，却把胸脯挺了上来，卓一航急忙后退，正当此际，忽然门外有人冷笑道：“好个无耻贱人！”砰的一声，门被踢开，穆九娘吓了一跳，只见一个少女跳了进来，竟然是玉罗刹！

卓一航叫道：“练姐姐！”玉罗刹瞪目不理，面挟寒霜，对穆九娘道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哼，真是无耻！”

穆九娘几曾受过这样责骂，又羞又恼，虽然明知不是玉罗刹对手，但火上心头，已难按捺，刷的一剑便向玉罗刹刺来。玉罗刹冷笑一声，还了一剑，顿时把穆九娘的剑封出门外。穆九娘把剑一卷，抽了出来，从窗口一跳而出。

玉罗刹怔了一怔，穆九娘这一招又是她师父所创独门剑法。急忙跟踪跳出，身形一起，呼的从穆九娘头顶飞掠而过，拦在她的前面，把剑往前一刺，再往右一挑，余势未尽，剑锋倏又</PGN 圈了回来，这是玉罗刹独门剑法中的绝招，对手的功力除非比自己高许多，否则非用本门剑法，不能解拆，穆九娘果然把剑一封，自左至右的反旋回来，再沉剑一压，解了这招，手法虽然并不纯熟，但看过那部剑谱，却是无疑。玉罗刹纵声狂笑，手下更不留情，剑招催快，刷刷两剑，分刺穆九娘两胁穴道。穆九娘虽然偷练过玉罗刹的剑法，但时日甚短，招式都还未熟，如何挡得？顿时给玉罗刹剑透衣裳，两胁穴道，全被刺中，翻身仆倒。

玉罗刹收剑狂笑，正想迫供，轶飞龙己是闻声而出。双眼一扫，暴跳如雷，铁掌一扬，大声喝道：“玉罗刹，你欺我太甚！你登门较技，为何全不依江湖礼节，她与你有什么大不了的冤仇，你要下这等毒手！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哼，你们一家都是下三流的小贼！”铁飞龙虎吼一声，扬空一掌，倏的打出！玉罗刹翻身进剑，冷冷笑道：“你不把剑谱还我，誓不干休！”铁飞龙奋力拆了几招，猛的一掌，将玉罗刹迫退两步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什么剑谱？”玉罗刹一剑刺去，又冷笑道：“你现在还装什么蒜？要不是你偷了我的剑谱，你那宝贝女儿和这个骚狐狸，怎么会使我师父的独门剑法？”铁飞龙大吼一声，双拳一格，把玉罗刹又迫退两步，跳出圈子，喝道：“且慢！待我问个明白。”跳到穆九娘身边，将她扶起，见她胁下流血，又怜又爱。忽见她身边一柄长剑，寒光闪闪，铁飞龙认得是紫阳道人的寒光剑，不用猜度，已知她是自卓一航身上取来。蓦然想起“骚狐狸”三字，不觉变色。沉声喝道：“你为什么偷别人的宝剑？”玉罗刹噙着冷笑，正想开口，忽见穆九娘全身颤抖，目光中含着无限惧怕，活像平时给自己处死的那班强盗头子一样，蓦然想起卓一航在山洞所说的话，不知怎的，忽然起了一点慈心，话到口边，却又留住。穆九娘见玉罗刹并不答话，松了口气，哽咽说道：“我见她持剑破门而入，我手中没有兵器，只好借卓一航的</PGN 宝剑一用。”这话说得颇有道理。铁飞龙又喝道：“那么剑谱是不是你偷的？”穆九娘硬

着头皮说：“ 不，不，不是我偷的！ ” 铁飞龙大喝道：“ 叫珊瑚来！ ” 穆九娘倏然变色。

正是：奇书惹奇祸，玉骨委尘砂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七回　剑谱惹奇灾风 波叠起　掌门承重托 误会横生

铁飞龙更是起疑，跳上假石山上，大叫三声：“ 珊瑚，珊瑚，珊瑚！ ” 不见回答，蓦然间，忽见两条人影，从后院墙头飞出，接着“ 蓬 ”的一声，一溜火光，冲天而起。铁飞龙指着穆九娘喝道：“ 贱人，不许乱动！ ”玉罗刹持剑冷笑，站在穆九娘身边，悄声说道：“ 你尽管去，有我在这儿呢！ ”

铁飞龙短须如乾，怒极气极，几十年来，从未有人敢持他的虎须，想不到居然有人敢到他家放火。看那两条人影，身法奇快，武功想必极高，只怕女儿遭了毒手，既急且惊，无暇追敌，先向火光处奔去。

刚刚飞越了两座楼房，火光中突然窜出三人，两女一男，那男的正是王照希，两个女的，一个是孟秋霞，一个是铁珊瑚。铁珊瑚面色惨白，被孟秋霞扶着走出。

铁飞龙“ 哼 ”了一声，一跃而前，大声喝道：“ 王照希你好大胆，你来救未婚妻子也还罢了，为何却在我家中放火，又打伤我的女儿？ ”伸手一抓，铁珊瑚忽然睁眼说道：“ 爸爸，不是他！ ”王照希旁窜三步，铁飞龙手掌撤回，沉声喝道：“ 是什么人？ ”铁珊瑚道：“ 是金千岩的叔叔！ ”铁飞龙面色大变，王照希道：“ 救火要紧，日后我们再找他算帐。 ”

铁飞龙想想也是道理。原来那金千岩的叔叔名叫金独异，远处西陲，三十年来，足迹不出天山南北，他所练的阴风毒砂掌，</PGN 火候极纯，金千岩所得不过是他的六七成而已。铁飞龙三十多年之前曾见过他一面，那时他的阴风毒砂掌还未练成，两人论武较技，已是难分高下。后来闻得他练成毒砂掌后，在西域广收门徒，行为甚是乖谬，铁飞龙其时已在龙门隐居，不大理会闲事，两人各行其是，互不往来。直到三日之前，金千岩忽然偕同云燕平来访，铁飞龙因为讨厌他的叔叔，不予接纳，金千岩方踏进庄门，他就叫穆九娘将他们轰了出去。铁飞龙心想：难道这老怪物是因为我轰走了他的侄儿，所以特地前来报复，若然这样，心地也未免太狭窄了。只是他武功极高，要追谅也追之不及，只好依从王照希之言，先行救火。

再说孟秋霞万里寻夫，而今始见。在火光中看看王照希又看看铁珊瑚，不觉百感交集。原来孟秋霞离开京师，远走西北，人既精灵，又仗着一身武艺，万里独行，居然没出岔子。一日来到陕西，途中突然碰到铁珊瑚和穆九娘，彼此都是江湖女子，交谈甚欢。在言谈中孟秋霞露出口风，说是要到陕北寻夫，铁珊瑚心中有事，立刻留意，出言试探，孟秋霞虽然精灵，终是世故未深，竟然把王照希的名字说了出来。铁珊瑚一声冷笑，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点了她的麻穴。

待孟秋霞醒转来时，人已在铁家庄内。铁珊瑚小孩心性，听她说是王照希的未婚妻子，不顾利害，一下子将她点倒，回家禀告父亲，初时还惴惴不安，生怕父亲责备，铁飞龙却掀须笑道：“ 王嘉胤身为绿林大豪，却和什么太子的值殿武师结为亲家，你作弄她一下也好。 ”铁飞龙生性怪僻，不许别人拂逆他的意思，王嘉胤那次婉转拒婚，他甚为不悦，但转念一想，以自己的身份，难为一个单身女子，传出去也不好听，因此便叫铁珊瑚将孟秋霞好好款待，一面派人去通知王嘉胤。

玉罗刹和铁飞龙一月之约本未到期，但听到此事，也便和王照希结伴同行。到了铁家，玉罗刹忽然说道：“ 我们虽然结伴</PGN 同来，但所因各异。我和铁老头较技，约明单打独斗，你且待我们见了真章之后，才好进来。 ”

王照希虽然心急如焚，也只好徘徊庄外。

过了好久，还未见玉罗刹出来，王照希心想不好，他们两人都极好胜，若然相持不下，只恐两败俱伤，我既到此，不能坐视。主意拿定，拼受玉罗刹责怪，悄悄的从后庄跳入，想先看看他们两个，打得如何。

不料就在此时，金独异和另外一个高手，夜搜铁家，铁珊瑚大声叫嚷，吃他插了一掌，孟秋霞卧室和铁珊瑚相邻，闻声跳出，恰恰碰着了王照希，孟秋霞将铁珊瑚扶起，而金独异发了一枚硫磺弹后，也便越墙逃走。

硫磺引起的火势不大。铁飞龙随手抓起了两张棉被，飞身在火苗之上扑压，过了一阵，火焰熄灭。铁飞龙跳下楼来，只见王照希和孟秋霞蹲在地上，替铁珊瑚推血过宫。铁飞龙看在眼内，心念一动，这几天来他也曾和孟秋霞交谈，孟秋霞不卑不亢，颇出他意料之外，如今见他们两人并头联手，替自己女儿治伤，神情甚是亲密，眼波之间，流露无限爱意，但替自己女儿治伤，却又甚为认真。铁飞龙心想：这孟秋霞万里寻夫，甚是不易，但她却能在患难相逢之际，不先畅叙离情，反替“仇敌”治伤，这样的女子，也真难得。

王照希叫了一声“铁老英雄”，正想向他报告珊瑚的伤势不重，免他挂念，铁飞龙早已笑道：“金老贼虽然胆大妄为，对我倒也还有些顾忌，如果他真下毒手的话，珊瑚十条命也没有了。”王照希这才知道，他是知道了女儿伤势不重之后，这才放心救火的。

这时铁珊瑚面色已转红润，铁飞龙突然厉声斥道：“你起来！”铁珊瑚应声而起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你又生什么气了？”王照希也在奇怪：铁珊瑚吃了大亏，她父亲不安慰她也还罢了，何</PGN 以还严辞厉色对她？铁飞龙喝道，“我有话问你，你随我出去！”牵着女儿的手，走出外面庭院，王照希、孟秋霞跟在后面。只见玉罗刹站在一块石上，持剑冷笑。穆九娘坐在地上，面色惨白！

铁飞龙道：“好，玉罗刹，你听着！我绝不循私！”转过头来问铁珊瑚道：“你有没有偷了她的剑谱？”铁珊瑚道：“没有呀！”玉罗刹连连冷笑。铁飞龙扳起面孔，厉声斥道：“珊瑚，你说实话，我再问你一次：你到底有没有拿了她的剑谱？”铁珊瑚哭道：“剑谱我是见过一本，但不是偷来的。”铁飞龙面色倏变，颤声问道：“那么你是怎么得见的？”铁珊瑚道：“是姨娘要来的！”这刹那间，穆九娘面如死灰，玉罗刹得意狂笑，铁飞龙双瞳喷火，面色青里泛红。玉罗刹笑声忽收，冷冷说道：“铁老头，我可没有怪错你们吧？”

铁飞龙面挟寒霜，不理玉罗刹的话，向铁珊瑚道：“你从实说来，不许有一句隐瞒！”铁珊瑚举袖揩泪，低声说道：“前两个月我从陕西回家，一日在集贤镇的一家小客栈歇脚，忽见一个道人，面色淤黑，坐在地上，不能行动。店家说他患了急症，恐怕死在店中，要抬出去。我见他好生可怜，一时好奇，上前去看，那道人也真厉害，张眼一瞧，就知我懂得武功。他说：小姑娘，你带有剑吧？请你赶快撕开我的胸衣，在肩胛穴下一寸之地，用剑尖将烂肉剜掉，给我把一口毒钉取出来。”卓一航失声叫道：“那一定是贞乾道人！”

铁飞龙道：“贞乾道人知不知道你是我的女儿？”铁珊瑚道：“当时不知道，后来我告诉了他。他说，我对令尊闻名已久，深知他是有血气的英雄，现在我托你转告他，我有一本剑谱，是别人托我带给天山霍天都的，现在给人劫了，若是我不治身死的话，请他设法给我将这个口信送到天山，要霍天

都给我报仇。”铁飞龙从未听过人称赞他是“有血性的英雄”，闻言面色稍霁，</PGN 捋须说道：“贞乾道人是个人物。”铁珊瑚续道：“后来他又开了一张药方，要我给他配药。我拿了药方，到镇上的药铺去配，那些药铺药材不齐，不是缺这样就是缺那样，我走了几家，好容易把药方配齐，忽然碰到姨娘前来找我。”铁飞龙“唔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久去不回，是我叫她追你回来的。”铁珊瑚道：“我将事情对姨娘说了，和姨娘同去看那老道，不料老道已不见了，却见两个汉子在哪里打探老道的踪迹。一个年老，一个年轻。他们见了姨娘，急快行礼，还问你老安好。姨娘忽道：‘金老三，你和我出去。’”铁飞龙“哼”了一声，向穆九娘斥道：“你和金千岩干的好事？”穆九娘哭道：“我只是想迫他吐出赃物而已。”铁飞龙道：“好，珊瑚，你再说。”铁珊瑚道：“那两人跟我们走到僻静之处，姨娘向那老头说道：‘老三，把那道士的剑谱交出来！’那老头起初推说没有，后来给迫得紧了，这才承认。”玉罗刹听到这里，又是一声冷笑，冷森森的目光射在铁飞龙面上。

铁飞龙怒道：“玉罗刹你急什么，剑谱是你的总是你的！”续问铁珊瑚道：“后来哪个金千岩把剑谱交出来没有？”铁珊瑚道：“起初他不肯，姨娘道：‘你也知道贞乾道人是何等人物，他交游广阔，你把他害死，就想把他的剑谱带回去吗？你不怕他的朋友搜查吗？你把剑谱给我，我给你保管，看完了再交回给你，要不然，哼，哼，你也应该知道我穆九娘也不是好相与的！’那金老头笑道：‘九娘，那么咱们就按绿林道的规矩，一瓢水大家喝啦！这剑谱先交给你，两个月后，我来取回。’姨娘拿到了剑谱，就忙着和我到附近的山头去练。”

铁飞龙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把这事情告诉我？”铁珊瑚道：“姨娘叫我不要说的。她练了几招，像发现了宝物似的，对我说：这是天下第一本奇书，把书上的剑术练了，可以天下无敌。她说：珊瑚，咱们偷偷练了吧，可不要对你爸爸说。我想：本事多学一点总不是坏事，一时糊涂，也就答应啦。”</PGN

卓一航插口问道：“那么你们以后有没有见过贞乾道人？”铁珊瑚道：“贞乾道人在清风山见到啦，那天你们不是也在山上吗？”铁飞龙又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贞乾道人约我到山上相会，去了又不见人，想来也是和这事有关啦。你这贱人为何事到临头都不告诉我。”穆九娘不敢回答。原来穆九娘取了剑谱之后，甚想据为己有，上月铁飞龙再赴陕北要去找王嘉胤，金千岩暗中派遣党羽将密信送给她，说探出贞乾道人藏匿在清风山上，恰好铁飞龙也收到匿名信，约他到清风山相会，铁飞龙就带穆九娘去了。后来铁珊瑚将玉罗刹引来，铁飞龙在山前和她相斗，穆九娘却在山后发现了贞乾道人匿藏的洞穴。

玉罗刹听到这里，真相已经大白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想要我的剑谱也还罢了，为何却又把贞乾害死？”铁飞龙圆睁了眼，穆九娘急忙辩道：“我在石窟发现贞乾道人，那时他已将断气，他身旁还留有食物，想是有什么人在服侍他，可是那时却只有他一人，他神情极为痛苦，示意叫我助他，让他速死。我是不得已才听他之命的。”穆九娘所说是真，可是那时她已另有打算。她怕贞乾知道剑谱在她手上，又怕铁飞龙回来事情泄漏，所以才急忙将贞乾弄死。

铁飞龙盘问完后，心中怒极，但看着爱妾和女儿瑟缩的模样，又觉极其

难过，一阵阵寒意直透心头，声调忽然颤抖，先向女儿说道：“ 好，那你把剑谱拿出来还给人家。 ”铁珊瑚道：“ 刚刚给人劫去了！ ”铁飞龙道：“ 就是哪个金老怪来劫的吗？ ”铁珊瑚道：“ 是！ ”铁飞龙恍然悟道：“ 前两天金千岩来找我，想来也与此书有关了。 ”玉罗刹听得剑谱又再被劫，面色一变，就要发作。

铁飞龙朗声说道：“ 玉罗刹，你的剑谱包在我身上便是。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替你我回。 ”玉罗刹道：“ 好，骑着驴儿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 ”意似犹不相信，铁飞龙却不理她，伸出手掌</PGN 轻抚女儿的头发，就像她童年时候一样，铁珊瑚接触了她父亲的目光，也不禁寒意直透心头，叫道：“ 爹爹，你怎么啦？ ”

铁飞龙缓缓说道：“ 珊儿，你今年十九岁了，是么？ ”铁珊瑚道：“ 唔，你说这干嘛？ ”铁飞龙道：“ 你已经不是小鸟儿啦，你现在是已经长了翅膀，可以远走高飞啦。 ”铁珊瑚叫道：“ 爹爹，我永远都想在你身边做你的小鸟儿。 ”铁飞龙面色一端，突然把她推开，厉声说道：“ 从今日起，你再不是我的女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在外面，也不准用我的名头招摇。 ”铁珊瑚身躯颤抖，欲哭无泪，铁飞龙道：“ 你觊觎别派剑谱，欺瞒自家老父，不是看在你娘的份上，我早把你的小命要了！ ”铁珊瑚有生以来，从未受过父亲这样苛责，她知道父亲脾气，说出的话绝不更改，又见玉罗刹歪着眼睛看她，又是羞愧，又是气愤，跪在地上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凄然叫道：“ 爹爹，你保重！ ”头也不回，反身跑出大门去了！

玉罗刹平日虽然杀人如草，见此情景，也不觉心酸，她刚才看铁珊瑚瑟缩可怜，本想出言相劝，可是一时间却转不过口来，到了他父女决绝之后，要劝也已经迟了。

铁飞龙把女儿逐走之后，定了定神，又向穆九娘喝道 :“ 贱人，你过来！ ”穆九娘忽然披发狂笑，大声说道：“ 老匹夫，这条命我早想不要了，你打死我吧！ ”铁飞龙喝道：“ 你窃取别人剑谱，败坏我的声名，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，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？ ”穆九娘狂笑道：“ 当年我父亲客死异乡，我无钱葬父，才迫得嫁你。嫁了你后，你又并不将我当正室看待。我在你面前装出笑脸，你当我是欢喜你么？你打死我正好，这样的日子我也不愿过了！ ”原来穆九娘幼随父亲在江湖卖解，不惯拘束，嫁了铁飞龙后，老夫少妻，白发红颜已自不衬，加以铁飞龙性情严厉怪僻，她更是抑郁少欢，不是为了畏惧铁飞龙的厉害，她早已逃跑了。这次她窃取剑谱，就是想暗中把剑法学成，令铁</PGN 飞龙制她不住。

铁飞龙绝料不到穆九娘会说出这一番话来，一时间不禁呆着，看她颜容美艳，而自己两须如霜，也真怪不得她有那样的心事，他举起的手掌，停在半空，竟自劈不下去。玉罗刹突然一跃而起，把铁飞龙的手拉开。铁飞龙长叹一声，辉手说道：“ 你走吧！永不要再见我 1 ”穆九娘笑声倏停。也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，说道：“ 老爷，你保重！ ”也学铁珊瑚一样，头也不回，跑出大门去了。

铁飞龙怆然伤怀，忽然觉得自己是真正的老了，他倚在假山石上，好像大病初愈一般，叹了口气道：“ 好，咱们也该走了。 ”

第二日一早，卓一航先行告辞，玉罗刹道：“ 但愿平安到京。 ”

卓一航也道：“ 但愿你能收回剑谱。 ”王照希和孟秋霞也一同过来向铁飞龙道别；铁飞龙道：“ 贤侄，你回去代我向令尊请罪，我以前做事太鲁莽

了。”王照希道，“不敢。”铁飞龙顿了一顿，凄凉笑道：“这位孟小姐比珊瑚好得多，你们经过这场风波，定能白头偕老。”王照希心中一松，知道这老人以后再不会向自己纠缠了，这刹那间，他既有喜悦之情，又有怜悯之念，喜悦的是：孟秋霞果然是对自己真情。怜悯的是：这老人未免太孤独了。

王照希道：“我顺便送卓兄一程。”铁飞龙道：“玉罗刹，你呢，你不走么？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我总不能叫你一个人去替我取回剑谱呀！”铁飞龙怫然说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你，这就是我的事情，你以为我一个人取不回来么？”玉罗刹暗笑这老人好胜得紧，说道：“铁老英雄出马，我是绝对放心。但你一个人出远门，总不免寂寞，我伴在你身边，替你解解闷不好么？”铁飞龙突然听到玉罗刹称赞自己，甚为高兴，听了后半段话，有如女儿对父亲说话一般，更觉受用。铁飞龙虽然好胜，但却喜欢真有本事、脾气直率的人，他和玉罗刹经过两场恶斗，反而化敌为友，</PGN 彼此敬重，当下铁飞龙哈哈笑道：“可惜你不是我的女儿。”玉罗刹道：“我就做你的女儿好了。”盈盈下拜，叫声“义父”。铁飞龙连忙把她扶起，说道，”这怎么敢当！”玉罗刹道：“你不肯收我做义女，一定是怪我骂过你又打过你了。我说呀，你若想出气，还是做我的义父好，你做了我的义父，便只有你骂我没有我骂你的了，”铁飞龙被她引得大笑，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不收你做义女反而显得我小气了。可惜我没有什么见面礼给你，你的武艺比我还高，我是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。只是我在内功修练上还有一些心得，”将来可以和你研讨。”玉罗刹之肯拜铁飞龙做义父，一半是由于喜欢他的性格，和自己一模一样；一半是可怜他的孤独，本不想学他的独门武功，不想他竟慨然以数十年修习的内功心得相传，却之不恭，也只好拜谢了。

铁飞龙和玉罗刹送王、卓等人出庄、玉罗刹把山寨的事情托王照希料理，并特别恳请孟秋霞替她带领女兵，孟秋霞也答应了。玉罗刹又一次和卓一航道别，心中更觉不舍。

送走众人之后，已将中午。铁飞龙和玉罗刹回家歇息，铁飞龙忽然皱眉说道：“那卓一航一副公子哥儿脾气，我真奇怪，你为什么和他那么相好？”玉罗刹一笑不答，外面庄丁忽然送进了一个黑色的拜匣来！

铁飞龙见了黑色拜匣，眉头一皱，玉罗刹道：“这人怎的如此无礼。”一般盛拜帖的匣子，不是描金，便是红木，取其喜庆之意，绝少用黑漆的。铁飞龙道：“且看了再说。”将拜匣打开，把帖子拿出，只见上面写的乃是，武当山黄叶道人、红云道人率门徒拜谒。铁飞龙奇道：“武当五老，万里远来，找我作甚？他们自恃是武林正宗，一向把我当作邪魔外道，何以今日如此恭敬来了？”当下传话请进。

黄叶道人在武当五老中排行第二，红云道人排行第三，辈分之尊，在武当派中仅次于紫阳道长，铁飞龙昔年曾与武当派</PGN 中排行第四的白石道人比掌，胜了一招，他们二人都不心服。铁飞龙见了他们的拜帖，疑心大起，不知他们来意是好是坏，神情颇显紧张。玉罗刹站在一旁，微微发笑。

过了片刻，大门开处，黄叶道人与红云道人并肩走上台阶，铁飞龙起立拱手道：“十年不见，两位道爷还是健铄如昔，紫阳道长可好么？”黄叶道人凄然说道：“敝师兄月前已羽化登仙去了！”

铁飞龙大吃一惊，他与黄叶道人等四个师弟虽然颇有嫌隙，对紫阳道人却是心悦诚服。这时他才知道黄叶、红云二人送黑色拜匣的道理。不禁老泪潸然，叹口气道：“真是意想不到，从此武林中再也没有威德足以服人的长

者了。”这话明赞紫阳道人，黄叶、红云听了，却有点不大舒服。

铁飞龙朝南边拜了三拜，猛然想起：武当派乃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掌门的长老死了，必须推定继承之人，而且也必定有许多后事须要料理，这黄叶、红云二人，如何能抽空到此。难道他们为了清理本门的恩怨纠纷，先找自己算帐么？但细一想来，却又无此道理，不禁问道：“ 两位道长到此，有何见教？”黄叶道人游目四顾，冷冷说道：“ 正有两件事情请问，第一件是：敝派的弟子卓一航可在府上么？”玉罗刹插口问道：“ 你们找卓一航做什么？要等他奔丧吗？”

黄叶道人横了玉罗刹一眼，他知道铁飞龙有一个女儿名叫铁珊瑚，甚为骄纵，只道玉罗刹便是她，暗笑她没有家教。当下说道：“ 敝派奉紫阳道长的遗命，立卓一航为掌门弟子，我们特地来接他回山。 ”

玉罗刹听了又喜又惊，喜的是：卓一航年纪轻轻，居然会被立为掌门，一跃便成了武林中的领袖；惊的是：自己与武当派结有梁子，若他成了掌门，只恐以后更难接近。

铁飞龙见黄叶道人神情倨傲，也冷冷说道：“ 你们来得真不</PGN 凑巧，卓一航刚刚从这里出去。 ”他以为黄叶道人必定立即告辞，出门去追，不料黄叶、红云二人却甚为镇定，说道：“ 是么？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一会。 ”坐了下来，铁飞龙起初大惑不解，转念一想，忽然明白。

那拜帖上写的是“ 黄叶道人红云道人率徒拜谒 ”。现在来的却仅是黄叶、红云二人，那么想必还有武当派的门人在后面。迎接一派掌门，乃是极为隆重之事，这两人是卓一航的师叔，将来是扶助他的，来此乃是传下遗命，不是同掌门参见；另外必定要有同辈的师兄弟前来恭迎。铁飞龙想起了武林规矩，不觉暗笑自己糊涂，后面既有武当门人，那么卓一航出去，必定会给他们截着，怪不得这两个老道要坐在这里等候了。

但铁飞龙心中尚有疑团，当下又拱手说道：“ 请问两位道长，消息何以如此灵通，知道卓一航曾到寒舍？”黄叶道人扳脸不答，却忽然说道：“ 我还有第二件事请教。 ”

铁飞龙甚为生气，大声道：“ 请说！”黄叶道人道：“ 贞乾道人是怎么死的？”铁飞龙跳了起来，嚷道：“ 哼，那日的匿名信是你写的了？”黄叶道人道：“ 正是！”铁飞龙冷笑道：“ 如此说来，你乃是失约了！”黄叶道人道：“ 现在来也还未晚！”

原来黄叶和红云二人率第二代六名弟子来接卓一航，当然是要先到陕北卓家，不料一到陕北，忽于无意之中在客寓见了贞乾道人所留下来的暗记，知他受了暗算，现在清风山上养伤。武当门人遍布各地，另外又有当地弟子赶来向黄叶道人报告，说是发现了铁飞龙的踪迹，住在小镇的一家客店中。贞乾道人和武当五老乃是至交，黄叶道人立即赶到山上，其时贞乾道人已不能言语，黄叶道人问他详情，他只能用手指在地上划道：问铁飞龙。贞乾道人曾把详情告诉了铁珊瑚，以为铁珊瑚必定告诉父亲，所以才叫黄叶去问铁飞龙。岂知黄叶误会了意思，竟以为贞乾道人乃是铁飞龙害死的，当时看贞乾伤势，知道已是</PGN 无法救治，只好气冲冲的赶了回来，把约会的匿名信送到铁飞龙所居的客寓。约他到清风山上，好在贞乾道人遗体之前，问罪复仇。黄叶道人所以要匿名的原因，乃是恐防铁飞龙害怕武当五老，不敢前来。黄叶道人送出匿名信后，本该赴约，不料信方送出，又得到当地弟子的报告，说是卓家不知怎的，突然封了大门，卓府的家人纷纷外出，而且都是

携有行李，看来定有非常变故发生。黄叶道人一想：贞乾道人之事，以后还可处理；接卓一航的事，却是最为紧要，轻重权衡，也顾不得失约了。

黄叶到了卓家，其时卓一航已被捉到延安府去了。到黄叶赶到延安府时，卓一航又已被救出，这样辗转寻访，到后来访出了卓一航之被捕与王照希有关，于是武当一众，又到瓦窑堡去找王嘉胤，王嘉胤也弄不清楚儿子与卓一航的事，只能告诉他儿子正去山西龙门探访铁飞龙。

王嘉胤和武当五老并非深交，武当一派又素来看不起绿林中人，所以王嘉胤也没有怎么细说，更不会提起玉罗刹与铁飞龙约会比武，以及王照希去救未婚妻等事了。黄叶一想，根据目前线索，要找卓一航就要先见得着王照希，王照希既去铁家，那么正好两件事并做一件办理。

就是这样，黄叶、红云二人，一直追到铁家。当面质问铁飞龙贞乾道人是怎样死的。铁飞龙听了，怒不可遏，当下冷笑说道：“那么二位道长想是认定贞乾之死乃铁某所为了？”黄叶道人毫不隐蔽词锋，又是直率应道：“正是！”

此言一出，有如火上加油！铁飞龙猛然跃起，一掌向黄叶道人劈下，大声喝道：“黄叶道人，你把我铁飞龙看成何等样人？”黄叶道人一掌格开，冷冷说道：“自家做事自家知，何必问我？”铁飞龙虎吼一声，一招“白猿探路”，合着双掌，倏然左右一分，双“剪”黄叶道人两肩，黄叶道人身躯霍地一翻，连用“三环</PGN 套月”、“风拂垂杨”两招，才堪堪把铁飞龙的招数破去。铁飞龙冷笑道：“我知道紫阳道长死后，你们这几个气量狭窄的道士必然放不过我，哼，哼，你不服气，咱们再比一比！”

铁飞龙这话暗藏讥讽，无异是说：你们武当五老中人，曾有一人被我所挫，紫阳道长量大，并不记在心头，你们气量太小，可就要睚眦必报了。

其实黄叶道人当年虽不服气，却绝不会因白石之事记仇，但听他如此说法，心头也自火起，抢到下首立了一个门户，喝道：“老贼，比就比，难道我怕你不成！贞乾道长在阴司等着你！你有什么后事，趁早对家人交代！”

铁飞龙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乱嚼舌头，吃我一掌。”从“艮”位抢到“离”方，一记“铁琵琶手”，手背向外一挥，迅如骇电的向黄叶道人面门掴来，黄叶道人身形一闪，探掌来切铁飞龙右臂，双指暗指穴道，铁飞龙突然缩掌，黄叶道人身形冲上，他左拳突出，变成“时底看槌”，拳头一抵掌心，双方各自退后三步。

铁飞龙一退复上，喝道：“贞乾道人给奸人害死，与我何干？你乱把这笔帐算在我的身上，若不赔罪，要你不能活出此门！”铁飞龙性情暴躁，刚才一言不合，立即挥拳，拆了两招，猛然醒起：比掌是一回事，贞乾道人之死却又是另一回事，非得说明不可。黄叶道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话可真？”铁飞龙怒道：“你敢不信我的说话？贼老道，我可以替贞乾报仇，但仍然要和你比掌！”身形一晃，从“离”位奔“坎”方，掌挟风雷，呼的一声，双掌又向黄叶道人夹击！

黄叶道人见他来势凶猛，左拳变掌向内一圈，右臂一滚一拧，用“鹤膊手’’的招数消掉他的来势，哪知铁飞龙掌法可柔可刚，右臂已被圈住，他却趁势一带，左拳疾发如风，一个“攒拳”，自右臂的勾手圈中直攒上来，冲打黄叶道人的太阳要</PGN 穴。黄叶道人在武当五老中功力仅次于掌门师兄，肩头一转，“蓬”的一声，硬接了铁飞龙这拳，左掌一勾，闪电般的把铁飞龙手腕勾住，往下一拗。铁飞龙这拳，把黄叶道人打得金星乱冒；但铁

飞龙给他这一拗，也是奇痛难当，急忙运力左掌，平推出去，黄叶道人腾出右掌硬接，给他推得身形摇晃，但左手却兀自不肯放松！

两人武功都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这一相持不下，两人额上都滴下汗来！黄叶道人面色灰败，气喘如牛；铁飞龙运足内劲支持，腕骨也给拗得奇痛欲裂。两人都暗暗后悔，这时收手已难。红云道人见状奇险，一跃而起，正想出手；忽然眼睛一亮，玉罗刹白衣飘飘，也不见怎样作势，身法却是快到极点，一下子就抢在红云之前，双臂横展，在铁飞龙和黄叶道人的腋窝各抓了一把，两人忽觉奇痒，不觉同时松了内劲，玉罗刹轻轻一拉，将两人都拉开了。

黄叶、红云二人都吃了一惊，玉罗刹抿嘴笑道：“两位道爷一把年纪，却与我一样见识？”黄叶运气调元，气喘渐止，闻声诧异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玉罗刹道：“起初我也当贞乾道人是铁老英雄害死的，也像你一样，不问青红皂白就和他交手，现在想来，真是可笑！”黄叶道人奇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是他的女儿吗？”玉罗刹笑道：“谁说不是呀？”黄叶道人气道：“哼，你和我开什么玩笑？”

正说话间，外面一阵脚步声响.红云跃出台阶，朗声说道：“卓一航回来了！”

却说卓一航辞别了玉罗刹之后，心情甚为怅惘，策马跟在王照希与孟秋霞之后，见他和孟秋霞并辔奔驰，颇有感触，不禁想起了玉罗刹来。越想越乱，猛然间迎面来了几骑快马，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卓师弟。”王照希勒了马缰，那些人也纷纷下马，为首的是武当派第二代的大弟子虞新城，背后还有五人，其中</PGN 一人是耿绍南！

卓一航把同门给王照希引见，其中耿绍南和他早已相识，回思前事，甚觉尴尬。卓一航问道：“各位师兄远来何事？”虞新城潸然泪下，说道：“师父前月初九日子时仙游去了！”卓一航骤闻噩耗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摇摇欲倒！紫阳道人与他情逾父母，十二年来苦心培育，正是深恩未报，不料从此相见无期！

虞新城急忙将他扶着，低声说道：“师弟节哀，师父一死，我们武当派的担子可要你担了！”

卓一航拭泪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虞新城道：“师父遗命，要你做掌门弟子！”卓一航吃了一惊，颤声说道，“上有四位师叔，下有列位师兄，怎么要我做掌门？”虞新城道，“师弟你文武全材，有见识，有魄力，光大我们武当一派，就全指望你了。同门拜领师父遗命，无不深庆得人！”说完之后，竟以掌门之礼参见，耿绍南等五人也纷纷过来参见。卓一航慌忙还礼，说道：“列位师兄如此相待，岂不折杀小弟。掌门之事缓提，待我回山之后，再从长计议。”虞新城道：“师弟不必三心两意。”耿绍南道：“师兄先和我们去见二师叔和三师叔吧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两位师叔在哪里？”虞新城道：“就在前面铁家！”耿绍南道：“我们费了好大气力，才探出你在这里。”卓一航挥泪道：“为我一人要各位师叔师兄长途跋涉，真是于心不安，只恐我要负师父和各位同门的厚望了。”

卓一航挥泪与王照希道别，策马再走回程，耿绍南道：“卓师兄为何和这小子一道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怎么？”耿绍南道：“他是陕北大盗王嘉胤的儿子。”卓一航道：“这个我早已知道。”虞新城是第二代大弟子，人甚平庸，对卓一航被立为掌门也心悦诚服。可是他对武当门规甚为重视，闻言吓

了一跳，问耿绍南道：“适才那人就是去年和你作伴哪个白马少年么？”耿绍南被</PGN辱之后，曾回山哭诉，所以武当门人全都知道，耿绍南道：“正是。”虞新城不觉变了面色，正言对卓一航道：“师弟，你现在已是我派掌门，以后行事，可得更力小心，以为同门表率。”卓一航拭泪答道：“师兄良言，自当拜领。只是绿林中人也颇多侠义之士，我们不作强盗，与他们往来也不算违了门规。”虞新城道：“你这话也对，但听说这个王照希与女盗玉罗刹颇有勾结。玉罗刹劫令祖之事，师弟一定是知道的了。”卓一航面上一红，讷讷说道：“我爷爷倒并不怪她。”耿绍南闻言颇为不满，问道：“卓师兄见过玉罗刹了吗？”卓一航点了点头，忽然说道：“我现在心里很烦，有许多事情将来还要和几位师兄详谈。耿兄，那年你代我护送先祖，我是感激不尽。”说罢深深作了一揖，耿绍南慌忙还礼，面也红了。讷讷说道：“小弟本事低微，护送不力，师兄纵不怪责，小弟也觉羞颜。”虞新城道：“这些话都不必提了。卓师弟是本门俊杰，现在又是掌门，你还担心他不替你出一口气吗？”

卓一航策马缓行，心里真是烦如乱麻，同门兄弟对玉罗刹仇视，早已在他意料之中，但却还想不到如此之甚！而今日玉罗刹正在铁家，片刻之后，就要相遇！

卓一航心头鹿撞，虞新城道：“师弟，放马快走呀！”卓一航茫然放松马缰，不一刻到了铁家，方踏入庄门，便听得黄叶道人呼喝之声，虞新城大吃一惊，不待庄了通报，便和众同门一冲而入。

再说黄叶道人正在责问玉罗刹，忽见虞新城等人拥着卓一航走进，急忙上前迎接；卓一航大哭拜倒，黄叶道人将他扶起，把紫阳道长的遗命向他再说一遍。卓一航道：“弟子无德无能，何能膺此重任。师叔请领弟子回山，再召集同门，另推贤德。”黄叶道人不便在铁家商讨。道：“那也好。待我与铁老头揭了这段过节，就和你回山。”</PGN

铁飞龙见武当派的人反宾为主，在他家里闹得乱哄哄的，心中颇为不快。好在紫阳道长是他最佩服的人，要不然早已发作。这时见黄叶道人和卓一航谈话告一段落，蓦然站了起来，发声问道：“黄叶道人，你们的掌门弟子现在这里，你可问他，贞乾道人是谁害死的？”卓一航闻言鉴貌，料得铁飞龙和自己的师叔必是因贞乾之死产生了误会，当下向师叔禀道：“贞乾道人给阴风毒砂掌金独异的门下所害，铁老英雄正要赶赴西域为他报仇。”

卓一航之言，黄叶道人不由不信，当下老面泛红，急忙抱拳起立，向铁飞龙施礼道：“适才冒昧，贫道这厢陪罪！铁老何日动身，贫道当命门下弟子相助。”铁飞龙冷笑道：“不必了！俺只有一事相求，请你们在紫阳道长灵前代为禀告，就说铁某一来因有别事在身，二来门户不同，只敢遥祭，不敢亲临，乞他恕罪！”黄叶道人知他心中尚自有气，只是无可奈何，只得抱拳说道：“铁老言重了！”

卓一航侍立一边（师父虽有命立他做掌门弟子，他可不敢以掌门人自居。），侧目斜窥，忽见耿绍南站在红云师叔身旁，叽叽喳喳如在低声禀告，卓一航心念一动，暗叫不好，耿绍南正是红云道人的得意弟子，他必然是求师父替他报仇。卓一航再看玉罗刹，玉罗刹坐在铁飞龙身后，若无其事的左顾右盼，卓一航正巧碰到她射来的目光，慌忙低下了头，一颗心更跳得卜卜作响。

黄叶道人向铁飞龙陪罪之后，已是无话可说。虞新城等弟子站了起来，

准备动身。黄叶道人强笑道：“铁老恕罪，我们告辞了！”话声方停，红云道人忽然一跃而出，叫道：“师兄且慢！”

黄叶道人愕然回顾，只见红云道人指着铁飞龙身后的哪个少女，朗声说道：“这位女英雄我们佩服得紧，贫道早想领教，不想今日有缘相会。”黄叶道人大为惊诧，心想：师弟难道疯了</PGN 不成，怎么以武当五老的身份，竟向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发出挑战的口吻。

铁飞龙冷冷一笑，闪过一旁，玉罗刹仍是神色自若，慢条斯理的整好衣裳，这才缓缓起立。

红云道人迈前一步，玉罗刹微微笑道：“武当剑法独步天下，我怎么敢向道长领教。”红云道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接招也行，但姑娘欠武当派的债，贫道可要斗胆讨回。”玉罗刹眉毛一扬，说：“讨还什么？”红云道人道：“敢请姑娘将六根指头割下，交贫道带回。”玉罗刹当年在定军山上折辱武当五个门徒，将耿绍南两根手指削断，其余四人则各削断一根、合起来正是六根。黄叶道人一听，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少女不是铁飞龙的女儿，而是江湖上闻名落胆的玉罗刹！怎么却是这样年轻！

玉罗刹格格的笑个不休，并不答话。红云道人惊愕当场，又不便立即拔剑相逼。卓一航身躯颤抖，耿绍南看他面色有异，轻轻的走近他的身边，悄悄说道：“师兄，你怎么啦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耿绍南道：“这女强盗剑法非常厉害，我只怕师父克她不住。师兄，你可要早做准备，不能让她逃跑！”卓一航茫然的点了点头，心中但望这场剑比不成。

铁飞龙在笑声中走到场心，朗声问道：“练儿，你真的欠了武当派的债吗？”玉罗刹笑道：“不是欠债，那是彩物。武当派的五位门徒和我比剑，我总不能空手而归呀，这是黑道上的规矩，爹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”黄叶道人听他们父女相称，又是一愕。铁飞龙掀须笑道：“练女，你一定看错人了，那些人一定是冒武当派之名，你试想武当剑法既然独步天下，哪有以五敌一还败在你手上之理？”两父女一吹一唱，红云道人更是难堪，嗖的一声，拔剑在手，喝道，“玉罗刹，这笔帐你还也不还？”又望着铁飞龙道，“我们僻处深山，孤陋寡闻，竟不知你有这样一位有大本事的女儿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的女儿讨债，实在太</PGN 不恭敬，但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铁飞龙大笑道：“我这个女儿可是与众不同，她做的事情，可从来不要我管，她有什么债务纠纷，她自会料理。你们可别要迫我替她还债。”黄叶、红云甚觉奇异，听铁飞龙的话，又绝不似是父女关系。铁飞龙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可是我做父亲的也得主持公道，是你一个人向她讨债呢，还是你们今日来的武当派两代高人都要向她讨债呢？”红云怒道：“只要你不出手，我们武当派人绝不以多为胜。”铁飞龙笑道：“是么？其实你们多上几个也不要紧，只望黄叶道兄沉得下气，我老头儿倒不嫌烦，愿陪他静坐看剑。”这话即是说：只要黄叶道人不动手，你们全部上来，都不是玉罗刹对手。红云越发大怒。

铁飞龙和黄叶道人打了一个招呼，各自退下。红云道人道：“玉罗刹，你还不亮剑，更待何时？”玉罗刹微微一笑道：“长者有命，小辈不敢不尊！我不敢僭上，请你先进招呀！”

红云咄咄逼人，玉罗刹竟是若无其事，口说遵命，却并不拔剑。红云道人气极，把剑在鞘中一插，左掌突发，袍袖带风，骄伸二指，一个“画龙点睛”，径向玉罗刹面门点去，哪知玉罗刹身形微晃，红云道人扑了个空，忽

觉背后金刃挟风之声，一团冷气倏忽迫来，红云道人大吃一惊，幸他武功极高，脚尖点地，一个“ 弯腰插柳 ”，运用旋身之力，飞窜出去，在旋身之际，还卖弄了一手武当派“ 鸳鸯连环腿 ”的绝顶功夫，听风辨器，左脚向后一蹬，向玉罗刹持剑的手腕疾踢，玉罗刹一个滑步移身，红云已纵出丈许之地又转过身来。玉罗刹长剑在手，盈盈笑道：“ 道长怎么不拔剑呀？ ”

红云道人暗暗吸了一口凉气，这玉罗刹身手之快，真是生平仅见！她竟能在避招之际，一个晃身，就立刻拔剑进招，自己一念轻敌，鲁莽疾进，就几乎吃了大亏。

黄叶道人在旁观战，也是大为惊奇，这玉罗刹功力如何还</PGN 未知道，但这份轻身功夫，却确已在铁飞龙之上，看来她的武功绝非铁飞龙所传了。

红云道人这时哪里还敢怠慢，急忙把剑拔出，道：“ 好，这次要请姑娘先赐招。 ”连话声也已谦和许多。玉罗刹又是微微一笑，道声：“ 有僭！ ”左手捏着剑诀一指，右臂向前一递，剑尖青光闪动，竟然踏正中宫向红云道人胸膛刺来。武学有云：“ 剑走一偏，枪扎一线。 ”又道：“ 刀走白，剑走黑。 ”意思是说，剑术应以轻灵翔动为主，凡使剑的多由左右偏锋走进，很少踏正中宫。而今玉罗刹起手第一招就奔正面中锋刺来，这简直是一种藐视。红云道人虽然对玉罗刹已转了观感，把她当成了平等的对手，但见她如此藐视，也不禁动了真气，宝剑一圈，迎着玉罗刹剑锋，一招“ 山舞银蛇 ”疾圈出去，这招是武当派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中的一着绝招，专破敌人从正面刺来的招数。黄叶道人在旁看得暗暗叫好，心想：师弟的剑术确是大有进境，这招拿捏时候，恰到好处，这一圈一带，纵敌人多强，兵刃也要被夺出手！

红云道人也是如此心想，满以为十拿九稳，哪料玉罗刹的剑术完全不依常轨，看她中锋进剑，明是“ 毒蛇吐信 ”的招数，不知怎的剑锋一颤，却忽然滑过一边，左刺肩胛，兼挂臂胁，红云道人大吃一惊，连人带剑转了半圈，才避开这招，玉罗刹跟踪急进，躬腰递臂，长剑突如风发。

红云道人明明看出她这一招是“ 龙门鼓浪 ”的招数，急举剑上撩，哪知玉罗刹剑到中途，忽然变了方向，似上反下，似左反右，红云道人手忙脚乱，给迫得连连后退，但武当剑法，到底不是徒有虚名可比，他挡了几招之后，虽然深觉玉罗刹的剑法奇诡无比，但也渐渐看出一些道理，不似初时忙乱。他抱定主意，把七十二手连环剑法逐一展开，使得个风雨不透，只守不攻。要知武当派乃内家正宗；剑术经过历代高手增益，确是</PGN 严密精深，要不然怎能有“ 天下第一 ”的声誉？玉罗刹在他严防谨守之下，一时间倒攻不进去。

黄叶道人手心淌汗，这时才暗暗松了口气，但红云道人还是摸不透玉罗刹的新奇剑法，辗转攻拒，又斗了五七十招，玉罗刹总是稳占上风，处处主动。黄叶道人心情又复紧张，心知高手比剑，若然只有招架之功，则必处处受敌所制，时间一久，必有破绽为敌所乘。他自己辈分极尊，又与铁飞龙有约，当然不能出手相救。这时卓一航正巧在他身边，他轻轻的将他的手拉了一下，小声说道：“ 再等一会，你去把师叔替下来吧。 ”卓一航武功在第二代弟子之中首屈一指，虽然比起红云还要稍差一筹，但年轻力壮，却要胜过师叔。所以黄时道人心想：叫他出动最少可以抵挡三五十招，而且卓一航是小辈，虽败不辱，挡得一阵，再作打算。

卓一航这时如痴如呆，目注斗场，手足冰冷。黄叶道人拉他的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看他一眼，问道：“ 你有病么？ ”卓一航摇了摇头，黄叶道人沉

声说道：“你听清楚了我的话么？”卓一航茫然的点了点头，也不知他是真是假，黄叶道人见他魂不守舍的模样，十分忧虑。

这时场中斗得越发激烈，红云道人已是额头见汗。玉罗刹忽然一声长笑，挽了一个剑花，直刺红云左手手腕，红云举剑一挡，她手腕一缩，剑锋倏的自上而下，来势分明是刺向膝盖的关节，这一招竟是武当派的剑法，名为“金针度线”，红云大出意外！

本来红云和她斗了一百多招，已渐渐看出她的剑式与普通剑法相反，摸不着破法，只好坚忍自持，不为敌诱，严密防守，先求无过。但骤然之间，忽见敌人攻来的招数乃是本门剑法，一时忘了她的剑式总是相反之理，竟然抢到外门，剑把一旋，疾转两圈，这一招名为“三转法轮”，本来是挡“金针度线”的妙</PGN 招，不料玉罗刹是下刺，忽然剑锋反弹，向上一绞，红云的剑跟她的剑旋了两旋，几乎脱手飞去。

正是：眼花缭乱处，剑法见神奇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八回　谦谢掌门　情缘难斩断 难收覆水　恨意未全消

耿绍南看师父危急，惊叫一声，正想拉虞新城抢出，只见红云道人退后两步，已脱了险。原来红云剑法虽非玉罗刹之敌，但功力颇高，危急之际，急运内力将玉罗刹的剑一黏，稍微消了来势，就立刻抽剑退身，吁了口气。

玉罗刹微笑道：“ 咱们斗了一百来招，未见胜负。我看这笔债一笔勾消了吧，咱们不必斗了。 ” 玉罗刹这是看在卓一航面上，才如此说法，为红云道人留点面子。哪知红云道人已斗得昏头昏脑，在徒弟面前，战一个小辈不下，哪肯干休？听了这话，更是如火添油，铁青着面，咬实牙根，刷的一剑，又向玉罗刹刺去！

玉罗刹秀眉一挑，冷笑道：“ 哈，你还要斗？ ” 剑锋一偏，戳他右侧，这一招又是武当派的剑法，名为 “ 白鹤啄鱼 ”，按说红云刚才吃了大亏，应该警醒，急忙退守为是。不料红云在本门剑法上沉浸了几十寒暑，心剑合一，已成习惯，一见玉罗刹使的是本门剑，不知不觉又抢到外门，横剑一封，使了一招 “ 横江截斗 ”，王罗刹反手一剑，剑势一转，只听得 “ 叮当 ” 一声，红云道人的剑顿时脱手飞出。

黄叶道人急极，推卓一航道：“ 你还不出去！ ”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虞新城和几个同门已纷纷抢出。卓一航亡魂失魄，慌忙拔剑上前，只听得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玉罗刹白衣飘飘，左穿</PGN 右插，片刻之间，五个武当弟子，手中长剑全都脱手飞去！还有一个耿绍南刚才为了救师，不顾生死，哪知出去之后，给玉罗刹双眼一瞪，猛然一震，勇气全消，竟然不敢交锋，伏地一滚，直滚到墙角方才停止。

红云道人见一众弟子如此狼狈，火红了眼，在地下捡起一把长剑，向玉罗刹又是一剑，玉罗刹冷冷笑道：“ 待你的徒弟再捡起剑来也还不迟！ ” 红云道人眨眼之间疾攻三剑，玉罗刹横剑一封，突然转锋下戳，疾如闪电。卓一航这时恰好赶到，手软脚软，见师叔危急，没奈何一剑刺出，玉罗刹叫道：“ 你好！ ” 忽然尖叫一声，把剑一撒，掉在地上，向后倒纵丈许，手臂上白衣已现血迹！

玉罗刹原是个好强争胜的人，所以初斗红云之时，虽然碍于卓一航情份，想让红云道人一招半招，但见红云咄咄迫人，一时动了脾气，斗到酣时，哪还肯让？到胜了红云，又夺了武当众弟子的兵刃之后，这才猛然后悔，不知这局残棋如何收拾？所以到了卓一航挥剑来时，她故意让红云的剑锋，轻轻擦过手臂，装出负伤败逃！

红云道人倒反吃了一惊，见玉罗刹弃剑败逃，几疑是梦！挺着长剑，竟然不敢追去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得铁飞龙一声大吼，黄叶道人嘶声叫唤！

原来在卓一航奔出之后，黄叶道人耳听断金戛玉之声，眼见门人狼狈之状，又见卓一航脚步踉跄，显然远非玉罗刹之敌；这时再由不得黄叶道人矜持，双臂一振，急忙飞掠上去。这边厢黄叶道人身形一起，那边厢铁飞龙袍袖一拂，也如大雁飞来，两人出掌相抵，“ 蓬 ” 的一声，各给震退，铁飞龙大吼道：“ 黄叶道人，你要不要脸？ ” 这时玉罗刹已故意受伤，尖叫后退。黄叶道人心惊动魄，顾不得答铁飞龙的话，哑声嘶唤道 :“ 一航，你挂彩了？ ” 他还以为是卓一航遭了毒手。红云道人叫道：“ 师</PGN 兄，咱们走吧！ ”

铁飞龙引拳欲击，玉罗刹倚着檀香桌，叫道：“ 爹，女儿和他们打个平手，不必比了！ ” 铁飞龙道：“ 这是怎么个说法？ ” 玉罗刹道：“ 我承红云

道人让了一场，但接战他们第二代弟子之时，我却输了一招，所以只能算是扯平，两无亏输。”铁飞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笔帐不必算了！黄叶道兄，你们有大事在身，我不留了！”收拳归座，遽然端茶送客。红云道人哭笑不得，黄叶道人知道再斗下去，绝无好处：只好强抑怒气，装出笑容，向铁飞龙拱手道别。铁飞龙道：“紫阳道长灵前，代我多多告罪！”黄叶道人道：“那绝忘不了！”卓一航也随着黄叶道人拱手道别，忽见玉罗刹倚在门边，似笑非笑。卓一航急忙转身，不敢再望。

一行人离开铁家，红云道人面色紧绷，久久不语。黄叶道人和卓一航并辔而行，故意落后，低声说道：“这玉罗刹剑法奇诡精妙，果然不是徒具虚名，怎么她倒给你刺了一剑？”卓一航道：“那是三师叔之功。”黄叶道人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未必能够胜她。”卓一航知他不信，面上一红。黄叶道人又道：“我看她对你倒是手下留情。”卓一航知道师叔已经起疑，只得把和玉罗刹结识的经过，细细说了。黄叶道人听卓一航说到玉罗刹在华山绝顶恶斗六魔等事，暗自惊叹，听了玉罗刹来历之后，更是骇然。沉吟良久，点了点头，心想，这女强盗行事倒不寻常，虽是“妖邪”，也还有点正气。当下说道：“原来她是母狼所乳大，怪不得性子如此之野。只是你是书香子弟，不宜与她厮混。”卓一航道：“师叔明鉴，弟子其实与她并无私情。”黄叶道人笑道：“但愿如此。要不然你这掌门弟子，可要被同门笑话。”卓一航心道，这掌门弟子，我不做也罢。

他们沿着黄河，经潼关而入河南，再自南阳折下，进入湖北，一路上谈谈讲讲，倒不寂寞。只是红云道人和虞新城、耿绍南等，言谈之间，对玉罗刹总是充满敌意。黄叶道人虽然较</PGN 好，但也是把玉罗刹视为异端邪派，卓一航暗自慨叹，叹人与 人间的误会，真难消除。

行了二十多天，过了老河口，武当山已经在望，武当派道家俗家的各支弟子，已云集山上，闻得黄叶、红云接得卓一航归来，纷纷出来迎接，上到山上，白石道人和青簑道人也出了道观相迎。卓一航行礼之后，白石道人带他入内，瞻仰紫阳道长的遗容。

紫阳道人逝世已有两月，武当门下为等卓一航归来，犹自停棺未葬，紫阳的尸体用药物防腐，虽然过了两月，犹如生前。卓一航揭棺瞻视，不禁大哭晕倒。

过了许久，卓一航悠悠醒转，只见四个师叔和第二代南北各支的十二个大弟子分列两旁，面容肃穆，黄叶道人开声说道：“一航，你师父生前对你爱护备至，把平生技艺，全都传给了你。为的就是望你能继承他的遗业，把本派更发扬光大，你知道么？”卓一航叩首道：“弟子粉身碎骨，亦不足报答先师千万一。”黄叶道人将他扶起，说道：“那么你今晚沐浴斋戒，明日举行大典，由你接任掌门。对本派各支情形，你有不明之处，现在就可问明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掌门大任，弟子万万不敢担承。”黄叶道人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弟子年轻识浅，怎能表率同门。”黄叶道人道：“要光大本门，正要你这样年轻力壮的有才能有魄力的人担任。难道你还要推在我们几个老头身上吗？”卓一航看了虞新城一眼，虞新城不待他说话，已先率本支的四大弟子过来参见，开声说道：“卓贤弟你不必推辞，前任掌门的遗命，谁敢违抗。何况有四位师叔扶你。”虞新城以为卓一航恐怕同门不服，所以如此说法。其实卓一航却不是为此。白石道人也插口道：“一航，你应该想想你师父生前对你的期望。”卓一航环室四顾，见同辈的十二个师兄弟中，确实

没有一个足以担承大任的人，知道另提人选，也必然不被接受。黄叶道人又迫紧一句道：“你师</PGN 父不能长久停棺，你若不接掌门之命，令他不能入士，你于心何安。”卓一航哭道：“各位师叔师兄听禀，弟子身受本门重恩，既有先师之命，自当遵从，无奈弟子尚另有别情，就是要接掌门，也须待三年之后。”黄叶道人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弟子受人陷害，现为朝廷钦犯，若不辩白，如何可接掌门？”黄叶道人吃了一惊，叫卓一航入内，细问根由。

卓一航因为事关重大，在旅途上同门众多，恐怕泄漏，所以未曾向黄叶禀告，现在迫于无奈，只得说出。黄叶道人听得满洲收买奸人图谋倾覆朝廷等事，不禁骇然。过了许久，忽然问道：“那么这事玉罗刹知道吗？”

卓一航道：“玉罗刹当然知道，在华山上和她恶斗的六魔之中，有两个就是满洲奸细。”黄叶道人道：“她既是绿林巨盗，有人要倾覆朝廷，那岂不是和她志同道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她把那些人恨同刺骨。不但是她，王照希也是如此。在绿林豪杰心中，天子可取而代之，但却绝不能亡于异族。”黄叶道人沉吟良久，说道：“本来我们武当一派，素不主张过问朝政。但事情既有关国运，而你又身受奇冤，那么倒不能不管了。你是想待师父下土之后，就赴京师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正是，我要面见太子，把那些奸人陷害钦差，移祸于我的事情说出来。”黄叶道人道：“其他同门，可不必说知，四个师叔，你却该禀告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我也正是如此想法。我不是不信同门兄弟，可只恐人多知晓，会泄漏出去。”黄叶道人道：“这个我很明白，你不必再解释了。”

黄叶道人吩咐卓一航在静室稍候，到外面去将红云、白石、青蓑三人唤了进来，商议好久，白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掌门一职，就由黄叶师兄暂代三年。”黄叶道：“我年将垂暮，精神 日衰，怎能应付？”白石道人道：“反正不过三年，师兄你不接任还有谁可接任。”黄叶道人只好答应。四老和卓一航同出，对十二弟子说明，一众同门知道卓一航受人陷害，无不关怀，但</PGN 他们知道事关秘密，也不敢探问。

当下忙了几天，紫阳道长下葬之后，各俗家弟子也纷纷离山归去。卓一航仍留山守孝，一晚，黄叶道人将他唤进云房，问道：“你父亲在京时可曾替你定下婚约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没有。”黄叶道人道：“那你可有意中之人？”卓一航面上飞红，迟疑半晌，答道：“也没有。”心中奇怪何以师叔会如此问他？黄叶道人道：“你年纪不小，也该定一门亲事了。”卓一航道：“弟子重孝在身，哪能议婚。”黄叶笑道：“我虽非官宦人家，古礼尚知一二，重孝在身，婚姻自当待三年服满之后，但议婚却是不妨。”卓一航心中一震，急忙说道：“我实在无意及此。”黄叶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以你的人才，当配才貌双全的淑女。那玉罗刹武功虽高，可是野性难除的强盗，我劝你不必留意她了。”卓一航道：“弟子并无此心，师叔一再道及，莫非不相信弟子么？”黄叶道：“你是本门最杰出之人，身膺重命，我怕你误入歧途。”卓一航道：“师叔放心，弟子还知自爱。”黄叶道：“这样就好。但若有合适的淑女，我倒要劝你先定下来，也免心生外骛。”卓一航越听越惊，在他心中，虽然也确实未想到要与玉罗刹成婚，但不知怎的，自从见她之后，便觉得天下女儿，都如尘土。

玉罗刹那强烈的个性，虽然有时也令他恐惧，甚至令他憎厌，但却已深烙他的心头。现在听得师叔口气，好像要为他做媒，吓得连忙摇手说道：“弟

子实在不想过早论婚。”黄叶道人看他神情，不觉暗笑，但也不禁暗暗优虑。知他所说对玉罗刹无情之话，未必是真。心想：他既如此，也不好迫他。待他见到另一个更好的人时，再让他们多在一处，不愁他不慢慢移情。

卓一航见师叔微微一笑，不再续说下去，松了口气，站起来道：“师叔还有别的吩咐么，弟子想明日离山了。”本来他想守满“三七”之后才走，但听了黄叶今晚之言，只想早早离去。黄叶又微笑道：“你且坐下。”</PGN

黄叶道人缓缓说道：“你是本门待任的掌门弟子，我不放心你独自赴京。”卓一航想起云燕平和金千岩相迫之事，也觉师叔并非过虑，黄叶续道：“因此我想叫你的四师叔陪你一遭。”四师叔乃是白石道人。白石道人在武当五老中虽是排行第四，年纪却是最轻，今年刚刚五十出头，而且他做道士，也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。卓一航约略知道他俗家姓何，是妻子死了之后才披上黄冠，上武当山做道士的。

黄叶续道：“你四师叔自那年与铁飞龙比掌受挫之后，勤修内功，现在已大非昔比，你多与他亲近，也有好处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有四师叔同行，那好极了，只是太麻烦他了。”黄叶笑道：“怎么你与师叔也讲起客套话来？”当下含笑立起，叫他早早休息。

在四个师叔中，卓一航平日与白石道人较为接近，得他同行，颇为欢喜。第二日卓一航拜别了三位师叔，又到师父的墓祭扫一番，这才和白石道人下山，一路晓行夜宿，走了十多天后，进入河南东部，白石道人忽道：“一航，我和你到嵩山一游如何？”卓一航一心想到北京，颇奇师叔有此雅兴，因道：“师叔何以要游嵩山？”白石道人笑道：“嵩山为五岳之一，大好名山岂能错过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待事完之后，回来时再游也还未迟？”白石道：“迟也不迟在这几天，而且我不单是去游，还想去访一个人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弟子自当奉陪。”心中暗怪师叔何不早说。

嵩山是太室、少室两山的总称，两山对峙，中间相距约十余里，在少室北麓的五乳峰下，就是闻名全国的少林派拳术发源地少林寺。卓一航问道：“师叔是到少林寺参谒么？”白石笑道：“僧道不同，我去参谒作甚？我和少林寺的住持也没有什么交情。我和你先游太室，若有余暇，再到少室山去。”卓一航更觉奇怪，武林人士到嵩山却不先游少林，那么他所访的大约不是武林中人了。但师叔既要先游太室，卓一航也只好随他。</PGN

两人绝早起来，爬登嵩山，东方初白，朝阳未出，嵩山上迷朦朦一片云海，上到半山，那迷漫的云海才渐渐由厚而薄，一轮旭日在云海中浮现出来，山中景物，像忽然间被揭去一层幔帐，豁然显露。但见峰峦雄秀，泉石清妍，岩洞幽深，云霞明媚，鸟语啁啾，花香扑鼻。卓一航叹道：“名山景物，果然妙绝人寰。”两人小憩一会，用山水送咽干粮，嚼了半饱，继续登山。嵩山上古柏极多，两人冒着飒飒山风，在柏树丛中穿进。走了一阵，越攀越高，忽见一株老柏，苍翠夭矫，树身两人合围都围不过，卓一航流连赞叹，白石道人道：“凡上太室的游客，无不喜在这株树下流连，相传汉武帝到嵩山‘封禅’之时，曾把它封为‘大将军’，所以一般游客，都叫它做“将军柏’。若然这个传说是真，那么这株柏树大约有两千岁的高龄了！”卓一航仰观柏树，只见它的大部枝干仍然枝繁叶茂，生意盎然，不禁笑道：“人生不过百年，比起这株树来，不过是婴儿罢了，何苦夺利争名，纷纷扰扰。”正说话间，白石道人忽然拉他一下，悄声说道：“你听，好像有人上来！”

卓一航藏在古柏之后，只见那边山径，走来了三个军官，其中一人，卓

一航认得是锦衣卫的指挥石浩，心想：怎么他也有此雅兴，到嵩山来游。忽觉白石道人拉着自己的手微微颤抖。

山风送声，清晰可闻。石浩道：“ 李大人，钦差已送到抚衙，我们的担子可轻了不少了。 ”那被他唤作“ 李大人 ”的道：“ 太子就要登基，谅云燕平他们也不敢再对钦差加害。 ”卓一航听了心念一动，他们说的，明明是周李两钦差之事，听他们的口气，似乎钦差已给他们寻着，安然脱险了。其中一人又道：“ 李大人故剑情深，今晚我们可要叨扰一杯团圆酒了。 ”哪个“ 李大人 ”微笑不答，卓一航眼光触处，觉白石道人面色有异，正想说话，白石却以手示意，叫他不要作声。

三人上到山上，石浩道：“ 这株老柏居然还如此苍翠，真是</PGN 难得。咱们到树下歇歇。 ”哪个“ 李大人 ”叹道：“ 美人自古如名将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这柏树号为‘ 大将军，，二千岁高龄犹未白头，真令我辈钦羡。 ”卓一航心想：这人肚中倒有点墨水。那三人越行越近，白石道人正想跃出，忽然山风中又送来了女孩子笑语之声，那三人一齐停住。

过了一阵，山顶走下一个少女，年约十七八岁，拖着一个女孩，女孩不过十岁光景，笑笑跳跳，见了生人，叫道：“ 姐姐，你看有人在这里呢，叫他们让开，我们要在这里捉迷藏。 ”这刹那间，白石道人的手，又微微颤抖。

哪个被唤作“ 李大人 ”的约莫四十多岁年纪，相貌颇为威武，迎过去唤道：“ 喂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妈妈呢？ ”哪个女孩道：“ 你管不住！ ”但还是答了一句道：“ 我没有妈妈，只有姑姑。 ”哪个少女瞪了“ 李大人 ”一眼，道：“ 华妹，不要理他们，咱们回去。 ”哪个女孩问道：“ 姐姐，他们是做官的么？姑姑说，做官的都不是好人。好，我听你话，不理他了！ ”

少女拖着妹妹，扭转了身，哪个“ 李大人 ”急忙唤道：“ 喂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带我们见你的姑姑去！ ”少女道：“ 我的姑姑不见你们！ ”“ 李大人 ”身边哪个军官，似乎是为了巴结上司，飞身一掠，拦在那少女的面前，嘻嘻笑道：“ 真漂亮的小姑娘，为什么不理我们？我们带你到城里去玩，那才好玩呢！ ”伸手要摸少女的脸蛋，“ 李大人 ”叫道：“ 老胡，别胡闹！ ”话声未了，那少女纤手一扬，只听得“ 拍 ”的一声，那名军官已挨了一记耳光！

卓一航看得几乎要笑出声，心想：这些军官平日仗势欺人，调戏妇女不当一回事情，挨了这少女耳光。真是活该。看这少女出手不凡，一定是练过武功的人。

那名军官叫胡国柱，职位比那“ 李大人 ”和石浩要低一级，但这三人同在锦衣卫中供职，平时饮花酒、玩女人常在一处。先</PGN 前听得上司喝他“ 别胡闹 ”，心里已自不满，暗道：哼，你装什么正经！挨了一掌，十分疼痛，这个气可就大了，身子一扑，双手抓去，那少女把妹妹推开，一招“ 如封似闭 ”，双掌一阴一阳，轻轻一格，把胡国柱的来势消掉，双掌向前一按，胡国柱不由得不退后三步。少女叫道：“ 喂，你是不是想打架？ ”

胡国柱身为锦衣卫的副指挥，又是昆仑派的好手，在武林中也有点名声，竟然猝不及防，被少女出招迫退，在同僚面前，面子更挂不下去，当下喝道：“ 哼，你要和我打架？ ”少女道：“ 不是我要和你打架，是你要和我打架！ ”胡国柱道：“ 好，不管谁要打架，这场架是打定了！ ”

那“ 李大人 ”本想喝住，转念一想：且看看这少女武功如何？看她是否

那人所教？当下叫道：“喂，要打架到这里来打，这里地方宽阔，在山径上打什么呀？”少女秀眉一挑，说道：“你们三个人上来我也不怕。”把妹妹安顿在山石上坐下，吩咐她道：“你看打架，可别乱跑！”那女孩拍掌笑道：“好呀，看打架，看打架！姐姐，你可一定要打赢呀！”少女身形飞起，跃到古柏前的空地上，回头招手：“喂，来呀！”胡国柱气红了面，跟踪跃至，在轻功上他已先输了一招了！

少女气定神闲，凝身待敌。石浩道：“老胡，不要托大，这个姑娘是个会家！”胡国柱脚尖一点，飞身窜起，右拳劈面捣出，喝声：“接招！”少女一声冷笑，身形微晃，反手一掌，闪电般的截击敌人右臂。胡国柱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左掌往上一搭，右手往上一伸，刷的向少女面门抓去，这一招名叫“金龙探爪”，是昆仑派“龙形十八式”中的厉害招数。

哪知一抓抓去，竟自扑空。少女身躯疾的拧开，右掌倏然劈出，反劈敌人左肋，胡国柱一个弯腰转步，好容易才避开这招，少女左掌又发，变了“印掌”，“印”向敌胸，胡国柱大吃一惊，猛的长身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肩头中了一掌，被打得倒退数</PGN 步，暗叫“好险！”若不是用肩头硬接，胸膛要穴，被她印掌所击，只恐有性命之忧。

胡国柱领了两招，哪敢轻敌，抡拳复上，呼呼生风，从“龙形十八式”的掌法改成了“黑虎拳”，这套拳宜攻，威力甚猛，少女轻功虽好，气力却差，一时间倒打成了平手。

打了一阵，少女拳法忽变，在胡国柱周围绕来绕去，专拣他的空门进袭，胡国柱身法远不如少女轻灵，攻她不着，守也不够严密，不过片刻，又接连挨了两掌，幸喜击中的不是要害，还可支持，但也已累到满头大汗。

哪个“李大人”看得连连摇头，叫道：“老石，你去把老胡拉下来，不要伤那女子。”石浩一个箭步冲上，插在两人中间，右掌一推，左掌一带，这一招就称为“带马归槽”，胡国柱给他左掌带到旁边，那少女也给他推开几步。本来论掌法石浩未必胜得过那位姑娘，可是他内力甚强，掌含阴劲，当年他缉捕王照希之时，就曾显过“脚碎阶石”的武功，王照希也要避他。这少女武功在王照希之下，当然接不住他的掌力。

可是这少女似乎也颇好胜，身形一退复上，叫道：“好哇，你们都上来吧！”哪个“李大人”叫道：“小姑娘，不必打了！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的师父是不是姓何的？”少女愕然注视，久久都不说话。

“李大人”又微笑道：“现在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姑姑了吧？”

话声一停，忽然从上面山坳处奔下一人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要来见我做什么？”这人是个中年尼姑，约莫四十岁光景。“李大人”一见，跑上前去，叫道：“嗯，你怎么削发做了尼姑了？”

那中年尼姑不理不睬，左手携那少女，右手携那女孩，道：“这世界坏人太多，咱们回去。”“李大人”又奔前几步，嚷道：“你听我一句话成不成？”

那尼姑欲行又止，回过头道：“好，你说。”“李大人”笑嘻</PGN 嘻的道：“说多两句成不成？”那尼姑面色一沉，“李大人”道：“霞妹，当年是我错了，现在我特来接你回去！”那尼姑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尼姑，你别来这里胡缠。”“李大人”道：“太子就要登基了。”尼姑道：“这更与我无关！”“李大人”道：“你知道我是太子的亲信，太子登基，我求他外放。起码就是一个总兵，也许是

将军也说不定，那时你就是诰命夫人。”那尼姑气得面色红里泛青，斥道：“你自有你的诰命夫人，你再胡缠，休怪我不客气！”那“李大人”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难怪你发脾气，你还不知道哩！胡氏已经死了，她又没留下儿女，我这个家还是你的！”那尼姑冷笑一声，板起脸孔斥道：“滚开，十四年前你贪图富贵把我休掉……”那“李大人”急插口说道：“那是我母亲的主意，与我无 关！”那尼姑续道：“我可没那么下贱，休了的妻已泼出去的水，你把泼出去的水收回给我看看！”那“李大人”又道：“你纵不念夫妻之情，也当看在申儿面上。”那尼姑身躯颤抖，本已转身，又回过来问道：“申儿怎样？”“李大人”道：“他等着妈妈回家哩！”那尼姑突发冷笑，斥道：“你当我什么也不知道么？申儿不堪后母虐待，早就跑啦！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他在哪里？”那“李大人”面色灰败，忽然跃起来道，“好呀，果然是你把他收起来！”那尼姑冷笑道：“你看，我一试便试出来了，你是来要你儿子，什么诰命夫人，呸！快滚！”那“李大人”飞步冲前，大声叫道：“我要你们母子两人都回来！”那尼姑冷冰冰的宛如石人，待得那“李大人”冲到，这才说道：“申儿不在这儿！” “李大人”道：“那么他在哪里？”那尼姑板脸不理。“李大人”嚷道：“那你随我回去！”那尼姑仍是板脸不理。“李大人”忽道：“好，我知你是恋着那姓龙的小子，可是人家也不要你！”那尼姑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疾的一掌打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那“李大人”也像胡国柱一样，挨了一记耳光！</PGN

“李大人”捧起面孔叫道：“好泼的婆娘！”一抓抓去，尼姑身形一转，一招“七星手”连环推出，那“李大人”吸胸凹腹，倏地揉身进掌，道：“我已让了你，你还不知进退！”呼呼两拳，左掌横劈，右掌直扫，端的是内家高手，那位尼姑也喝道：“你滚不滚！”在掌风中突然进招，一手刁着他的手腕，往外便甩，那“李大人”武功确高，手腕一沉，居然挣脱，叫道：“喂，夫妻打架，不叫旁人笑话！”那尼姑气极怒极，连环发掌，凌厉之极，“李大人”给迫得连连后退。石浩站在旁边，不敢帮手，那“李大人”直退到了老柏树前！

那尼姑一掌击去，“李大人”退到树后，白石道人忽然一跃而起，左手朝他肩头一按，将他推开，那尼姑一见，又惊又喜，大声叫道：“哥哥，你几时来的？”

原来这尼姑乃是白石道人的妹妹，名叫何绮霞，二十余年前，有两家向她求婚。这两家在武林中都颇有名望，一个是峨嵋派的龙啸云，一个便是现在这个“李大人”，名叫李天扬的。龙啸云、李天扬和何家都是世交，何绮霞父兄决断不下，就由她自选。那时何绮霞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，见李天扬生得较为英俊，便选上了他了。

哪知李天扬名利之心甚重，结婚之后，游学京师，他武功既高，又通文墨，给一个世袭的“车骑将军”看上，要把女儿配他。李天扬还算稍微有点良心，不敢立即在京别娶，推说要回家禀告父母，回家之后，就暗中叫母亲出头，把妻子休了。他们已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孩子，白石道人那时还未出家，也曾去李家劝解，说是：夫妻已做了几年，又有了孩子，何必离异？可是李家执意不理，白石甚为气愤，从此和李家断了这门亲戚。

如是者过了十四年，李天扬在锦衣卫中做到了指挥之职，龙啸云不知下落，何绮霞则在被休之后，就到太室山跟她的师父，师父七年前死了，她这时已惯山居生活，也便做了尼姑。</PGN

旦说李天扬骤见白石道人，吓了一跳，定了定神，讷讷说道：“ 大舅，你来得正好，给我劝劝绮霞。 ”白石道人含嗔说道：“ 那是你两人之事，我劝有何用处。十四年前我已经劝过你了！ ”李天扬甚是尴尬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
再说卓一航也跟着跃了出来，石浩一见，拱手叫道：“ 卓公子！ ”他不好意思听李天扬的家事纠纷，就拉卓一航过一边说话。卓一航道 :“ 石指挥，我现在仍是钦犯，你可要缉我回京？ ”石浩大笑道：“ 太子正思念你呢，你早已不是钦犯了！皇上现在重病，两个月前朝政已由太子摄理。李钦差和周钦差那日在你家逃出来后，奔到河南，在河南的河防督办家中住下，遣人密报太子，这时太子已掌朝政，下令彻查，那冒充钦使的御史已被革职查办，大内的卫士云燕平也被通缉，线索一直查到魏忠贤身上，但魏忠贤掌管东厂，羽翼已成，太子不愿在登基之前，和他硬拼。现在正招贤纳士，对你尤其思念。他差遣我和李指挥出京，保护钦差回来，顺便也叫我探问你的消息。 ”卓一航道：“ 我正有事到京师见太子，可是你们保护钦差，我可不能和你同行。 ”石浩道：“ 在京相见也是一样。 ”

两人说了一会，忽听得那尼姑厉声斥道：“ 滚下去！ ”想是和解不成，李天扬又惹得她生气了！

卓一航举头一望，只见那李天扬哭丧着脸，说道：“ 好吧，那么咱们再见！ ”尼姑道。“ 我与你恩断义绝，永不再见！ ”李天扬叹了口气，招手叫石浩下山。

李天扬等三人下了山后，卓一航过来与那尼姑相见。这时哪个少女已在尼姑身边，小的哪个则坐在白石道人膝上，白石道人笑道：“ 叫卓哥哥！ ”向卓一航道 :“ 你未见过我的女儿吧？ ”指着大的那一个道 :“ 她叫何萼华。 ”又抱起那小的一个道：“ 她叫何绿华。 ”何绿华高高兴兴叫了一声：“ 卓哥哥。 ”何萼华却微现羞态，只是低低叫了一声。白石道人哈哈大笑。</PGN
正是：最怜小儿女，被卷入情潮。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九回　江湖术士 施诈骗红丸　颖异少年 有心求剑诀

原来白石道人俗家姓何，生有二女，长女何萼华今年十八岁，次女何绿华今年刚刚十岁。何绿华出生未久，白石道人死了妻子，遂把两个女儿都交与妹妹抚养，十年来，白石道人每隔一两年必到太室山一次探望女儿，不过卓一航不知道罢了。

哪知白石道人心中另有打算，卓一航是武当派第二代弟子中最杰出的人物，白石道人早已属意于他，想把何萼华配他为妻。黄叶道人知道师弟的心意，所以日前一再向卓一航试探，目的便是想撮合这段姻缘。

再说白石道人将女儿介绍与卓一航相识之后，笑道：“ 萼华，师兄不是外人，你们可不必拘礼客套。你这位师兄文武双修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。 ”

一行人走上太室山顶，何绮霞削发为尼后改称慈慧，就在太室山顶建寺静修。慈慧带领他们进了寺院，招呼一航坐下。白石道人笑道：“ 让他们小一辈的去玩吧。 ”

何萼华带卓一航往寺内各处参观，走到倦时，便在古柏下歇息，两人相对闲谈，说起慈慧师太的遭遇，何萼华一阵吁嗟叹息说道：“ 女人的命真苦！” 卓一航笑道：“ 何以见得？这不过是慈慧师太遇人不淑罢了。 ” 何萼华道：“ 这不就是了？千古以来，女人总得依靠男人，嫁得好的还可，嫁得不好，一生可就完了。像我姑姑那样的人品武功，也只得独伴青灯古佛，终老</PGN 荒山。 ” 卓一航道：“ 其实她大可不必为那负心的汉子去伤心。 ” 何萼华续道：“ 就是彼此情投意合的也难免不生变卦。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，才子佳人，两情欢悦，应算得是千秋佳话了吧？可是到卓文君年纪大了，司马相如便生二心，要不是卓文君赋了那首《白头吟》，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，佳偶岂不反成怨偶？亏那司马相如还给陈皇后（按：即汉孝武皇帝之后）写过《长门赋》呢？转到他自己之时，却就不知那怨妇之苦了。你说女人的命运是不是可悲？ ”

卓一航听了，突然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不期然的想起了玉罗刹来，他想在玉罗刹口中，绝不会说出“ 女人命苦 ” 之类的话！

这何萼华谈吐文雅，态度大方，论本事文才武艺俱都来得。然而不知怎的，卓一航总觉得她缺少了些什么东西似的。是什么东西呢？卓一航说不出来，也许就是难以描绘的、蕴藏在生命中的一种奇异的光彩吧？这种“ 光彩 ”，卓一航在玉罗刹的身上可以亲切的感知，也因而引起激动甚至“ 憎恶 ”，但就算是憎恶吧，那“ 憎恶 ” 也是强烈的吸引人的。

然而白石道人却不知卓一航心中所想，他和妹妹畅叙离情之后，走出外堂，见二人谈得甚欢，心中很是高兴。

白石道人本来没有打算到少林寺参谒，但第二日一早，慈慧师太却忽然接到少林监寺尊胜禅师的两份请帖，一份写她的名字，另一份写白石的名字。慈慧笑道：“ 少林监寺的消息倒真灵，你才来一天他们就知道了。 ”

慈慧在太室山顶隐居，和少林寺相邻，所以也有来往。白石道：“ 咱们掌门师兄羽化之后，他们也曾派人吊唁，礼尚往来，既然他们又有请贴递到，我就和你去答拜吧。 ” 又对卓一航道：“ 你是本派未来的掌门，趁这机会见见少林的长辈也好。 ”

太室、少室两山对峙，中间相距约十余里，三人行了半个</PGN 时辰，

已到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，但见石塔如林，少林寺就兀立在塔林之中。白石道：“我们先去找知客通报，你在后面稍待。”卓一航点头应诺。正说话间忽闻得暄嚣之声，三人走到少林寺前，只见寺门紧闭，有两个老头站立在门前的大石破口大骂。一个叫道：“镜明老秃，你摆什么架子？你虽是一派宗祖，我们也不是没有来头的人！”另一个道：“我看你们少林也是浪得虚名，若然是确有真才实学，为何不敢与我们观摩较技？”卓一航听这两人破口大骂，十分惊讶，要知少林、武当两派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在当时而论，武当派虽较为人多声盛，但说到历史悠长，人才辈出，却还要推少林第一。这两个是何等人物？居然敢在少林寺的山门前挑战？

这两个老头见白石道人和慈慧师太走来，从石上跳下，迎上前来，面上堆笑，作出招呼之状。慈慧师太冷着面孔，望也不望他们。白石道人见状，也昂头阔步，傲然不理。两个老头甚为没趣，走了过来，迎着卓一航搭讪说道：“小哥，你是来少林参谒的吗？”卓一航点了点头。一个老头鼻子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其实不参谒也罢，少林寺除了镜明长老大约还可和我较量几回合之外，其余的都无足观。你又何苦劳神远来？”卓一航大吃一惊，急惊问道：“敢问老前辈姓氏。”那老头又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我的名字说你也不知道。当今之世，后学者但慕虚名，言必少林武当，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子只因无暇开宗立派，小辈哪还知道我们？不过若是武当五老在此，他们一定会以晚辈自居。”那老头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。卓一航简直摸不着头脑。

那老人又问道：“前面那位道士是你的师父吗？”卓一航打了个突兀，暗想他说武当五老都要奉他为长辈，如何却不识白石师叔。当下答道：“他是我的师叔。”又问两人名字，那老头得意洋洋的道：“你是哪一派的？你们派中的长老没有对你说过‘陆上仙’胡迈和‘神手’孟飞的名字吗？我就是陆上仙胡迈。</PGN 二十年前我与紫阳道长在武当山较技论剑，在拳法上承他让了我一招；在剑法上呢，我本来可与他打成平手，但既然在拳法上胜了他，就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，所以在剑法上我让了他半招。”卓一航真是闻所未闻，心想自己师父最为谦挹服善，若然真有这一回事，他为何从不提及。

那“神手”孟飞插口道：“那是二十年前之事，那时紫阳道人的剑术还可以与我这位胡老哥匹敌，若现在来比，我敢说不满五十招他就要败下阵来。至于少林寺虽以神拳著名，但其实弱点甚多，看来那镜明禅师还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不要说对我们的胡老哥了。”说罢从袋子里摸出一本书来，封面上写着“少林拳法十弊”，说道：“我为了破除世人成见，所以著了这一部书，详论少林拳法的疏漏之处。”卓一航道：“哦，那你是要把此书献与镜明长老的了！”孟飞道：“可惜那镜明老秃空负重名，气度甚差，我们来了，他竟然给我们来个闭门不见。”卓一航正想接过此书翻阅，忽见少林寺大门打开，两个老和尚并肩走出。那胡迈大叫一声：“好呀！总算见着你了！镜明，你敢不敢接我十招。”左首哪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道：“贫僧年老体衰，久已无此雅兴了。”右首哪个和尚却冷笑道：“听说你们这几天天天要来找我们的住持比武，我们的知客僧人已经对你说过少林的规矩，要来比武的先和我们第五级的门人比起，你一级级的打去，若都打胜了，我自然来接你的高招，你不按我们的规矩，来这里吵吵嚷嚷作甚？”把手一招，叫道：“悟净，你和这两位客人比划比划。”一个十四五岁的小沙弥应声跳出，胡迈怒气冲冲，大声骂道：“尊胜老秃，你敢这样小觑我们，

你是监寺，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，难道我们就不配和你观摩印证。”那小沙弥立了一个门户，叫道：“好呀，你们远来是客，让你先进三招！”胡迈怒道：“你这小秃驴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小沙弥做个鬼脸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叫无赖！”卓一航听了，</PGN 不觉笑出声来，这“无赖”二字用河南乡音念出，正好和“胡迈”相同。

胡迈又骂道：“武当少林，并称武林领袖。镜明你为何不学学紫阳道长的气度，紫阳当日亲自迎接我上武当，比拳输了给我，又亲率四个师弟送我下山。那才是武林领袖的胸襟！”话未说完，忽然啪的一声中了一记耳光，白石道人把手一挥，将他摔出三丈开外，杀猪般的滚地大叫！

孟飞在旁大叫道：“你们少林寺目中还有王法么？白日青天伤人害命！”胡迈也边滚边叫，渐渐声音嘶哑，就像真的要死一般。镜明老禅师皱了皱眉头，对监寺尊胜道：“给一粒小还丹与他服用。”尊胜禅师从怀中摸出一只银瓶，倒了一粒小小的红丸，叫小沙弥递给孟飞道：“住持慈悲，赐你灵丹。”孟飞一把接过，送入胡迈口中，过了一阵，胡迈仍然嘶叫，孟飞道：“我的大哥给你们用毒手暗伤，一粒红丸顶不得事，再给两颗与我。”尊胜禅师怒道：“你想讹诈么？”镜明老禅师慈悲为怀，只恐胡迈真的伤重，便道：“再给一颗他吧。”尊胜无奈，只得再挑出一颗红丸与他，孟飞大喜接过，纳入怀中，把胡迈背在背上，拔脚下山。

白石道人怒气未消，喝道：“你们认得我么？”孟飞回头说道：“正想请教。”白石道人冷笑道：“我是紫阳道长的四师弟，人称屠龙剑客白石道人的便是！那老无赖不是说我曾亲自送他下过武当山吗？怎么当面又不认识了？”一群小沙弥哗然大笑。

那胡迈忽然在孟飞背上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哦，我道是谁？原来是武当五老中人，怪不得有点功力，我老了，精神不济了，过三年我叫徒弟找你算帐。”声音虽然并不响亮，但却一点也不嘶哑。白石道人又好气又好笑，喝道：“鼠辈快滚！”孟飞急忙飞步下山。

尊胜笑道：“白石道兄，你真不该通名。”白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</PGN
尊胜道：“你一通名，又有他们说嘴的了。他们将来死了，也可以在墓碑上刻上一行大字：曾与武当五老交手！”白石失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尊胜道：“白石道兄，这倒不是我故意说笑，武林中很有这么一些无聊人物。像这两个无赖，他明知我们的住持不肯与他们动手，又明知少林寺的人绝不会伤他们性命，所以才敢在山门胡骂，希望一骂成名。”白石道：“只有你们少林寺才这么宽宏大量，若然是在武当山上，他们不断了两条腿才怪。”尊胜笑道：“所以他们不敢惹你们武当派，但他们却料不到在嵩山上谈论武当派，也会遇上你这位煞星。”白石抚掌大笑，尊胜忽道：“白石道兄，我看你刚才所发那掌，初发时似用了十成力量，到沾衣时最多只有三成力量，不知我看得对否？”白石十分佩服，道：“大师真是观察入微。我见那老无赖这样说嘴，所以出手时用力打去，哪知一看他的身法，才知他实是不堪一击，所以只用了三成力量。”尊胜禅师叹息说道：“到底上了他们的当了！”白石道：“怎么？”尊胜道：“给他们多骗去了一粒灵丹。”镜明老禅师道：“师弟不可如此刻薄，就算给他多要了一粒，此丹只能救人，也不愁他们会拿去做什么坏事。”尊胜摇了摇头，默然不语。谁知事有出乎意料，后来竟然因为此粒红丸，引出明史上的第二个大奇案——“红丸案”，白白送了一位皇帝的性命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白石道人与镜明长老相见之后，招手叫卓一航过来参谒，镜明长老见卓一航气宇不凡，甚为称赞。

当晚镜明长老在“解行精舍”设下斋宴，给白石道人接风，席间谈起紫阳道长逝世之事，吁嗟再四。卓一航也暗暗感慨，心想，自己的师父死后，武当派已是群龙无首，四个师叔，虽然武功不错，却都不是领袖之才，看来武林宗主之位，该让少林派了。

晚霞渐收，山间明月升起，三十六殿与五十四塔都浸在溶</PGN 溶月色之中，镜明长老啜了一口清茶，仰观月色，忽然笑道：“你看这样的夜色，夜行人方不方便？”白石道人诧道：“老禅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难道有什么夜行人敢到少林寺来么？那两个老无赖就是想与少林纠缠，也没有这样大的本事。”镜明长老笑道：“今夜来的可不是什么无赖了，他是熊经略派来的人。而且是我特别邀请他来的。”

白石道人益发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哪个熊经略？是不是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大将军？”镜明道：“天下哪还有两位熊经略！”白石诧道：“熊经略是当世名将，道德兵法，举世推重，难道他会与少林为难？”镜明笑道：“哪当然不会！”歇了一歇，忽道：“有一个人叫岳鸣珂的，你们可听过他的名字么？”

卓一航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这人我知道。”镜明道：“今夜就是他来。”卓一航骇然问道：“他为什么会来？”镜明道：“他就是熊经略差遣来的。”

原来熊廷弼奉旨挂了辽东经略使的帅印之后，明朝皇帝又赐他尚方宝剑，准他先斩后奏。要知明朝边防之坏，那屯边的将军之腐败，也是一大因素。熊廷弼得了尚方宝剑之后，决意整顿军务，率了亲兵，昼夜兼程，赶出关外。一到辽阳，就把三个贪污枉法、纵兵扰民的将军刘遇节、王捷、王文鼎杀了，斫下脑袋，送到各营示众，军士们看了，个个害怕，人人听令。熊廷弼于是大加整顿，一面教练兵士，一面督造战车火炮，掘壕修城，把十八万原来腐败不堪的边防军队，竟然训练成了雄赳赳的精兵，进守抚顺和满洲兵对垒，那满洲的皇帝听说是熊廷弼督师，不敢进兵，退守兴京。两军对峙，倒也无事。这时岳鸣珂在军中挂上参赞的差事，职位虽然不高，却是熊廷弼的一条臂膊。

东北出产有上好的白金和精铁，熊廷弼突然想起要铸一把宝剑，叫岳鸣珂负责铸造。这时京中恰又传出消息，说是首辅</PGN 方从哲和兵部主事刘国缙等人，妒忌熊廷弼得皇帝信任，专掌兵权，准备对他不利，要示意御史弹劾他。因此岳鸣珂请令回来，一面到京中打探消息，并替熊廷弼疏通，一面物色剑师到关外替熊廷弼铸剑。

岳鸣珂先到北京，打听得阴谋虽然正在酝酿，但有一班正直的大臣，如杨涟、刘一燝等都力保熊廷弼，暂时可以无事。于是又想起铸剑之事，但著名的剑师，不是死了，便是年老到不愿走动了。岳鸣珂虽是剑法的大行家，却不会铸剑。想了又想，忽然想起武林各派之中，只有少林派有一本专研铸剑的书，名为《龙泉百炼诀》，岳鸣珂想，不如请少林寺的住持准他抄一本副本出来，那就不但可以为熊经略铸剑，而且可以利用东北的精铁，给兵士们铸造许多刀剑了，因此他趁着边防无事，上少室山谒少林寺，道达来意。

再说镜明长老将岳鸣珂的来意对白石道人说后，说道：“本来这是一件好事，何况又是熊经略的面子。但少林家法，典籍不许外传，我思维再三，只好叫他来偷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尊胜禅师忽然问卓一航道：“这岳鸣珂武艺如何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比弟子何止高明十倍！”白石道人吃了一惊，面色不悦。尊胜禅师笑道：“老弟太过谦了。我打探他的武功造诣，另有原因。我和住持师兄虽然愿他顺利得手，但难保其他僧众不与他为难。因此，若然他是武艺低微的话，我们就不派高手把关了。”白石道人忽道：“以少林寺的盛名，就是有意让他，也该叫他不要太易得手。”尊胜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道兄有此雅兴，不妨看看。”

再说岳鸣珂得了镜明禅师暗示，十分欢喜。这晚换了青色的夜行衣服，到少林寺来，在寺门外恭恭敬敬拜了三拜，飞身入内。正在此时，忽然一股微风掠过身旁，似有一条黑影，疾若流星，向东北角飞去。这人的轻功造诣已是上上功夫，等闲的人，根本不能发现。岳鸣珂微吃一惊。心想难道镜明长老改</PGN 了主意。派高手暗中盯着我了？

正在思量，罗汉堂内倏的跳出一个沙弥，只有十五六岁光景，身法却极为敏捷，一照面就是一招“阴阳双撞掌”迎面扫来，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敢来闯寺！”岳鸣珂已得镜明指示，知他故意装模作样，假戏真做，暗暗好笑。闪得几闪，正自打不定主意如何闯关，令他好好下台。不料这小沙弥却似十分好胜，竟然施展出少林“绵掌”的功夫，忽掌忽指，似点似戳。卓一航和师叔由达摩院的一个高僧陪着，在石塔上观看，见这小沙弥正是日间向胡迈叫阵的那一个，不觉好笑。卓一航道：“这位小禅师身法好灵，要是日间由他出手，只怕那老无赖伤得更重。”

岳鸣珂随着那小沙弥转了几转，忽然卖个破绽，小沙弥收掌不及，啪的一掌按到他左乳下的期门穴上，岳鸣珂身子倏的飘起，飞上墙头，说道：“小师父掌风厉害，我甘拜下风！”那小沙弥掌方沾衣，陡觉敌人肌肉内陷，根本没有按实，想不到他己给“按”得连身飞起，不觉愣在当场。

小沙弥还道是自己的绵掌功力厉害，手掌还没有按实，敌人就已站立不住，要飘身躲闪了。正想说道：“你既然甘拜下风，为何还向内闯？再下来斗儿个回合吧！”正在他发愣的当儿，忽闻得半空中有声飘下，原来是尊胜掸师在“初祖庵”的高处喝道：“蠢才，别人让了你还不多谢？你的绵掌功夫还差得远呢！”

小沙弥面红耳热，抱拳说道：“谢贵客手下留情。”岳鸣珂也觉骇然，心想这尊胜禅师人在远处，却看得如此清楚，少林寺果然名不虚传。

岳鸣珂跳过了罗汉堂，进入“解行精舍”，就是适才长老款待白石道人的地方。岳鸣珂刚刚跃入，忽闯得呼呼声响，迎面飞来，岳鸣珂施展绝顶轻功，一飘身攀上大梁，只听得一个和尚笑道：“客人勿惊，请下来比试暗器。”岳鸣珂眼见那长方形的东西，又回到和尚手中，也颇为惊异。</PGN

这和尚乃监寺尊胜禅师的弟子，名叫玄通，刚才使这独门暗器，本是想吓吓来人，哪料岳鸣珂轻功之高，出乎他意想之外，他本想用“鸳鸯枕”夹着敌人双耳飞过，哪知刚到敌人身前，他的身影就不见了。收回暗器，才看出他已躲到梁上。这一来却激起玄通好胜之念，真的要和他较量暗器了！

岳鸣珂一笑飘身，跃了下来，抱拳说道：“请大师手下留情！”玄通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你用什么暗器？”岳鸣珂从来不用暗器，想了一想，举头外望，忽见精舍外一棵龙眼树结实累累，笑道：“我口渴得紧，让我先摘几颗龙眼解渴如何？”玄通一愣，道：“请便。”岳鸣珂一口气吃了二三十粒，将龙眼核集在手中，笑道：“好了，我暗器已经有了，请大师指教！”

玄通见他竟以龙眼核作为暗器，不觉愠怒，手腕一翻，先打出五粒铁菩

提，但听得铮铮乱响，岳鸣珂手指连弹，一粒粒的龙眼核连珠飞去，把玄通的铁菩提全部打落。

玄通大吃一惊，双手一扬，独门暗器“鸳鸯枕”两路打出，这暗器状似枕头，中藏利刀，能放能收，端的厉害。岳鸣珂双指连弹，接连打出四枚龙眼核，那两个铁鸳鸯枕给小小的龙眼核一撞，竟然歪歪斜斜失了准头，玄通把手一招，收了回来。岳鸣珂眼利，看出“鸳鸯枕”上系有一条极细的铁丝，另一端缠在玄通指上，待他再发出时，突然飘身而起，双指在铁线上一剪，把铁线剪断，鸳鸯枕骤然斜飞出去，内中的飞刀激射出来，竟然射出“解行精舍”，钉在龙眼树上。岳鸣珂说声：“承让！”闯过了第二关，直向藏经阁行去。

行得几步，达摩院中又跳出一名和尚，手提一柄方便铲，寒光闪闪，拦在面前，说道：“施主留步！”

岳鸣珂知道少林寺对武功的考核最严，寺中僧众或以拳技见长，或以暗器见胜，或以兵刃称雄；而对拳技、暗器、兵刃全都有了造诣之后，再精研内功，到内功也有了深湛的造诣之</PGN 后，方才送入达摩院。所以少林寺达摩院中的高僧，无一不是内外兼修，身怀绝技的好手。这个和尚从达摩院中跳出，必然是少林寺中有数的人物了，当下抱拳请问，这和尚名叫天元，乃是镜明禅师的头徒，横铲把关，稽首笑道：“岳施主请亮兵刃。”

岳鸣珂道声“得罪”，拔剑在手，只见一泓秋水，满室生辉，原来岳鸣珂的师父天都居士在天山上采取五金之精，托前辈剑师欧阳治子炼了两把宝剑，一长一短，长的名为“游龙”，短的名力“断玉”，岳鸣珂这把，正是天山派镇山之宝剑游龙剑。

天元和尚见他亮出宝剑，微微一凛，但想起方便铲乃是重兵器，宝剑难削，亦自不惧。岳鸣珂施礼之后，平剑当胸，天元和尚一铲啪下，岳鸣珂两肩一摆，身躯半转，反手一剑，急如电光石火，直刺天元手腕，天元和尚喝声“好快！”手腕一翻，方便铲反铲上来，岳鸣珂把剑一收，转锋刺出，天元和尚的铲向前一送，只听得“叮当”一声，火花四溅，方便铲缺了一口，岳鸣珂也觉臂膊酸麻，不敢怠慢，就在腾挪闪展之时，手中剑已刷、刷、刷的连进三招！

天元和尚胜在臂力沉雄，见岳鸣珂剑招来得厉害，把一柄铲盘旋急舞，离身两丈以内，风雨不透，全身上下，俨如笼罩在一片青色的光幢之中。岳鸣珂赞道：“好！”凭着一身所学，游龙剑疾若惊飚，吞吐撒放，在青色的光幢中挥霍自如！

天元和尚大吃一惊，他是达摩院中的高僧，论本领在少林寺可坐第三把交椅；论阅历南北各派的武功无不见过。但岳鸣珂的剑术乃是采纳各家剑木而成，沉稳雄健兼而有之，天元和尚打了五十余回合，竟然摸不透他的家数。

两人辗转攻拒，又斗了三五十招，岳鸣珂剑招摧紧，直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下，在青色光幢中盘旋进退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连绵不断，激斗正酣，忽听得又有声音，空中飘下，原来是镜明老禅师在塔顶传声。微晒说道：“天元你已经输</PGN 了，还不退下！”声音并不很大，但却入耳惊心，天元一愣收招。只见方便铲的两边锋刃，已全给削平，虽是惊心，但心想：这乃是对手宝剑之力，论本领自己并未输招，所以虽然被师父喝退，心中却并不很服。

岳鸣珂望空遥拜，绕过达摩院，再向藏经阁行去，这时天元和尚已上了

石塔，问师父道：“ 弟子并未输招，师尊何以喝退？就是有意放他，也该让他知道。这样让他，岂不叫他小觑了少林寺的铲法？ ”

要知少林寺的伏魔铲法，乃是武林绝学。当时论剑法首推武当；论拳法暗器和其他器械却还算少林，所以天元和尚有此说法。镜明长老又是微微一哂，说道：“ 你跟我这么多年，在达摩院中也坐上了上座了，怎么输了招都还不知？你看你的胸前衣服。 ”天元和尚俯首一看，只见袈裟上当胸之处，穿了三个小洞，这一下冷汗沁肌，才知岳鸣珂确是手下留情。

镜明老禅师合什赞道：“ 真的：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十年。想不到老衲晚年还得见武林中放此异彩。 ”天元和尚骇然问道：“ 这岳鸣珂的剑法究竟是何家何派，师父对他如此推崇？ ”镜明老禅师道：“ 他的剑法乃采纳各家各派精华，独创出来的。我久闻天都居士在天山潜修剑法，这人想必是他的得意高足。 ”天山嵩山相隔何止万里，霍天都潜研剑法之事，只有极少数武林长老知道，天元和尚虽是达摩院中的高僧，却连霍天都的名字都未听过，当下更是惊异。镜明老禅师又道：“ 这人除了功力还稍嫌浅薄之外，论剑法即紫阳道长复生，也未必能够胜他。看来他不必要我们让，也可以闯过四关的了。武学之道日新月异，不进则退，汝其慎之！ ”天元和尚得师父所传最多，在诸弟子中武功第一，本来有点自负，经了此番教诲之后，修养更纯，习练更虔，终于继镜明禅师之后，成为少林下一代的住持，这是后话。</PGN

再说岳鸣珂绕过了达摩院，行到初祖庵前，藏经阁已然在望。这初祖庵乃少林寺僧纪念达摩祖师所建，非同小可，岳鸣珂急忙跪下礼拜。里面尊胜禅师笑道：“ 岳施主请进来坐。 ”岳鸣珂进了庵堂，恭恭敬敬的行礼说道：“ 弟子参见，不敢较量。 ”这尊胜禅师和镜明长老乃是同辈，本来他不想自己把关，后来见到岳鸣珂武功确实厉害，一时兴起，这才从石塔下来，要亲自试试他的功夫。

尊胜禅师笑道：“ 你不必过分谦虚，坐下来吧。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师。相互观摩，彼此有益。 ”岳鸣珂道声“ 恕罪 ”，坐在西首蒲团之上。尊胜禅师坐在东首蒲团之上，两人相距三丈。尊胜道：“ 咱们不必动手较量，我就坐在这蒲团之上与你比比拳法吧。 ”岳鸣珂心想：坐在蒲团上怎么比拳？只听得尊胜说道：“ 我们相距三丈，拳风可及，你打就坐在蒲团之上发拳，若谁给打下蒲团，那就算输了。若两人都稳坐，那么就用铃声计点。 ”岳鸣珂诧道：“ 什么叫做铃声计点？ ”

尊胜禅师微微一笑，把一个铜铃抛了下来，说道：“ 把它放在怀中。 ”岳鸣珂依言放好。尊胜禅师盘膝而坐，也把一个铜铃放在怀中，然后说道，“ 你我随意发拳，以一炷香为限，两人若都不跌下蒲团，就看谁人的铃声响得最多。 ”这比法倒很新奇，岳鸣珂点头遵命。

尊胜端坐蒲团，道 :“ 请发拳。 ”岳鸣珂一拳劈空打出，尊胜喝道 :“ 好！”遥击一拳，拳风相撞，岳鸣珂拳力稍逊，只觉微风抑面，幸好铜铃未响。尊胜连发数拳，岳鸣珂拼力抵挡，拳风相撞，每次都有微风吹来，而且风力有逐渐加强之势。岳鸣珂一想不好，这少林神拳无敌，和他硬拼，必然抵挡不住。尊胜一拳打来，他暗运千斤坠功夫，坐稳身子，却并不发拳，只听得铃声响叮当，尊胜数道：“ 一，二…… ”岳鸣珂趁这空隙，骤发一拳，尊胜一拳方出，未及发拳抵御，怀中铜铃也叮当响</PGN 了，岳鸣珂也数：“ 一二…… ”两人铜铃都各响三下。尊胜笑道：“ 你倒聪明。 ”遥击一拳，岳鸣

珂又使用前法，待他出拳之后，才再发拳，哪知尊胜这拳却是虚发，岳鸣珂一拳击出，他才按实，拳风又撞过来。岳鸣珂急忙缩手，尊胜出拳快极，跟着又是一拳，岳鸣珂怀中铜铃又叮当响了起来，这一次岳鸣珂输了两点。

岳鸣珂领了个乖，留心看尊胜的拳势虚实，寻瑕抵隙，此来彼往，铃声叮当不绝，过了大半炷香，岳鸣珂比对之后，输了五点，心中大急，尊胜一想，该让让他了，岳鸣珂连发两拳，尊胜并不抵御，怀中铜铃响了四下，岳鸣珂比对方只输一点，不觉露出笑容。尊胜暗道：“再让你着急一下。”不再让拳，拳风猛扑。岳鸣珂打起精神，带攻带守，过了一阵，比对又输了三点，香已就要烧完。岳鸣珂不知尊胜心意，只道他有意为难，猛然得了一计，尊胜又发一拳，岳鸣珂运内力一迫，怀中铜铃骤然飞起来，岳鸣珂加上一拳，两人拳风冲击，那铜铃在半空中炸裂，铜片纷飞，岳鸣珂大叫道：“哎，我的铜铃毁了！这如何算法。”尊胜一愣，身形欲起，岳鸣珂趁这当口猛发一拳，尊胜怀中的铜铃接连响了三下，滚落蒲团，那炷香刚刚烧完！

尊胜大笑道：“老弟，真有你的！咱们刚好扯平，这关算你又闯过了！”岳鸣珂道声“得罪”，跳下蒲团，作了一揖，只觉两臂酸痛。尊胜笑道：“以你的年纪，有如此功力，这关也该让你过了。”

岳鸣珂走出初祖庵，但觉淡月微明，星河耿耿。忽然想起初入寺时的那条黑影来。心想连闯四关，夜已三更了，那条黑影若是少林寺中所派暗中盯着自己，为何现在还不出现。不知不觉走到了藏经阁，岳鸣珂又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，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好孩子，进来吧！”

岳鸣珂推门进去，只见镜明老禅师端坐蒲团之上，岳鸣珂急整肃衣冠，下跪参谒。镜明道：“你是天都居士的弟子么？”岳</PGN 鸣珂道：“是。”镜明禅师道：“三十年前贫僧游至峨嵋，与令师曾有一面之缘。那时他正收集天下剑谱，冥思默索，欲穷其理。后来他隐居天山，音讯乃绝。今晚看了你的出手，想来他天山剑法已成，贫僧真要为故人道贺了。”岳鸣珂垂手说道：“天山剑法初具规模，还望大师指点。”镜明长老笑道：“剑击之学，老衲远远不及尊师。你今晚到来，我试试你的内功吧。”岳鸣珂吃了一惊，心想内功较量，赢输立判，想取巧藏拙，均无可能，这却如何是好。镜明道：“你到那边的蒲团上坐下。”岳鸣珂只道他又与尊胜一样，要试自己的拳力，急忙说道：“弟子万万不敢接老禅师的神拳。”镜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不是与你比拳，你且坐下。”岳鸣珂自知失言，镜明禅师一派宗主，断无与自己比拳之理，面上一红，依言到蒲团上坐下。镜明端来一个蒲团。坐在岳鸣珂对面，取出一条绳子，递给岳鸣珂道：“你我各执一端，你照平时做功夫的样子，静坐调元，让我看你内功的深浅。”

岳鸣珂将信将疑，心想：怎么这样就可以试出我内功的深浅。于是盘膝坐下，做起吐纳功夫。坐了一会，只觉胸腹之间，似已结成一股劲力，随着呼吸动作，上下升沉。这正是内功到了一定火候时，体内所养成的气劲，岳鸣珂自幼随师父在天山静修，内功已得真传，所以坐了一会，已是气透四肢，身子微微发热。岳鸣珂自知颇有进境，心中欢喜，眼睛微开，只见镜明掸师端坐蒲团之上，闭目垂首，面有笑容。岳鸣珂心想难道镜明禅师已测知了我的内力，只此一念，心中已有微波。镜明禅师仍是闭目静坐，岳鸣珂坐了半个时辰，杂念渐生，从猜测镜明用意想到《龙泉百炼诀》不知能否取到，一会儿又想到自己的武功不知是否能入老禅师法眼，一会儿又想到熊经略镇守边关，军情不知有否变化，杂念一生，以意行气，已没有最初那样自然。镜

明禅师忽道：“ 善哉，善哉！ ” 岳鸣珂吃了一惊，又听得镜明禅师道：“ 斩无明，断执着，起智慧，证真如。这十二</PGN 字诀，古今修士几人领略？ ” 岳鸣珂凛然戒惧，咀嚼这十二字，领悟镜明长老是借上乘佛理，指点自己内功。所谓“ 无明 ”，指的乃是“ 贪嗔痴 ” 之念；所谓“ 执着 ” 指的乃是心中有事不能化开，以致闭塞性灵。所谓“ 真如 ” 乃是指无人无我之境。佛家禅理，必须斩无明，断执着，然后才能起智慧，而到达真如的境界。岳鸣珂从禅理参透内功修持之道，豁然贯通，心中开朗。

岳鸣珂一通此意，杂念即泯，运气三转，心境空明。镜明禅师把绳一牵，道：“ 行了，你依此修持，内功自有大成之日。 ” 岳鸣珂起立致谢，不知镜明何以会知自己心中意念，正想请问。镜明已道：“ 修练内功，必须心中一尘不染。心若不静，四肢亦不能静，所以若有杂念，必形之于外，你初坐时，绳子微动，其后即归静止，可见你内功已有火候，可惜尚未纯静，其后绳子又微微颤动，有如死水微澜，我就知道你必然胸有杂念了。 ” 岳鸣珂心悦诚服，正想禀告取书，镜明长老面容一端，忽道：“ 你是否还有同伴随来？ ”

岳鸣珂吃了一惊，急道：“ 没有呀！ ” 镜明禅师道：“ 有人已到藏经阁上，你替我把他捉来。 ” 话声方停，已听得尊胜禅师在高处传声叫道：“ 达摩院僧人快到藏经阁来！ ”

岳鸣珂拨剑在手，飞跃上阁，黑黝中忽听得一声怪啸，掌风劈面扫来。岳鸣珂一边挡掌，只觉敌人掌风奇劲，急向掌风来处，身形疾进，刷的一剑刺去。岳鸣珂内功已有根底，自然亦通听风辨器之术，不料一剑刺出，只觉微风飒然，一团黑影向前扑到良己右侧，岳鸣珂大喝一声，游龙剑一个旋风疾舞，顿时银光四射，一室生辉，照见一个红面老人，负隅狞笑！

岳鸣珂宝剑一翻，寒光闪处，一招“ 白虹贯日 ”，剑锋直奔敌人“ 华盖穴 ” 扎去，那红面老人倏地一退，岳鸣珂恐毁坏架上藏经，剑锋一转，截他去路，哪知这老人身手，竟是迅疾异</PGN 常，他趁着岳鸣珂换招之际，突然扑到，手掌一拂，便照岳鸣珂持剑的手腕直截过来。岳鸣珂身躯一矮，举剑撩斩敌手脉门。那老人身躯半转，突飞一掌，岳鸣珂急撤招时，手腕已给敌人手指拂了一下，火辣辣的作痛。岳鸣珂大怒，游龙剑向前一领，剑锋一颤，伸缩不定，这一招暗藏几个变化，是天山剑法中杀着之一，红面老人肩头一晃，岳鸣珂的剑刷的向他退处刺去，“ 嗤 ” 的一声，那老人的长衫给撕了一块，岳鸣珂挺剑再刺，红面老人猛喝一声，反手一掌，掌风劲疾，岳鸣珂的剑点竟给震歪！那老人疾如鹰隼，飒声窜上屋顶！

岳鸣珂正想追上，忽听得屋顶上尊胜禅师大喝一声：“ 滚下！ ” 接着“ 蓬 ” 的一声，如巨木相撞，红面老人直跌下来！尊胜禅师跟着跃下，把火折子一亮，只见那老人躲在两个书架之中，面色灰败，却仍是狞笑不已。

尊胜禅师喝道：“ 什么人，还不束手就缚？ ” 那红面老人狞笑道：“ 你敢再进一步，我便把你们少林寺的藏经统统毁了，你接过我一掌，难道还不相信我有此力量？ ”

尊胜挕师面色铁青，他刚才和那老人硬接硬架，那一掌也受得不轻，知他所言不假。投鼠忌器，愣在当场。正在此际，镜明禅师口宣佛号，走上阁来，红面老人道：“ 镜明禅师，你们少林寺若以多为胜，我也不打算生出此门了！ ” 镜明禅师念了句“ 阿弥陀佛 ”，合什问道：“ 施主到此，意欲何为，可肯见告么？ ”

红面老人道：“ 想借《龙泉百炼诀》和《易筋经》一观。 ” 镜明禅师道：

“《龙泉百炼诀》我已答应借与别人，至于《易筋经》乃是我们祖师的遗宝，请恕不能奉阅。”尊胜冷笑道：“你中了我的神拳，不赶快静养治疗，还敢在这里讹诈么？”镜明禅师绕书架走了一周，忽道：“你出去吧，我不怪你便是。典籍经书你要带也带不出去。”那红面老人一想，确是道理，就算镜明长老不管，少林僧众也不会不理，便道：“你说放我出去，那外</PGN 面的僧人呢？”镜明道：“我叫监寺陪你出去，晓谕他们，不要动手。”红面老人看了镜明一眼，双手仍然扶着书架。镜明长老道：“佛家不打诳语。你还惊惧什么？”红面老人道：“好，那请把小还丹拿一粒来！”尊胜“哼”了一声，镜明禅师道：“给他。”尊胜无奈，从银瓶中挑出一粒红丸，红面老人接过，立刻放入口中。尊胜喝道：“好，你随我出去！”飞身一跃而出。红面老人转身向镜明禅师一揖，随着跃出。岳鸣珂见他眼光流动，怕有不测，也提着游龙宝剑，跟在后面。

屋顶瓦脊上已站满了人，达摩院中的八名高僧，连同白石道人与卓一航全都来了。岳鸣珂见卓一航在此，怔了一怔。尊胜禅师扬手嚷道：“方丈有命，放他出去！”

卓一航正在尊胜禅师身旁，在月光下看得明白，尊胜禅师的手掌遍布红斑，急忙问道：“禅师适才和这老贼对掌来了？”尊胜道：“怎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他是阴风毒砂掌金老怪！”尊胜禅师吃了一惊，适才接了一掌，已觉奇异，但还料不到就是阴风毒砂掌。大喝一声，要想追时，双腿忽软。金独异已越了两重大殿，回头叫道：“你们少林寺说话不算话吗？”镜明长老在下面也道：“不要追他！”

岳鸣珂忽道：“我不是少林寺的人！”卓一航猛然醒起，急道：“岳大哥，我们追他，他偷了你师娘的剑谱！”岳鸣珂大喝一声，身形疾起，从藏经阁一掠数丈，两个起伏，已跳到了初祖庵殿背。卓一航与岳鸣珂同时起步，紧跟着他追出了几重屋面。

白石道人大感意外，心中颇怪卓一航好管闲事。他却不知卓一航念着玉罗刹，一见了偷玉罗刹剑谱之人，竟然不顾本领悬殊，径自追下去了！

且说卓一航飞赶下去，起初还可见着岳鸣珂的背影，渐渐背影成了一个黑点，在夜色朦胧中隐去。卓一航轻功虽是不凡，</PGN 但比起岳鸣珂和金独异却还相差颇远。所以越追越远，终于望不见他的影子。

卓一航正在踌躇，白石道人已经赶到，卓一航道：“他们在西北角，我们去也不去？”白石道：“你是我派未来的掌门，对江湖上的人情世故，应该通达。我们到少林寺作客，少林的监寺中了毒砂掌的伤，我们该先救主人，然后追敌。何况那金老怪已中了少林神拳，定非那姓岳的对手，何必你去相帮。”卓一航一想，也是道理，当下随白石道人回转少林寺。

再说岳鸣珂施展绝顶轻功，紧蹑阴风毒砂掌金独异身后，追了半个时辰，已从少室山追到太室出麓。岳鸣珂忽觉心头烦躁，口中焦渴，脚步一慢，金独异发足狂奔，倏忽不见。

岳鸣珂缓了口气，只觉臂膊麻痒，卷袖一看，自臂弯以下，淤黑胀肿，一条红线，慢慢上升，就如受了毒蛇所咬一般。要知这金独异以阴风毒砂掌成名，功力比他的侄儿金千岩何止深厚十倍。岳鸣珂手腕被他拂着，剧斗之后继以狂追，毒伤发作，毒气上升，岳鸣珂见了不觉骇然，急忙择地坐下，忙运吐纳功夫，以上乘内功，将毒气强压下去。
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那条红线已退至寸关尺脉以下。岳鸣珂想：等到天

亮，大约可以回少林寺了。正自欣慰，忽闻得清脆笛声，起自藏身不远之处。岳鸣珂探头外望，只见一个少年，就端坐在外面的一块岩石上。岳鸣珂大奇，看斗转星横，月斜云淡，想来已是四更时分了，为何这个少年还独自在此吹笛？

又过了一阵，远处黑影幢幢，历乱奔来，少年把笛子一收，倏然站起，朗声说道，“你们来迟了。”

来的约有十余人，为首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干瘦老头，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道：“谅你也不敢擅自离去。喂，你这个娃娃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年眉毛一扬，笑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</PGN

老头道：“你这个初出头的雏儿，你懂不懂绿林规矩？你伸手做案，为何不拜见这里的龙头？”少年道：“你也不是这里的龙头。”老头笑道：“你倒查得清楚，那么看来你已知道这里的龙头大哥是谁了。那你是知情故犯，罪加一等。”少年道：“什么大哥不大哥，你们偷得，我也偷得。”

老头旁边闪出了个魁梧汉子，怒气冲冲，戟指骂道：“你这小贼，居然敢干黑吃黑的勾当，快把那支玉珊瑚缴回来。”

岳鸣珂心想原来这是强盗内江，但看这少年，一表斯文，为何也干黑道的勾当？

正是：江湖黑吃黑，侠士起疑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十回　剑术通玄 天山传侠客　京华说怪 内苑出淫邪

那少年笑了一笑，道：“那么你是这里的龙头大哥了？”那汉子傲然说道：“叫你知道麻黑子的厉害，玉珊瑚拿不拿来？”少年笑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已把它换了银子了。”麻黑子大怒，双手一伸，亮出一对飞爪，搂头抓下，那瘦老头叫道：“不要伤他。”少年笛子一横，一对飞爪荡了开去。信手一点，麻黑子咕咚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那干瘦老头面色一变，叫道：“你是铁飞龙的什么人？”

这少年正是铁飞龙的女儿铁珊瑚，她给父亲逐出家门之后，女扮男装，随处飘游，倒也自在。没钱时便到富户家里偷，前几天她到了开封，忽然在街上碰到金独异叔侄一大班人，急忙躲避。本来她应该早早离开，但一想起金老怪既然在此出现，她的父亲和玉罗刹也可能追来。铁珊瑚虽然被逐出家，对父亲仍是思念。她知道父亲和玉罗刹去找金独异索回剑谱，她既然在此遇到金独异叔侄，虽然自知本领相差极远，也要暗里跟踪。

她到了开封之后，沿途所偷的钱已花光了，一晚她到城里一家大户去偷，凑巧碰到麻黑子的手下先到哪里做案。她在强盗手中转偷了一大包银子，又见一支玉珊瑚甚为可爱，也顺手牵羊的拿了。她本来不将这班强盗放在眼内，不料第二天竟然接到绿林“请贴”，指定要她在三更时分，在太室山麓古柏树坡相候，同时也已发现了监视的人。铁珊瑚一想不妙，若然在寓所和这班强盗争斗起来，只恐被金家叔侄看破自己行藏，倒不</PGN 如悄悄的去赴他们之约，料那班强盗不是自己对手。谁知那麻黑子和金家叔侄相识，竟然请来了金千岩助拳。

金千岩和铁珊瑚本来相识，但她换了男装，淡月疏星下一时看不清楚，直到她出手之后，这才看清了是铁家身法。

岳鸣珂在岩石后一听，暗暗骇异。这铁飞龙和金独异在西北齐名，怎么忽然间都会来到此处？

铁珊瑚微微一笑，铁笛一横，道：“金老儿，玉罗刹要取你的命呢，你还敢在这里猖狂。”金千岩吓了一跳．张眼四望。叫道：“你是珊瑚，你爹爹和玉罗刹也来了？”铁珊瑚把笛凑在口边一吹，笑道：“他们一定听到我的笛声了。”

铁珊瑚故布疑阵，金千岩面青唇白，心想叔叔到少林寺盗书，怎么还不见回？若然玉罗刹和铁龙飞一齐出现，这可死无葬身之地。铁珊瑚又是一阵冷笑。金千岩慌忙施礼道：“姑娘，我不知是你，休怪休怪！”把手一挥，转身欲逃，麻黑子这时已自地上爬起，忽然冷笑说道，“金大哥休要听他胡言乱语！这几天除了他之外，开封境内，并没有江湖人物！”

这麻黑子乃是河南帮会首领，又是开封一霸，本事虽然不高强，手下党羽甚多，消息倒是灵通之极。金千岩听他一说，惊魂稍定。叫道：“好哇，你这小丫头也敢骗我！”

黑麻子喜道：“她是女的？拿来给我。”铁珊瑚大怒，笛子一点，黑麻子咕咚一声，又倒地上。这回伤得更重，竟然爬不起来。

金千岩嘻嘻笑道：“小丫头，休得逞凶。”右手一伸，劈面抓到，铁珊瑚晃身急闪，高声道：“练姐姐，快来呀！”金千岩一窒，铁珊瑚嗖的窜出两丈开外，金千岩大怒，飞身一掠，拦在铁珊瑚面前，冷冷笑道：“哼，拿玉罗刹来吓我！”张手就抓，铁珊瑚给迫得步步退后。

金千岩一掌拍到，铁珊瑚铁笛一点，给他挟手抢去，丢在</PGN 地上，左掌又到，铁珊瑚退已不及，金千岩忽然把掌一收，笑道：“我还舍不得用阴风毒砂掌伤你，小丫头，你好好答我的话，若有一字隐瞒，叫你死不了活着受苦。你爹爹呢？他和玉罗刹到哪里去了？”

铁珊瑚道：“你真的要见他们？”金千岩怒道：“谁和你说笑！”反手一拿，铁珊瑚一闪身又叫道：“练姐姐！”金千岩不再受骗，手指一伸，指尖已是沾衣，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急急撤手，铁珊瑚也弄得莫名其妙。

原来岳鸣珂躲在石后，听得分明，初时以为是强盗内讧，本不想出手助谁。后来一听铁珊瑚道出那老头姓金，又听那老头自报“阴风毒砂掌”的字号，心念一动，暗道：“哈，想不到在这里也撞到他们。金老怪追不着，且把他的侄儿拿了。”暗中捏了一粒泥丸，手指一弹，正正打中金千岩的脉门。这一来金千岩吓得魂飞魄散，以为真是玉罗刹到来，转身便逃。麻黑子已由伙伴扶起，见状莫名其妙，嚷道：“这里除了这小贼之外，并没旁的人呀！”金千岩回过头来，见铁珊瑚嘻嘻冷笑，哪有玉罗刹影子。金千岩心怀恐惧，不敢走回，看了一阵，仍无异状，麻黑子的手下团团将铁珊瑚圈着，可是他们见过铁珊瑚武功，金千岩不来，他们也不敢贸然动手。

金千岩定了定神，一想若然是玉罗刹的话，她出手之后，绝不容情，一定现身来追。又想：若然真是玉罗刹在此，她来去如电，要逃也逃不掉，反正是死，不如回去看看。莫叫不是玉罗刹时，给黑麻子笑自己胆怯。

铁珊瑚见金千岩一步又走回来，心中大急，又叫道：“练姐姐！”金千岩虽然打定主怠，惊弓之鸟，闻声仍是一窒，举头四望，忽然微风飒然，急忙把掌一扬，叫道：“鼠辈休放暗器！”一掌击出，忽然惨叫一声滚在地上！岳鸣珂修的从岩石后现出身来。</PGN

原来岳鸣珂第一粒泥丸，本想一下将金千岩击倒，哪知金千岩武功颇有根底，虽被击中脉门还能忍受。岳鸣珂毒伤刚刚好转，不敢施展轻功去追，看看就要被他逃去。可笑金千岩疑神疑鬼，心中只怕一个玉罗刹，却不知岳鸣珂武功比玉罗刹还要厉害。他再走回来时，岳鸣珂已捏了三粒泥丸，又拾了两段枯枝，同时发出。金千岩有眼给枯枝射入，如中利箭，顿时血流满面，滚地狂嗥！

黑麻子那班人大吃一惊，兵刃纷举，岳鸣珂一声长笑，游龙剑倏然出鞘，四下一荡，只听得一片铿锵之声，所有兵刃，全给削断！黑麻子顾不得疼痛，滚下山坡。金千岩忍痛跳起，岳鸣珂剑锋已指向他的咽喉。

岳鸣珂道：“你是金独异的什么人？”金千岩道：“他是我的叔叔。”他们两叔侄相差不到十岁。岳鸣珂道：“好哇，叫你叔叔把剑谱拿来将你赎回。”金千岩道：“什么剑谱？”岳鸣珂道：“你还装什么蒜？玉罗刹的剑谱呢？”金千岩道：“咦，玉罗刹的剑谱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岳鸣珂剑锋一点，转角山坳处忽然奔出一人，叫道：“把人放开，给你剑谱！”

岳鸣珂左掌一推，将金千岩推倒在地上，挡剑待敌，只见金独异跑了出来，狞笑说道：“哼，你真是地狱无门偏进来！来，来，来！剑谱就在这里，有本事的来拿！”

你道金独异何以适才被岳鸣珂追赶时不敢动手，现在却叫阵来了？原来他中了尊胜一拳，受了内伤，所以不敢接招，到摆脱了岳鸣珂之后，也像岳鸣珂一样，择地静坐，运气调元，直过了一个更次才能气达四肢，血脉舒畅。他本来和侄儿约好在此相见，所以内伤平服之后，便急急赶来。

岳鸣珂道：“ 好，我正要与你再决一战，有种的不要逃了！ ” 手腕一翻，游龙剑倏的刺出，金独异身形一转，还了一掌，两人就在山坡上恶斗起来。
</PGN

岳鸣珂怕他的毒砂掌厉害，剑式展开，严如暴风骤雨，叫他不敢欺近身前。金独异也怕他的宝剑厉害，只是在剑光缝中，钻来钻去，伺隙发掌。

战了半个时辰，岳鸣珂一剑快似一剑，铁珊瑚在岩石上望下，只见金独异就似被裹在剑光之中，铁珊瑚暗暗惊奇，对岳鸣珂十分佩服。

岳鸣珂这路剑法乃天山剑中的追风剑法，迅捷无伦。这还是他第一次使用，施展开来，果然把金独异迫得连连后退。岳鸣珂大喜，心想师父廿年来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花，所创的天山剑法只此一路便可无敌于天下。金独异闪展腾挪，形势越来越险。岳鸣珂大声喝道：“ 快把剑谱还来！ ”

金独异蓦然一声怪啸，冷冷笑道：“ 不叫你尝点厉害，你还以为老夫真的怕你！ ” 掌法骤变，凶悍之极，每一掌都挟着劲风，呼呼作响。岳鸣珂的剑点竟给震歪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再战片刻，忽然又觉口中焦渴，心身烦躁。原来这追风剑法全是攻着，最耗气力，岳鸣珂毒伤刚刚好转，经了这场激斗，顿时又发作起来。

岳鸣珂暗自叫苦，但他却不知，金独异比他还要难受。金独异中了尊胜禅师的少林拳，虽仗着功力深厚，运气调元，暂时止住，但内伤到底还未痊愈。这一来，为了要抵御岳鸣珂迅捷无伦的追风剑法，强用内家真力，虽然暂时抢了上风，五脏六腑都受震动，过了片刻，眼前已觉模糊。酣斗声中，岳鸣珂猛发一剑，金独异听风辨器，一掌劈去，将他剑点震开，左手一勾，变大擒拿手法，一把抓着了岳鸣珂手腕！岳鸣珂顿时全身酸软，本能的将剑转锋下戳，不想这一剑却奏了奇功。原来金独异内伤发作，眼睛已不能视物，岳鸣珂因气力消失，这一剑又慢又轻，金独异听不出来踪去迹，竟然给一剑刺在胯骨之上，游龙剑锋利异常，虽然力度甚轻，也已扎到骨头里去！金</PGN
独异一声大吼，呼呼两掌，运力发出，岳鸣珂手腕被人拿着，无法闪躲，两掌全被打中，顿时像抛绣球一样，身子腾空，头下脚上，直跌下来！

铁珊瑚见状大惊，急忙一跃而前，张手一接，恰恰把岳鸣珂接在怀中。岳鸣珂 “ 哇 ” 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嘶声叫道：“ 快去拾那把宝剑！ ” 铁珊瑚面色犹豫，问道：“ 你怎么样？ ” 岳鸣珂怒道：“ 快去，快去！ ”

金独异两掌打出，人也晕死过去。金千岩瞎了一眼，又受了岳鸣珂一掌，也是力竭筋疲，但还能够走动。这时见叔父晕在地上，拼命过来抢救。铁珊瑚拾起宝剑，呼的一声，舞起一道银虹，信手一剑，把附近的岩石斩得火花四溅，石屑纷飞。她是怕金千岩向她进击，所以以剑示威。不知金千岩已是力竭筋疲，生怕铁珊瑚寻他晦气，他把叔父一抱，立刻滚下山坡。

适才岳、金二人酣斗之时，麻黑子的人全已逃走，这时太室山麓，只剩下岳鸣珂和铁珊瑚二人，铁珊瑚走了回来，岳鸣珂道：“ 把我扶起。 ” 随即盘膝静坐，嘶声说道：“ 你先走吧！ ” 铁珊瑚不理，岳鸣珂道：“ 提防敌人再来。你先走！到少林寺去报讯！ ” 铁珊瑚大为感动，心想他身受重伤，却还先念着我。岳鸣珂道：“ 你怎么不听我话！ ” 铁珊瑚一向小孩心性，若在平时有人用这样口吻向她说话，她一定要发脾气。现在却泪承双睫，柔声答道：“ 我听着呢，我现在就去！ ”

岳鸣珂静坐运气，但因伤得太重，那股气劲无法运转自如，坐了一会，天色已亮，睁眼一看，只见铁珊瑚拿着宝剑，在柏树下站着，岳鸣珂道：“ 你

怎么不去？”铁珊瑚跳跃起来，嘟着小嘴儿说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的？”岳鸣珂道：“我怎么不讲理？”铁珊瑚道：“你救了我的性命，为什么不许我尽点心事，给你守护。难道只许你一个人做侠士么？”岳鸣珂无话可答，试着运动四肢，只觉疼痛难当，全身骨头都像松散了一般。铁珊</PGN 瑚道：“我背你到少林寺去吧。”岳鸣珂看她一眼，想起她是女扮男装，摇摇头道：“不必！”又静坐运气。铁珊瑚心想怎么这人这样爱闹别扭。她一片纯真，却不知岳鸣珂是为了避男女之嫌。

岳鸣珂坐了好久，不但无法运气调元，而且呼吸也渐渐困难。原来他一晚没吃东西，加之伤势过重，想用吐纳的气功疗法已不能够。他睁开眼睛，铁珊瑚仍然静静的守在身旁。岳鸣珂叹了口气，铁珊瑚道：“还是我背你去吧！”岳鸣珂不作声，铁珊瑚一笑将他背在背上，缓缓的向少林寺行去。

且说少林寺的监寺尊胜禅师虽然也中了一掌，但他功力深湛，犹在金独异之上，更兼有小还丹化毒补气，过了一晚，已是无事。白石道人兄妹见他无事，一早告辞，卓一航道：“岳大哥不知怎样，怎么还未回来？”白石道人道：“恐怕他要追出几十里外，才能将那老怪追获。”尊胜也道：“那老怪中了我的神拳，谅非岳施主对手。”卓一航放下了心，但仍想等岳鸣珂回来。可是白石道人已经告辞，卓一航自不得不随他去。原来白石道人另有打算，他想带女儿和卓一航一道上京，让他两人多些接触。若添多了一个岳鸣珂，那就没有这么理想了。

再说铁珊瑚背着岳鸣珂，行到少林寺时，已是中午时分。知客僧报了进去，尊胜禅师亲自来接，见状大惊，急问铁珊瑚经过，叹口气道：“方丈心慈，倒给岳施主添了许多痛楚。”急将岳鸣珂带入静室，用上好参汤喂他，然后将三粒小还丹给他服下。镜明长老过来探视，见铁珊瑚在旁服侍，忽然说道：“不必你在这儿。”铁珊瑚怔了一怔，镜明禅师道：“他静养两天便好，你带我的书札到太室山顶慈慧师太哪里投宿吧。两天之后你再到寺门接他。”铁珊瑚知道这老和尚已看出自己行藏，杏面飞红，取了书札，急忙告退。

铁珊瑚去后，尊胜掸师和师兄走出静室，悄悄说道：“这岳</PGN 鸣珂武功精强，英华内蕴，和卓一航站在一起，真如并生玉树，都是千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。但想不到他行为这样不捡，几乎坏了我少林寺清规。要不是师兄看出她是个女子，若然给她在此与岳鸣珂同宿一室，传出去岂不是个天大笑话！”镜明禅师道：“事有缓急轻重，他受了重伤，男的女的，谁送他来都是一样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不必顾什么男女之嫌了。若然真个无人看护时就同宿一室也是行的。”尊胜道：“那么，师兄为何叹气？”镜明道：“岳鸣珂颇有慧根，不但可成剑客，而且可为高僧。我只怕他堕入情网呢。”

不说镜明长老师兄弟暗地谈论，且说岳鸣珂经过两天调治，果然伤毒去净，除了气力还未恢复之外，精神已是如常。第三日清晨，镜明长老将《龙泉百炼诀》的抄本交了给他，嘱咐他道：“百千法门，同归方寸，河沙妙德，总在心源。能斩无明，菩提可证。”岳鸣珂拜辞出寺，只见铁珊瑚已在寺门外含笑候他。

岳鸣珂想起给她背来之事，颇觉尴尬，问道：“你来作甚？”铁珊瑚道：“一来接你，二来向你道谢。”岳鸣珂道：“我也要向你道谢。你去哪里？”铁珊瑚道：“你去哪里？”岳鸣珂道：“我去北京。”铁珊瑚笑道：“我也去北京。”岳鸣珂愣了一愣，道：“你也去北京？”铁珊瑚道：“是呀，咱

们正好同行。“ 岳鸣珂无法拒绝，只好答应。

两人一路北行，铁珊瑚天真烂漫，岳鸣珂看她对待自己有如兄长，局促不安的心情也便渐渐消失。铁珊瑚什么都谈，只是不愿谈及她的父亲，岳鸣珂好生奇怪。

铁珊瑚虽似童真未脱，可是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，江湖路道倒还很熟。他们一路行来，时不时见有江湖人物策马北上，一日到了河北的邯郸，这是一个大埠、两人走入市区，铁珊瑚忽然悄悄说道，“ 前面那间酒楼，有一个黑帮的头子在内。 ”岳鸣珂道：“ 不要多理闲事。 ”铁珊瑚道：“ 你陪我进去看看吧，这人</PGN 辈分甚高，我们这两天碰到的江湖人物，恐怕都要尊他为长呢。 ”岳鸣珂奇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 ”铁珊瑚道：“ 你看，酒家墙角画有一朵梅花，你数一数有几瓣花瓣？ ”岳鸣珂行近一看，道：“ 十二瓣。 ”铁珊瑚道：“ 这就是了。这朵梅花乃是暗记，以花瓣的多少定辈分的尊卑，最多的是十三瓣，现在这朵梅花有十二瓣，在江湖道上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了。 ”岳鸣珂道：“ 好吧，那我们先进去看看，但你可不许胡乱闹事。 ”

两人上了酒楼，拣一副座位坐下。岳鸣珂游目四顾，忽见东面临窗之外，有两个人帽子戴得很低，其中一人，竟似在哪儿见过似的。岳鸣珂心念一动，蓦然站了起来，铁珊瑚道：“ 大哥，你干什么？ ”岳鸣珂招手叫道：“ 堂倌，给我先泡一壶龙井。 ”趁势遥发一掌。那人的帽子飞了起来，岳鸣珂突然飞过两个座位，一手抓去，叫道：“ 应修阳老贼认得我么？ ”那人倏的取出一柄拂尘，迎着岳鸣珂手腕一绕。铁珊珊心中奇道：“ 怎么他叫我不闹事，他自己反闹事了！ ”

铁珊瑚哪里知道这人乃私通满洲的大奸，当年在华山绝顶摆下七绝阵团攻玉罗刹的头子。岳鸣珂暗助玉罗刹时曾和他朝过相。

应修阳武功虽极高，但见了岳鸣珂却有怯意。尘扫一拂不中，岳鸣珂左掌已是劈来，应修阳大吼一声，举起桌子一挡，杯盘酒菜，齐向岳鸣珂飞来，岳鸣珂一跳闪过，应修阳已从窗口跳下大街。他的伺伴不知厉害，上来拦阻，给岳鸣珂一把抓着头皮，掷下街心。应修阳刚刚跳下，岳鸣珂已自后追来，游龙剑寒光闪闪，连连进击。应修阳硬着头皮，挥动拂尘，反身和他相斗。应修阳的那柄拂尘可作五行剑用，可当闭穴镢使，又可缠夺刀剑。招数本来神妙。但岳鸣珂的天山剑法剑剑精绝，更兼游龙剑有断金切玉之能，一相形之下，应修阳的铁拂尘黯然失色！</PGN

两人在大街上这一激斗，只吓得行人远避，商店关门，岳鸣珂一剑紧似一剑，杀得应修阳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正酣战间，忽然街上鸣锣开道，八骑健马前导，八名太监在后呼拥，中间一辆宫车。应修阳大叫道：“ 快来捉这凶徒！ ”八名宫廷侍卫齐跳下马，向岳鸣珂围攻。这些人似和应修阳很熟，纷纷和他招呼。岳鸣珂一想不好，对这几名侍卫，自己虽然不惧，但自己是熊经略派遣回京的使者，若然事情闹大可有不便。虚晃一剑转身便逃，那些人要追也追不及。

岳鸣珂跑过两条长街，铁珊瑚忽然在角落钻出，笑道：“ 怎么你闹事了？ ”岳鸣珂笑道：“ 你倒精灵，先到这里等我。 ”铁珊瑚道：“ 我知道你打不过他们嘛，我当然吓得先跑了。 ”岳鸣珂道：“ 不是打不过…… ”铁珊瑚笑道：“ 我和你说笑呢，你着急什么。我知道你不是打不过，是怕那些侍卫来了。你可知道宫车中坐的是谁？ ”岳鸣珂道：“ 是谁？ ”铁珊瑚道：“ 是个大丫头。 ”岳鸣珂道：“ 胡说。 ”铁珊瑚道：“ 谁个骗你。宫车中坐的是皇太孙

乳母的女儿，我刚刚打听来的。皇太孙的乳母叫客氏夫人，非常得新主爱宠，所以登位之后，特别派人到她的乡下接她的女儿来呢。”岳鸣珂说道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新主？”铁珊瑚道：“老皇帝已死啦，现在太子已登了位。”岳鸣珂出京时老皇帝已经病重，但想不到这样快便死。岳鸣珂叹了口气。铁珊瑚道：“怎么，老皇帝对你有什么好处，你为他伤心起来了？”岳鸣珂道：“不是为老皇帝伤心，哎，国家大事不说也罢。”铁珊瑚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哦，你当我是小孩子，说我不配听国家大事是不是？”岳鸣珂道：“不是这样。”正想说时，忽见一队官兵从横街走出，岳鸣珂急忙拉了铁珊瑚便跑。

两人直跑到郊外才止。岳鸣珂道：“咱们闹了这一趟事，可得躲着点。”接着说道：“我本以为太子贤明，他登位后会加以振作。谁知他却如此行事，宠信乳母一至如斯！乱了祖宗法制</PGN 也还罢了，连那些奸人也给混到宫中了。可惜熊经略和卓兄的一片苦心。”原来卓一航在发现宫中侍卫有内奸之后，曾托岳鸣珂转告熊廷弼禀告皇上，云燕平和金千岩就是惧怕东窗罪发逃出来的。应修阳虽不是宫中卫士，但名字也曾上达天听。想不到老皇帝死后，连应修阳也敢公然出现，而且与宫中侍卫有勾结了。

两人经了这次事后，一路谨慎，绕过石家庄，保定等大城，悄悄进入北京。岳鸣珂带了铁珊瑚到熊廷弼好友兵科给事中（官名）杨涟家里去住。打听之下，才知神宗皇帝死了已一个多月，太子常洛即位。号为光宗。杨涟道：“近来京中有两个大新闻，一个是太子即位之后，就得了怪病，太医诊断说是痢疾，可是按痢疾开方，却不见效。现在一个多月了，皇帝还不能坐朝。”岳鸣珂道：“太子本曾习武，身体素健，怎么得此怪病。第二件呢？”杨涟道：“近来京城常报少年失踪，其中还有富家子弟。九门提督下旨严查，也无结果。你说怪也不怪。”岳鸣珂奇道：“若是少年女子失踪，还可说是采花大盗所为，男子失踪，这可真是怪了。”

谈了一阵，岳鸣珂问道：“熊经略的案子呢？”杨涟道：“你上次离京之后，便有几个御史上本章弹劾他。主其事的是兵部主事刘国缙和御史姚宗文，写奏折的是御史冯三元。”岳鸣珂冷笑道：“那刘国缙是因为昔年在辽东参赞军务，贪污舞弊，给熊经略奏明皇上，将他撤回，以此怀恨在心。那姚宗文更为卑鄙，他向我们经略大人敲诈，要三件最好的紫貂，你知道熊经略官清如水，哪买得起上好紫貂，只得把别人送来还未穿过的一件紫貂转送给他。那姚宗文暗地里说我们大人看不起他。那冯三元的底细我却不知，但听说他专与正派的东林党作对，想来也不是好人。”杨涟道：“这人的笔倒真厉害，他的奏本竟然列举了熊廷弼十一条罪状，八条是说熊经略无谋误国，三条说他欺</PGN 君罔上。”岳鸣珂大笑道：“这真奇了。居然说熊经略无谋误国，那么满洲兵被拒在兴京外，这是谁的功劳。熊经略每有兴革大事，都有奏折到京。他手握兵符，掌有尚方宝剑，都不敢自尊，这又怎能说是欺君罔上？”杨涟道：“所以说那冯御史的笔厉害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这样的文章叫我们写绝对写不出来。”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不过你也不必担心，皇上病了一个多月，那奏章也搁在那儿。再说朝中邪派虽多，正人君子也还不少。”

这晚岳鸣珂满怀愤怒，不觉借酒浇愁，饮得酩酊大醉，到天亮时忽觉有人躺在身侧，向自己颈上直吹冷风。

岳鸣珂翻身一看，原来却是铁珊瑚。岳鸣珂笑道：“不要顽皮。”铁珊瑚道：“习武的人喝得如此大醉，熟睡如泥，给人行到身边也不知道，你羞

也不羞？好在是我，若然是给什么女采花贼把你绑去，那才糟呢！”岳鸣珂道：“胡说！”铁珊瑚道：“什么胡说？你不听杨大人说京城近日常有少年失踪吗？”岳鸣珂道：“女孩儿家口没遮拦，你再乱说，我可要打你了。”铁珊瑚伸伸舌头道：“好啦，就是没有女采花贼你也该起来啦。”岳鸣珂一笑起床，道：“我今日去访卓兄，我看他也应该到京了，你留在屋里吧。白石道人对你们父女可能怀有成见。”铁珊瑚道：“你叫我去我也不去，我看呀，那卓一航也不够朋友。”岳鸣珂拉长了面，道：“怎么？”铁珊瑚笑道：“我说了你的好朋友你生气了？我问你，他若够朋友的话，那晚在少林寺为什么不来帮手。”岳鸣珂道：“他追下来啦，没有追着。”铁珊瑚道：”就算没有追着，也该继续追下来啊。我看他对你并不关心。”岳鸣珂恼道：“我不准你这样乱说闲话。”铁珊瑚见他真个恼了，扁着嘴道：“好，我不说便是。”

岳鸣珂吃了早点，独自到大方家胡同陕西会馆去探望卓一航的消息。走到东长安街时，忽有一辆马车迎面驰来，马车周围饰有锦绣，十分华丽，车上坐有两个穿黄衣服的人，马车挨</PGN 身而过，岳鸣珂依稀似听得车上的人说道：“好个俊美少年。”岳鸣珂也不在意，走到陕西会馆一问，卓一航果然前两天就到了京城，住在他父执吏部尚书杨焜家里。岳鸣珂问了杨焜的地址，再跑去问，杨焜的管家回道：“卓少爷这两天很忙，昨天进宫朝见，没有见着皇上。今天又出去啦。”岳鸣珂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管家道：“那可不知道啦！你晚上再来看看吧。”

岳鸣珂心头烦闷，辞了出来。杨焜府第就在琉璃厂侧，这琉璃厂（地名）乃北京著名的字画市场，雅士文人以及那各方赶考的士子和京中官家子弟都喜到哪里溜达。岳鸣珂信步走去，忽见刚才所碰到的那辆华丽马车也停在市场之外。这日天色甚好，但来逛的人却并不多。岳鸣珂走进漱石斋浏览书画，巡视一遍，见珍品也并不多，随手拿起一幅文征明的花鸟来看，旁边忽有人说道：“这幅画有什么看头？”岳鸣珂一看，原来就是马车上那两个黄衣汉子，因道：“文征明的画也不错了。”一个黄衣汉子道：“文征明是国初四才子之一，他的画当然不能算坏。不过这一幅画却绝不是他的精品。兄台若喜好他的画，小弟藏有他和谢时臣合作的‘赤壁胜游卷’，愿给兄台鉴赏。”这幅画乃文征明晚年得意之作，乃是画中瑰宝。岳鸣坷听了一怔，心想怎么他肯邀一个陌生人到家中鉴赏名画。

哪个黄衣汉子又道：“有些人家中藏有名贵字画，便视同拱壁，不肯示人。小弟却不是这样。古董名画若无同好共赏，那又有什么意思？”岳鸣珂心想这人倒雅得可爱，又想：自己一身武功，就算有什么意外，也不惧怕。不妨偷半日闲到他家里看看。因道：“承兄台宠招，小弟也就不客气了。”互相通名，那两个汉子一个姓王一个姓林，上了马车，姓林的取出一个翡翠鼻烟壶，递给岳鸣珂道：“这鼻烟壶来自西洋，味道不错。”岳鸣珂谢道：“小弟俗人无此嗜好。”那姓王的却取出一杆旱烟袋来，岳鸣珂道：“小弟与烟酒无缘。”其实酒他是喝的，不过他</PGN 在陌生人前，小心谨慎，所以如此说法。姓王的汉子大口大口的吸起烟来。岳鸣珂觉烟味难闻，甚是讨厌。那姓王的忽然迎面一口烟喷来，岳鸣珂顿觉脑涨头昏，喝道：“干么？”姓王的又是一口浓烟劈面喷来，岳鸣珂顿觉天旋地转，一掌劈出，怒道：“鼠辈敢施暗算。”那两个汉子早已跳下马车，岳鸣珂一掌打出，人也晕倒车上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岳鸣珂悠悠醒转，只觉暗香缕缕，醉魂酥骨，张眼一

看，自己竟然是躺在锦褥之上，茶几上炉香袅袅，这房间布置得华丽无伦，挂的猩猩毡帘，悬的是建昌宝镜。壁上钉有一幅画卷，山水人物，跃然浮动，岳鸣珂眼利，细看题签，竟然真的是文征明和谢时臣合作的“ 赤壁胜游 ”。岳鸣珂疑幻疑梦，心念一动，忽然想起铁珊瑚所说的“ 女采花贼 ”。心想：难道真的应了她的话了？一想之后，又暗笑自己荒唐：“ 采花女贼 ”哪会有这样华丽无伦的房间。岳鸣珂试一转身，但觉四肢酸软无力，心想：怎么那几口烟这样厉害，以自己的功夫，居然禁受不住？挣扎坐起，盘膝用功，过了一阵，渐渐血脉流通，百骸舒畅。

再说卓一航和白石道人父女到了京师之后，卓一航为了朝见方便，住在兵部尚书杨焜家里。白石道人父女则住在武师柳西铭家中。白石道人殷殷嘱咐道：“ 你大事办了，就赶快回山，可不要做什么捞什子官。 ”卓一航道：“ 这个自然。 ”

不料光宗病在深宫，卓一航第二日一早和杨焜到太和门外，恭问圣安，投名听召，等了半天，只见来问候的百官，排满太和殿外，皇帝只召见了一个鸿胪寺丞（官名）李可灼。百官无不骇异。鸿胪寺丞不过二品，不知何故“ 圣眷 ”如此之隆。卓一航回到杨家闷闷不乐。心想：皇帝这样难见，看来会虚此一行。不料到了傍晚时分，宫中忽然派来一名内监，到杨焜家中说道：“ 圣上龙体今日大有起色。闻说卓总督的孙儿进京，吩咐</PGN 他明日到养心殿朝见。 ”卓一航大喜。杨焜问道：“ 是哪位太医的灵药？ ”内监道：“ 你再也猜想不到，这病不是医生医的。 ”杨焜大为奇怪。

皇帝有病，惯例必是太医会诊，医不好时再宣召各地名医。光宗病了月余，太医束手无策，各地名医陆续到来，药石纷投，亦无起色。如今内监说不是医生下药，杨焜自然奇怪，内监续道：“ 李可灼不知交了什么好运，居然立了大功。 ”杨焜道：“ 怎么？他立了什么功了？ ”内监道：“ 圣上的病就是他医的。 ”杨焜奇道：“ 李可灼懂得医道？皇帝敢吃他的药？ ”内监道：“ 那李可的是宰相方从哲所竭力保荐的，说他有能治百病的红丸，李选侍也劝圣上试服。 ”李选侍乃是皇帝的宠妃。杨焜眉头一皱，道：“ 皇帝怎么听这妇人之言，以万金之体去试什么红丸。 ”内监笑道：“ 倒真亏李可灼那粒红丸呢，万岁爷服后，过了一个时辰，居然舒服许多，胃口也开了。万岁爷连连称赞，叫他做忠臣。 ”杨焜见内监如此说法，也便不再言语。

第二日一早，卓一航和杨焜又到太和殿外听宣，在午门外碰见李可灼洋洋得意而来，两个侍从便在午门等候。卓一航一见，不觉愕然。你道这两个侍从是谁？原来正是在少林寺山门骂战的那两个老家伙——胡迈和孟飞。胡迈垂手说道：“ 大人这次医好圣上，升官那是指日可待。 ”李可灼道：“ 我有好处，也就有你两人的份。 ”孟飞道：“ 谢大人栽培。 ”李可灼低声说道：“ 你们可不要走开。圣上眼药之后，若有什么变化，我会叫内监出来请问你们。 ”孟飞道：“ 小还丹药到病除，大人不必担心。 ”李可灼直进午门，卓一航跟着进去，胡迈、孟飞一见，面红过耳，急急把头扭过一边，佯作看不见他。

这次在太和门外问圣安的官儿更多，过了一阵，内廷传令出来，叫鸿胪寺丞李可灼，兵部尚书杨焜，礼部尚书孙慎行，御史王安舜等十多个官儿到体仁阁候宣，最后叫到卓一航，百官</PGN 见卓一航并无功名竟得宣召，十分羡慕。有人知道他是前云贵总督卓仲廉的孙儿，纷纷议论，说这真是难得的殊恩。

光宗皇帝在养心殿养病，体仁阁就在侧边。卓一航随众官之后，在末座坐下。候宣众官纷纷向李可灼道贺。李可灼喜洋洋的道：“ 这可真是圣上的鸿福齐天。我的红丸恰恰在上月配成。 ”礼部尚书孙慎行道：“ 你的红丸真是仙丹妙药，不知如何配法，若肯公诸天下，那真是造福无量。 ”李可灼冷笑道：“ 你当是容易配的吗？那要千年的何首乌，天山的雪莲，长白山上好的人参，还要端午午时正在交配的一对蟋蟀作药引，我花了几十年功夫才侥幸把各物配齐。 ”众官听了，个个咋舌。卓一航听他胡吹，暗暗好笑。心知这红丸一定是少林寺的小还丹。过了一会，内监出来宣召李可灼进去。卓一航忽然想起，胡迈和孟飞骗到的小还丹虽有两粒，但一粒己当场咽下，只剩下一粒。就算皇帝昨日所服那粒是真，今日所进的红丸定是假了，拿皇帝性命当作儿戏，真真岂有此理。

杨焜见卓一航焦急之情现于颜色，问道：“ 怎么？ ”卓一航道：“ 我怕这李可灼乱进假药。 ”旁边的官儿横了卓一航一眼，杨焜认得这是宰相方从哲的亲信，急道：“ 方大人保荐的定不会错。 ”

过了一阵，李可灼春风满面回来。众官纷纷问讯，李可灼道：“ 我这红丸非同小可，本来一粒便够，何况连服两粒。圣上服下之后，精神大佳，明天便可上朝与诸君相见了。 ”众官又是纷纷道贺。

卓一航将信将疑，心想就是真的小还丹也不会好得这么快。内监又出来叫道：“ 圣上叫卓一航进谒。 ”

正是：江湖术士，故弄玄虚，万乘之尊，性命儿戏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十一回　糜烂叹宫闱 英雄气短　蜩螗悲国事 侠士心伤

杨焜道，“世兄留神应对。”卓一航道：“谢大人关照。”随内监走过长廊，进入养心殿内，只见皇帝斜倚床上，面有笑容，卓一航匍伏朝拜，常洛道：“免礼。赐坐。”内监端过一张椅子，卓一航侧身坐了，朝皇帝一望，兄见他面发红光，毫无病容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要知泰昌皇帝（光宗年号）得病已久，即算真的是仙丹妙药，也难药到病除。而今吃了一粒红丸，就居然红光满面，若非回光返照，就是那红丸是用极霸道的药所炼，能暂收刺激之功，然终属大害。卓一航隐忧在心，却不敢说出。

常洛道：“我昨日已知你来，但病魔未去，不便召你。幸得李可灼进了两粒红丸，真真是药到病除，要不然今日也还未能见你。你看我的气色如何？”言下甚为得意，卓一航不敢直陈，只好说道：“皇上鸿福齐天，气色好极了。但久病之后，还须珍 摄。”

常洛喝了一盏鹿血，又道：“你的事情，石浩已经告诉我了。李周二位钦差也已经安全回京。他们都很感激你呢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暗算二位钦差的人只恐背后有权势者撑腰。”服侍皇帝的太监横了他一眼，卓一航道：“万岁初愈，我本不该说这些话令皇上担心……”常洛面色一沉，对内监道：“你到翠华官叫李选侍来。”内监垂手退下。常洛一笑说道：“卓先生深谋远虑，洞察机微，朕正想仰仗先生臂助。”卓一航心中一动，只听得皇帝续道：</PGN“你莫不是疑心魏忠贤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臣一介布衣，不敢妄论朝政，但厂卫付之阉人，只怕太阿倒持，宦官之祸不可不防。”常洛道：“本来你被陷害的事，我早想彻查，但只恨登极之后，便缠绵病榻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，国家大事要紧。”常洛道：“所以我请你来。魏忠贤其实不忠不贤，我哪有不知道之理。只是他掌握东厂，宫中侍卫全听他调度，也不能行事草率。待朕病好临朝之后，当再图之。”卓一航默然无语。皇帝忽道：“卓先生可肯留在宫中么？”

卓一航道：“微臣孝服未满，不敢伺候明君。”常洛笑道：“我不是要你做官，你替我在宫中教教太子如何？由校今年十七岁了，还是顽劣不懂人事。”卓一航想起祖父遗言，正将推辞，常洛已抓笔来，在床前的小茶几上写了圣旨，用了玉玺，卓一航不便拦阻，正自心急，常洛将诏书递过，道：“你明日可到内务府去报到，叫他们替你安排住所。”卓一航接过诏书，先跪下谢恩，然后说道：“微巨还是不敢接旨。”常洛讶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为难之处？”正说话间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门外的侍卫纷纷抢进，常洛呻吟道：“不关他的事，叫李可灼来！”面上红筋隐现，颓然倒在床上。

卓一航料得不错，常洛第一次服的红丸果是少林寺的小还丹，第二次服的却是假药。原来胡迈和孟飞都是李可灼的门客，胡迈粗晓武功，孟飞则是个专造假药的江湖骗子，二人在少林寺讹诈，骗了两粒小还丹，其中一粒胡迈当场放入口中，却并未咽下，事后吐了出来，交给孟飞化验，孟飞自作聪明，胡猜小还丹的配药成份，制了几粒。李可灼据以为宝，献给皇帝，终于酿成了明史上“红丸”一案。

卓一航见常洛甚为痛苦，黄豆般的汗珠颗颗滴下。正自心急，忽闻得养心殿外有叱咤追逐之声，侍卫长一跃而出，喝道：“谁敢惊动圣驾！”</PGN

再说岳鸣珂悠悠醒转，发现自己竟是处在华丽绝伦的房间之中，静坐一阵，神智暂复，疑幻疑梦。忽然在对面墙上悬着的建昌宝镜里，照见自己已

换了一套睡衣，猛然想起自己出来时原带有佩剑，游目四顾，不但自己原来的衣裳不见，连佩剑也不见了。须知岳鸣珂这把剑，乃他师父在天山所炼的两把宝剑之一，神物利器，突然不见，如何不惊。急忙起来寻觅，刚刚下得床来，对面墙上的大镜忽然慢慢移开，缕缕暗香，弥漫室内，镜后竟是一道暗门，一个美妇人轻轻的走了出来，格格笑道：“你醒来了？”

岳鸣珂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把我的宝剑偷了？”那美妇人笑道：“宝剑，什么宝剑值得大惊小怪？我这里的宝物多着呢，你要多少？”随手打开一个抽屉，只见宝气珠光，耀眼生缬。里面堆满了珊瑚宝石，翡翠珍珠。美妇人以为岳鸣珂必定惊讶，哪知岳鸣珂说道，“这些东西再多十倍也比不得我的宝剑！”美妇人轻蔑一笑，道：“宝剑算得什么！你喜欢宝剑，我这里有的是！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，你要什么便有什么。”岳鸣珂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美妇人又笑道：“你瞧这里可像人间所在？”岳鸣珂轻咬舌头，隐隐生痛，情知不是作梦，便道：“难道你这里是广寒仙府不成？”美妇人笑道，“也差不多！”说着挨近身来，香气越发浓郁。

岳鸣珂心神一荡，只觉这香味十分奇怪，吸入鼻端，醉魂酥骨，渐渐面红耳热血脉偾张。岳鸣珂心道：“莫非是遇了邪魔，来试我的定力？”盘膝一坐，又运起功来。那美妇人挨着岳鸣珂身子，用手指拨他眼皮，岳鸣珂只是不理。美妇人笑道：“你又不是和尚，打坐作甚？”岳鸣珂仍然不理。美妇人又笑道：“我闻有道高僧，目不迷于五色，耳不惑于五声，你不敢张开眼睛，怎么能做高僧？”岳鸣珂心头一震，益发怀疑她是妖邪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虽未闻大乘佛理，但镜明长老说我颇有慧根，也曾传过</PGN 我明心见性的真言。我倒要试试自己的定力。”倏的张开眼睛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气聚丹田，行起吐纳之道。那美妇人见他若无其事，也是颇为奇怪，索性把身子凑了上来，向他嘘气，岳鸣珂试运“沾衣十八跌”的功夫，鼓气一弹，那美妇人“哎哟”一声，跌落床下，娇嗔骂道：“你用什么妖术？”

岳鸣珂试用了“沾衣十八跌”的功夫，试出那美妇人丝毫不懂武功，不觉说道：“啊，原来你不是妖邪！”美妇人怒道：“你才是妖邪！”忽又回嗔作笑，道：“你是进京考武的举子么？”岳鸣珂心念一动，忽道：“你说你有许多宝剑，请借一把来瞧。”美妇人稍现犹疑，随即笑道：“谅你也不敢杀我。我就让你开开眼界。”随手在墙上一按，打开一道暗门，乃是一个壁橱，里面悬有十来口剑，岳鸣珂一眼瞧去，并无自己的游龙剑在内。只听得那美妇人道：“这里的剑，随便哪把都要比你的好，你服了吧？”岳鸣珂突然一跃而起，在壁橱里抽出一把剑来，只见寒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美妇人道：“如何？是不是比你的剑好？快些挂回去吧！”

岳鸣珂吃了一惊，这把剑形状奇古，剑柄铜色斑斓。怕不是千年以上的宝剑？细细一看剑柄上镌有“龙泉”二字，猛然想起师父曾论古今宝剑，他说：“游龙断玉虽是五金之精所炼，但比起古代的干将、莫邪、鱼肠、龙泉、天虹、巨阙、纯钩、湛卢等剑，那还是远远不及。”岳鸣珂当时曾问及这八把古代宝剑的下落，师父道：“听说龙泉、巨阙、湛卢三剑自唐代起就流入宫中，其他五把却是不知下落。”这样说来，难道这里竟是宫中禁地？神官野史上说唐代的公主喜欢掳美男子入宫享受，难道这种宫闱秽史重现于今日？正思量间忽听得墙壁有人敲了几下，其声急促。美妇人道：“把剑挂上！”岳鸣珂把剑一指，猛然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！从实道来！”美妇人玉颜变色，把手一按，壁橱隐没，岳鸣珂一步步迫近，美妇人在墙上一靠，暗门倏开，

里</PGN 面跳出两人来，美妇人却从暗门逃出去了！

从复壁中跳出的两人，手中都提着兵器，其中一人正是用迷烟喷翻自己的黄衣汉子。岳鸣珂大怒，一剑刺去，那人把手一扬，射出三枚弹子，一出便自行炸裂，喷出浓烟。岳鸣珂早有防备，忍着气绝不呼吸，手中剑迅若惊飕，一剑刺到那人咽喉，猛然想起，此地若是禁苑，此人便是宫中侍卫，剑把一缩，右边那人一锴打来，岳鸣珂反手一捞，将他的兵器夹手抢过，“砰”的一脚踢开房门，往外便闯。

那两人绝料不到他刚刚醒转，武功还有如此厉害，怔了一怔，急忙击掌呼援。岳鸣珂一出房门，七八名卫士四边围上，岳鸣珂不愿伤人，横剑四面一扫，但听得一阵断金戛玉之声，七八条兵刃都给截断，龙泉宝剑的威力果然大得惊人！有人喝道：“你这小子偷了宫中的宝剑，闯得出去也是死罪，不如赶快弃剑投降，我们可以偷偷放你出去。”岳鸣珂心想：事已至此，不如我就携剑去见皇上，拼着一死，也要把此事查明，主意打定，手中剑又一个旋风疾舞，把卫士们迫出一丈开外，纵身跳上屋顶。

皇宫殿宇全是用黄色的琉璃瓦所盖，岳鸣珂飞身直上，只觉滑不留足，四面一望，但见殿宇连云，鳞次栉比，岳鸣珂先前尚有些疑惑，此时知道确是皇宫无疑，一时百感交集，想不到宫中腐败竟至如斯，自己与熊经略在边关苦战，只恐也是无补于事了。

那几名被削断了兵刃的卫士，见岳鸣珂十分厉害，不敢来追，只是在下面大声吆喝。岳鸣珂认定前门的华表，发足狂奔，琉璃瓦面，虽然滑不留足，但他轻功卓绝，脚尖微点，便即飞起，居然如紫燕掠波，毫无沾滞！

但皇宫极大，殿宇何止千间，他刚掠过几座瓦面，下面一声吆喝，一人跳了上来，竟然是应修阳！岳鸣珂心道：罢了，罢了！这样的奸人居然也混进宫中，国事还有可为吗？应修阳大</PGN 叫道：“有刺客！”岳鸣珂怒道：“好哇，你这奸贼，我先捉你去见皇上！”一招“龙卷暴伸”，青光倏的长出丈许，应修阳拂尘一卷，剑光过处，尘尾已被削断一绺，这还是他避招得快，要不然连手腕也要截断。

岳鸣珂剑如龙门鼓浪，一招未收，二招续至，剑法之快，难于形容，应修阳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更加上他怒极气极，连使绝招，应修阳挡了十招，已有几次险被他刺中。这时宫中各处卫士，闻讯赶来，人声步声，响成一片。岳鸣珂怒道：“把你毙了再说！”宝剑一旋，青光疾驶，把应修阳卷在当中，刷刷几剑，连下杀手！

应修阳左避右闪，忽觉头顶心一凉，头发已被削去一片，吓得亡魂俱冒，拂尘虚架，拼命向上跃起，岳鸣珂喝道：“你还想逃！”脚尖一点，从屋瓦凭空掠起三丈，他的轻功比应修阳高明得多，这一跃，竟然掠过应修阳头顶，倏然一翻，长剑下刺，应修阳身子悬空，绝难逃避，只觉冷气森森，剑锋已到头顶！

岳鸣珂翻腕下刺，就在应修阳性命俄顷之际，蓦地一团白影，横里飞来，身形未到，掌力先来，呼的一声，又劲又疾，岳鸣珂的剑尖给震得歪过一边，顺势一割，应修阳手臂在袖中，袖口给剑割了一段，终于逃了性命。

岳鸣珂挽了一个剑花，重落瓦面，救应修阳的人也已赶到，运掌成风，呼呼几声，把岳鸣珂迫得连退三步。岳鸣珂大吃一惊，想不到皇宫中的卫士，竟然有如此功力！定睛看时，那人带着一张面具，狰狞可怕。在剑光中竟然伸手抓他手腕。岳鸣珂急忙一抖剑锋，走斜边攻他空门，那人左掌斜切，右

掌横劈，竟然以攻对攻，丝毫不让。两人换了几招，都是绝险之着，岳鸣珂忽觉这人掌法，似乎在哪里见过一般，就是这么略一分心，几乎给那人横掌劈中。

这时宫中高手四面赶来，应修阳叫道：“ 刺客在这儿！ ” 那</PGN 蒙面怪人突然虚发一掌，跳落地面，隐入花树丛中。片刻之后，从宫中各处赶来的卫士纷纷跳上瓦面。

岳鸣珂大为奇怪，这蒙面客武功之高，不在“ 阴风毒砂掌 ” 金独异之下，以一对一，自己纵然未必落败，也绝难占得上风，若然他是宫中卫士，何以同伴来时，他反而悄悄溜走。

蒙面人一去，宫中卫士虽多，却没有武功特强的人，岳鸣珂轻功既高，又有宝剑，且战且退不过片刻，就逃至乾清宫外，众卫士衔尾急追，大声呐喊。在混战中，应修阳也悄悄的溜走了。

再说卓一航在养心殿中听得外面呼喝厮杀之声，靠窗一张，忽见给卫士追赶的竟是岳鸣珂！大吃一惊，无暇思索，也急忙一跃而出，服侍皇帝的侍卫长正拔刀拦堵，骤见卓一航冲出，怔了一怔，卓一航已一把将岳鸣珂扯入养心殿内，在皇帝面前双双跪下。

常洛突吃了一惊，冷汗迸流，指着岳鸣珂道 :“ 你，你，你带剑来作甚？ ” 卓一航急禀道：“ 他是熊经略的使者，微臣愿以性命保他！ ” 岳鸣珂插剑归鞘，道：“ 圣上，宫中出了淫邪妖孽，请容微臣细禀。 ” 常洛出了一身冷汗，神智反而略见清醒，熊廷弼赤胆忠心，他素来知道，挥手叫道：“ 成坤，你吩咐那些奴才，都退回去！ ”

成坤是那侍卫长的名字，为人倒还正直忠心，也知宫中派别的分歧，东厂自成一系等事情。听得这“ 刺客 ” 是熊经略的人，已放下了一半心，再听得皇上吩咐，答道：“ 奴才遵命。 ” 横刀立在门口，追来的卫士，都给他斥了回去！

再说岳鸣珂被皇帝一喝，定了定神，把龙泉宝剑捧上去道：“ 圣上，请看这是不是宫中之物？ ” 常洛接来一看，问道：“ 你怎么得来的？ ” 岳鸣珂跪在榻前，将“ 奇遇 ” 禀告，刚说到遇见美妇之事，常洛道：“ 是不是梳着盘龙双髻，脸儿圆圆的？ ” 岳鸣</PGN 珂道：“ 正是。 ” 常洛大叫一声：“ 气死我也！ ” 晕了过去，卓一航急忙上前替他揉搓，成坤也回转身来，过了一阵，常洛悠悠醒转，道：“ 你们且退下去，这事不要乱说。成坤，快把方从哲和李选侍叫来。 ” 卓一航捏了把汗，和岳鸣珂走出，遥见乾清宫中，一队宫娥走出，二人不敢停留，急急回到体仁阁内。候宣的官儿见突然多出一人，几十双眼睛，都看着岳鸣珂，杨焜悄悄问道：“ 皇上怎么了？ ” 卓一航不敢回答，只摇了摇头，过了一阵，内里隐隐传出哭声，内监走出道：“ 你们都散了吧，皇上今天不见你们了。 ”

出了午门，岳鸣珂道：“ 看来皇上只怕难保。 ” 卓一航道：“ 大明的国运，只好付之天意了。 ” 岳鸣珂道：“ 皇上虽非圣明，但也还识大体，若太子继位，他只是个无知小儿，外有权臣，内有奸阉，宫中又淫乱荒靡，只怕不必等满人入关，天下先自亡了。 ” 杨焜见他们竟然议论皇上，肆言无忌，急忙引开话头。岳鸣珂问了卓一航住址，道，“ 明日我来见你。 ” 两人拱手相别。

哪知第二日宫中便传出皇上驾崩的消息，百官举哀，自不消说。太子由校即位，改元天启。宫中乱纷纷的，那李可灼进了红丸，药死皇帝，非但没

有罪名，宰相方从哲反说是皇帝传有遗旨，说李可灼乃是忠臣，赏他银两。群臣闻讯哗然，有一班不怕死的官儿如礼部尚书孙慎行，御史王安舜，给事中惠世扬等便商议上奏章参他，说方从哲有弑君的罪名。这事闹了很久。后来方从哲终于靠魏忠贤之力，将这个惊动天下的红丸案子压了下去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岳鸣珂当日回到杨涟家中，把事情与铁珊瑚说，慨叹不已。铁珊瑚笑道：“只有你们这班傻瓜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扶助的却是这样糜烂的皇朝，倒不如野鹤闲云，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还来得痛快。”岳鸣珂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当我只是为扶助姓朱的一家么？”铁珊瑚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还有抵御外族入侵，所以</PGN 必须扶助皇帝的一番道理，是么？其实要抵抗鞑子，何必一定要个皇帝？”

岳鸣珂吃了一惊，心想：我以为这妮子全不懂事，哪知她也有一番道理。当下不再言语。铁珊瑚道：“我不愿见那卓一航，你不要说我在这里。”岳鸣珂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铁珊瑚面上一红，道：“不为什么，就是不喜欢见他。”原来铁珊瑚以前与王照希有过论婚不成之事，铁珊瑚知道卓一航与王照希交情甚厚，料他必知此事，所以不想见他。

第二日岳鸣珂依约到杨焜家中，杨焜已和同僚商议参方从哲的事去了。卓一航单独和岳鸣珂会面。岳鸣珂道：“想不到泰昌皇帝这样快便死，宫中的丑事无人再管了。”卓一航叹了口气，岳鸣珂道：“这趟回京，看了许多事情，我也有点心灰意冷。只是新君即位之后，掌权的一定是魏忠贤、方从哲这一班人，他们和熊经略一向作对，我若不是为了老师，真的想出家去了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我们且停留几日，看看如何？”岳鸣珂道：“朝政不堪闻问，我也不愿再理了。只是我今晚还要进宫一趟。”卓一航道：“为何要冒此大险？”岳鸣珂道：“我的游龙剑失在宫中，我一定要探它一探。”卓一航心念一动，道：“我陪你同去如何？”岳鸣珂心想卓一航武功虽高，但还未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若然遇险，只怕逃不出来。便道：“夜探深宫，人多反而不便，我兄盛情，小弟心领了。”卓一航若有所思，久久不语。忽道：“我和你同去见我的师叔如何？”岳鸣珂问道：“哪位道长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四师叔白石道人。”岳鸣珂道：“久闻武当五老之名，何况是你的师叔，既然在此，自当拜见。”

白石道人父女寄居在武师柳西铭家中，离杨焜家有十余里路。卓一航和岳鸣珂到了柳家，敲门好久，才有人开。开门的竟然不是柳家的人，而是何萼华，卓一航微微一愕。心想：柳家的人哪里去了，怎么要客人来开门？</PGN

何萼华面上也有惊愕之容，水汪汪的一对眼睛盯着卓一航，似乎有什么话说又说不出来，卓一航低下了头，岳鸣珂瞧在眼里，暗暗偷笑。

何萼华把两人带到西面客房，敲门叫道：“爸，卓师哥和他的朋友来见你。”白石道人打开房门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道是那一位，原来是岳英雄！”岳鸣珂大惑不解，不知白石道人何以认识自己。卓一航在旁笑道：“岳兄少林取书，连闯五关之夜，敝师叔也正在少林寺中。”白石道：“你的剑使得很好！”岳鸣珂道：“武当剑法天下独步，还要请道长指点。”白石道人冷冷说道：“岳英雄过谦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武当的剑法已远远落在后面了。”白石心胸较窄，在少林寺时就曾因镜明长老过于推崇岳鸣珂的天山剑法，心中不快。卓一航绝料不到师叔有如此妒忌之心，颇觉师叔态度异常，岳鸣珂更是尴尬不安。

白石道："岳英雄请稍坐，贫道有些小事，要与敝师侄一谈。"牵卓一航的手走入内室。岳鸣珂道："请便。"枯坐客厅，十分无趣。猜不透白石道人，为何对自己如此神情冷漠。

卓一航更是大惑不解，随白石道人进入内室，微愠问道："那岳鸣珂是当今侠士，又与弟子甚是投缘，不知师叔何以对他冷淡？"白石道人道："他既是当今侠士。那定不会拘泥客套俗礼。我有事要和你说，让他坐一会有什么要紧？"白石道人的话虽颇为强词夺理，但卓一航身居后辈，却不便反驳，只得恭敬问道，"师叔有什么吩咐？"

白石道人道："现在泰昌皇帝既死，"你的事也弄清楚了，你该随我回山了吧？"卓一航道："这，——这个，弟子还想逗留几日。"白石道，"为什么？"卓一航嗫嚅说道："弟子与岳大哥有个约会。他的宝剑失落在皇宫之内，内情古怪非常！"

卓一航将岳鸣珂宫中历险的事说了，白石道人皱眉道："居然有这样的事！"卓一航道："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但弟子世</PGN 受国恩，见了这样的事，总觉得难过。"白石道："那么你是想助岳鸣珂一臂之力，和他夜探皇宫，查明此事了。"卓一航道："正是！"白石道人忽道："自己的事情都理不了，还理别人的呢！"突然解开衣裳，道："你看！"

白石道人袒开胸膛，胸膛上有一个淡红的手印！卓一航骇然问道："师叔你受了暗算了？"白石道人点了点头，道："所以我要和你商量，咱们是回山呢？还是留在这里？"

卓一航道："这是阴风毒砂掌金老怪的手法，你碰到他了？"白石道："若是金老怪，我只怕留不着性命见你了。这人功力要比金老怪稍逊一筹。"

白石道人以手击掌，继续说道："昨日黄昏时分，我独自到天桥溜达，有一档卖武的，走钢线，耍马技，倒还有点真实功夫。我正看得出神，忽然有一个恶霸模样的浓眉大眼的汉子进场收取规钱。卖技的老儿打拱作揖，十分可怜，乞求他道：'今日整日没发市，你老高抬贵手，宽限些儿吧。'那恶霸大呼小喝，兀自不允。是我路见不平，进场去止着哪个恶霸，略一动手，把他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像条狗似的夹着尾巴走了。那卖技老儿对我千多谢万多谢，这时天已黄昏，又闹了这一场事，看客都已散了。那老儿便邀我到他的帐幕中喝杯淡酒。我不料有他，便随他去了。哪知这老儿却是练就阴风毒砂掌的高手！在他把酒递过来时，突然一掌打在我的胸上！"卓一航"哎哟"一声，白石笑道："但他占不了便宜，我吃了一掌，还他二指，把他的愈气穴点了，饶他武功多高，也得落个残废！"卓一航道："这样说来，金老怪也一定到了京城来了！"

白石道人续道："那卖技的老头儿逃出帐篷，临行喝道：'白石贼道，你三日内若不回山，还有人要敬你一掌！'我怕他还有同党，急回柳家。哪料柳家也闹得天翻地覆。"卓一航道："怪不得我今日来时，不见柳家的人开门。"白石道："柳武师邀</PGN 请帮手去了。"卓一航道："怎么？柳武师在京中德高望重，极得人和，难道也有人向他寻仇吗？"白石道："就在我遇事的时候，柳家也来了几个不速之客，声势汹汹，不准他留我在他家居住。原来这些人和他并无仇冤，而是冲着我来的。"卓一航道："这倒奇了，我们和金老怪井水不犯河水，武当五老的威名更是天下知闻，为何他们偏要与师叔作对？"白石道："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用意。所以我和你商量，咱们是回山的好，还是留在这里接他们这个碴子？"卓一航道："按说，若

是为了不想牵累柳老前辈，那当然是回山好。但现在柳武师已出去邀人助拳，那咱们倒不能一走了之了。”白石道：“着呀！你的意思与我正好一样。那么在这三日之中，你不必回杨家去了，就留在这儿，看那些人敢怎么样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岳大哥剑术精妙，武艺高强，咱们何不与他联手合斗？先助他一臂之力，然后邀他助拳？”白石道人面色倏变，厉声说道：“一航，你是我派未来掌门，本门的规矩你不知道吗？”卓一航惶恐说道：“不知弟子犯了哪一条规矩？”白石道人想了一阵，忽又哑然失笑，说道：“说来也怪不得你。你出师不过两年，你师父也不大坚持这条规矩，想来他没有告诉你了。”卓一航讶道：“到底是什么规矩？”白石道：“这规矩并不是本门祖训，但近二十年来，大家都是这样。你知道这二十年，我派盛极一时，同门遍布各地，所以一向与别派争斗，从不需人助拳！久而久之，习为风气。凡是武当派人，都以约人助拳为耻，渐渐也就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了。”卓一航道：“那么柳武师约人助拳，师叔难道也不要他们帮忙么？”白石笑道：“这个不同。他不是武当派人，他约人助拳，虽然与我有关，但那些人是冲着他的面子而来。我不必领他们的情。”卓一航心道：这真是个怪规矩，我若做了掌门，首先就要废除这条。武林中应以侠义为先，一味恃强自傲，到底不是武林领袖的风范。侠义中人，原应彼此相助才是道理。</PGN

白石续道：“我派弟子与别派争斗时从不约人助拳，不过，若有亲友知道其事，自动出来助拳，那倒没有关系。只是我们绝不能自己去邀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倒不好和岳大哥说了。”白石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所以我适才不愿当着他的面和你谈讲。我派在京的弟子也有十余人，今日会陆续到柳家周围埋伏！”

再说岳鸣珂在客厅枯坐许久，白石道人才和卓一航出来，岳鸣珂心中不快，欠身说道：“打扰久了。”白石道：“一航，你陪岳兄再坐一会。”这明明是送客的暗示。岳鸣珂怫然而起，白石道：“听一航说岳兄住在杨家，贫道改日和一航登门拜候。”岳鸣珂一揖道：“晚辈不敢有劳大驾。”反身走出柳家。卓一航送出门外，悄悄说道：“三日后我兄如尚未离京，千万到此一叙。”岳鸣珂愣了一愣，心想：约期会面，事极寻常，何以要如此悄悄的说。正想发问，卓一航一揖到地，高声说道：“恕不远送了。”岳鸣珂话未出口，卓一航已把门掩上。

岳鸣珂闷鼓鼓的回到杨家，睡了一个下午，养足精神，晚上起来，吃了饭后，听得更楼鼓响，打了二更，换了夜行衣服，对铁珊瑚道：“你在家中，要留心在意，警醒一些，此去也许到天明之后才能回来。若天明后还不见我回来，你就到城北柳武师家中告诉卓一航知道。”铁珊瑚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越来越娘儿气啦，我又不是小孩，要你罗哩罗唆的吩咐？我才不像你那样傻头傻脑，这么大的人会被采花贼劫去。”岳鸣珂笑骂一声：“胡说”，和她扬手道别，直奔紫禁城中。

秋夜风寒，天高月黑，正是夜行人出没的良好时机。紫禁城上虽然有卫士巡逻，但岳鸣珂轻功卓绝，真有登萍渡水之能，飞絮无声之妙，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皇宫，直溜进了内苑的御花园内。

皇宫面积极大，殿宇连云，岳鸣珂伏在暗陬之处，正自思</PGN 索前日白天所经之处，忽听得有脚步声从身边经过，原来是两名黑衣卫士。其中一人道：“魏宗主深夜相招，不知何事？”另一个道：“你是成坤的好朋友，听说成坤已被魏宗主抓起来了，魏宗主叫你，想来与此有关。”前头那人“哼”

了一声道：“ 成坤那小子太不识相，我可救他不得。 ”

岳鸣珂心头一动，知道这两人口中所说的“ 魏宗主 ”乃是魏忠贤，而成坤则是先帝常洛的侍卫班长。心想：成坤虽是宫中侍卫，还不失为一个忠心正直的人，怎么先帝一死。魏忠贤多少大事不管，就先要抓他？又想：我正要去找魏忠贤，何不随这两人进宫一看。

岳鸣珂仗着绝顶轻功，暗暗缀在二人身后。听他们谈谈讲讲，知道这二人乃是魏忠贤心腹，又知道自昨日起。西厂也归魏忠贤管了。只有锦衣卫还自成系统，掌在内廷校尉龙成业手中。

岳鸣珂随着那两名卫士弯弯袖曲的走了一大段路，走到了一所圆伞形屋顶的殿宇之前，两名卫士叩门入内，岳鸣珂飘身伏在檐端，偷偷窥探，只见里面一个肥肥白白的太监，端坐当中，四名卫士分列左右。

岳鸣珂猜想这当中的太监必是魏忠贤无疑，心头火起。手指插入暗器囊中，但一想朝廷自有王法，我若暗中把他杀掉，熊经略必然怪责，迫得忍住。那两名卫士叩门入内，向魂忠贤见过了礼。只听得魏忠贤道：“ 王成、董方，你们来了？你们可知道成坤在这里么？ ”两名卫士“ 嗯 ”了一声，魏忠贤道：“ 王成，你一向是成坤的副手，御前侍卫的副侍卫长？是么？ ”王成应道：“ 奴婢虽是成坤的副手，但和他一向不和。 ”魏忠贤道：“ 没有争吵过吧？ ”王成迟疑一阵，道：“ 没有，但心里不和。 ”魏忠贤“ 唔 ”了一声，又道：“ 董方，你是和成坤同时进宫的，在御前侍卫中，你和他交情最好，是吗？ ”董方急忙跪下叩头，回道：</PGN“ 奴才只知有魏宗主。 ”魏忠贤笑道：“ 很好！ ”低声吩咐了几句，随即带侍卫从侧门走了。

过了片刻，侧门再开，出来的却不是魏忠贤那班人了，而是另两名卫士，押着成坤走出。岳鸣珂一瞧，仅仅相隔两日，成坤已是形容憔悴，手脚都带有镣铐。那押解他的卫士将他带到屋内，笑道：“ 你的好朋友保释你了，去吧。 ”但却并不给他解开镣铐，便自走了。

王成满脸笑容，扶成坤坐下，殷勤问道：“ 没有受苦吧？ ”成坤冷笑一声，却不言语。董方道：“ 大哥，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又何必和魏宗主相抗？ ”成坤怒道：“ 谁和他相抗，我就不明白他为何放不过我？ ”王成道：“ 大哥，我们担着身家性命关系，保你出来，只求你说一句实话。 ”成坤道：“ 小弟感激不尽。你要我说什么实话？ ”王成道：“ 先帝去世之日，你在养心殿伺候。那时他正召见卓仲廉的孙儿，你可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话？ ”成坤道：“ 听不清楚。 ”董方道：“ 有没有说及魏宗主？ ”成坤道：“ 我在门外。 ”王成道：“ 后来哪个刺客逃来，皇帝为什么把他放了？ ”成坤道：“ 这我更不知道。 ”董方道：”先帝是不是食了红丸之后不久就病情恶化？这个你总该知道了吧？ ”成坤道：“ 先帝第一日食了红丸，精神转好，第二日食了红丸，不久便突发高热，就在养心殿内死去。这个我已对魏忠贤说了。”

王成面色倏变，道：“ 大哥，我与你同时进宫，二十年知交，而今我以身家性命保你，你若不说实话，不但你休想生着出宫，我们二人也合家性命不保。 ”成坤道：“ 知道的我便说，不知道的你叫我说些什么？ ”董方道，“ 大哥，不是魏宗主多疑，他扶助幼主，新掌大极，朝中文武，总有一些与他不和。先帝在日，也很忌他。这卓一航和兵部尚书杨焜是世交，先帝做太子之时，已曾和他相识，难保先帝没有什么遗诏给他？ ”

成坤道：“ 杨兵部乃是好官，若魏宗主一心保卫幼主，杨兵</PGN 部必不会与魏宗主作对。”王成急道：“ 那么你是说先帝有什么遗诏给卓一航了？ ”

成坤道：“我没有这么说。”王成道：“那这事我们以后再查。那刺客关系极其重大，你真的没有听到他对先帝说什么吗？”成坤道：“真的没有！”董方道：“那么他的姓名来历你也不知道吗？”成坤道：“兄弟你为什么这样逼我？”成坤知道岳鸣珂是熊经略的使者，只恐说了出来，魏忠贤会对熊廷弼不利。王成道：“不是逼你，这刺客魏宗主必欲得而甘心，你知道了不说，真的要兄弟一家性命都和你同归于尽吗？”

岳鸣珂心想：那宫中美妇不知是公主还是后妃，但听这口气，必然是和魏忠贤结成一气的了。所以魏忠贤才为她这么着急，一定要得自己而甘心。

成坤见王成一再提及他以性命担保自己，状似挟恩来胁迫自己，不禁起了疑心。反问道：“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刺客？若他是刺客？为什么见了皇上又不动手？”王成道：“你别管这个。你只说他姓甚名谁，什么来历？只要你说，魏宗主便立刻把你开释。说不定将来还要把锦衣卫交你统率。”成坤怒道：“我不希罕，再说我也不知道。那人进了养心殿后，先帝就叫我出去斥退那些追他的侍卫。”

成坤与董方面面相觑。董方道：“什么你也说不知道。那么有一件事只须你举手之劳的，你愿做么？”成坤道：“要看是什么事？”王成道：“现在外廷有些官儿硬说先帝是给李可灼的红丸害死的，连宰相都受株连，魏宗主要做证人，说先帝是前天晚上死的，不是在养心殿内吃了红丸不久就死的。”成坤面色大变，忽然颤声道：“我本来没有怀疑，听你们这么一说，莫非先帝真是方从哲和李可灼害死的么？”

王成急道：“你举手之劳，就可获释放。”成坤道：“我平生不讲假话。”王成道：“我们的家小老幼都担着关系，你若不肯，他们也不能活了！”成坤忽大声喝道：“王成，如今才看出你是</PGN 小人！什么身家担着关系，鬼才相信你的假话！”王成面色青白，董方喝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”突然伸手一戳，闭了他的穴道。王成取出一个布袋，将成坤带着镣铐塞入袋内，笑道：“魏宗主怕明干掉他，会引起旧侍卫的不安，你看怎样才能把他静悄悄的干掉，让别人不起疑心。”董方道：“这倒是个难差使，让我想想。”想了一阵，忽然说道：“你先把他的镣铐去了。”王成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董方道：“反正你已点了他的穴道，脱了他的镣铐，也逃不掉。我们将他偷偷带到煤山，把他缢死树上，就说他是自杀死的。岂不甚妙，让他死了也可得个忠烈之名。”王成鼓掌道：“妙哉！”解开布袋，将成坤提了出来，把他的镣铐解了，回头对董方道：“行了吧？”董方突然一掌劈下。王成骤出不意，缩肩不及，给他一掌打晕，董方双指一伸，正要替成坤解开穴道，忽然咕咚一声，倒在地上。侧门里窜出一名卫士，冷笑说道：“魏宗主真有先见之明！”

原来董方虽一向与成坤不和，心地却比王成稍好，他一见王成非把成坤置于死地不可，忽然起了不忍之心，亦怕自己将来也会和他一样，因此陡然转念，想把成坤放走，双双逃出宫外。哪知魏忠贤伏有高手在旁，董方刚刚动手，就给他用暗器打了穴道。

岳鸣珂在屋檐上看得骇然。埋伏的卫士走了出来，先把王成救醒，笑道：“倒底是你忠心。”仍把成坤塞入布袋，道：“董方虽然可杀，但他的计策倒真不错。我们就让成坤‘自缢’了吧。”提起布袋，和王成一同走出。

两人在御花园里走了一大段路，夜已三更，风寒露重，御花园里已是一

片寂静，两人走到假山转角，陡然一阵冷风吹来，王成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“咦，大哥，俄有点害怕。”那名卫士道：“怕什么？人还未害死呢，就是有冤鬼也不会现在来找你。”</PGN 话刚说完，突然一阵冷风从背后吹来，耳边听得有人说道：“找你！”那名卫士未待回头，手腕已给人抓着，胁下的将台穴也给来人用手肘一撞，痛入心脾，却叫不出声，王成也同样给来人依法炮制，那人笑道：“你们要害人，阎罗王却要你们先去报到。”手腕用力，把两人摔入假山洞内。

再说成坤在布袋中忽然被人提了出来，睁眼一看，原来就是前日的“刺客”，那人笑道：“你的穴道已经解了，出宫去吧，不要再当这捞什子的御前侍卫了！”成坤道：“你怎么这样大胆！”远处忽现灯光。成坤道：“岳大哥，你把那王成的衣裳换了，我带你混出宫去。”与岳鸣珂跃入洞内，过了片刻，岳鸣珂换了衣裳，前面的灯笼也不见了。

成坤道：“我们从西华门出去，那边是锦衣卫把守。我有熟人。”岳鸣珂道：“我不出去。”成坤奇道：“你一再进宫来做什么？”岳鸣珂心头一动，道：“我正有事请教。”将前事再说一遍，问道：“成兄可知道那美妇究竟是什么人么？”成坤叹了口气值：“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，想不到这婆娘居然如此无法无天。”岳鸣珂听他口气十分不敬，道：“这人不是公主或妃子吗？”成坤道：“她现在比皇太后还有势力！她是当今圣上的乳娘客氏夫人！”

岳鸣珂奇道：“乳娘，怎么乳娘有这样大的权势？”成坤道：“当今圣上是她抚养大的，说也奇怪，圣上自小就离不开她，她又生得年轻美貌，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妇人，看起来还像不到三十岁似的，所以先帝也很宠爱她。”岳鸣珂细味口气，似乎宫闱中还有更不堪闻问的事情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怪不得她如此猖獗。”成坤道：“魏忠贤也是靠了巴结她，才渐渐在宫中得势的。魏忠贤自前年掌管了东厂之后，拨了几名亲信卫士到乳娘府听她调遣，渐渐她也有起私人的卫士来了。”岳鸣珂恍然大悟：那两名用迷烟迷翻自己的黄衣汉子，一定是她的卫士，替她偷掳</PGN 男子进宫的了。又问道：“你们也知道她偷掳男子的事吗？”成坤道：“我们还料不到她敢如此，乳娘府的侍卫自成一系，我们也不便去探问。”岳鸣珂问清楚了去乳娘府的路，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一会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过了一会，岳鸣珂循着成坤指点的路线，摸到了乳娘府外，见外面有几条黑影穿梭巡逻，便悄悄的在地上拾起两枚小石，向空一弹，趁着那些卫士分心之际，突然从暗角飞掠入府。岳鸣珂前日曾从这里逃出，门户依稀记得，一路借物障形，轻登巧纵，摸索到中间那座房子，刚从暗黝处长出身来，蓦然听得有人低声喝道：“是小三吗？圣上在里面，你到外面值班去。”岳鸣珂已换了东厂卫士服饰，情知误会，却不说话，待那人走过来时，蓦然伸指一点，点了他的死穴，压在宫前的石鼓底下，飞身攀上屋檐。

屋子里炉香袅袅，红烛高烧，岳鸣珂心想：这倒像个新房。细看时房中已换了布置，靠窗处有一张大理石的长形书桌，桌上堆满奏章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哪里披阅奏章，东翻一本，西翻一本，样子显得十分淘气。岳鸣珂暗道：“真是荒唐，这皇帝说小不小，说大不大，怎么还离不开乳妈，这样胡闹，把奏章都搬到乳妈房中来了！”

小皇帝翻了几本奏章，伸了个懒腰道：“真麻烦！”他的乳妈客氏坐在一旁，斟了一盏参汤，递给他道：“做皇帝嘛，怎能不看奏章！”小皇帝道：

“有好些字我都认不得，明天问太傅去。”客氏道：“哎哟，由哥儿，（注：熹宗名朱由校）这会给人笑话的，你拿给我看吧，也许我会认得。”小皇帝随手递过一本奏章，那是陕西巡抚报告“匪乱”，请求增兵的奏折，客氏看了道：“王巡抚说，陕西连年大饥，现在已有三十六股盗匪，要你派兵去。”由校慌道：“陕西离这里多远？”客氏道：“远着呢，哥儿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由校道：“那些官儿的名字好多，我都记不得，明</PGN 天问杨兵部去，叫他保一个人去吧。”客氏又笑道：“不行哟哥儿，调兵遣将之事，应该皇帝做主，你要外面的大臣出主意，将来太阿倒持，那就不好啦！”

正是：狐媚欺幼主，植党乱朝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十二回　块垒难消 伤心悲国事　权奸弄柄 设计害将军

由校又伸了个懒腰，道：“ 我实在不想看了，做皇帝这样辛苦，真是不做也罢。乳娘，依你说怎么样？ ”客氏巴不得他有此一问，回道：“ 听说兵科给事中刘廷元很行，何不叫他带兵？ ”由校道 :“ 好，刘廷元就刘廷元吧！ ”提起朱笔在奏章上批了，笑道：“ 乳娘，以后你替我看，你说什么，我就批什么。 ”客氏迫他看奏章，本心就是故意令他麻烦，好乘机抓权，听他一说，心中狂喜，面上却不表露出来。蹙眉说道：“ 由哥儿，这担子我可担不起，如有差错，那些东林党人一定放不过我。 ”由校道：“ 我不说出去便是。 ”客氏这才盈盈笑道：“ 那么你去睡吧。奏章让我看好了。 ”由校忽道：“ 熊廷弼可是个大忠臣！ ”边说边提笔在纸上胡乱涂写，字体歪斜，但却写得很大，连岳鸣珂在屋檐上也看得清楚，只见他满纸写着“ 熊廷弼是个大忠臣 ”，总有七八行之多。客氏一愕，笑问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熊廷弼是个大忠臣？ ”由校道：“ 父皇生前常对我说，说要不是熊廷弼替咱们撑着边关，满州鞑子早已打进来了。父皇病重时曾诏他回京，刚才我看到熊廷弼半月前发的奏章，说是已经动身，预计在廿八可到，廿八就是大后天，你看我要不要出宫去迎接他？ ”岳鸣珂又惊又喜，惊的是熊经略此时回京，朝中正混乱不堪，宰相方从哲和魏忠贤内外勾结，朋比为奸，皇帝又被客氏挟持，只恐对熊经略不利，喜的是三天之后便可见到大帅。心念一动，忽然想起卓一</PGN 航三天之后的约期，心道：“ 怎么这样凑巧，熊经略定三天之后到京，而他的约会也特别提出‘ 三天 ’这个期限？ ”

客氏啜了一口参汤，歪着眼睛笑道：“ 瞧你，你说不为这些事操心，现在又操起心来了。先帝驾崩，到廿八还未过七日之期，你不能出宫，让他来朝见你好了。好孩子你也累啦，快去睡吧！ ”

由校本来想睡，想起熊廷弼却想起一桩事情，又道：“ 刚才我乱翻那些奏章，见十有八九都是参劾熊廷弼的，熊廷弼既是个大忠臣，那么那些参劾他的官儿一定是奸臣了。我明日坐朝，一个个将他问罪。你替我把他们的名字抄在纸上，好吗？ ”岳鸣珂暗道：“ 咦，这个小皇帝在这件事情上居然很懂事。 ”客氏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 我们坐在深宫，不知道外面的事情，先帝虽说熊廷弼是个忠臣，但难保他在其他方面不专权擅断，既然有那么多人劾他，那他也一定有做错的地方。 ”由校道：“ 那么你是说要惩办熊廷弼吗？父皇在地下知道，一定不答应的。 ”客氏道：“ 两边都不理好啦，你若将那些劾熊廷弼的人问罪，一时间哪能找这么多官儿扶助你处理政事。 ”由校侧头想了一阵，道：“ 好吧，把那些奏章，装一大箩，都给熊廷弼送去！ ”

客氏道：“ 好了，好了，快去睡吧！ ”由校把所写的字团揉成一团，掷落桌底。客氏替他把奏章收拾好了，牵他去睡。由校忽然做了个怪脸，道：“ 李选侍要替我立皇后呢！ ”李选侍是光宗常洛最宠的妃子，”由校母亲早死，事之如母。客氏笑道：“ 皇上大喜呀，我的由哥儿成了大人了。 ”由校道：“ 我不要皇后，我要乳娘做皇后。乳娘，你真美，你的女儿就像你的妹妹一样，和你站在一起，还没有你好看呢！ ”客氏啐了一口道，“ 疯话儿！ ”开了睡房的门，和由校进去。

岳鸣珂飘身下地，从桌子底下捡起那团纸团，忽听得外面推门之声，急又跳上梁上，房门开处，一个婀娜少女闪身走进。</PGN 岳鸣珂心道：怎么这个少女如此大胆？也不叫门就进来了。

客氏在里房间道：“是婷儿吗？”少女叫了声“妈。”过了一阵，客氏从里面走出，把门轻轻掩上，道：“小声一点，皇帝刚刚睡呢。”少女道：“魏公公说皇帝在你这里，所以我才赶来。”

这少女乃是客氏的女儿，名叫客娉婷。客氏未进宫前，魏忠贤也还未做太监，两人本来是老相好，客氏和他私通，生下一女，就是这个客娉婷。所以神宗死后不久，魏忠贤一掌了权，就替客氏把她女儿接来。但客娉婷却不知道魏忠贤是她生身之父。

客氏把女儿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傻丫头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想做皇后吗？可惜你没有这样福气。皇帝虽然听我的话，可是皇后必须是名门望族，谁叫咱们祖宗没做过大官呢。要你做妃子我又不愿意。乖女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挑个好女婿。”客娉婷面红红的佯嗔道：”妈，好没正经。我问你正经的事，你给皇上说了没有？师公说他偷偷躲在宫内总是不妥。他想弄一个锦衣卫的都指挥做做。”客氏道：“还没空说呢。”客娉婷道：“师公已传了我的剑谱，你再不替他去说，我可难为情。”客氏笑道：“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乖女儿，你这样心急干嘛？我明天替你一说便成。”

岳鸣珂好生奇怪，心道：这个女娃儿也有师公，还练剑呢！客娉婷忽道：“妈，你借那把龙泉剑给我瞧瞧。”客氏道：“别提这把剑啦，这把剑几乎弄出大事。”客娉婷道：“瞧一瞧有什么关系。”客氏道：“这剑你可不能拿去用。”客娉婷道：“我听师公和慕容总管道。宫中宝剑虽多，只有这把最好，其他的还比不上魏公公新得的那把游龙剑呢！”客氏微露惊讶之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怪不得那小子这样宝贝？”岳鸣珂听得她们议论自己的宝剑，十分留意。客氏边说边拉开壁橱，岳鸣珂凝神注意，忽觉微风飒然，一蓬银光向自己射来！</PGN

岳鸣珂衣袖一拂，将那些梅花针纷纷拂落，一跃下地，客娉婷叫道：“有刺客！”客氏见是岳鸣珂，吓了一跳，客娉婷叫道：“妈别慌，女儿拿他！”客氏一按机关，隐入复壁暗室。客娉婷随手拔了一把长剑，刷的一剑向岳鸣珂刺来。

岳鸣珂大吃一惊，吃惊的不是为了这少女剑法高明，而是她使的竟是玉罗刹独门剑法的招数！当下连避三招，门外人声纷扰，岳鸣珂一个“秋水横舟”，往她手腕一切，左手双指点她面上双睛，客娉婷武功虽然不弱，究是初临大敌，心一慌，被岳鸣珂劈手将长剑夺过，纵身一跃，一本剑谱忽然跌下地来！岳鸣珂急忙捡起，门外卫士已然抢进。

岳鸣珂所夺获的那把长剑虽然不是龙泉宝剑，却也十分锋利，随手一削，把一名卫士的单刀削断，右脚一起，又将一名卫士踢出门外，飘身飞上屋檐，再一翻身上了屋脊，急忙逃跑，越过几重楼台殿宇，忽听得四面大喊“捉刺客”之声！岳鸣珂躲入花树丛中，只见数十名卫士，四处涌来，追赶的方向却不是向自己闹事的乳娘府，岳鸣珂好生奇怪，跳上树顶瞭望，只见远处一条黑影，疾若流星，从内苑一直飞出外面的保和中和太和三大殿，倏忽不见，身形之快，前所未见！那份轻功绝不在自己之下！岳鸣珂大为奇怪，想不到有人和自己在同一天晚上夜闯深宫。

卫士们到处搜索，过了半个更次，渐渐散去，岳鸣珂见附近只有两名卫士巡逻，走来走去，蓦然想道：我何不捉着他们一问？即从花木后突然扑出，双臂斜伸，以闪电般的手法，分点两名敌人穴道，左边那名卫士咕咚一声，应指即倒！右边那名卫士突然向后一仰，反手一勾，竟然勾着了岳鸣珂手腕，

岳鸣珂坐腰一带，没有带动，自己却反而给他反推了出去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拔出长剑，一剑刺出，那人闷声不响，身形一翻，双掌切落，竟然抢攻自己左面空门，岳鸣珂剑锋一颤，疾刺敌</PGN 人小腹，这一招迅捷无伦，那人“吓”的一声，一低头，竟然从剑底钻过，双掌迅收即发，掌风夹耳掠过！功力之纯，变招之速，为岳鸣珂对敌以来所仅见。

殊不知岳鸣珂吃惊，那人却吃惊更甚。他是东厂卫士的总教头，宫中的第一把好手，名叫慕容冲，身兼内外两家之长，几十年来，从无对手。哪料今晚宫中，接连两处报有刺客，神武宫前发现的刺客，轻功在他之上，追之不及，这犹说是未曾交手，不算折损威风；而这名刺客，见面三招，剑剑辛辣，自己几乎给他刺中，而且他身上穿的还是东厂卫士的制服，看来必定有人已遭毒手。若然擒他不得，自己还有何面自以见同僚。

两人各怀戒惧，手底丝毫不缓，片刻之间，已各自抢攻了一二十招！

岳鸣珂见他哑斗闷战，起了疑心，低声喝道：“喂，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！我不是宫中卫士，你别认错了人！”在岳鸣珂心中，以为他既不招唤同伴，可能像自己一样，也是偷偷溜进皇宫。殊不知慕容冲身为东厂卫士的总教头，武功自夸无敌，初时发现“刺客”，又想独自擒获领功，生怕其他卫士赶来分功，所以未曾呼唤。

岳鸣珂这一起疑，出声招呼，略一分心，剑法稍缓，慕容冲见隙即入，“蓬”的一拳，击在岳鸣珂肩上，饶是岳鸣珂内功深湛，也晃了几晃，忍痛还了一剑。慕容冲一招得手，扑击越加凌厉。岳鸣珂中了一拳，渐觉不支，又斗了二三十招，乾清宫的卫士已听到声息，远远赶来。慕容冲急于领功，左手勾拳，右手绵掌同时发出，岳鸣珂向后一仰，长剑迅戳下盘，呼的一声，掌风从鼻尖掠过，慕容冲向上一跃，嗤的一声，裤管也被刺穿，岳鸣珂侧身一剑，慕容冲忽然大叫一声，腾身便走。黑黝里一个人窜了出来，把岳鸣珂一拉，转到假山石后。

这人正是成坤，他身为御前侍卫的班长，当然也是一流高</PGN 手，他躲在山洞里闷得发慌，听得外面声响岑寂，偷偷溜出，忽然发现慕容冲来回搜索，若在平时，成坤武功虽然略逊于慕容冲，还不至怕他，但在此际，却吓得又躲到假山石后。躲藏的地方，恰恰和岳鸣珂隐身之处相距不远。

不久，岳鸣珂窜出和慕容冲交起手来，成坤日间曾受苦刑，创伤未复，急忙运气调元，过了一阵，见岳鸣珂中了一拳之后，渐处下风，偷偷折了几支竹枝，用最上乘的“摘叶飞花，伤人立死”的暗器功夫，发了出去。慕容冲战岳鸣珂不过是打个平手，骤然发现有高手暗伺一旁，只怕折损当场，纵同伴赶来，他已有伤颜面，所以腾身便走。

成坤把岳鸣珂拖到假山石后，道：“随我来。”转过几处假山，突把一块大石一掀，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地洞。成坤和岳鸣珂缓了口气，只听得外面又闹成一片。

成坤道：“从这里可一直通到宫外御河，不必冒险从西华门出去了。”岳鸣珂道：“这条神秘地道没人知道么？”成坤道：“这条秘道是先帝还在东宫之时所造，只有五名卫士知道。先帝一死，我们这班御前侍卫都已失势。他们未必肯为魏忠贤卖力，我料他们未必敢冒险到地道来搜。”两人一路出去，果然毫无阻滞，背后也没人追。不久听见水声淙淙，成坤打开暗门，河水淹漫进来，岳鸣珂就想窜出，成坤叫道：“且慢！”伸手在石壁上一按，岳鸣珂这才看出，洞外有一面铁轮疾转，轮叶都是尖刀，过了一阵，转势渐

缓，又过了一阵，才完全停止。

成坤掩上暗门，和岳鸣珂从刀轮之下钻出，上岸之后，成坤仰望天，说道：“天快亮了，我们这身湿漉漉的不好行走。董方的家就在附近，我们且到他哪里换过一身衣裳，我也有话要对董嫂子说。”

董方是成坤的副手，董方的妻子也是武林人物，并且知道丈夫一向和成坤不大和好，开门一见成坤带了另一个卫士，像两只落汤鸡似的走了进来，不禁吓了一跳，成坤道：“大嫂把门关紧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”

成坤把董方临危救他，受了暗算之事说了，董方妻子素知成坤从不说谎，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道：“我早叫他不要当这捞什子的御前侍卫了，跟我父亲干镖行还自在得多，他却不听，如今果然出了事了。”成坤道：“嫂子，你先别哭，我们二人虽然一向不大和好，但他这次舍身救我，我却感激得很，包在我的身上，把你丈夫救出来便是。”董大嫂收了眼泪，睁大眼睛，露出疑惑之容，似乎是在说：“你自身难保，如何能救我的丈夫？”

成坤道：“你拿纸笔来，我替你写一封信，天明后你去找锦衣卫指挥石浩，叫他替你把信送给魏忠贤，魏忠贤再大胆子也不敢杀你丈夫！”岳鸣珂恍然悟道：“是啊，成大哥没死，魏忠贤自然不敢杀董大哥。”

董大嫂这时也已醒悟，成坤知道官中的秘密大多，魏忠贤与客氏秽乱宫廷诛锄异己等等事情，遮瞒不了成坤耳目。而且宫中还有许多卫士是成坤的朋友，成坤以此要挟，魏忠贤总不能不有所顾忌。

成坤写了书信，董大嫂道：“我已替你们准备了两套衣服，你们将就一点穿吧。”成坤和岳鸣珂进了客房，掩上房门把湿衣脱下，成坤的湿衣中藏着一对手套，成坤反复看了一遍，珍而重之的把它放在桌上。岳鸣珂拾起的皇帝所写的那团纸团，藏在贴肉之外，幸喜没有湿透，急忙点起油灯，贴着灯罩，把它烘干。

换了衣裳，成坤忽道：“岳大哥，你的武功是高明极了，小弟远远不如。你救了我的性命，今生我是无可报答的了，这一对手套万望你赏面收下。”岳鸣珂道：“成大哥，这是哪里话来？……”本想推辞，见他辞诚意恳，而且一对手套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也便收了。</PGN

成坤见他收好手套，这才说道：“岳大哥，这对手套乃先帝所赐，听说是用金丝猿的毛和黑龙江的白皮线织成，刀枪不入，毒邪不侵，戴上了用来空手夺人兵刃，那是最好不过！”岳鸣珂叫道：“你为何不早说，这样贵重的礼物，我可不敢接受！”把手套拿了出来，成坤笑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！你既答允收了我的微礼，如何又要反悔！”岳鸣珂没法，只好再多谢一遍，把手套珍重地藏入怀中。

这时东方已露鱼肚白色，董大嫂出门雇了一辆马车，悄悄把成坤、岳鸣珂送走。她也入皇城去了。

岳鸣珂吩咐赶马卒的驾到兵科给事中杨涟家中，成坤道：“啊，原来你是住在哪里，杨涟是一个好官，谅来他们不敢太过放肆。”岳鸣珂道：“怎么？”成坤道：“你住在杨家有人知道吗？”岳鸣珂道：“知道的不多，我入京时也料不到发生这些事情，所以也就没有把居处保密。”成坤叹了口气，贴着岳鸣珂耳根悄悄说道：“你的住处只怕他们已知道了。”岳鸣珂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成坤道：“前天我被魏忠贤囚禁之前，听得有些东厂卫士商议，说是要监视杨家。我正不明白为何他们如此，原来是你住在哪里。”

岳鸣珂大急，赶到杨家，天已大明，成坤偷瞧外面，见没熟人，和岳鸣

珂下车，忽见杨家大门打开，家人叫道：“岳爷回来了！”

岳鸣珂和成坤走上中堂，只见杨涟端坐当中，大叫“反了！”岳鸣珂急问何事？杨涟道：“我身为兵部大员，料不到竟然有强盗打我的主意。”岳鸣珂道：“失了什么东西？”杨涟道：“东西倒没有失什么。强盗只拿了一些古董，不过你那位同伴却给贼人劫走了。”岳鸣珂一听，魂飞魄散，他和铁珊瑚意气虽然未尽相投，可是一路同行，情份却如兄妹。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强盗来了多少？”杨涟道：“大约有七八个吧？都是蒙面的！你那位</PGN 同伴出来和他们打，寡不敌众，给捉去了。”岳鸣珂一想：这班强盗一定是魏忠贤的手下，但不敢说出，免杨涟忧惧，只道：“待小侄邀请武林朋友，替老伯侦查，”杨涟道：“京中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猖獗的匪徒，我要到兵部衙门去，叫他们通知九门提督，问他是干什么的？你回来了那好极啦，替我看着这个家吧。”又吩咐家丁严密看管门户，怒气冲冲，亲自到兵部去了。

岳鸣珂和成坤进入客房，成坤道：“必然是东厂卫士干的无疑。令友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我替你打听打听。”岳鸣珂道：“我进宫去和他们大闹一场。”成坤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你闹了两次，他们一定严密戒备。宫中除了慕容冲外，听说还新来了两名高手，连我也只是隐隐约约的听他们说，不知道他们名字。看此情形一定是在江湖上辈分极高的人，岳兄若再冒险闯宫，只恐自投罗网。我在宫中还有好友，待过了一两天，风声稍缓之后，我就秘密替你打听。”岳鸣珂一想，也只好如此，道：“那么、你看他们还会不会再来？只怕我们不去找他，他却来找我们。”成坤道，“兵法云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。出了这桩事情，他们料你不敢住在杨家。我们却偏在这里。他们和杨涟没有什么仇恨，看来不会再来。再说，他们若来，以你我的武功，当场捉他一两个，然后拼死打出去，把这件事揭穿，索性和他干一场。”屈鸣珂道：“好，就是这样！”

晚上杨涟回来，道：“九门提督已下旨缉拿，我限他们十天破案。”岳鸣珂暗笑道：“这个案叫九门提督去办，十年也不会破！”杨涟缓了口气忽道：“这件事气死我了，好在还有一件好消息可告诉你。”

岳鸣珂问道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杨涟道：“今日我到兵部衙门，接到了熊经略八百里快马加急送来的信，说是后天便可到京，告诉兵部同仁知道。信中并说要在寒舍下榻。这真是大喜之事，朝中乱糟糟的，也得他回来管一下子。”熊经略要回来之事，岳鸣</PGN 珂昨晚已知，不过现在消息更加证实，心中亦是高兴。便道：“熊经略虽然手握兵权，但他是外臣，只恐管不了朝廷之事。”杨涟道：“论职位他虽然高不过台阁之臣，但他正气凛然，又有尚方宝剑，就是方从哲、魏忠贤也要怕他。”

到了熊廷弼回来的日期，熊廷弼的几位好友如吏部尚书周嘉谟，礼部尚书孙慎行，都御史邹元标等人都到杨涟家中等候。兵部尚书杨焜本也要来，但却因调兵陕西之事，不能参加。几个人一早便等，等到过了午牌时分，都未闻有鸣锣开道之声，正自奇怪，孙慎行道：“莫非改期了？”杨涟道：“熊经略绝不会失信于人。”话犹未了，管家的来报道：“外面有两条大汉要见老爷。我问他姓名，他说是姓熊的，只恐是熊经略的家人，老爷见不见他。”杨涟“啊呀”一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快请他进来！这一定是老熊了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！”过一片刻，一个虎头鹰目的大汉踏步走上台阶，满脸风尘之色，后面一个随从，背着一个包袱，众官纷纷起立，叫道：“熊经略，你怎么不预先通报一声！”想不到这个手握兵符，声威赫赫的名将，竟然只带了一个

随从，就从边关来到京城。

熊廷弼笑道：“ 我不是前天就派人送了信吗？怎么说我没有通报。 ” 众官所指的“ 通报 ” 其实不是如此，只好笑道：“ 你这样来，真像一个刚刚从阵上退下来的兵大爷。 ” 熊廷弼大笑道：“ 我本来就是大兵嘛。 ” 岳鸣珂也急出来参见，熊廷弼道：“ 你也住在这里，那好极啦！咱们晚上再谈。 ” 接着把他的随从给各人引见。这随从名叫王赞，是武林名家，日月轮邱太虚的入室弟子，和岳鸣珂早已相识。岳鸣珂道：“ 路上没遇到事？ ” 王赞笑道：“ 途中遇过两三处剪径强人，见我们只有这点行李，看都不看就走了。 ” 岳鸣珂笑道：“ 那么算是他们的造化。 ”

众官围着熊廷弼迫不及待的把朝中乱糟糟的事说了出来。熊廷弼默然倾听，不时摇头，众官正自说得高兴，忽听得外面</PGN 大声吆喝，管家的报道：“ 钦差大人到！ ” 众官回避，熊廷弼和岳鸣珂也退入厢房，杨涟在中堂站立。过了片刻，大门开处，只见一个蟒袍玉带的官儿，带了几十名校尉，走上堂来。杨涟急忙跪下领旨，钦差道：“ 不关你的事，叫熊廷弼出来！ ” 熊廷弼对岳鸣珂笑道：“ 咦，我前脚刚到，他们后脚就来了。圣主年纪虽幼，倒很精明呢！时间算得这样的准！ ” 说着，随便整整衣冠，走出堂外，忽听得钦差喝道：“ 熊廷弼跪下领旨！ ”

熊廷弼跪下领旨，只听得钦差宣读道：“ 罪臣熊廷弼专权擅断，纵兵搅民，巡边经年，并无寸进。而今又擅离职守，私自回京，藐视朝纲，图谋不轨。着令缴回尚方宝剑，下大理府审问。 ” 钦差读了之后，喝道：“ 绑了！ ” 熊廷弼气得须眉如戟，大声叫道：“ 我是先帝召回来的，有什么罪？ ” 钦差喝道：“ 你岂不闻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，今上的圣旨，你敢咆哮？只此一端便是大罪！ ” 熊廷弼怒道：“ 圣上年幼，朝政奸臣贼子把持，罢了，罢了！ ” 束手就缚。熊廷弼还以为这真是圣旨，所以虽然气愤填胸，却是不敢违背。

杨涟木立一旁，吓得呆了。校尉正自捅上来捆缚，岳鸣珂忽然在厢房一跃而出，舌绽春雷，大喝一声：“ 且慢！ ” 钦差斥道：“ 你是何人！ ” 岳鸣珂双臂一振，把四名冲上来的校尉，弹出三丈开外，跌落台阶。钦差大叫：“ 白日青天，你敢造反！ ” 熊廷弼气上加气，厉声斥道：“ 岳鸣珂，你想陷害我吗？ ”

岳鸣珂虎目含泪，急声说道：“ 大帅，这圣旨是假的！ ” 熊廷弼大吃一惊，道：“ 假的？ ” 钦差斥道：“ 胡说！ ” 指挥校尉捕人。熊廷弼倏的拔出尚方宝剑，喝道：“ 且慢，待我弄清楚了，再跟你去！ ” 众校尉素知熊廷弼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更兼他这一喝，神威凛凛，一时间不敢动手。岳鸣珂从怀中掏出一团纸团，展了开来，铺在手心，叫杨涟道：“ 杨大人，你来看，这是不是当今圣上的亲笔笔迹？ ”</PGN

每逢皇帝登位，总有诏书分发各部，慰勉大员。杨涟一看，只见纸上写满“ 熊廷弼是大忠臣 ” 几个大字，歪歪斜斜的有七八行之多，果是由校笔迹。心气顿壮，也无暇间岳鸣珂从何得来，大喜说道：“ 熊大人，这是当今皇上笔迹！ ” 叫道：“ 各位大人出来，咱们大家看看！ ”

这钦差是魏忠贤的好党崔呈秀，这时慌了手脚，强自镇定，大声喝道：“ 圣旨哪有假的？ ” 把诏书一展，露出皇帝玉玺，熊廷弼一眼看去，字迹虽然不像，玉玺却是真的。岳鸣珂急道：“ 奸阉当权，盗用国玺，大帅上朝和他辩去。 ”

熊廷弼冷笑道：“ 崔呈秀，我和你亲自上朝！ ” 众官道：” 我们陪去！ ”

崔呈秀道：“熊廷弼，你如此侮蔑朝廷，抗旨违命，那是抄家灭族之祸！”熊廷弼道：“不用多说，我拼杀拼剐，和你上朝！”崔呈秀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圣上在宫守孝，你要上朝，明早去吧。”又假意呼喝道：“杨涟，熊廷弼交你看守了，若然明日不见，唯你是问！”率领校尉撤退，熊廷弼暗道崔呈秀那厮总逃不掉，自己是外臣，不便在此扣留他们。于是喝止岳鸣珂，让他们退出，几个大官气得说不出话！

熊廷弼颓然坐下，叹了口气，摇头说道：“算这圣旨是假，朝中奸党如此猖獗，国事已不可为了！”众官纷纷慰劝。杨涟道：“熊大哥远道回京，别给这些好贼败了豪兴，咱们喝酒！”正说话间，忽闻得外面又有大声吆喝，把门敲得震天价响，杨涟怒道：“崔呈秀这厮还敢回来！”话犹未了，大门砰的震开，一群人捅了进来，个个以黑布蒙面，只留面上双睛。为首的大声喝道：“听说熊大帅回来，咱们要借点银两！”熊廷弼狂笑道：“我两袖清风，何来银两！”杨涟大叫道：“白日青天，明火打劫，反了，反了！”岳鸣珂道：“这些人不是普通强盗！”几十名强盗纷纷围上，熊廷弼把杨涟推入房中，为首的“强盗”一手抓下，熊廷弼一声大喝，宝剑横劈，那名“强盗”身形一斜，呼的一掌</PGN 扫去，熊廷弼叫道：“你这样身手做强盗岂不可惜？”岳鸣珂侧身一剑，接口叫道：“慕容冲你要不要命？”那名强盗骤吃了一惊，缓了一缓，熊廷弼道：“鸣珂，你认得他？”慕容冲见被识破，大喝一声：“把他们干了！”几十名东厂高手，一捅而来，把熊岳二人迫到墙根！

原来矫圣旨，扮强盗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策划，想瞒住皇帝，把熊廷弼除去。王赞一摆五行轮从房中冲出，一名卫士提鞭劈下，给他五行轮一绞，顿时脱手，断为两截。卫士中突然冲出一个老头，双掌疾发，掌风雄劲，把五行轮竟然震歪，岳鸣珂贴着墙根，一剑刺出，那老者足跟半旋，左掌一招“迅雷击顶”，搂头劈下，大白天看得清清楚楚，手掌红似朱砂，岳鸣珂大叫道：“金老怪，你也来了！”那老头哈哈大笑，索性把面巾除下叫道：“岳鸣珂，今朝须报你一剑之仇！”岳鸣珂道：“大帅，这老贼练的是毒砂掌，不要给他碰着！”运剑如风，挡在熊廷弼面前，慕容冲和金独异左右夹攻！岳鸣珂十分危险。

熊廷弼睁目大喝：“鼠子敢尔！”突然发起神威，把迫近身前的一名卫士一手抓起，摔出门去！众卫士吃了一惊，慕容冲叫道：“不必怕他！”施展大擒拿手来抢熊廷弼宝剑！熊廷弼虽然力敌万夫，擒拿扑击却非所长，几乎遭了慕容冲毒手，王赞拼死力战，兀自抵挡不住！

正在紧张，房中一人又窜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”众兄弟听我一言！”此人正是成坤，东厂卫士，全都认得，给他一叫，一半人停下了手。成坤叫道：“熊经略朝廷柱石，只手擎天，你们怎能如此丧心病狂。把他谋害！魏阉现在虽然得势，将来必无好下场，兄弟们，大家散了吧！”有几名卫士突然大哭起来，撤下兵器便逃！慕容冲急忙喝道：“成坤已是叛贼，谁敢听他说话，死罪难逃！”这批特别挑选来的卫士，十九都是魏忠贤心腹，听了这话，除了少数几人弃械潜逃之外，其他的又再围攻。</PGN

岳鸣珂挡在熊廷弼面前，成坤王赞二人，一人在右，一人在左，贴着墙根，拼死力战。幸亏那几十名卫士，虽然迫于魏忠贤与慕容冲之势，不敢潜逃，但已有一半只是作势佯攻，不肯出力。但虽然如此，慕容冲与金独异武功实在高强，只此二人已使岳鸣珂等三人难于应付，何况还有其他卫士围攻，

又战了片刻，成坤肩头中了一掌，熊廷弼左臂也中了一刀。岳鸣珂双瞳喷火，挥剑死战。忽然外层的卫士纷纷惨叫，一个老头大声喝道：“金老怪，这回可找着你了！”金独异叫道：“郝贤弟，你接他十招！”

叫喊声中，忽又听得咯咯笑声，十分清脆，笑道：“还有我呢！金老怪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你不赏面赐招吗？”笑声绕梁，寒光闪目，只见玉罗刹手提长剑，发出异样光芒，从人丛中杀了进来，转瞬之间，刺伤了七八名卫士，直杀到核心！慕容冲大怒，反手一勾，玉罗刹一剑扑空，几乎给他击中！剑锋一颤，似左反右，慕容冲也几乎给她刺着，两人换了一招，各自吃惊！玉罗刹为免背腹受敌，笑道：“这样打不好！”反手一剑，将一名卫士刺伤，低头又避过慕容冲一掌，一个旋身，转到岳鸣珂身边，也学着他贴墙作战。岳鸣珂大喜道：“练女侠，快来保卫大帅！”玉罗刹冷冷说道：“我不管你什么大帅，我只要剑谱！”蓦然一跃而出，一剑向金独异刺去！金独异猛发一掌，掌风贯胸，玉罗刹被震迫退了一步，剑锋一转，带守带攻，娇笑道：“唔，果然不错！只是也还不配要我的剑谱！”侧身两记怪招，金独异也给迫得退了两步。

岳鸣珂叫道：“练女侠，你的剑谱包在我的身上，你今日如此出力，我先谢你！”玉罗刹道：“我可不领你的情，我也不是替你出力。”话虽然如此，但她手中剑招，可是招招毒辣，丝毫不缓。岳鸣珂百忙中斜眼一瞥，忽见玉罗刹手上那把宝剑，甚似自己的游龙剑，非常奇怪，但在围攻之中，已无暇细心辨认！</PGN

酣斗中忽又听得外层卫士出声呼喝，有人叫道：“金大哥，是硬把子！”金独异应道：“我知道，分一半去围他！”玉罗刹笑道：“爹爹，你杀进来！金老怪在这里！”外面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：“行呀！玉娃儿！”蓦然只见几名卫士飞在半空，原来是给那老头用大摔碑手抓了起来，摔出门去！片刻之后，那老头边打边扑入来，岳鸣珂不知此人便是威震西北的铁飞龙，见如此声势，甚为惊异：这个女魔头果然神通广大，居然认了这样一个爹爹。

铁飞龙与玉罗刹一来，岳鸣珂这边实力大增，句是敌人那边力量更增！原来那些卫士起初不想陷害熊廷弼，有一半不肯出力，可是到铁飞龙与玉罗刹一来，下手毒辣无比，不觉激起公愤！

那些原先不肯出力的卫士，见同伴给玉罗刹刺伤遍地，而且每一剑中的不是关节要害，就是穴道所在，痛得滚地大叫，惨不忍闻。那些被铁飞龙摔死打伤的，更是脑浆迸流。卫士们大怒，纷纷围攻玉罗刹、铁飞龙二人，熊廷弼这边，反而减了压力。

玉罗刹剑法虽高，可是须配以轻功，才相得益彰。在围攻中轻功使不出来，威力减了一半，幸好铁飞龙下盘功夫极稳，掌力雄劲异常，剑掌相连，这才抵挡得住。

岳鸣珂见形势略稳。但危机仍未消逝，而且又怕东厂增援，心中仍然着急。玉罗刹刷刷两剑，把逼近身前的一名卫士刺伤，又娇笑道：“岳鸣珂，你的好朋友呢？”岳鸣珂心念一动，应道：“就来！”腾出左手。取了成坤所赠的手套带上，突然冲了出去！金独异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呼的一掌横扫过去，岳鸣珂突然伸出左掌一接，右手剑闪电惊飚，“喀”的一剑将他胫骨刺穿。左掌借他的掌力，腾身飞起，竟然从众卫士头上，飞越过去！

按说金独异武功绝不在岳鸣珂之下，如何会吃此大亏？原</PGN 来金独异自恃掌有剧毒，岳鸣珂从不敢硬接，所以松了戒备。哪知岳鸣珂带了金丝

手套，不怕毒伤，竟然用了一记绝快的招数和他抢攻，一招得手便即逃出！

熊廷弼见岳鸣珂临危逃走，不觉大奇。王赞气道：“ 患难见人心，果然不错！ ”熊廷弼道：“ 岳鸣珂想是另有作为，你不要胡乱猜疑！ ”宝剑展开，寒光挥霍！金独异受了剑伤，功力大减，慕容冲虽然武艺高强，但熊廷弼神勇过人，又有王赞、成坤两名高手掩护，而且其他的卫士又不肯攻他，所以虽然不能突围，倒也能暂安无事。

再说白石道人被人威吓，大为愤怒，召集了京中的武当派弟子十多人，更加上柳西铭约来的高手十多人，济济一堂，准备与敌人决一雌雄。候了两天，敌人踪影不见。这日已是最后日期，心情分外紧张，众人集在柳家，从早上守到下午，仍然不见敌踪。柳西铭笑道：“ 武当派声威盖世，有什么人敢轻捋虎须。 ”白石道人甚为得意，笑道：“ 过了今日，我可不等他了。 ”

正谈笑间，忽有武当弟子报道：“ 有人来！ ”柳西铭问道：“ 有多少？ ”把风的弟子报道：“ 只是一人！ ”柳西铭奇道：“ 这样大胆，把门打开，让他进来！ ”片刻之后，一人满头大汗冲进，众人纷纷起立，准备迎敌。卓一航叫道：“ 啊，原来是岳大哥！ ”白石道人松了口气，以为他是得了讯息，赶来助拳的。冷冷说道：“ 岳英雄，不必有劳大驾了！ ”岳鸣珂笑了一笑，走上前去与卓一航拉手，突然骄指在卓一航腰间一戳，点了他的软麻哑穴，一转身将他背起，飞一般的冲出门去，满堂高手，骤出不意，全都愕然。

正是：突出奇兵施妙计，满堂高手尽惊奇。

欲知岳鸣珂何故将卓一航掳去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十三回 风雨多经 断肠遗旧恨　市朝易改 历劫剩新愁

且说岳鸣珂突如其来，把卓一航的软麻哑穴点了，一转身将他背起，飞一般的冲出门去，满堂高手无不愕然。白石道人怒喝道：“原来是你这小子与我为难，追！”率先仗剑追出！柳西铭知道岳鸣珂身份，忙道：“道兄不可鲁莽！”白石道人已率武当弟子追出大门。柳西铭和一众武师只好跟着追出。

岳鸣珂轻功卓绝，背了一人，还是比白石道人高出少许，白石道人使出“八步赶蝉”的绝技，还是落后两三丈地之遥，恨得牙根痒痒的，但投鼠忌器，又不敢施放暗器。

岳鸣珂一口气跑到杨家，这才把卓一航穴道解开。卓一航刚刚转醒，便听得里面金铁交鸣，叱咤追逐的厮杀声，几乎疑是发了一场恶梦，未及开声，岳鸣珂已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卓兄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救熊经略！”

再说玉罗刹与铁飞龙正在吃紧，忽见卓一航与岳鸣珂连袂而来，精神陡振，长剑一抖，换了一个剑花，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直取金独异咽喉要害，金独异肩头一偏，反手勾她的手腕，铁飞龙一拳捣出，金独异沉腕一格，竟给震退两步；玉罗刹已倏的冲出，宝剑上下翻飞，顿时间连伤四名东厂卫士，冲出去接应卓一航了。

卓一航见铁飞龙与玉罗刹都在此地，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岳鸣珂道：“你与练女侠敌着这班强盗，我去救</PGN 大帅。”运剑如风，斜刺杀开血路。卓一航跟踪望去，只见墙角一个魁梧汉子，熊腰虎背，凛若天神，想必是熊廷弼无疑。卓一航对熊廷弼久已钦仰，见此情形，马上明白了岳鸣珂用意，对玉罗刹也顿然好感起来，急运武当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杀出重围，剑剑辛辣，霎时间也伤了几名东厂卫士，玉罗刹已然杀来会合。卓一航喜道：“练姐姐，原来你也是一片忠心，来救熊经略了！”玉罗刹本意只是来追索剑谱，见卓一航如此言语，也不便细说，盈盈一笑，将当前两名卫士的手臂削断，笑道：“傻小子，先把这班人了结再说。你的熊经略损伤不了，有你的好朋友保着呢，你担什么心？”言笑之间，手底丝毫不缓，剑尖东刺西戳，又伤了几名卫士的关节要害，痛得他们满地打滚！

再说白石道人一腔怒气，仗剑急追，忽见岳鸣珂将卓一航放下，并肩进入杨涟官邸，而里面又传出阵阵厮杀之声，不禁大奇，不知他们捣什么鬼，略为迟疑，也闯了入去。只见卓一航和一个少女，并肩联剑，正自杀得热闹，那少女长眉入鬓，秋水横波，金环束发，红绫缠腕，美艳之中，透着一股令人心颤的杀气！白石心头一震，暗想，这“妖女”必是玉罗刹无疑！白石道人一心想把女儿许配师侄，几乎己把玉罗刹视为敌人，骤然见到，又忌又恨！

卓一航叫道：“师叔快来呀，熊经略在这里呢！”白石道人一口剑遮拦抹刺，护着全身，却并未杀进，酣战间，有一个蒙面汉子被玉罗刹剑尖刺破面具，分成两半，落在地上，白石道人一眼望去，心头火起，喝道：“哼，原来你在这里，三日之期正届，我倒要看你有什么本事赶我出京？”剑光霍霍展开，向那人直杀过去。

你道白石道人因何动怒，原来这人正是那日在天桥暗算他的卖武汉子。名叫郝建昌，乃是阴风毒砂掌金独异的首徒。原来暗算白石道人和恐吓柳西铭限他三日之内赶白石出京等事，</PGN 都是应修阳在暗中指使。

应修阳本是魏忠贤心腹，光宗一死，他便秘密入京，又由他引进了金独

异。只因金独异声名大坏，所以在宫中也是隐瞒身份。自岳鸣珂第一次大闹皇宫和卓一航被光宗临死之前召见，这两件事同日发生之后，东厂侦骑四出，早把两人身份和下落探明。应修阳听说岳鸣珂是熊经略的使者，吃了一惊，对魏忠贤道：“熊廷弼在廿八回来，宗主要除掉他，必要先把他的羽翼剪掉。”魏忠贤道：“我新掌大权，朝中文武，最少有一半和熊蛮子同一鼻孔出气；如何可以一齐除掉？”应修阳笑道：“我说的不是指熊廷弼朝中的同党，而是指可能帮助他的江湖好手。须知宗主原订的计划，也不是在朝廷之上将熊廷弼扳倒，而是暗中派人干掉他。如果他有许多高手相助，事情就会弄坏了。”魏忠贤道：“我知道熊蛮子的脾气，他不会从辽东带许多人回来的。只岳鸣珂一人，算他有天大本事，也护不了熊蛮子。”应修阳道：“岳鸣珂一人固是孤掌难鸣，可是那卓一航正是岳鸣珂的好友。”魏忠贤道：“那卓一航武功如何？”应修阳道：“那卓一航的武功虽然比不上岳鸣珂，可是他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，我们探得他这次来京，也是和一个师叔同来的，在北京的武当派高手就有十多个人。”魏忠贤道：“那么就把他们一齐干掉吧！”应修阳道：“不行哟，宗主。当今江湖之上，武当派声威最盛，又喜他们一向不理朝政，我们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那倒可相安无事，若然把他们派中的长老和掌门干了，岂不是凭空树了一个劲敌。”魏忠贤道：“江湖之事我不如你熟悉，依你说该怎么办？”应修阳道：“不如派人暗算哪个道士，叫他吃点小苦头，然后恐吓他和收留他的哪个居停主人，限他三天之内离京。示意我们三天之内，必到他的住址寻事。我知道那道士素来强项，一定不肯离京。在三日的期限内，必定邀齐他的本派弟子，在家中等候我们。其实我们并不是向他们寻事，只是防备他们去和岳鸣珂</PGN 会合，叫我们难于向熊廷弼下手罢了。”魏忠贤道：“这正是声东击西之计，就这样办吧！”

可笑白石道人懵然不知，做梦也料不到其中藏着这样大的阴谋！

其实白石道人也不是有心相助岳鸣珂，那“声东击西”之计只是应修阳防患未然，担心他们会合成一路，所以设计将他们隔开而已。

岂知这样一来，反引起了岳鸣珂的疑心，在紧急之际，陡然想起那三日的期限，猜破了敌人的用意。因此也便将计就计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将卓一航劫走，引得白石道人和武当派弟子大举追来！

这时熊廷弼之围渐解，金独异见白石道人一来，情知武当派必大举而至，慌了手脚，叫道：“风紧，扯呼！”铁飞龙一掌捣出，拦着去路，慕容冲横击一掌，将铁飞龙的招数破开，把手一挥，正想招呼同伴撤走，外面柳西铭武师和武当弟子已然赶至，白石道人不知敌人乃是东厂卫士，大声叫道：“把他们截住！”

这一来优劣势易，武当派的弟子加上柳西铭请来助拳的好手，不下二三十人，顿时反客为主，把东厂卫士围了起来，剑影刀光，满庭飘瞥，金独异和慕容冲并肩冲出。被自石道人和柳西铭一截，隔了开来。玉罗刹一声长笑，长剑寒光闪闪，霍地卷来，金独异运掌成风，挡了几招。岳鸣珂刷的一剑刺来，金独异反手一掌，岳鸣珂左掌一挡，右手长剑划了半个圆弧，嗤的一声，将金独异上衣刺破。玉罗刹出手如风，一招“流星疾驶”，点向金独异心窝，金独异侧身一闪，只听得玉罗刹喝声“着！”剑尖一颤，鲜血飞溅，在金独异胸上划了一道口子。本来若论武功，金独异绝不在玉罗刹与岳鸣珂之下，但岳鸣珂戴了金丝手套，不怕毒伤，威力无形增了几分。更加上玉罗刹剑</PGN 法凶残无比，金独异武功再高，也挡不住两人合击，还幸他闪避得快，要不

然这一剑便是开膛破腹之灾！

玉罗刹一招得手，剑光滚滚而上，慕容冲见势危急，双掌一错，疾发几招，霎眼之间把三名武当派弟子打翻地上，岳鸣珂见金独异已受了伤，料他不是玉罗刹对手，分出身来，长剑一翻，挡着了慕容冲去路！

玉罗刹连环几剑，把金独异迫得连连后退，笑道：“金老怪，你还不把我的剑谱还来！”金独异运气御伤，咬牙死战，玉罗刹又笑道：“你再不拿出来，我可要下手杀了！”就在盈盈笑语之中，剑招急如暴风骤雨，把金独异裹在剑光之中！

正混战间，门外人马声喧，忽然捅进了一队官兵，为首的将领大叫道：“熊经略，卑职来迟了！”又喝道：“好大胆的贼人，白日青天，打劫官家，还不给我缴械投降！”来的正是九门提督田尔耕，兵丁一摆上前，刀枪乱斫，熊廷弼叫道：“我们的人退下！”玉罗刹正将得手，被官兵一冲，金独异乘机在人丛中逃出，玉罗刹大怒，手中宝剑四下一荡，把官军的刀矛枪戟，或震飞半空，或截断地上。官军大叫道：“好厉害的女贼啊！”玉罗刹大怒，面上现出冷冷的笑容，铁飞龙急忙叫道：“使不得！”拉她退下。岳鸣珂也招呼官军道：“这位是保护经略大人的侠女，不可动手。”

过了片刻，那些受伤倒地的东厂卫士全被官兵绑起，可是慕容冲这一班人却都趁混乱中逃了，九门提督田尔耕上前参见熊廷弼，躬腰说道：“请恕卑职来迟，累大人受了虚惊。”兵科给事中杨涟已从内堂走出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田大人这次的消息倒灵通得很呀！”田尔耕面上一红，讷讷说道：“大人家中连受两次贼劫，卑职罪当万死！”杨涟道：“京城之内、居然有这样猖撅的匪徒，我看只怕不是寻常的盗贼吧！”田尔耕道：“卑职带他们回去，马上严刑讯问。”岳鸣珂双眼一翻，道：“这</PGN 班强盗来头很大，只怕大人不便审问。”转身对熊廷弼道：“鸣珂斗胆请经略大人亲自审问。”田尔耕急道：“卑职职责攸关，不敢劳烦经略大人。”熊廷弼双眸炯炯，扫了田尔耕一眼，过了一会，忽挥手道：“好，你带去吧！”

田尔耕收队走后，岳鸣珂道：“大人，你这岂不是纵虎归山？”杨涟也道：“田尔耕这小子，我就信他不过！”熊廷弼叹口气道：“我岂不知这班强盗必非寻常，但我是在外统兵的将领，他是负责京师治安的提督，各有职权。朝中已有人说我专权擅断，我又怎好越俎代庖！”杨涟黯然无语。熊廷弼大声道：“鸣珂，你请众位义士上坐，待我一一拜谢。”玉罗刹与铁飞龙越众而出，对熊廷弼作了一揖，朗声说道：“我们是误打误撞而来，不敢领谢！”熊廷弼一怔，铁飞龙道：“熊大人赤心为国，小人佩服得紧，但俺父女乃是山野草民，素不敢沾官近府，今日也不过是无心相遇，谈不上有什么功劳。经略恕罪，我们告辞了！”熊廷弼仍然施了一礼，道：“鸣珂替我送客！”

玉罗刹手中的宝剑尚未归鞘，岳鸣珂看得清清楚楚，可不正是自己失在宫中的那把游龙宝剑！这一来猛然醒起，那一晚和自己同时闯进深宫的黑影，必然是玉罗刹无疑。玉罗刹缓缓的把宝剑插入鞘中，得意微笑。岳鸣珂送至阶下，忽然说道：“练女侠，我有一样东西要送回给你。”从怀中取出剑谱，道：“请练女侠检视，这是不是原物？”

玉罗刹淡淡一笑，将剑谱接过，铁飞龙大为惊奇，道：“我父女为了这个剑谱，万里奔波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”岳鸣珂正想回答，玉罗刹道：“我也有一样东西还你！”把游龙剑解了下来，交回给岳鸣珂，大笑说道，“一

物换一物，咱们谁也不必领情！”铁飞龙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这孩子真是好强。”

玉罗刹步下台阶，忽回头招手，叫道：“卓一航，你过来！”卓一航呆呆的混在人丛之中，闻言如受命令，不由自己的走了</PGN 出去，白石道人向他瞪眼，他也浑如未觉。

卓一航步下台阶，玉罗刹道：“你好啊！”卓一航尚未开声，白石道人跟在后面，忽插口道，“有什么不好？”玉罗刹悄眼一翻，卓一航忙道：“这是我的四师叔。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我生平最不喜欢别人多嘴。喂，卓一航。我是问你的话。”白石道人这一气非同小可，手摸剑把，卓一航忙道：“我很好，你和铁老前辈住在哪儿，改日我去拜候。”白石道：“一航，这里事情已了，你明日就和我回山。”玉罗刹冷冷地一笑，道：“这人真是你的师叔？”白石怒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我看你倒像他的父亲，父亲管儿子都没有这么严！”白石道人“哼”

了一声，板面对卓一航道：“我们武当派的门规，可不许和匪人来往。”玉罗刹嗖的一声拔出佩剑，道：“白石道人，你们武当派的人，我也结识了不少，除了紫阳道长之外，也并未听过哪位真够得上侠义之名。我问你，你做过什么令人钦服之事？你敢看不起绿林道的好汉？哼，我就是你们正派目为匪人的人，咱们比划比划！”白石道人料不到她的话锋如此尖锐，涨红了脸，嗖的一声，也拔出剑来。卓一航慌了手脚，忙道：“在熊经略面前，不可失仪！”白石道：“明日午时，我在秘魔崖候教！”卓一航道：“师叔，你不是说明日回山么？”白石气呼呼地道：“你不用管。”玉罗刹一笑道：“我准遵命！”

玉罗刹与白石道人斗口之时，铁飞龙却把岳鸣珂拉过一边，问长问短，先问他的姓名，后问他的家世师承。岳鸣珂不知他便是铁珊瑚的父亲，心中颇为诧异。”暗道：看他刚才闯门打牛，雄风万丈，应该是个豪迈的老英雄，为何却这样婆婆妈妈。好几次想请教他的姓名，但铁飞龙问个不休，岳鸣珂竟没机会插口。好容易等到玉罗刹与白石道人闹完之后，玉罗刹道：“爹，咱们走！”铁飞龙道：“岳兄，今晚无论如何，请到西山灵安寺一叙。”卓一航过来，行了一礼，恭恭敬敬问道：“铁老前辈，你</PGN 好！”岳鸣珂倏然一惊，道：“老前辈是威震西北的……”铁飞龙截着说道：“老朽正是铁飞龙。”岳鸣珂讷讷说道：“珊……珊瑚……”铁飞龙道：“珊瑚正是小女。”岳鸣珂正待把珊瑚失踪之事告诉他，玉罗刹已拉着铁飞龙走出大门。

卓一航吁了一口气，白石道人犹自气愤难平，走回大堂，向熊廷弼告辞。熊廷弼知道他是武当五老之一，好生敬重，亲自送他走下台阶。白石道人一走，武当众弟子也随着走了。接着是柳西铭和一众武师告辞，熊廷弼道：“久闻京师柳义士大名，今日幸会，何不多坐一会。”柳西铭道：“今日这班贼人，显然不是为了钱财而来，大帅不可不防。”熊廷弼道：“我身经百战，险死者数十回，死生有命，我也只有听其自然了。”柳西铭道：“我家世代在京授武，门生故旧，颇不乏人，愿为大帅稍尽绵薄，必不令奸人得逞。但召集需时，我现在就要回去了。”岳鸣珂大喜拜谢。

柳西铭去后，岳鸣珂道：“此人在京中交游极广，黑白两道，全有交情。有他暗中帮忙，我们也可稍稍放心。”熊廷弼叹气道：“仗义每多屠狗辈，看今日朝廷之事，我实已灰心。”众官纷纷劝勉。杨涟道：“明日上朝，先问假钦差崔呈秀之事，然后向九门提督要人。”都御史邹元标道：“崔呈秀

乃是魏忠贤的人，我们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趁这件事将魏忠贤参了。”邀众官共议奏折，礼部尚书孙慎行道：“何不邀集朝中所有的正派大臣，联名上奏，要圣上务必彻查此事。”吏部尚书周嘉谟道：“对啊，联名上奏，人多势大，叫奸党也不敢小觑我们。”当下各自分头办事。

众官散后，岳鸣珂心中有事，颇为不安，熊廷弼道：“今日亏你见机，及时闯出去请了这么多好手来救。”王赞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说道：“岳兄，你怎么这样神通广大，一下子请得这么多高手前来。”岳鸣珂把过去的事情说了，又说到铁飞龙约他今晚相会的事。熊廷弼道：“既然有约，不可失信。”岳鸣珂道：“我</PGN 不想离开大帅。而且我也还没有答应他。”熊廷弼道：“那你拒绝了他没有？”岳鸣珂道：“来不及拒绝，他己走出大门。”熊廷弼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还是应该前去赴约。我抵挡百万大军尚且不惧，何惧小贼。而且有柳义士暗中相助，你去好了。哪个老头，虽然貌似狂妄，我看他却是性情中人，应该去接纳接纳。”

晚饭过后，岳鸣珂向熊廷弼告辞，又交代了王赞好些说话，走出大门，果然见有柳西铭的人，分布在杨涟府邸的周围，暗中保护，放下了心，直奔郊外。

灵光寺在西山山麓，岳鸣珂上得山来，已是月近中天，将到三更时分。岳鸣珂心想，这铁飞龙也真是怪人，住得离城如此之远，却要人半夜找他，不知有什么紧急事情。正思量间，忽闻得一阵笑声，发自林际，笑声未停，人影出现，玉罗刹黄衣白裙，飘然步出。

岳鸣珂一怔，问道：“铁老前辈呢？”玉罗刹面色一端，忽道：“今日你是我爹爹的贵宾，我们虽有点小小过节，也就算了。”岳鸣珂心道：谁和你有过节？以前在华山绝顶，是你无端端找我比剑，关我甚事？但玉罗刹脾气之怪，他已屡次领教，也就不去驳她，又问道：“铁老前辈叫你来接我么？”

玉罗刹道：“岂止要我接你，还要我审问你呢！”岳鸣珂愠道：“练女侠别开玩笑。”玉罗刹道，“谁和你开玩笑。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铁珊瑚是他的女儿？”岳鸣珂道：“知道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他的女儿是负气出走的？”岳鸣珂道：“这就不知道了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你和她一道来京，同住在杨涟家中是也不是？”

岳鸣珂道：“不错！但她在前几天已给贼人劫去，我正想前来请罪。”玉罗刹忽然格格地笑个不休！

岳鸣珂又是一怔，心想：别人遭了飞来的横祸，你还好笑，玉罗刹笑了一阵。又道：“我爹爹不是问你要人，你别担心，他要把女儿送给你！”岳鸣珂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</PGN 玉罗刹道：“什么意思，你还装傻吗？我替你做媒，你懂不懂？”岳鸣珂道：“哪有这样做媒的道理？”玉罗刹面色一端，道：“看你不是负义之人，为何赖帐？”岳鸣珂又气又急，道：“我怎么负义了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你们孤男寡女，万里同行，到了京师，铁珊瑚又是女扮男装，和你同住杨家，难道你们就没有半点私情？”玉罗刹心直口快，说话没半点遮拦，岳鸣珂羞得面红透耳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岳某人光明磊落……”底下那句“岂有苟且之行。”却讷讷不便出口。玉罗刹己笑着抢道：“男女爱慕，事极寻常，我若有喜欢的人，就对谁都不怕说。遮遮掩掩，岂是侠士行径！”岳鸣珂急极，挥袖说道：“我和珊瑚兄妹相处，练女侠，你千万不可误会！”

玉罗刹眉头一皱，似笑非笑，道：“有否私情的事不必说了，我只问你，

你喜不喜欢她？”岳鸣珂道：“ 我已和你说过…… ”玉罗刹截道：“ 你直截了当回我的话，我最讨厌说话兜圈子，你只说喜欢不喜欢？”岳鸣珂道：“ 喜欢！”玉罗刹板起脸孔道：“ 那么你愿不愿娶她？”岳鸣珂道：“ 喜欢是一回事，嫁娶又是一回事，怎么可混为一谈。”玉罗刹道：“ 你别罗哩罗唆，你答我：你愿不愿娶她？”岳鸣珂见玉罗刹不可理喻，拂袖说道：“ 若无他事，请你代禀铁老前辈，说我来过了。”转身便走！玉罗刹一声长笑，身形飞起，抢在他的面前，宝剑早已拔在手中，岳鸣珂道：“ 做什么？”玉罗刹道：“ 不许走！你到底娶不娶她？”岳鸣珂气往上冲，道：“ 不娶！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 哼，你果然不是东西！”刷的一剑，竟然向岳鸣珂刺来，岳鸣珂腾挪闪避，玉罗刹出手之后，不能自休，霎忽之间，连刺数剑。玉罗刹剑法凶残无比，随手刺来，都是指向关节要害！

岳鸣珂忍无可忍，闪得几闪，嗖的一声，也把游龙剑拔了出来。玉罗刹道：“ 你有本事，就把我这媒人杀了！”剑势催紧，急如骤雨暴风！岳鸣珂连解数剑，怒道：“ 天底下就没见过你这</PGN 样不讲理的人，哪有迫人成亲之理！”岂知玉罗刹想法与他不同，她认为岳鸣珂既与铁珊瑚万里同行，又同住一家，而且铁珊瑚也愿嫁他，那么他就非娶不可！

岳鸣珂给她苦迫，也自动了真气，把天山剑法的精妙招数展了开来，杀得玉罗刹不敢欺身迫近。玉罗刹叫道：“ 珊瑚妹妹，这样无义之人，不嫁也罢，我替你把他杀了！”岳鸣珂一怔，游目四顾，略略分神，玉罗刹左一剑，右一剑，突然乘隙直进，当中一剑，直刺到岳鸣珂咽喉要害！

岳鸣珂肩头一缩，头上冷气森森，玉罗刹刷的一剑削过！岳鸣珂吓出一身冷汗，勃然大怒，剑把一翻，一招“ 举火燎天 ”，把玉罗刹的剑荡了开去，怒道：“ 凭什么我都不娶她！”玉罗刹又叫一声：“ 珊瑚妹妹！”岳鸣珂在气头上口不择言，道：“ 你就是叫她来也没用，我怎么也不会娶她！”话刚出口，树林中突然响起一声焦雷般的大喝，一团黑影突然当空罩下，岳鸣珂伏地一滚，只听得那人骂道：“ 好小子，你敢污辱我的女儿，吃我一拳！”声到人到，岳鸣珂虚挡一剑，辩道：“ 铁老前辈恕罪，…… ”话未说完，铁飞龙劈面一拳，又骂道：“ 霓裳和你提亲，你不愿意也就算了，为何出言污辱！”岳鸣珂一剑刺他左肩，以攻为守，解了铁飞龙的恶招，急道：“ 铁老前辈，你别多心…… ”铁飞龙肩头一拧，左拳右掌，同时发出，骂道：“ 我都听到了，你再狡辩也没有用。”铁飞龙功力极高，拳雄势劲；岳鸣珂心中又慌，回身挡时，铁飞龙拳背向外，晃了一晃，把岳鸣珂眼神引向左边，右掌一沉，呼的一掌推出，岳鸣珂肩头剧痛，筋骨欲裂，给掌力震出一丈开外，玉罗刹一剑飞前，青光一闪，刷的一剑分心刺到，冷笑道：“ 你现在还想逃吗？”岳鸣珂宝剑一旋，将玉罗刹剑招破去，反身一跃，铁飞龙身形一起，直如巨鹏掠空，抢在他的面前，五指如钩，倏地抓下。岳鸣珂背腹受敌，长叹一声，把剑一抛，叫道：“ 好，你把我杀了吧！”</PGN

这一招是铁飞龙的杀手绝招，不意岳鸣珂突然弃剑，不觉一怔，手掌划了一个圆弧，停在半空。正在将落未落之际，林中一声尖叫，一个少女飞一般的跑了出来。叫道：“ 爹爹，不要动手，女儿有话要说！”岳鸣珂又惊又喜，叫了一声“ 珊瑚！”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原来铁飞龙和玉罗刹为了追回剑谱，曾远到塞外，直捣金独异的老巢，查得金独异已秘密来京，于是两人又仆仆风尘，一直追到京城。到了京城，无意中发现铁珊瑚女扮男装和岳鸣珂同住杨家。铁飞龙当日把女儿赶出家

门，原是一时之气，过后十分后悔。玉罗刹知他心意，便道：“ 你何不去看看他们，哪个姓岳的小子是我认识的，如果你有意思，我便替你做媒。 ”其时铁飞龙和玉罗刹已探出金独异躲在宫中，玉罗刹且已预定当晚就要入宫搜他。铁飞龙道。“ 那么你和我先去杨家，然后再闯宫搜那老怪物吧。 ”不意玉罗刹却道：“ 我不想见那姓岳的小子，咱们分头办事，你去探女儿，我入宫去搜哪个老怪物。 ”铁飞龙道。“ 怎么，那小子不是好人吗？ ”玉罗刹道：“ 谁说他不是好人，不过我和他有一段过节，除非他和珊瑚妹妹成亲，否则我和他不能和解。 ”铁飞龙和玉罗刹两人脾气都怪，一说之后，竟然各自分头办事，就在那一晚上，两人都有奇遇！

那一晚适值岳鸣珂二次入宫，玉罗刹在宫中乱闯，恰恰闯到魏忠贤的居处，魏忠贤正在和手下武士赏玩岳鸣珂的游龙宝剑。玉罗刹认不得魏忠贤，却认碍那把游龙宝剑，一伸手就把那柄剑抢了，引起一阵大乱。岳鸣珂亏得有她分散宫中卫士的注意，这才得从容救出成坤，但岳鸣珂当时却不知道。

另一方面，铁飞龙来看女儿，未到杨家，就碰到东厂的卫士将她劫走，铁飞龙大怒，一连击毙七名卫士，将女儿救了出来。也正因此，铁飞龙知道金老怪等这一班人必定会再到杨家，所以才有后来铁飞龙和玉罗刹双双闯来，恰好替熊廷弼解了围</PGN 攻的一幕。

铁飞龙将女儿救出之后，细细盘问，探出女儿的口风，知她对岳鸣珂甚为爱慕。铁飞龙也以为女儿和他已有私情。所以才引起那么深的误会。铁飞龙探出女儿的心事之后，就和玉罗刹商量，玉罗刹自告奋勇，愿作大媒，铁飞龙和女儿躲在林中的大树上听他们谈话，听到后来，他们越说越僵，竟然拔剑动手，铁飞龙沉不着气，挥拳加入战圈，事情越闹越大。

再说铁珊瑚在林中听得岳鸣珂和玉罗刹的对话，心中甚为悲痛。虽然她和岳鸣珂万里同行，从未涉及“ 爱 ”字，但她一片芳心，已系在岳鸣珂身上，她绝未想到岳鸣珂会拒绝要她，听了那番对话之后，又是气愤又是自卑，错综复杂的心情，令她爱恨交迸，欲哭无泪。然而眼见岳鸣珂受父亲和玉罗刹的围攻，死生俄顷，她禁不往冲了出来，攀着了父亲的手腕。

书接前文，旦说岳鸣珂突见铁珊瑚现身，刚叫得一声：“ 岳大哥，多谢你一路照顾，你这不成材的惹人憎厌的妹妹，今后不敢叫你再操心了。我承你照顾，累你生气，无可报答，无可赎罪，大哥在上，请你受我一拜！ ”柳腰一弯，拜了下去，岳鸣珂愣在当场，想到自己无意之中，伤了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芳心，真是莫大的罪孽，只觉全身战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又不敢伸手扶她，怔怔的看她拜了下去，又站了起来，脸色惨白，面颊有两颗黄豆般的泪珠，心中难过异常。刚想说话，只听得铁珊瑚说道：“ 我不敢高攀，从今后你我不必再以兄妹相称，我……我们也不必再相会了！ ”一转身飞奔回寺。岳鸣珂僵了一会，突然叫道：“ 是我的错！ ”脚步一起，正要追去，玉罗刹在旁气得面色铁青，喝道：“ 你还惺惺作态？ ”刷的一剑刺来，铁飞龙右手一伸，把玉罗刹的手腕一托，喝道：“ 姓岳的小子，你走！再迟我也不饶你了！ ”岳鸣珂拾起宝剑，黯然下山，耳边犹自听得玉罗刹“ 嘿嘿 ”的冷笑，在山风中回荡，犹如万箭飞来，</PGN 插在他的心上！

铁飞龙目送岳鸣珂的背影在夜色中消失，呆立一会，玉罗刹道：“ 爹，回去吧！ ”铁飞龙默不作声，玉罗刹道：“ 珊瑚妹妹此刻不知多难过呢，咱们回去看她！ ”铁飞龙一甩胡须，愤然说道：“ 我的女儿有哪点不好，姓岳那小子敢这样无礼！ ”玉罗刹道：“ 那是他没福气，以后他就是一步一拜来

求婚，咱们也不理他。”玉罗刹不知正是她这样做媒做坏了。铁飞龙给她的话引得噗嗤一笑，玉罗刹道：“好了，咱们该回去看珊瑚了，要不然她哭倒了也没人理，会更伤心呢！”铁飞龙道：“胡说，她哭就不是我的女儿！”铁飞龙深知女儿脾气，不论受多大委屈，都不会当人示弱，更不会向人求情。但，虽然如此，铁飞龙还是放心不下，三步移作两步，赶回寺内。

灵光寺原是一个荒芜古寺，铁飞龙借此暂居才稍稍打扫，但仍是灰尘满地。铁飞龙踏入寺门，忽见台阶上有凌乱的脚印，急叫道：“珊瑚，珊瑚！”古寺静寂寂的杳无人声，玉罗刹也看出了迹象，道：“怎么？难道有生人躲在寺里？”铁飞龙道：“你到前面山头眺望，若然有警，发啸为号。”铁飞龙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他叫玉罗刹在外眺望，一来是提防来人有党羽在外，二来是提防若有暗算，两人分开两处，也好互相救援，不至于给一网打尽。

铁飞龙在庙内巡视一周，听得珊瑚所住的西面厢房似有抽噎声息，心道：“难道这傻丫头真的哭了？”悄悄的推开房门，叫道：“珊瑚！”忽见床上坐着一个女人，披头散发，缓缓说道：“珊瑚已经走了！”

铁飞龙瞪眼一看，床上坐的竟然是自己以前的爱妾穆九娘，不禁大出意外。怒道：“你这贱人来做什么？是你把珊瑚勾引走了？”穆九娘一声不响，把手心一摊；‘里面有三颗殷红如血的珍珠，铁飞龙大惊失色，道：“你和哪个女魔头做一路了。”穆九</PGN 娘凄然一笑道：“老爷，你还是以前的脾气，开口便乱骂人！”铁飞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哼，你是想借那女魔头之力向我寻仇了？”穆九娘以前因为偷了玉罗刹的剑谱，给铁飞龙赶出家门，所以铁飞龙怀疑她心怀不轨，结人寻仇。

穆九娘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神情，忽然叹道：“老爷，你老了许多了！”铁飞龙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女魔头是不是和你同来，我且不管，珊瑚呢？”穆九娘道：“我来的时候，见珊瑚从这庙的背面下山，我还以为是你得了讯息，连夜叫珊瑚出去请救兵呢。到了这里，才知不是，你看桌上不是珊瑚留给你的字？”铁飞龙一看，果然有一张字条，上面用木炭写道：“我先回家，爹爹你不必找我了。”铁飞龙知道女儿脾气，料想她已去远，追也无及。看穆九娘时，仍是先前哪个姿势，手心摊开，手心上三颗殷红如血的珍珠，在微弱的菜油灯下，放出赤色光华！

饶是铁飞龙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看了这三颗怪异的珍珠，也不禁有点心悸。穆九娘道：“老爷，你趁早逃走吧！”铁飞龙大怒斥道：“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几曾见我避过强敌？”歇了一阵，面色稍霁，忽道：“那你是通风报讯来了？”穆九娘道：“你以前的话还算不算数？”铁飞龙道：“我说出的活决不更改，你跟什么人我都不理你！”穆九娘道：“谢谢老爷。”铁飞龙双眼望出窗外，忽道：“你跟什么人我都不管。除非你自己要回来，否则我也不会问你。”铁飞龙晚年寂寞，这话其实是暗示要她回来。穆九娘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跟老爷十多年，别的没学到，老爷的脾气我还学得几成。我就算错也得错到底。”铁飞龙面上一热，道：“那你来给我报讯做什么？”穆九娘道：“就因为老爷肯放我出去，不要我再当奴婢，我念老爷的恩德，不愿见老爷死于非命！”铁飞龙皱起眉头，斥道：“胡说，你当我真是老迈无能了么？”穆九娘道：“老爷，你的武功高强，我岂不知，但我的婆婆已练成了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，更兼浸过毒药，老爷还</PGN 是避开的好！”

铁飞龙双眼一翻，道：“什么，你的婆婆？”穆九娘道：“正是，我现在是红花鬼母公孙大娘的儿媳。”铁飞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你

快走！”穆九娘道：“她已知道你在这儿，明天晚上就要找你算账。她和金老怪已经和好了。”铁飞龙道：“好呀，那你也要来和我作对了？”穆九娘道：“我不敢与老爷作对，他们也不要我出场。还有我那婆婆脾气虽然刚暴，但也像老爷你一个样子，还不算是很坏的人。我不愿她打死你，也不愿你打死她，老爷你还是避开了吧！”说话之间，外面一声清啸，铁飞龙道：“玉罗刹就要回来了，你快走！”穆九娘吃了一惊，回身一拜，道：“老爷，你保重！”立即穿窗飞出。

过了一阵，玉罗刹回到寺中。铁飞龙道：“见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？”玉罗刹道：“没有。只是秘魔崖那边，似有星星松火。要不要去看一看？”铁飞龙道：“不必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玉罗刹看了地上一下道：“是什么人来过了？珊瑚妹妹呢？”铁飞龙道：“珊瑚已经走了。刚才是穆九娘来找我。”玉罗刹道：“穆九娘？”铁飞龙道：“正是。你听过红花鬼母公孙大娘的名字吗？”玉罗刹道：“没有听过。这个名字好怪，我的浑名叫做罗刹已经够吓人的了，居然还有人叫做鬼母。我这个罗刹倒要会会她这个鬼母。”铁飞龙给她引得笑了一笑，忽又正容说道：“她这个鬼母比你这个罗刹成名早得多了。她在四十年前已经被人叫做红花鬼母了。”玉罗刹道：“她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我年纪虽轻，江湖上的高人倒会了不少，为何总未听过红花鬼母的名字？”

铁飞龙捋了捋须，抬起眼来，眼光中含着忧惧，玉罗刹吃了一惊，奇道：“爹爹，难道你怕这个什么鬼母不成？”

铁飞龙皱起眉头，冷冷说道：“什么人我都不怕。但这个红花鬼母却真是一个劲敌。练女侠，你坐下来，我给你说一个故事。”</PGN

玉罗刹坐在床沿，怔怔的望着铁飞龙。铁飞龙喝了一口浓茶，咳了一声道：“你知道这几十年来，我和金老怪在西北齐名。但你可知道金老怪的武功是谁教的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你们都是六十开外之人，我怎能知道前两代的事。”铁飞龙道：“金老怪的武功是他的妻子教的。他的妻子就是这个红花鬼母公孙大娘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妻子做丈夫的师父，此事真妙。”心中暗想：自己若能和卓一航结合，只怕卓一航也得要自己教他一教。想起一事，又问道：“女人嫁后，多用丈夫之姓，为什么她不叫金大娘却叫公孙大娘？”

铁飞龙道：“故事就是这样来的。四十年前，西北有个怪人叫做公孙一阳，武功深不可测，又喜饲养毒物，所以人人怕他。他有许多徒弟，却没有一个得他真传。我的师父是他的老友，据他说公孙一阳曾对他说：他的武功甚为歹毒，若然所传非人，为害不浅。所以教徒弟只教他们练些粗浅容易见效的功夫，从不授以本门心法。不想后来来了一个青年，拜在他的门下，竟然把他的女儿勾引到手，两人将公孙一阳的练功秘本偷掉。公孙一阳只有此女，十分宝贝。就像我对珊瑚一样。知道之后，虽然极为生气，但也不愿追究，就这样活活气死了。”玉罗刹道：“这个青年一定就是后来的金老怪了，原来他是惯窃。怪不得他偷我师父的剑谱，又想去偷少林寺的拳经。”铁飞龙道：“三岁小儿看八十，金老怪少年之时心术已如此之坏，越老就当然越坏了。他唆使妻子偷了丈人的练功秘本之后，就躲到天山北路，隐居修练。那时他的武功刚刚入门，而他妻子的武功已有根底。所以他的功夫可以说是全由妻子所授。过了十余年后，夫妻武功都己练成。金独异渐渐为非作歹，终于激起武林公愤，西北十三名好手联手斗他，那时本邀有我，我却因事未去。那十三名好手把他围住，本来他万难逃脱，不料到了危急之时，他的妻

子突然现身，一场激斗，将十三名好手全数打败，金独异虽</PGN 然受了重伤，到底被他的妻子救出来了。公孙大娘鬓边喜插红花，经此一仗，就得了个红花鬼母的绰号。”玉罗刹道：“红花鬼母武功虽高，包庇丈夫，却是令人叹息。”铁飞龙道：“红花鬼母的绰号虽然可怕，说句公道的话，心术却不如她丈夫之坏。她曾屡次规劝丈夫，丈夫都不听她。所以那次金老怪受十三名好手围攻，她故意让他到了极危急之时才现身相救，本意以为他受了这样一场教训，会有所警惕，幡然改悟。不料金老怪恃有妻子做靠山，伤好之后，又出去胡作非为，因此，他的妻子一气之下，便和他相绝。一直三十多年，没人知道她的踪迹！”

玉罗刹吁了口气，值：“唔，那这红花鬼母，还不能算是很坏。”铁飞龙道：“红花鬼母离开丈夫之后，不愿以夫姓为姓，所以才改名叫公孙大娘。隐居的头十年，还出现过两三次，后来就一直没有出现。许多人以为她已死掉了。谁知她还在人间，而且居然要来和我作对，又料不到她还有了一个儿子，居然会娶穆九娘做妻子。真是世情如戏，令人不胜感慨！”

铁飞龙不知，原来穆九娘离开了他之后，给金千岩一路追踪，追到湖北襄阳，碰见了红花鬼母，金千岩最怕他的婶婶，给她教训一顿，抱头而窜。但红花鬼母也由金千岩口中知道了丈夫的消息，引起了旧情，知他将要入京，便赶先人京候他。这里面又牵涉有一段事情。原来红花鬼母离开丈夫之时，已有身孕，后来生下一子，取名公孙雷，故意不让他跟丈夫的姓。不料这个儿子好像承受了父亲的遗传一样，自小顽劣，闯了好几次祸，红花鬼母后来立下禁律，不准他离家半步，这才管束了他的野性。红花鬼母因为儿子顽劣，到了晚年，又收了一个女徒，这个女徒弟大有来头，就是当今皇上的乳娘客氏夫人的女儿。红花鬼母收她做徒弟时，客氏在宫中还未得宠呢。

穆九娘给公孙大娘收容之后，公孙雷因为给严母管束己久，未曾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，更兼穆九娘人又风骚，不到三天，两</PGN 人竟勾搭上了。公孙大娘虽然查知穆九娘乃是铁飞龙的爱妾，本来不相匹配，但无奈米已成炊，也只好由他们结此孽缘。

公孙雷和穆九娘婚后不久，神宗驾崩，光宗继位，客氏在宫中得势。公孙大娘看出魏忠贤和客氏勾搭，颠倒朝纲，当时便想离宫。可是适在这时金独异来了，公孙大娘偷偷和他会面，劝他归去。金独异说出铁飞龙和玉罗刹万里追踪，迫他之事。公孙大娘初时本不想管，后来在杨家一战，金独异吃了大亏，受了重伤，回来时对妻子哭诉，说是除非妻子给他报了此仇，否则他不回家。又说铁飞龙与玉罗刹在江湖上都以心狠手辣出名，若不斩草除根，以后也难以安枕。公孙大娘心肠一软，道：“我帮你的忙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那铁飞龙也是个劲敌，我也拿不准斗得赢他呢。”金独异道：“你若肯出头，我再请好手助你。”公孙大娘面色一变，说道：“我从不椅多为胜，你若找好手来，我就不去！”金独异诺诺连声，满口听从妻子的吩咐，暗中却另有布置不提。

且说铁飞龙把红花鬼母公孙大娘的来历说完之后，又叹道：“红花鬼母的本性原不算很坏，但随时随地怕她受丈夫唆摆，那就难说了。她不动手则已，一动了手，就是凶狠无比，要不然也不会得这个鬼母的称呼了。”玉罗刹听了，哈哈大笑！铁飞龙诧道：“练女，你笑什么？”玉罗刹道：“罗刹碰到鬼母，且看谁强谁弱。爹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斗她一斗！”铁飞龙道：“明日午时你不是和白石道人有的吗？你斗了白石道人之后，晚上怎能再斗？”

玉罗刹道："你不是说她们住在秘魔崖监视我们吗？我们明天去，既斗白石道人，又斗红花鬼母，两桩事作一桩办，岂不快哉？爹，我自从和你打了那场之后，很久以来，没有痛痛快快的大打一场了！我正手痒得紧呢！"

铁飞龙皱了皱眉，道："你这孩子，就知打架！"口虽责备，心实爱她。玉罗刹道："爹，明天让我先打！"铁飞龙突然走近</PGN窗前，向外一望，喃喃说道："快近四更了，还来得及！"玉罗刹问道："爹，你说什么？只要听说有对手可以大打一场，我的精神就来了，就是三天三夜不睡，我也可以奉陪！"铁飞龙噗嗤一笑，道："你就活像我少年之时！"忽又面色一端，郑重说道："我不是怕你没精神，我是要叫你去执药。"玉罗刹奇道："执药，执什么药？架还没打，就准备受伤了么？"铁飞龙道："儿呀，你哪里知道红花鬼母的厉害！她的毒砂掌比金老怪要高明得多，更兼练有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，若非早有预防，实在不易抵挡。"玉罗刹道："怎么预防呢？"铁飞龙道："你赶到城里去，先到长安镖局向龙达三镖师借两副护心铜镜，龙镖师是我的好友，你拿我的亲笔信去，他准会给你。然后等天一亮，你就去配药。"说罢撕下两幅白衬衣，找了一根木炭，先写了信，然后开药方。写的是：乳香（钱半去油）、未药（钱半去油），川连（钱半）、土必（钱半酒炒）、象胆（一钱）、红花（钱半酒炒）、田七（钱半）、沉香（钱半）、木香（钱半）、降香（钱半）、血琅（二钱半，绿豆水堡）、归尾（钱半酒炒）、地龙（一钱去泥）、寄奴（二钱酒炒）、熊胆（钱半）、麝香（三分）、人参（四分）、枚片（五分）……玉罗刹叫起来道："这么多药，若配不齐又怎么办？"铁飞龙道："这药方除了一两味外，其他都是普通的药，若配不齐，你就请龙镖师帮忙。药方还未开完呢。"又添上：羌活（钱半）、独活（钱半）、佛手（一钱）、玉桂（钱半）、厚朴（一钱酒炒）、鹿茸（一钱）、芙蓉膏（四分）。玉罗刹皱眉道："没有了吧？"铁飞龙道："药方配完了，但还要买两块雄黄。药方配齐之后，就在镖局里研为细未，练蜜为丸好了。明天这场激斗，我们定会受伤，这药方是舒筋活络，止痛散淤，治伤防痨的妙方，你赶紧去吧！"

铁飞龙这边紧张忙碌，白石道人那边也是提心吊胆，尤其是白石道人的女儿何萼华，听说父亲和江湖上闻名胆落的女魔</PGN 头玉罗刹约斗，非常不安。白石道人故作镇定，其实心里也有点害怕。

正是：闻名胆落惊魔女，威震江湖远近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十四回 名将胸襟 女魔甘折服　秘魔崖下 鬼母逞豪强

第二天一早，白石道人起来。武当众弟子已齐集了来问候。众人叽叽喳喳的议论，有人知道本派长老中的红云道人曾败在玉罗刹之手，更是担心。京中的大弟子李封首先说道：“师叔，我们都陪你去吧！”白石道：“我只约玉罗刹单打独斗，你们去做什么？”李封道：“我们去观战，给师叔助威。”白石知道他们的意思，心想：玉罗刹虽是劲敌，但听红云师兄说过，她的长处在于剑法，若论到功夫。则似还在二师兄黄叶之下，和他差不多。自己的剑法在同门之中最高，也许克得她住。若准这班小辈同去，只恐他们爱师心切，到时一涌而上，那就要坏了武当的名气了。于是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你们一个都不许去！”李封道：“只看看都不许吗？”白石道人愠道：“谁若擅自去看。家法从事。”何萼华道：“爹，我陪你去吧。”白石道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孩子，不要去！玉罗刹心狠手辣，你去反而成了累赘。”何萼华跟姑姑练了二年武功，虽然明知玉罗刹厉害非常，也想随父亲去一试身手，被父亲一说，心中很不服气。。

白石道人结束停当，众弟子送出门外。白石道人忽然踌躇一阵，招手说道：“一航，你可以去。你和玉罗刹相识，又是我派未来的掌门，应该在场。”卓一航心中实不愿见自己的师叔和玉罗刹拼斗，正在苦苦思索化解之方，师叔邀他同行，正合心意。

再说玉罗刹连夜进城，她轻功极高，甚至还在铁飞龙之上，也正因如此，铁飞龙才叫她入城配药。她过了四更，才从西山的灵光寺动身，到了城中的长安镖局之时，天还未亮。

长安镖局的总镖头龙达三和铁飞龙有过一段过命的交情。在二十年前，他保镖西北，有一次被强盗所劫，人也陷在重围，几乎脱不了身。幸亏是铁飞龙闻迅赶来，凭着“威震西北”的威名，将那班强盗喝住，不但镖银完整无缺，而且面子也得以保全，所以龙达三对铁飞龙十分感激，二十年来永铭心版，只恨报答无由。

龙达三也是柳西铭的好友，昨日柳西铭从杨家回来，邀他暗助熊廷弼防备奸党陷害，并说起无意之中给熊廷弼解围之事。龙达三听说铁飞龙和一个漂亮的少女当时也在场中，急忙打听铁飞龙的住址。柳西铭道：“哪个老头真怪，他和那少女出力最多，却毫不居功，事情一完，便飘然走了。也不和我们说话，我是后来问白石道人才知道他是铁飞龙的。还听说那天仙般的少女便是新近在西北窜起的女强盗玉罗刹呢。”龙达三道：“哦，玉罗刹！不错，这名字最近我还听人提过，听说玉罗刹心狠手辣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。铁老脾气虽然怪癖，但却是正派之人，不知何以和她一路？”玉罗刹杀人不眨眼那是事实，但却也不是乱杀，只因树敌太多，江湖上又夸大其辞，所以出道不过三四年。就几乎给人说成了万恶不赦的女魔。

龙达三和柳西铭谈论玉罗刹。龙达三说她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，对铁飞龙和她一路，心中不以为然。柳西铭笑道：“说起来也真笑话，白石道人那么大一把年纪了，却还这样好胜，一定要和玉罗刹比剑。”柳西铭对玉罗刹与武当派的恩恩怨怨毫不知情，所以只以为他们是好胜争强的武林常事，龙达三道：“白石道人是武当五老之一，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四海闻名。那女魔头找他比剑，那是自寻死路了！”柳西铭道：“所以我也懒得</PGN 理会。白石倒很紧张，好像全副心神都放在这件事上，连暗防奸党，保护经略大人

的事，都不起劲了。所以我才来求你助一臂之力。”龙达三道：“去年有一批军饷解出边关，承熊经略看得起我，还叫我帮忙押运，我生平保镖，那次保得最有意思。虽然我只是助手，但却比自己做总镖头独挑大梁时更有精神。熊经略待人真好！”柳西铭好生羡慕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倒是熊经略的老朋友了。”龙达三道：“不敢。我生平只对两个人心服口服，若是这两个人有事要差遣到我，我赴汤蹈火，都在所不辞。”柳西铭笑道：“这两个人一个是铁老头子，一个是经略大人，对么？可笑我们相交多年，还不知道你对熊经略这么佩服，刚才我来找你，心中还踌躇不决，恐怕会妨碍了你镖局的生意呢。”龙达三也笑道：“那得怪我不好。去年我应熊经略之聘，助他押解军饷的事，没有对老朋友说知。”柳西铭道：“那是应该的。押解军饷的事情，哪可随便乱提。”龙达三道：“所以你现在来邀我，我才对你说。大哥，你放心，就算魏忠贤要封我的镖局，拉我去碎剐，我也得帮经略大人。”

这一晚龙达三果然以总镖头之尊，暗中在杨涟住家附近，巡风把夜，到了四更，才换班回来。镖局日夜有人把守，龙达三才歇了一阵，忽报有一少个女拍门来找，龙在三奇道；“怎么会有少女找我，怎么不等天亮才来？”披衣延见，只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，长眉入鬓，一双俏目，隐隐含有杀气，令人不寒而栗！龙达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，你，你是玉罗刹？……”说完之后，忽觉不妥，玉罗刹乃是她的诨号，怎好乱叫？那少女毫不在意，一声笑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我就是玉罗刹！”龙达三道：“你，你……女侠，深夜降临，有何见教？”龙达三还怕是仇家把这女魔请来，和自己作对。但想起既然她和铁飞龙同行，似乎也不应和自己作对。果然玉罗刹又笑了一笑，把一幅白布掏了出来，道：“这是我爹给你的信！”龙达三接过一看，白布</PGN 的角落处画了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。心中一喜，看了下去，才知这玉罗刹竟是他恩公铁飞龙的义女，信上写明要请他相助。那白布乃是撕碎的衣衫，字迹乃是木炭所书，想见事情甚急。

龙达三道：“铁老之命，岂敢不尊。不知女侠有何事差遣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我要和人打架！”龙达三怔了一怔，心道：这却如何是好？铁飞龙是自己的恩人，白石道人也是自己的朋友。而且还住在柳西铭家里。现在玉罗刹要和白石道人比剑，想是铁飞龙怕他的义女吃亏，又知道我和白石相识，所以叫王罗刹亲自登门，请我出头了。不知铁飞龙的意思是要我去调解还是要我去助拳，若是要调解还好，若要助拳，那这个面子怎么放得下来？玉罗刹见他呆若木鸡，心道：怎么这个人如此脓包，听到打架就慌得这个模样，还做总镖头呢！龙达三定了定神，讷讷说道：“女侠何苦和武当派结仇？”玉罗刹眉毛一扬道：“别人怕武当派人多势大，我偏不怕！”龙达三嗫嚅说道：“我知道女侠不怕，但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由我来摆和头酒，请女侠和白石道人赏面，彼此来喝一杯，和解了吧？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我和白石道人比剑是比定的了，白石道人武功虽非登峰造极，但也还可以做做对手。你叫我不要和他比剑，除非你另外找一个可以做我对手的来比。天下事最痛快的莫如找到对手比武，你叫我不比，那怎么成！”龙达三道声苦也，绷紧了面，说不出话。玉罗刹道：“怎么，你帮不帮忙？天就快亮，我还要赶回去呢！”龙达三道：“我这条命也是你爹爹救的，他有命令，我怎敢不遵？不过我想先见他一面。白石道人剑法天下独步，我和他一斗，准死无疑。我要请你爹爹代我照顾遗孤。”在龙达三心中，以为玉罗刹定是要自己去助拳的了，所以想先见铁飞龙，表达苦衷。玉罗刹哈哈大笑，笑到眼泪都掉下来。龙达三

愕然不解，心中烦恼之极。玉罗刹大笑一阵，这才说道：“说了半天，原来你是以为我要找你助拳。白石道人算得了什么，何必你来相助。再厉</PGN害的对头我们父女也不怯惧，何况于他！”

龙达三松了口气，道：“那么女侠有何事吩咐？”玉罗刹道：“我们找你为的不是要对付白石道人，而是要对付红花鬼母。”龙，达三又大吃一惊，道：“红花鬼母公孙大娘还在世上么？”心虽惧怕，但却不像刚才那样惶恐。玉罗刹故意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敢跟她动手吗？”这回轮到龙达三大笑了，龙达三大笑说道：“我若怕死，也不敢干保镖这一行了。你要斗红花鬼母，我万死不辞！”玉罗刹好生奇怪，心道：红花鬼母比白石道人厉害得多。你不敢斗白石道人，反而敢斗红花鬼母，真不知是什么理由。但她见龙达三愿意慷慨赴难，把先前轻视他的心减了不少。

龙达三道：“是不是现在就去？”玉罗刹一笑说道：“不是要你助拳。”把所求的事说了出来。龙达三道：“护心铜镜，镖局里有的是，只是那药方开了这么多药，能否配齐，却是难保。好，你在这里稍坐，我马上叫人给你去配。”

玉罗刹在镖局中坐候，看看天色大白，红日东升，又过了一会，太阳已照进窗来。玉罗刹道：“怎么还不回来？”龙达三道：“几十味药，一时未必配得齐全。”再过了一顿饭时间，配药的人回到镖局。玉罗刹看看天色，道：“还好，没有耽搁时候。”配药的伙计道：“二十五味药，除了熊胆缺货，其他都配齐了。”玉罗刹道：“缺一味不紧要吧？”龙达三一皱眉头，道：“熊胆乃是主药，不能缺少。熊胆虽然名贵，却也不是稀罕之物，市上怎会缺？”伙计道，“听说这两天宫中内监大事搜购，药店里的熊胆全叫他们买去了。”玉罗刹恨恨说道：“若非我要赶着等用，我便到官中偷它出来。”龙达三沉吟良久，忽道：“有一个地方也许会有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什么地方，我们马上就去。”龙达三道：“熊胆以关外出产的最好，边关将帅必定备有。”玉罗刹道：“那么熊经略一定有了？”龙达三道：“正是。熊经略两袖清风，送不起貂裘等名贵礼物，熊胆在这里虽然值钱，他关外却并不贵，</PGN 熊经略定会带些回来，送给亲友，我和你去一趟吧。”玉罗刹想起昨天和岳鸣珂动手之事，好生委决不下，想了一会，忽道：“他若叫熊经略不给，那么他的人品就更不足取了。”龙达三莫明其妙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玉罗刹一笑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我和熊经略手下一个武官，有点小小的过节。”

且说熊廷弼昨日遭遇两场横祸，心情激愤，反显得意兴阑珊。这日众官奏折已上，皇帝却没坐朝，奏折是按朝廷体制由宫中的奏事太监转呈上去的。按说这样大事，皇帝应该马上处理，但等到日上三竿，还不见动静，也不见有钦差来宣诏。熊廷弼在房中踱着方步，走来走去。岳鸣珂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，每当有大事待决之时，总是这样。到了近午时分，皇帝才突然派了两名太监。抬了一箩东西，传旨赏给熊廷弼看。太监去后，熊廷弼打开一看，只见满箩奏折，是奸党参劾自己的奏折。熊廷弼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”杨涟道：“经略大人宽心，圣上把奏折原封不动送给你看，正足见信赖之深。”熊廷弼道：“若然我们的奏折未上，如此说法，也还不无道理，但在我们奏折送上之后，才赏给我看，这分明是说：你参劾别人，别人也参劾你。皇帝是忠奸不分，一律看待的了。”杨涟道：“我想不至如此。”熊廷弼背负双手，又在房内踱起方步，走来走去。杨涟等都不敢出声了。过了一阵，熊廷弼忽然叫道：“拿纸笔来。”杨涟道：“经略要再上奏折吗？”熊廷弼道；

“我要上辞呈！”杨涟道：“不可呀不可！经略不可因一时之气，把国事抛开不理。”熊廷弼道：“杨兄，你有所不知，朝中既然全给奸党把持，我纵能再回边关，也必受诸多掣时，不能统兵抗敌了。我不如径上辞呈，试试皇帝的心意。这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若然皇帝还不算太糊涂的话，他定会召我入宫，细问情由的。”

其实由校虽然年幼，也还不算太过糊涂，他还懂得熊廷弼是个大忠臣的。可是他的乳母客氏和魏忠贤狼狈为奸，根本不</PGN 让他知道外面的事情，却把他一步步引到声色玩乐的享受上去，把他那一点点灵性，也全闭塞了。可怜朝中那么多正派大臣，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奏折，由校根本就没有看到，被他的乳母没收去了。由校以前说过要把奏折装满一箩，送给熊廷弼看的话，客氏看了杨涟等人的奏折之后，便和魏忠贤商议，乘机怂恿由校，说道：“熊廷弼已经回来，圣上可以把那些奏折送给他看了。”由校道：“他既然回来，把他召进宫来，当面给他，不很好吗？”魏忠贤作了个奸笑，由校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魏忠贤悄悄说道：“禀圣上，这熊廷弼样样都好，就是一样不好。”由校道：“哪样不好？”魏忠贤道：“这人古板得很，看见皇上那么好玩，一定会唠唠叨叨说个不休。”由校在父亲死后，没了管头，玩得十分放肆，在宫中辟了斗鸡、跑狗、踢球、马戏之场，天天玩乐，闻说熊廷弼古板，果然害怕，道：“那么外面的三大殿召见，不让他看到，行吗？”魏忠贤道：”他来后一定有人说给他听，你见了他，一定给他数说的。”又道：“这几天梅菊争妍，咱们正要开设梅菊之宴，叫宫女们扮成梅花仙子，菊花女神，让她们也争妍斗丽一番，若然皇上召见哪个老熊，岂不给他败了雅兴？”

由校想想，也是道理，便道：“但是总得要见他呀！”客氏在旁边笑道：“傻哥儿，到他要回边关的时候，才给他送行也不迟呀！”由校到底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，乳母和魏忠贤既然都是这样说法，他也乐得作乐去了。

可怜熊廷弼虽然知道宫中给客魏把持，还料不到由校给蒙蔽到这个田地。他看了那箩奏折，还尽自猜测皇帝用意，在房间内踱来踱去，想写辞呈，杨涟道：“你若只是想试皇帝心意，写写辞呈，我也不加反对，但不必现在就写。兵部尚书杨焜现在正去追问九门提督，问昨日捉到的，那些假装强盗劫你的人，他审问的如何了？等他回来，我们再从长计议，你道如何？”熊廷弼只说了两个字“也好”，仍踱着方步，绕室而行，杨涟怕他闷出病来，道：“老熊，我和你下盘棋好吗？”熊廷弼道：“也好。”走了几着，随从武官王赞进来报道：“经略，以前给我们押运过军饷的那位龙镖头，和昨天哪个女子求见经略。”熊廷弼把棋子一拨，道：“这一局棋算我输了。”吩咐王赞道：“请他们进来！”

岳鸣珂在旁纳罕，以为玉罗刹又来找他晦气，这些儿女之事，对熊经略可难说得清楚。熊廷弼见岳鸣珂面色不豫，问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岳鸣珂道：“那女子野性难驯，我怕她会冲闯经略！”熊廷弼哈哈大笑。

岳鸣珂一怔，熊廷弼笑道：“我这两天，见了许多衣冠禽兽，正想见一见山野之人。”杨涟见他高兴，也凑趣说道：“那女子剑法高强，昨天我在门缝里张望，见她把群贼杀得鬼哭神嚎，真是痛快淋漓之至，我也想见她一见。”岳鸣珂不便阻挠，只好侍立在熊廷弼身边。

过了一会，王赞带了龙达三和王罗刹走上，龙达三屈膝行礼，玉罗刹却学男子模佯，只是作了个揖，对岳鸣珂瞧也不瞧。熊廷弼丝毫不以为意，对玉罗刹道：“昨日多蒙你仗剑来救，我还未曾请教你的芳名呢？”玉罗刹噗

嗤一笑，道：“什么芳名不芳名的，我的名字叫做练霓裳，但江湖上的人都叫我做玉罗刹，真名反而没人叫了。你高兴叫我霓裳也行，高兴叫我做玉罗刹也行！”熊廷弼微微一笑，道，“练姑娘，你真是快人快语！”

王赞倒了两杯茉莉香茶，玉罗刹一口喝完，道：“这个杯子太小。”熊廷弼忙道，“好，换过大碗来。练姑娘，你喝酒吗？我喝酒时，也总是用大碗的。”玉罗刹道：“怎么不喝，喝酒我也用大杯的。不过。今天我不能喝，你不必客气。你这茶香，我倒可以多喝一碗。”熊廷弼满怀愁郁，给她几句妙言妙语，驱得烟消云散，笑道，“好，咱们坐下来好好一谈。”

玉罗刹用手肘碰了一碰龙达三，道：“我们可不能好好的谈。”熊廷弼一愕，随即笑道：“你们想是有什么事情要见我了。</PGN 达三，你说。”龙达三道：“经略大人为国宣劳，万里回来，小人一无礼物表达寸心，反而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玉罗刹忽皱眉头：“你这人怎么的说话这么文诌诌的，话不到题！”熊廷弼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姑娘说得对！龙达三，你该罚一杯。你快说，你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？”龙达三涨红了面，讷讷说道：“大人有没有熊胆带回，我想求大人赏赐。”熊廷弼笑道：“这个小事也值得挂齿？对了，熊胆是止痛散淤的良药，正合你们镖局使用。王赞，把我带回的分一半给他。”又道：“我本来准备叫人送去给你的。这两天事情太多了，一下子就忘了。”

玉罗刹一双眼珠圆溜溜的转了几转，忽然笑道：“你这个官儿倒不错，和我们绿林豪杰的脾气相差不多！”杨涟变了面色。熊廷弼只是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是绿林中的女豪杰吗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不敢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豪杰？”熊廷弼笑了一笑，却正色道：“做替天行道的绿林豪杰也无所谓。不过满洲鞑子都快要打来啦，绿林中的豪杰还是该听朝廷招安，同御外侮的好！”玉罗刹道：“若是你这样的官儿去招安，大约还有人听你的话，其他的官儿谁个理他！依我说，也不必说谁招安谁，满洲鞑子打来，咱们大家揍他！”熊廷弼默然不语，怔怔的看着玉罗刹！

熊廷弼深知朝政腐败，对绿林强盗，只是用“剿”，偶而招安，也只是出于将帅的私心，想收为己用，扩充势力罢了。怪不得玉罗刹说别的官儿不成，他们也的确难以令人心服。玉罗刹见他看着自己出神，道：“怎么？我说错话了？”熊廷弼道：“你没有说错。”杨涟是兵部大员，两天前还禀承皇帝之命（其实是客氏的主意），派刘廷元去陕西“袭匪”，听玉罗刹自表身份，想起陕西告急的文书中果然有一股盗匪，匪首叫做玉罗刹的。当时自己因为这个匪首是个女的，还特别留心，想不到就是这个美若天仙的女子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坐立不安。熊廷弼知他心意，笑道：“杨兄，这位姑娘现在来探望我，她可是我的朋</PGN 友。”杨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心想熊廷弼真是个怪人，和这个女强盗谈得这么欢洽，倒真像多年的老友似的。不过熊廷弼既然如此表示，杨涟也就放下了心，不再紧张了。

过了一会，王赞已把熊胆取了出来，包了好大一包，龙达三道：“哟，太多了！”熊廷弼道：“你们镖局反正有用，拿去吧！”龙达三接过熊胆，正想告辞，熊廷弼对玉罗刹甚为赏识，真恨不得有个女儿似她一样，看着她的佩剑，忽然笑道：“练姑娘，你的剑法是谁教的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熊廷弼道：“你的剑法高明极了，我虽然不精剑术，但却最喜欢看人比剑。”玉罗刹道：“可惜你是大官，要不然今天我就请你去看比剑。”熊廷弼忽道：“练姑娘，这位是我的参赞名叫岳鸣珂……”玉罗刹截着道：

“我知道。”熊廷弼道：“他的剑法在我军中号称第一，你愿不愿意和他比一比，点到为止，不准伤人。”玉罗刹忽冷笑道：“哈，岳鸣珂，原来你还不服气，好，咱们再比一比。”嗖的一声，拔出剑来。杨涟吓得躲到椅后，熊廷弼听得话里有因，忙道：“慢来，鸣珂，你以前和她比过剑的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不止一次了，哎呀，天色不早，你若未回边关，以后我再告诉你。岳鸣珂，咱们这场比剑。记下来吧。”熊廷弼舍不得她立即离开，看着日影道：“还差一点才到正午，怎么说天色不早。”玉罗刹深怕熊廷弼一定要留下她和岳鸣珂比剑，冲口说道：“我要和红花鬼母比剑，你知道么？”熊廷弼道：“什么红花鬼母？这名字好怪！”

岳鸣珂大吃一惊，他的师父霍天都是武林前辈，见多识广。

岳鸣珂在天山之时，已听他说过“红花鬼母的故事”，忙拉了拉熊廷弼，道：“大帅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你不能强留我在此地比剑！”熊廷弼道：“姑娘，你放心，你有事情，比剑以后再说，你稍待一会。好，鸣珂，有什么话快说。”岳鸣珂把熊廷弼扯到屏风背后，约过了一盏茶的时刻还未出来。龙达</PGN 三的心卜卜的跳。

龙达三只道岳鸣珂不肯放过玉罗刹，心想：这女魔头真是天大胆子，竟然在熊廷弼面前，自表身份，我若知她如此，怎么也不带她来。熊廷弼身为大将。岂有见了强盗，也不捕拿的道理，这回定逃不了。玉罗刹倒是神色自如，熊廷弼谈吐之中，自然有一种令她信服的力量。她想熊廷弼说过当她朋友，当然就是朋友，半点也没疑心。过了一会，熊廷弼和岳鸣珂出来，笑道：“练姑娘，你过来！”玉罗刹毫不在意的走了过去。熊廷弼道：“我本想送你一件礼物，但在客途之中，却拿不出好东西来。”玉罗刹道：“哈，我以为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，你却要和我讲客套。交朋友不必送礼的。我生平只收强盗头子的礼物，对朋友的东西，我可不要。”熊廷弼续道：“我虽然没有礼物送你，但我却要借一件给你，你用了之后，一定要交还的。”玉罗刹道：“哈！借一件给我！这倒新奇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？”熊廷弼拿出一对手套，笑道：“练姑娘，你当不当我是朋友？”玉罗刹道：“我若不把你当朋友待，怎会和你当大官的谈这么久？”熊廷弼温言说道：“那么我求你一件事你答不答应？”玉罗刹喜道：“你有事要求我？哈，汤里火里，万死不辞！”熊廷弼道：“等会你去斗哪个什么红花鬼母之时，一定要把这对手套带上，用完之后，再送回来。”玉罗刹见这对手套金光微闪，好像不是用普通丝线织成，甚为喜爱，道：“好，我听你的话。”熊廷弼直送她出到门口，这才道别。

玉罗刹飞快赶回镖局，镖局里的伙计早把药丸配好，只等熊胆一来，马上研成碎末混入丸中。龙达三取出两副上好的护心铜镜，又把硫磺包了两包，一一交给玉罗刹收好，道：“白天不便施展轻功，你乘我的快马去吧！到了山脚，你再弃马登山。”玉罗刹一声：“多谢！”跨上马背，飞驰而去。出了城门，红日已过中天，玉罗刹道：“糟，这回是自己第一次的失约了！”</PGN

再说白石道人和卓一航离开柳家，赶往西郊。路上卓一航问道：“师叔，为什么约她在秘魔崖比剑？”白石道：“秘魔崖岩石底下有个石室，据传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‘卢师’的和尚曾在哪里住过。卢师是昆卢剑派的祖师，他的剑法精义早已失传，现在的昆卢剑派只得他的皮毛而已，听说石室中还有卢师遗迹，学武之人，每到哪里，都是流连忘返，你是我派未来的掌门，

应该到哪里见识见识。而且秘魔崖是有名的险峻荒僻之地，在北京近郊，可难找到这样一处良好的比剑场所。”卓一航心想：你和玉罗刹比剑，叫我哪有什么心绪玩赏。心中一路盘算，如何替他们化解，不知不觉，已到西山。

白石道人抬头一看，道：“我们来得早了，还未到中午呢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我们先到秘魔崖候她。”白石道：“候她？她好大的架子？”卓一航不敢回答，心道：“怎么四师叔近来好像心胸越来越狭窄了，以前却不是这个样子。”又想起和他一路同行之时，他总是故意让自己和他的女儿接近，他对玉罗刹的仇恨，莫非也与此有关。思前想后，越发闷闷不乐。

白石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没什么。师叔，我看这场比剑还是免了吧！”白石道：“胡说。武当派的人从不怯场！”心想：先到秘魔崖看清楚地形也有好处。飞步登山，过了一会，只见一块硕大无比的岩石，从山顶上平空伸出，下面有一片平地，就好像张开了的狮子嘴一般。白石道：“这就是秘魔崖了，咱们上去！”两人施展轻功，到了上面，白石道人忽然咦的一声，</PGN 我把她的石头扫荡了再说。”伸腿一扫，把一堆石头踢得到处乱飞，撞在其它的石头上，把好几堆石头撞散，白石道人哈哈大笑。

笑声未停，忽然有人险恻恻的冷笑道：“何方小子，胆敢捣乱我练功的石阵。”话声尖锐刺耳，就好像有人对着耳朵叫喊一般，白石道人吃了一惊，游目四顾，不见人影，白石道：“你是什么鬼怪？”忽地眼睛一亮，岩石下忽然现出一个鸡皮鹤发，焦黄枯瘦的老妇人，拿着一根拐杖，发边插了一朵红花，打扮得不伦不类，真像鬼魅现形，山魁出世。面上似怒似笑，饶是白石道人艺高胆大，也感到一阵寒意，直透心头！

那老妇颠巍巍的走入石阵之中，喝道：“你这两个小辈叫做什么名字，师父何人？来此何为，赶快从实招来！”白石道人身为武当五老之一，年纪也已有五十有一，几曾给人这样小视，呼他“小辈”，大怒说道：“武当五老的名字，你听人说过没有？”老妇人眼皮一翻，冷冷说道：“什么武当五老，没听说过！”武当五老的得名，是近十年之事，这老妇人隐居已三十年，三十年前，白石道人还是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何来“五老”之名，所以这老妇人说不知道，确是实情，白石道人却以为“武当五老”之名，天下无人不识，听了这老妇人的话，以为她故意轻视，越发大怒。

卓一航却躬了躬腰，恭敬问道：“不敢请教老前辈大名。”那老妇人咧嘴一笑，道：“晤，你这孩子还懂得一点礼貌。”指着旁边的红花道：“你能上到秘魔崖，也算有点本领，应是出于高人所授。你的前辈没对你说过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朵红花的来历？”

卓一航十分惶惑，摇了摇头。白石道人忽然想起红花鬼母的名字，骤吃一惊，冲口叫道：“你这妖妇，居然还在世间！”红花鬼母大怒，杖头一指，叫道：“贼道，吃我一拐。”红花鬼母今年已六十开外，比前任的武当掌门紫阳道长小几年，白石道</PGN 人曾听师兄说过红花鬼母的故事，虽然知她是个强敌，但总以为当年那西北十三名好手，不是一流人物，所以败也不足为奇。对红花鬼母的神奇武功，也总认为是夸大之辞，虽然严阵以待，却也并不恐惧。

红花鬼母道：“小辈，你还不进招？”白石也道：“妖妇你还不进招？”红花鬼母把拐杖向石堆一拨，那些石头纷纷飞了起来，从白石道人身边飞过，却并不打中他，石弹纷飞，溅了白石道人一身尘土，白石大怒，青钢剑扬空一闪，蓦地一招“金针度线”，直取红花鬼母的咽喉，红花鬼母随手一抖，

拐杖猛然压下，白石道人斜身滑步，一甩剑锋，踉踉跄跄向旁冲出几步，虎口发热，又惊又怒，刷刷回身两剑，使出了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的绝招，前发后至，快速之极！红花鬼母拐杖一举少将两招同时破去，道：“你能在我拐杖底逃生也算不错。”白石愤然进剑，霎眼之间，连进七招，红花鬼母一一破开，道：“唔，你这剑法我好似在哪见过，当今之世，有这样的剑法也算是一把好手了。”谈笑之间，连连反击，白石道人给迫得连连后退，踏过了好几个石堆，渐渐被红花鬼母困在石阵之中，白石道人知道难以逃脱，脚踏八卦方位，把剑使得风雨不透。红花鬼母攻了五十多招，把白石道人杀得汗水淋漓，但白石道人守得很稳，拼力支撑，竟然也无破绽。红花鬼母攻势忽缓，喝道：“紫阳道长是你何人？”白石道人这时羞愤交迸，不愿再提“武当五老”的名头，乘她攻势暂缓之际，突然两记绝招“鹰击长空”、“鱼翔浅底”，上下两剑，直取红花鬼母穴道要害。红花鬼母怒道：“你这小子不受抬举。”拐杖一横，把两记绝招都化了开去。左掌一伸，呼呼风声响，砂石飞扬，威势惊人。白石道人抵挡她龙头拐杖，已经处在下风，她发掌助威，更是难敌，剑法渐渐散乱。卓一航一看不妙，冒着砂石，拔剑撞来，红花鬼母道：“哦，你也来了！”拐掌齐施，把两人都困在石阵之中。卓一航每挡一拐，身躯便</PGN 震一下，知她功力太高，无法抵挡，只好连走巧招，助师叔防守。红花鬼母也好像对他特别留情，只把他的剑招挡开便算，并不使出杀手。

卓一航剑法武功，在武当第二辈中首屈一指，比白石道人也不过仅逊一筹，红花鬼母对他手下留情，便宜了白石道人，竟自转危为安，还能出手反击。打了一阵，红花鬼母叫道：“当年十三名好手联手斗我，也不过走了五百多招，现在已走到三百多招，不能再让你们了！”拐杖横挑直扫，掌力远震近攻，砂石飞扬中卓一航冒死抗拒，眼看红花鬼母一拐戮到师叔胸膛，急忙抢进一剑，刺她左胁，明知刺她不中，也要进攻，目的不过是解师叔之危，红花鬼母左掌一带，喝声：“去”，卓一航只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给震出了石阵之外爬了起来，居然并未受伤，好生奇怪。就在此时，猛听得师叔一声惨叫，也给掷出了石阵之外。卓一航急忙奔去，只见师叔胸衣碎裂，胸膛上有两道紫色的伤痕，面如金纸，气若游丝，卓一航大哭起来，挺剑向红花鬼母冲去，哭叫道：“妖妇，你害了我的师叔，我也和你拼了！”红花鬼母道：“咦，你也叫我妖妇！”慢慢的举起拐杖，卓一航正冲入石阵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一航，一航！”卓一航脚步倏停，叫道：“练姐姐快来，帮我杀这妖妇！”转瞬之间，铁飞龙与玉罗刹双双奔到。

正是：鬼母巧逢玉罗刹，秘魔崖下决雌雄！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十五回 神剑施威 胆寒惊绝技　毒珠空掷 心冷敛锋芒

红花鬼母磔磔冷笑，铁飞龙道：“公孙大娘，你这回行事差了！”红花鬼母怪眼一翻，道：“怎么差了？”铁飞龙道：“金独异屡行不义，而今又听好宦遣使，谋害忠臣，你为何替他出头？”红花鬼母冷笑道：“我那老鬼纵做错了事，也轮不到你来管教！”铁飞龙脾气也硬，冷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是我离间你们夫妻了？公孙大娘呀，公孙大娘！可笑你是一代名家之女，却这样糊涂。不明大义。”红花鬼母拐杖一顿，叫道：“铁飞龙休得多言，我今日到来，专程要领教你的雷霆八卦掌！”铁飞龙哈哈大笑，飞身跃入石阵，道：“好哇，原来你立心伸量我老铁来了！”身形一晃，跳在一堆石头后面。红花鬼母抛了扮杖，道：“你想借我的石阵比试掌力？”铁飞龙道：“正是！”双掌一扬，石块纷纷飞起，红花鬼母单掌一劈，也把一堆石头打得纷飞，石头对空乱撞，两人一面运掌力激荡石头，一面跳跃躲避石弹。

铁飞龙脚踏八卦方位，每发一掌，便跳过一堆石堆，躲避之处，恰是石弹飞射不到的死角，红花鬼母道：“铁老贼你倒溜滑！”双掌齐扬，把两堆石头打飞，左右夹击，铁飞龙反身一跃，从“坎”门跳到“兑”门，还击了一掌，红花鬼母也急从“乾”门跳到“艮”门，两人一进一退，在石阵中穿来插去，各运掌力飞石击敌，在秘魔崖下打得沙尘滚滚，石块乱飞，而两人进退攻守，都有法度，那满空飞舞的石块，却没有一块击中</PGN 了人。玉罗刹在旁观看得十分高兴，跃跃欲试。

铁飞龙的雷霆八卦掌法原是按照八门五步的身法步法，以刚柔合用来制胜克敌的。原来铁飞龙经验老到，而且有知己知彼之明，他知道红花鬼母的武功在自己之上，所以才将计就计，借她布好的石阵和她比试掌力。

而这种阵式正是铁飞龙最熟悉的阵式。在这样的石阵中比掌不单单是靠掌力取胜，红花鬼母的石阵按五行八卦的方位布置，还要靠趋避得宜，所闪之处，要恰恰是石弹打不到的“死角”，所以每发一掌每跳一步，都要预计到后路。铁飞龙的掌法本来就是按照八门五步的方位，比红花鬼母还要熟悉得多，腾挪闪避，妙到毫巅，因此铁飞龙的掌力虽然要比红花鬼母稍逊一筹，可是以巧补拙，打了半个时辰，还是恰恰打个平手。

红花鬼母勃然大怒，厮拼半个时辰还未将敌人打倒，这在她来说，是从所未有之事。尤其气愤的是：这时她已看出铁飞龙掌力不如自己，可是在石阵中比试，又偏偏胜不了他。铁飞龙看她火起，故意再发一掌，便大笑三声，把红花鬼母更是激得暴跳如雷，双掌连扬，运用了内家真力，霎时间尘土飞扬，石弹如雨，掌风呼呼，人影凌乱，在铁飞龙大笑声中，玉罗刹忽然叫道：“停！”铁飞龙反身一跃，跳出圈子，红花鬼母喝道：“做什么？”玉罗刹冷冷笑道：“你的石阵已全给摧毁了，这场比试也该完了。”红花鬼母身形一停，凝步立在乱石之上，这才发现厮拼了半个时辰，加以自己又用力过猛，百多堆石头已全打得倒塌，许多石块正在翻翻滚滚，滚下山坡。

红花鬼母气犹未消，在乱石中捡起龙头拐杖，向石头上一顿，铿然有声，道：“铁老贼，这场算是拉平，我再和你见个真章。”玉罗刹盈盈笑道：“红花鬼母，你这就不公平了？！”红花鬼母怒道：“怎么不公平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你手上有兵器，我爹爹可没带兵器。”红花鬼母怒道：“再比掌力也行！”玉罗刹道：</PGN“你们刚才比掌已是比成平手，还比什么？”红花鬼母一怔，虽然适才铁飞龙利用石阵取巧，可是总不能说不是比试掌力，而且石阵又是

自己布的，更不好意思说他利用石阵占了便宜。本来武林名手，各有擅长，有的人以掌力称雄，有的人以兵器见胜。红花鬼母是拳掌兵器，全都出色当行；铁飞龙则只是以掌力称雄，平生从不使用兵器。所以红花鬼母若然要和铁飞龙见个真章，则用龙头拐杖对他双掌，也不能算是不公；无奈玉罗刹一口咬定，比掌已成平手，要比兵器铁飞龙可不能奉陪，歪有歪理，红花鬼母拿她没有办法，重重的把拐杖一顿，恨恨说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我不能就此干休！”可是要怎样再比，红花鬼母却也说不出办法来！

玉罗刹看她怒气冲天，这才好整以暇，取下几根头上红绳，缚了袖口，慢慢说道：“红花鬼母，你不必气恼，你要打架，那还不容易？有人奉陪你便是！”

红花鬼母一怔，道：“你这女娃儿要和我比试？”玉罗刹展眉一笑，道：“哈，你猜得对了！”玉罗刹近几年里虽是名震江湖，可是红花鬼母隐居已久，并没听过她的名头。虽然最近人京，丈夫对她约略提过玉罗刹的武功，可是现在见她才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，未免意存轻视。要知红花鬼母在三十多年之前已享盛名，自然不愿和“小辈”动手。拐杖一指，磔磔笑道：“你再练十年！”

玉罗刹嗖的一声拔出宝剑，笑道：“红花鬼母，你是说你要比我强得多么？”红花鬼母睥睨斜视，不接话锋，玉罗刹又笑道：“可惜你是个大草包。”红花鬼母大怒，斥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玉罗刹又笑道：“你若不是大草包，为何连‘学无前后，达者为师’的话都不晓得！”其实玉罗刹也只是粗解文字，这两句话还是她从卓一航处听来的，她故意用来激怒红花鬼母，乃是一种战略。</PGN

红花鬼母给她一激，果然气得非同小可，拐杖一指，怒道：“你若真能胜我，我拜你为师！”玉罗刹笑道：“这可不敢！这样吧，你若能胜我，我们父女二人任你处置。要是我胜了呢，你那臭老鬼丈夫可得由我处置，我要杀他剐他，你都不能帮他的手。”红花鬼母气往上冲，道：“只要你能和我打个平手，我就再隐居三十年！”玉罗刹笑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，进招吧！”红花鬼母道：“我生平和人单打独斗，从不先行动手！”玉罗刹低眉一笑，把剑缓缓的在红花鬼母面前划了一道圆弧。

红花鬼母喝道：“你捣什么鬼？你到底想不想比试？”话声未停，玉罗刹手掌一翻，本来极其缓慢的剑招突然变得快如掣电，青光一闪，剑锋已划到面门！原来玉罗刹精灵毒辣，她看了刚才红花鬼母的掌法，知她武功非比寻常，所以故意先令她动怒，扰乱她的心神，再用状类儿戏似的缓慢剑招，令她疏于防备，然后才突然使出独门剑法，倏的变招，红花鬼母大吃一惊，杖头往上一点，玉罗刹剑锋一转，刺她咽喉，红花鬼母肩头一缩，左掌一拿，想硬抢她的宝剑，哪料玉罗刹的剑势，看来是刺她咽喉，待她闪时，剑尖一送，却突然自偏旁刺出，红花鬼母一跃，只觉寒风飒然，自鬓边掠过，那朵大红花已给削去，玉罗刹哈哈大笑。她早料到刺红花鬼母不中，所以用奇诡快捷的剑法，明刺要害，实施暗袭，削了她鬓上的红花，挫她锐气。

红花鬼母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剑法虽佳，还不是真实本领！”话虽如此，但骄矜之气已减了许多，玉罗刹笑道，“好，叫你看真实本领！”刷刷几剑，剑势如虹，似实非虚，在每一招之中，都暗藏好几个变化，红花鬼母竟未曾见过这种剑法，给迫得连连后退，卓一航在旁见了，心中大喜，连师叔身受重伤，也暂忘了。

铁飞龙在旁全神贯注，心中却是忧虑。卓一航喜道：“ 练姐</PGN 姐胜券在操，这个老妖妇不是她的对手。 ”铁飞龙微哂说道：“ 还早呢！ ”卓一航再看场中，形势忽变，红花鬼母铁拐翻飞，转守为攻，左掌疾发，呼呼风响。玉罗刹暴风骤雨般的剑点每给震歪，再过片刻，只见场中一团白光盘空飞舞，红花鬼母的一根铁拐就像化了几十根似的，拐影如山裹着那团白光，宛如毒龙抢珠，滚来滚去；再过片刻，拐影剑光，融成一片，再也分辨不出谁是玉罗刹谁是红花鬼母了！卓一航看得目眩神摇，倒吸一口冷气！铁飞龙这时，却是忧惧之容渐解，指点说道：“ 那老妖妇功力虽高，却奈不得她何！ ”

原来玉罗刹虽以独门剑术，一开首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抢了上风，但红花鬼母的功力比铁飞龙要高出一筹，比起玉罗刹来，自然更要高了，而且她经验又丰，一省悟上了当时，立刻止怒凝神，潜心化解，三十招之后，便转守为攻，以掌助拐，玉罗刹的身形在她的掌力笼罩之下，奇诡的剑招竟然受了牵制，被她那神出鬼没的龙头拐杖，迫得透不过气来！

红花鬼母正以为可以得手，岂知玉罗刹胸有成竹，虽处下风，却是傲然不惧。每到绝险之时，她都能举重若轻，在间不容发之际忽然避过！红花鬼母也暗暗佩服，铁拐越裹越紧，看看玉罗刹已是万难躲避，玉罗刹忽然长剑一伸，在她龙头拐杖上一点，便借着这一点之力，身子腾空飞起，在半空挽了个剑花，居然还能反击！两人在乱石堆中奔驰追逐，红花鬼母虽占了七成攻势，却是无奈她何！原来玉罗刹是母狼乳大，自幼在华山绝顶游戏，轻功之高，并世无两。即算铁飞龙、红花鬼母、岳鸣珂等在轻功上也都要稍稍逊她一筹。她知红花鬼母内功厉害，便尽量发挥自己所长，攻敌所短，并不和红花鬼母真正较劲，却在腾挪闪展之际，伺隙反击，斗了三百来招，兀自不分胜负。

铁飞龙松了口气，这时才想起白石道人身受重伤，向卓一</PGN 航道：“ 瞧你的师叔去！ ”卓一航也霍然醒起，走近白石道人身旁，只见他盘膝坐在地上，正在闭目用功。铁飞龙唤了一声，白石道人微睁开眼，面色愠怒。铁飞龙摸出两颗药九，道：“ 这是治伤解毒的圣药。 ”白石道人摇了摇头并不答话。他已服了武当本门的解药，不愿接受敌方（他把铁飞龙与玉罗刹都划入“ 敌方 ”了）的赠与。铁飞龙又好气又好笑，在他耳边斥道：“ 我不愿见成名人物如此死去，你的本门解药只可暂保一时，我的解药才是正药，你不服气，就请你先吃我的解药，待你伤好之后，咱们再来较量。 ”白石道人闭目不理。铁飞龙一恼，突然伸手在他嘴巴上一捏，白石道人“ 呀 ”的一声喊了出来。铁飞龙已把两颗丸药，送入他的口中。

白石道人浑身无力，要想吐也吐不掉，两颗药丸滑入他的喉咙，片刻之后，丹田升起一股热气，人也舒服多了，便不再言语。铁飞龙笑道：“ 你这师叔，倔强得好没道理。 ”把卓一航扯到身边，解开胸衣一角，悄悄说道：“ 你看。 ”卓一航见他胸前的护心铜镜已裂成几块，若无钢线勒住，早已掉了下来。铁飞龙一笑扣衣，道：“ 我若不是有这块护心铜镜，也受伤了。你的师叔受了红花鬼母内力所伤，现在救治之后性命虽可无妨，但要复元，恐怕还得要待一月之后。 ”卓一航不禁骇然。想起红花鬼母适才分散自己和师叔二人，师叔受了内伤，而自己却丝毫无损，这分明是红花鬼母手下留情的了。思念及此。不觉又为玉罗刹担心起来，生怕她受不住红花鬼母的掌力，也像自己的师叔一样受了重伤。

卓一航忧心忡忡，再看斗场，只见斗场形势又变。红花鬼母的铁拐东指

西划，手上像挽着千斤重物一样，比前缓慢许多，但玉罗刹的剑招却非但攻不进去，而且好像要脱身也不可能，两人在乱石堆中，各自封闭门户，一招一式，带守带攻，看得非常清楚，就像两个好友拆招练习一般。可是两人面色都极沉重，</PGN 连一向喜欢嬉笑的玉罗刹也紧绷着脸，目不斜视，随着红花鬼母铁拐所指，一剑一剑，奋力解拆。

原来红花鬼母见玉罗刹轻功了得，拼了三百多招，兀自不能取胜，心中一躁，竟把平生绝学，轻易不肯一用的“太乙玄功”施展出来，这种功夫可把全身功力移到物体之上，上乘者可以摘叶飞花，伤人立死；红花鬼母把功力运到铁拐之上，玉罗刹剑锋稍近拐身，忽觉如有一股粘力把自己的剑吸着似的，自己用力愈大，她的粘力也愈大，这一来玉罗刹奇诡绝伦的剑招无法施展，而且红花鬼母的拐势虽似缓慢异常，实际每一拐都是指着自己的穴道要害，只要自己稍微疏忽，对方就立刻可以乘隙而入，所以玉罗刹只能奋力拆招，同时避免和她较量真力；连逃走也不可能。因为只要自己的剑招一撤，身形一退，防守就要露出弱点，要害穴道，就全在敌人攻击之下了。

卓一航看出情形不对，对铁飞龙道：“叫她走吧！”卓一航以为凭着铁飞龙的武功，纵不能胜红花鬼母，但掩护玉罗刹逃走总有可能。铁飞龙叹了口气，摇摇头悄声道：“刚才还可以走，现在可不能了！而且除非是紫阳道长复生，或者天都居士来到，天下没第三个人可以拆开她们！”卓一航更是吃惊，说话之间，忽见红花鬼母手起一拐，当头劈下，玉罗刹的剑尖旁指，门户大开，惊极欲呼，铁飞龙忽然伸手把他嘴巴捂住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不可惊叫，扰乱她的心神！”卓一航再看时，只见红花鬼母那拐明明可以劈碎玉罗刹的头颅，却突然一歪，滑过一旁，不知是何道理，心中大惑不解。

铁飞龙微微笑道：“霓裳的剑法真是妙绝天下，刚才那一招解得好极了！连我也意想不到。”说罢举袖抹额，卓一航见他额上汗水直流，这才知道铁飞龙的着急之情，并不在自己之下。

原来红花鬼母刚才那拐虽然可以劈碎玉罗刹头颅，但玉罗刹也冒险进招，剑势指向她胁下的章门要穴，红花鬼母若不防</PGN 救，势必两败俱亡，所以铁拐虽然距离玉罗刹头顶不到五寸，还是不得不稍稍移开，震歪玉罗刹的剑锋。

交换了这一险招，红花鬼母想道：“这女娃子功力不如我高，我何必和她冒险对攻，慢慢把她困死便成。”仍然施用“太乙玄功”，把内力运到拐杖之上，将玉罗刹困在丈许方圆之地，攻既不能，退亦不得！

铁飞龙自是行家，越看心头越急，心道：红花鬼母一稳下来，用这样的打法，裳儿剑法再妙，也难久敌。可是凭着自己功力，又不能上前解拆，只好在旁边干着急。卓一航虽然不懂其中奥妙，但见铁飞龙汗水直流，场中玉罗刹神色越加阴沉，也知道情形不妙。可是连铁飞龙都无能为力，他更是毫无办法，也只有焦急的份儿。铁飞龙想了一会，忽然想起一策，双掌猛力相撞，卓一航莫名其妙，心想：这老儿发了疯不成？更是着急。

不但旁观的二人焦急，场中剧战的二人也都暗暗心急。红花鬼母用出“太乙玄功”，本以为在五十招之内便可得手，哪知拼了一百多招，虽然占得上风，但玉罗刹却还是可以抵挡。而用这种内力拼斗，最为伤神，红花鬼母不由得暗暗心慌，这场大战之后，就算获得全胜，也恐怕要生一场大病。

玉罗刹斗了半日，更是焦急异常，红花鬼母用这种打法，令她攻既不能，退亦不得，心中想道：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不成？忽见铁飞龙双掌相撞，心

念一动，玉罗刹本知道红花鬼母内功深厚，不敢和她较量劲力，这时为了要在死里逃生，咬了咬牙，暗运内力，战到急处，红花鬼母霍地一拐打来，玉罗刹突然横剑一封，剑拐相交，火星四溅，玉罗刹给震得倒退三步，红花鬼母也立足不稳，晃了两晃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！

玉罗刹试了一招，精神陡振！红花鬼母的内功也并不如想像之甚，顿时剑光飞舞，再也不怕和她的铁拐相交，红花鬼母大为惊奇，想不到玉罗刹的内功也如此深厚！</PGN

红花鬼母这回吃了大亏。原来红花鬼母的功力，的确要比玉罗刹高出许多，可是她先和白石道人打了三百多招，跟着又和铁飞龙比试掌力，动了怒气，用力过度，内功已减削许多，要不然莫说运用了“太乙玄功”，不须用到一百多招，就是这一拐最少也可以把玉罗刹的宝剑打飞。玉罗刹无形中占了便宜，自己还不知道！

铁飞龙这时才松了口气，暗暗发笑。原来他先出场，把红花鬼母激怒，将石阵摧毁之后，才让玉罗刹出斗，正是他预先安排好的战略。玉罗刹不懂五门八卦之阵，但轻功极高，所以在石阵摧毁之后，能够与红花鬼母打成平手。铁飞龙又因这一战关系重大，并且知道玉罗刹也十分好胜，所以并没将事先的计划说给她听，以免影响她的心情，让她好专心对敌。可是铁飞龙事先虽然布置周密，到目睹玉罗刹与红花鬼母激战之时，还免不了忧心忡忡，生怕玉罗刹的内功与红花鬼母相差太远，直至看到玉罗刹冒险反击，剑拐相交，各给震退的情形，铁飞龙才宽了心。

再说玉罗刹突破了红花鬼母的胶着战术，剑剑反击，辛辣异常；红花鬼母余势未衰，掌风呼呼，铁拐乱扫，也尽自遮挡得住。两人各以内力相拼，只见杖影剑光，此来彼往，叮叮当当，战了一个势均力敌。

红花鬼母想不到一世威名，竟给这个女娃子迫成平手，战到分际，突然左掌护胸，铁拐倒拖，卖了一个破绽，跳出圈子，玉罗刹一声娇笑，脚步一点，身形飞起，凌空下击。铁飞龙叫道：“裳儿，小心了！”红花鬼母把手一扬，三团赤色光华，电射飞来，玉罗刹已有防备，在空中一个转身，避了开去，笑道：“你捣什么鬼把戏？”哪料口方张开，笑声未歇，眼前红光一闪，一颗圆溜溜的东西，突然飞进口中，玉罗刹头下脚上，疾冲下来，红花鬼母反手一拐。玉罗刹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身翻了过</PGN 来，宝剑在拐上一点，倒跃出三丈开外，站在地上，摇摇晃晃。卓一航大吃一惊，铁飞龙却仍是神色如常，微微发笑。

红花鬼母得意之极，连连怪啸，迈步上前，将龙头拐杖向玉罗刹胸前一点，叫道：“你这女娃子还不弃剑认输，要等死么？”玉罗刹身形一晃，避了开去，红花鬼母又喝道：“你中了我的毒珠，性命不过一时三刻，赶快投降，还可以救你一命。”玉罗刹又晃了一晃，仍然不理。红花鬼母心道：这女娃儿好倔强！一把抓去，玉罗刹突然张口一吐，一颗赤红如血的珍珠飞了出来，刷的一剑削去。红花鬼母以为她受了伤，料不到她身手还是如此矫捷，嗤的一声，急闪开时，衣袖已被削去一截。玉罗刹笑道：“你这老妖妇还不认输，要等死么？”

原来这赤红如血的珍珠，乃红花鬼母的独门暗器，名为“赤毒珠”。此是将珍珠在毒蛇血中浸炼，直到粑白色的珍珠炼到赤红如血方止，剧毒无比，轻易不肯使用。幸而穆九娘昨晚将三颗赤毒珠带来示警，铁飞龙有了防备，教玉罗刹将雄黄等药物炼成的药丸含在口中，故意接她一颗，然后出其不意

吐了出去，分散她的心神，刺她一剑。
　　红花鬼母大怒，铁拐一震，把玉罗刹的宝剑荡开。铁飞龙叫道：“红花鬼母，你要不要脸？”红花鬼母一声不响，铁拐疾扫。玉罗刹冷笑道：“老妖妇，你还有什么伎俩？”运剑如风，虎跃鹰翔，飒飒连声，浑身上下，卷起精芒冷电。红花鬼母退了几步，突然一跃而上，用力将龙头拐杖一抖，玉罗刹左手捏着剑诀，右手横剑一封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红花鬼母的龙头拐杖一歪，杖头上突然伸出一支明晃晃的利刃，凭空长了一尺。要知高手较量，分寸之间都要计算得十分准确，玉罗刹所占方位，本是拐杖不及之处，哪料敌人的拐杖头上忽然伸出一枝利刃，玉罗刹剑已封了出去，不及回防，红花鬼母身手何等迅疾，拐杖向前一送，利刃冷森森，指到了玉罗刹的心窝！
　　铁飞龙在旁看得真切，突然想起白石道人心口的刀痕，冷汗迸流，飞身跃入圈子，大声喝道：“用毒手对付小辈不害臊么？”红花鬼母心头一震，但她这招快如电光火石，要收手也不可能，铁飞龙身形方起，场中已有人惨叫一声，铁飞龙立稳足时，只见玉罗刹与红花鬼母已经分开，玉罗刹神色自如，冷冷笑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我与你再斗三百招！”铁飞龙大为惊异，做梦也想不到玉罗刹会有这样高强的本领，居然能够死里逃生！
　　其实并不是玉罗刹凭着本身的功夫逃了这招，而是岳鸣珂那对手套的力量。红花鬼母的毒刃堪堪插到心窝，玉罗刹左手本来是捏着剑诀，横在胸前，这时迫于无奈，百忙中无暇考虑，沉掌一格，红花鬼母一刀插中她的掌心，刀尖一弯，却插不进去！玉罗刹剑招何等快捷，就在红花鬼母突吃一惊之际，手臂一圈，回手一剑，把红花鬼母肩上的琵琶骨刺穿！
　　红花鬼母惨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从今之后，江湖上再也没有红花鬼母这号人物！”拐杖一顿，霎忽之间逃得无影无踪！玉罗刹格格笑道：“这对手套真是宝贝！”把胸衣解开，里面的护心铜镜哗啦啦一阵响，碎成无数小片，跌了下来。
　　玉罗刹吃了两颗药丸，运气一转，笑道：“幸好没有受着内伤。”卓一航怵目惊心，颤声叫道：“练姐姐！”玉罗刹点一点头，道：“我与你们武当派还有交代。”走到白石道人身旁，白石道人服了解药，比前舒服得多，颠巍巍的站了起来，玉罗刹把剑一扬，卓一航大叫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启石道人圆睁双目，手摸剑柄。玉罗刹道：“白石道人，你已受了重伤，咱们这场比剑记下来吧！”卓一航道：“何必还要比剑？”白石道人道：“好，三年之内，我在武当山等你！”玉罗刹冷笑道：“我准不会叫你失望！”说话之间，忽听得秘魔崖下一片人声，铁飞龙跳上岩石，只见下面有人厮杀，一群东厂卫士围着一条大汉，另有一名少女已被缚在马背，尖声叫唤。</PGN
　　白石道人倏然变色，颤声说道：“一航你听，这不是萼华在叫我？”卓一航道：“我听不清楚。”山风送声，愈来愈近。白石叫道：“是萼华。萼华！”振臂一跃，跳上岩石。铁飞龙道：“你找死么？”白石道人重伤之后，气力不加，纵身一跃，突然腿软，几乎跌下岩去。铁飞龙一手把他拉着，道：“一航，背你的师叔回去。”岩下有十多名卫士攀藤附葛，跃上岩来。铁飞龙一声长啸，拾起石头，雨点般抛掷下去。爬上来的卫士发一声喊，纷纷躲避。铁飞龙挥手道：“快走！”卓一航背起师叔，随玉罗刹从背面下山。过了一阵，铁飞龙也赶了来，道：“金老怪真不是东西，他唆使他的臭婆娘约我们单打独斗，暗中却又带东厂的卫士来捉人。”玉罗刹恨恨说道：“他的臭婆娘已不帮他了，他若再撞在我的手里，管教他不能逃命。”

三人脚程迅疾，黄昏时分回到城中，卓一航道：“铁老前辈，请同到柳武师家中一坐。”白石道人住在柳西铭家中。玉罗刹一笑道：“好人做到底，你的师叔受了重伤，我们自当护送他平安到家。”白石道人翻了一翻白眼，气得说不出话。

柳西铭见白石道人受了重伤，铁飞龙和玉罗刹陪他回来，吃了一惊。武当派的弟子摩拳擦掌，纷纷起立，玉罗刹笑道：“这可不关我事。”铁飞龙将白石道人被红花鬼母打伤的事说了，并道：“幸喜我早准备好了解药，强他吃了。他内功颇有根底，静养三天，便可走动，再过一月，可以完全复元。”武当派的人见铁飞龙说出情由，有的便上来拜谢。白石道人尴尬之极，道：“一航，你陪我进去。”有两名弟子禀道：“师妹和李师兄走去观战，没有见着师叔么？”白石道人挥手道：“都进里面去说。”向铁飞龙道：“你的解药可不是我要吃的。”轶飞龙微微一笑，白石道人续道：“但我一样领你的情。我们武当派恩怨分明，你的大恩定当报答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我对你可没有恩，你伤好之后，随时可以约我比剑。”</PGN

卓一航和众同门扶师叔入内休息，柳西铭笑道：“这道士真骄，无论如何不肯输口。他的师兄紫阳道长谦冲和易，和他可大不相同。”铁飞龙微笑不语。柳西铭续道：“红花鬼母进京，我们前两天也听人说起，可不知她为了何事。原来却是找你们的岔子。”铁飞龙心念一动，嘴巴一张，却又把活吞住。柳西铭和铁飞龙虽有一面之缘，却非知交友好，当下也不便问他。

过了一阵，卓一航出来道：“师叔行动不便，叫我替他送客。”铁飞龙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不送我也要走了。”柳西铭颇为不悦，他正想趁此机会，与铁飞龙接纳，甚不满意白石道人喧宾夺主。但他碍于武当派情面，而且和白石道人又是老朋友了，所以也不便发作。当下拱了拱手，和铁飞龙、玉罗刹道别。

卓一航送出门外，道：“敝师叔不近人情，望铁老前辈恕罪。”铁飞龙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你师叔有什么话交代你说。”卓一航面上一红，原来他师叔对一众同门吩咐，说铁飞龙虽对他有恩，玉罗刹却是本门公敌，凡是武当派人都不准与玉罗刹来往。这话明是告诫一众同门，实是说给卓一航一个人听。叫卓一航替他送客，也是含有叫他和玉罗刹诀别的意思。

玉罗刹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总之是不准你和我亲近就是了。我偏不怕他，你害怕我亲近你么？”卓一航面红直透耳背。铁飞龙笑道：“裳儿，你的口好没遮拦，把人窘得这个样子。”卓一航迟疑了一阵，忽道：“练姐姐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铁飞龙行开几步，玉罗刹道：“请说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我师叔有个女儿，给东厂的卫士掳去了。我师叔受了重伤，京中又找不到能耐特别高强的人……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所以你要找我们替你想法子。”卓一航道：“正是。你们若能把他的女儿救出来。这一梁子就不解官解了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你们武当派那几个长老，虽无过错，面目可憎，他们不高兴我，我就偏要和他们作对。”卓一航默然不语。玉罗刹忽道：“你师叔哪个女儿长得美不美呀？”</PGN 卓一航道：“那当然比不上练姐姐了。”玉罗刹一笑道：“长得也不难看吧？”卓一航道：“在一般女子中，也算得是美貌的了。”玉罗刹若有所思，面色忽地一沉，道：“你说实话，你师叔是不是想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你？”卓一航嗫嚅说道：“他没有说过。”玉罗刹道：“你又不是木头，难道他的意思你也看不出来吗？”卓一航只得说道：“我看……也许会有这个意思。”玉罗刹冷冷一笑，卓一航低声说道：“我总不会忘了

姐姐。”玉罗刹芳心一跳，这还是卓一航第一次对她明白表示。卓一航续道：“但我武当派门规素严……”玉罗刹秀眉一竖，道：“怎么，你怕了？”卓一航续道：“若然我们不能相处，就算海角天涯我也不会忘记了你。我，我终身不娶。”说到后来，话声低沉，几乎不可分辨。玉罗刹好生失望，心道：“真是脓包。做事畏首畏尾，一点儿也不爽脆。”卓一航见玉罗刹变了颜色。叹口气道：“我也知道所求非份，我师叔得罪了你，我却要你去救他的女儿。”玉罗刹凝望晚霞，思潮浪涌，她一面恨卓一航的软弱，但转心一想：他到底是欢喜我的。也自有点欣慰，卓一航说话之后，偷看她的脸色，玉罗刹眉毛一扬，忽道：“在我们相交一场……”卓一航一阵颤栗，心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玉罗刹续道：“你简直一点也不懂得我的为人。”卓一航猜不透她喜怒如何？说不出话，玉罗刹忽道：“我不是为了要讨好白石道人，但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为你救了师妹。”卓一航大喜拜谢，忽又悄声说道：“你若救她出来，不要说是我托你做的。我师叔……”玉罗刹怒道：“我知道啦，你们武当派从不求人，你又怕犯了门规啦！好，你回去吧！”

玉罗刹一怒把卓一航斥走，看他背影没入朱门，又暗暗后悔。铁飞龙走过来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玉罗刹淡淡笑道：“没什么。”两人赶回西山住处。玉罗刹一路默不作声，到了灵光寺后，玉罗刹才道：“爹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铁飞龙道：“你说。”玉罗刹道：“咱们爷儿俩去救白石道人的女儿。”铁飞龙皱眉说道：“你</PGN 和岳鸣珂把宫中闹得天翻地覆，还想再去自投罗网吗？”玉罗刹道：“我已答应人家了。”铁飞龙默坐凝思，过了好久，瞿然醒起，道：“有了，我们不必进宫救她。”玉罗刹喜道：“爹真有办法。”铁飞龙道：“我也拿不稳准成，咱们姑且试一试。明日我和你去找龙达三吧。”

再说何萼花那日，想陪父亲前往，被父亲训斥一顿，心中不忿。白石道人去后，何萼华悄悄去找李封，邀他同到秘魔崖去。李封是武当派在北京的掌门，心中本来想去，只是碍于白石道人的命令，所以不敢。见何萼华邀他，正合心意。

两人偷偷出城，行了半个时辰，将近西山。李封忽道：“后面有两个人好像跟踪咱们。”何萼华回头一看，背后果然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，一个是廿岁左右的少年，相貌颇为英俊，似乎在哪儿见过。两人指点谈笑，好像是在议论自己和李封一样。何萼华心中一动，对李封道：“这里的路，你很熟吗？”李封笑道：“我是老北京了，还能不熟。”何萼华道：“那么咱们绕路避开他们。”过了片刻已到西山。西山有三个秀丽的山峰：翠微山、卢师山和平坡山。到秘魔崖的路，本应从平坡山宝珠洞折向北行，李封却绕道从翠微山的山脚走去。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绕林越涧，走了一阵，背后那两个人已经不见。李封道：“也许是我多疑了，那两人没有跟来。”两人缓了脚步，忽听得背后又有谈笑之声，何萼华再回头看，陡见那背后两人爬上山坡。李封道：“师妹，这两个家伙是存心跟踪咱们来了。”手摸剑柄。何萼华道：“且慢动手。再看一会。”两人在山峰间专绕小路，背后跟踪的人忽快忽慢，倏疾倏徐，转眼间又走了三四里地，那商人仍是紧紧跟在后面。李封怒道：“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！”倏然止步。

那两人身形好快，李封刚一停步，只觉身旁飕的一股疾风过去，忙缩身时，那两个人已越过了头。那中年汉子回身问道：</PGN“喂，你们去什么地方？”李封怒道：“你跟着我们，意欲何为？”那汉子笑道：“这里的路，你走得难道我走不得？年轻小伙子，火气怎么这样大？”迈前一步，伸手来

拍李封的肩膊，李封双臂一振，喝道：“ 去！ ”不料刚刚触着对方的身体，就给一股大力反弹回来。李封大怒，拔出佩剑。何萼华急道：“ 不要动手。 ”问道：“ 你们两位去什么地方？ ”那汉子道：“ 我们正要问你！ ”

正是：西山怪客突如来，似曾相识费疑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

第十六回　父子喜相逢 指挥解甲　忠奸难并立 经略归农

李封横剑怒视。何萼华大大方方答道：“我们上秘魔崖，你们呢？”当何萼华与那中年汉子说话时，那少年人一直凝视着她，这时突然叫起来道：“你不是萼华妹妹吗？”何萼华想了起来，欢声说道：“你是申时哥哥！”那少年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忘形地拉着了萼华的手，道：“想不到你长得这么高了！”何萼华道：“你还说呢？以前你和我一样高，现在你长得比我高半个头了。”中年汉子哈哈大笑，那少年猛然醒起现在已是“大人”，急忙松手。李封插剑归鞘，道：“哈，原来你们是认识的？”何萼华道：“岂止认识，我们是自小玩大的，他是我的表哥呢！”

这少年名叫李申时，乃是白石道人的妹妹何绮霞在未削发为尼之前，和李天扬生下的儿子。李天扬贪图富贵，休妻再娶之后，何绮霞到太室山做了尼姑，白石道人将两个女儿交她抚养，改称慈慧，李申时和何萼华同年，真算得是青梅竹马之交。

慈慧师太因为曾遭婚变，对这唯一的儿子，自不免有点宠爱愈分，所以在童年时候，李申时和何萼华一同习武，李申时的进境总落在何萼华之后，慈慧师太悟出了古人易子而教的道理，当李申时十二岁那年，便把他送与自己的好友龙啸云为徒。这龙啸云是峨嵋派的入室弟子，廿余年前曾和李天扬一同向何绮霞求婚的，落选之后，远走他方，直到何绮霞做了尼姑，才又到太室山来找她。所以慈慧师太把儿子托付给他，其中还有</PGN 深意。当时慈慧师太对他说道：“待我的儿子学成之后，你再带他回来见我吧。”龙啸云一口答应，把李申时带上峨嵋，苦心教了七载，这七年间虽然托人报过消息，可是他和慈慧师太却没有再见过面。

何萼华和李申时这对孩子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本来甚为登对。慈慧师太也有意待儿子学成之后，就和哥哥提出婚事。无奈白石道人另有想头，李申时幼年习武时进度迟慢，看来不是聪明的孩子。而卓一航则在武当第二辈中首屈一指。而且卓一航是世家公子，人品气度，均属不凡，文武全才，更为难得。除了这些本身的优越条件之外，紫阳道长又指定他做继承人，是武当派未来的掌门，要知武当派在当时声威最盛，若做了武当的掌门，就等于是武林中公认的领袖。白石道人要替爱女选择佳婿，自自然然的就想起了卓一航，也不管两人是否性情相投，便硬拉两人接近。以致生出许多事端。

再说何萼华与李申时相见之时，十分高兴，谈了一阵，才记起那中年汉子，道：“这位前辈，还未请教。”龙啸云哈哈大笑，李申时道：“他是我师父。”何萼华道：“原来是龙伯伯。请恕侄女记性太差。”龙啸云道：“七年前我见你姑姑之时，你还是个孩子呢。难怪你记不起了。”说起何萼华的姑姑，龙啸云不觉黯然！

何萼华道：“姑姑常常谈起你们。”龙啸云道：“你姑姑可好？”何萼华道：“好。”见他怆然神伤，即把话头拉开。问道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李申时道：“和你们一样，也是秘魔崖。”龙啸云道：“听说你爹爹要和玉罗刹比剑，所以我们就赶来了。”李申时道：“我们是前两天来的，准备游览几天，就到太室山去找你们。昨天龙伯伯碰到一位武林朋友，是长安镖局的一个镖头，说起舅舅和你还有一个叫什么卓一航的，都从京中来了。还说舅舅约好了一个女魔头叫玉罗刹的今天中午在秘魔崖比剑，我猜想你</PGN 一定会来，果然碰到了你。这位是卓兄吗？”李申时说起“卓一航”时，心

里酸溜溜的，一时说漏了嘴，称之为“哪个什么卓一航”，说了之后，才觉大为不敬，他误会李封就是“哪个什么卓一航”，脸上发烧，甚为尴尬，急忙请教。何萼华一笑说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师兄李封，北京武当派的掌门大弟子。”李申时这才放下了心。

一行四众，谈谈笑笑，从翠微山折下，李封道：“再过去就是卢师山了。秘魔崖就在卢师山上。”龙啸云抬头一望，日已当中，惊然说道：“这个时候，他们想来已开始比剑了。”李申时道：“那玉罗刹是何等人物？难道她的剑法还能胜过我的舅舅不成？”龙啸云道：“听说只是廿岁左右的少女，剑法凶狠绝伦，我却没有见过。”何萼华笑道：“卓师兄倒和她很熟。所以我的父亲不许我去，却要拉他同去。”

再走一阵，前面奇峰突起，如虎如狮，四人走入山谷，李封指着一个形如狮子的山峰说道：“这就是秘魔崖了。你看这山峰下面有一块平地，就像张开了口的狮嘴一样，他们必是在哪里比剑。”话声方停，山谷的乱石堆中，突然跳出四人，喝道：“谁要到秘魔崖去？”何萼华忽然“哗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为首那人约莫四十多岁年纪，相貌颇为威武，竟然就是那年上太室山找她姑姑的人。何萼华后来才知道这人便是姑姑的前夫，京中锦衣卫的指挥李天扬。

李天扬怔了一怔，龙啸云已冷然发话：“李大人，你贵人事忙，连我们到秘魔崖你也要管么？”李天扬道：“龙兄，咱们一别廿年，我屡次打听你的消息都打听不到，实在挂念得很。”龙啸云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道：“山野之人，竟劳李大人挂念，真是罪该万死！”

说话之时，两边山坡上埋伏的东西厂卫士，纷纷涌出。原来金独异唆使他的婆娘在秘魔崖约斗铁飞龙与玉多刹二人，本</PGN 想约人到现场助战，可是红花鬼母的脾气怪癖，声明若有人助战，她就退出不管。所以金独异不敢到秘魔崖去。可是他患得患失，一方面相信他妻子的武功远在铁飞龙与玉罗刹之上；但又怕她独力克制不住，会让敌人逃脱，于是便和慕容冲商量。

慕容冲是东厂卫士总管，正是魏忠贤的死党。他听了金独异的话之后，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你的贤内助肯出山帮忙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。可是那玉罗刹和铁飞龙明明是熊廷弼的一党。那日我们在杨涟家中吃了大亏，老兄难道忘记了吗？”金独异道：“他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双方约斗，不许第三者插足，难道熊蛮子以边关统帅的身份，还会出场助战不成。”慕容冲冷笑道：“想不到你居然这样忠厚？熊蛮子当然不会来，但铁飞龙、玉罗刹既然是熊廷弼的党羽，他们的同党多着呢。谁敢担保铁飞龙不暗中约人助拳？”金独异道：“依你说怎么样，我那臭婆娘脾气古怪，我们若去助拳，她真会撒手不管。”慕容冲道：“熊廷弼的党羽中以铁飞龙、玉罗刹最为凶狠厉害，有你的婆娘对付他们，其余的就好办了。我们多约好手，在秘魔崖附近埋伏。我料那铁飞龙和玉罗刹不是你婆娘的对手，可是他们以二敌一，虽不能胜，要逃走料还可以，咱们在外面埋伏，待他们逃出来时，就将他们活捉。那时他们已打得筋疲力竭，你的婆娘撒手不理，咱们也能对付得了。此其一。”金独异笑着接道：“若他们有党羽来助战，咱们暗中埋伏，也可一网成擒。此其二。是不是？”其实金独异深知铁飞龙脾气，料他不至约人助拳，所以这样说法，一方面是顺着慕容冲的口气，另一方面金独异很恨铁飞龙、玉罗刹，照慕容冲的计划。对他也极有利。慕容冲正在当权得令，以

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、又因在杨涟家中吃了大亏，误会铁飞龙和玉罗刹是熊廷弼党羽，所以一心要替魏宗主（忠贤）除此心腹大患。

金独异又道：“若有武当派的人牵连进来，那又如何？”慕</PGN 容冲道：“上次我们功败垂成，除了铁飞龙玉罗刹与我们作对之外，白石那贼道率领一大群武当弟子前来助战，更是我们致败之由。武当派虽是武林正宗，交游广阔，但他们若不知好坏，我们也就管不得这么多了。总之是来一个捉一个。”停了一停又道：“这次我们再约几个好手去。锦衣卫的指挥李天扬、石浩，西厂的总管连城虎等都可以请去。”明代的特务机构分东厂、西厂和锦衣卫三个机构，各成系统。神宗晚年，因为魏忠贤掌管东厂，所以东厂势力最大。慕容冲出面去邀李天扬等人，他们为了要巴结魏忠贤，自然一一答应。

书接前文。且说李天扬正与龙啸云打话之际，慕容冲与金独异率众杀来。慕容冲大叫道：“不管何人，凡是要到秘魔崖的都捉了再说。”李天扬利禄心重，目前新君即位，他正要巴结魏忠贤以保官职，当下面色一变，道：“委屈龙兄，请随小弟到锦衣卫去！”龙啸云大怒，斥道：“好个不知羞耻的奴才，绮霞真是嫁错了你。”李天扬和龙啸云本有嫌隙，这时放下面子，一声冷笑，挥剑向龙啸云刺去，两剑一交，当的一声，震得虎口发热。

龙啸云这么多年在峨嵋山勤修苦练，武功非同小可。廿年之前，李天扬武功比他高，而今却已是相形见绌，石浩冲上助战，李申时拔剑挡着。李天扬见这少年面貌，似是在哪儿见过一般，不知怎的，一阵寒意直透心头，正想喝问是谁，慕容冲与金独异身形迅疾，倏忽之间，已从山坡上冲到！

李天扬侧身一剑，闪了开去，让慕容冲来拿敌人。李申时、何萼华二人也已和卫士交上了手。李天扬心道：“这女娃子是白石道人的女儿，可不能看她送了性命。”又想道：“我和白石道人乃郎舅至亲，这事也不便让慕容冲知道。”何萼华剑法凌厉，刷刷两剑，刺伤了一名卫士。李天扬大叫殖，“让我拿她。”挥剑直取萼华。何萼华不知他的用意，又恨他令姑姑受苦，也就</PGN 不顾什么情面，剑诀一领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刺肩削腕，又狠又疾。李天扬猝出不意，几乎吃亏。可是他的武功到底比何萼华高出许多，横剑一撞，把何萼华剑势阻止，顺手将剑一推，把何萼华退出几步，趁她身形未稳，一跃而前，将她一把抓了过来，迅即点了她的麻穴。李申时见状大惊，奋力杀退身前卫士，赶来抢救。

李天扬休妻再娶之时，李申时不过三岁。何绮霞不愿他受后母虐待，离异之后两年，就叫哥哥将甥儿带出，抱上嵩山，一别十五年，父子相逢，各不相识。可是刚才李天扬和龙啸云骂战之时，嘈杂声中，李申时却隐隐听得师父说出“绮霞”二字，心想：“怎么师父对这陌生人道我母亲？”挥剑杀来，抬头一望，敌人竟和自己面貌相似，心中一阵寒颤，手竟软了。旁边一名卫士，翻转刀背，在他剑上一拍，按说李申时本不弱，但给这卫士一拍，长剑竟然当啷坠地。李天扬倒转剑柄，在他背心一点，又将他擒了。李天扬虽然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可是见他与龙啸云，何萼华同来，不无疑惑，而且动手之时，心中突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情绪，极之不愿伤害这个少年，自己也不明何以有这样的心情。所以李天扬将他点倒之后，立即交给石浩，叫他带回锦衣卫所，由自己处理。

再说龙啸云与慕容冲相遇，连刺三剑，都给慕容冲避开，非但刺不中敌人，反觉敌人拳风劈面，大吃一惊！心道：宫廷中竟有这么厉害的高手！慕

容冲见敌人剑招迅疾，功力深厚，也留了心。双拳化掌，展开了擒拿手法，拦阻勾拿，龙啸云见势不佳，无心恋战，虚晃一剑，斜刺掠出，一名东厂卫士，手使虎头双头双钩，迎面疾绞，想把龙啸云宝剑绞住，夺出手去，哪知龙啸云的峨嵋剑法，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在卫士包围之中，毫不慌乱，看见双钩绞到，宝剑一翻一卷，顿时把那卫士的五个指头。齐根削断！大喝一声，直冲出去！慕容冲武功虽高，但</PGN 人多阻势，反而不便施展。龙啸云身形飘忽不定，在乱石堆中，拼命逃窜。

金独异本来是押后督战，担当兜截敌人的任务。见龙啸云身法迅疾，在山谷中穿插奔逃，大为生气，身形飞掠，抢出拦截。龙啸云见他势凶，掉头西走，金独异双臂一振，把两名卫士推开，一手照龙啸云后心抓来，龙啸云反手一剑，没有刺着，慕容冲已经追上，龙啸云且战且走，走到秘魔崖下，到底敌不住两名高手追击，被慕容冲一掌打翻，也被擒了。

这时铁飞龙和玉罗刹已在岩上现出身形，有十多名冲上去的卫士给铁飞龙飞石打伤。慕容冲喝令将龙啸云缚了，对李天扬道：“ 你看管俘虏，防备他们的党羽来劫。我们上岩去看。 ” 和金独异冲上山岩，到了秘魔崖上，但见乱石满地，地下有点点鲜血，不但铁飞龙与玉罗刹已经不见，连红花鬼母也不见了。金独异不觉心寒，高叫几声，不见妻子回应。慕容冲道：“ 难道给他们害了不成？ ” 金独异道：“ 绝无此理！ ” 登高一望，只见玉罗刹等人已从背面下山，去得远了。红花鬼母的踪迹仍然不见。这时金独异和慕容冲已顾不得追赶敌人，而且即算追及，也未必是敌人对手。他们本是倚靠红花鬼母制敌，红花鬼母不见，他们锐气已挫。当下翻遍了秘魔崖，还是什么人也找不到。

适才在混战中，李封早已被众卫士擒着。李天扬在岩下看守四名俘虏，过了许久，才见慕容冲与主独异下岩，李天扬见他们没精打采，已知不妙。一问之下，果然敌人已经逃脱。慕容冲道：“ 这四人是否铁贼与玉罗刹约来的人，李大人可有讯问清楚么？ ” 何萼华在旁嚷道：“ 什么玉罗刹约来的？我的爹爹和玉罗刹在岩上比剑，我们是来帮他的。你们这些官差怎么毫不讲理，胡乱捉人！ ” 说时横了李天扬一眼。龙啸云冷冷说道：“ 你和他们罗唆作甚？是讲理的就不当官差了。 ”慕容冲眼珠一翻，问道 :“ 你的爹爹是谁？ ” 何萼华傲然说道：“ 武当五老中的</PGN 白石道人，你未见过也应听过。 ” 慕容冲笑道：“ 原来你是白石道人的女儿，那么我们捉你并无捉错。谁叫你的父亲和我们作对。 ” 金独异却冷笑道：“ 鬼话，鬼话，白石道人怎么会与玉罗刹比剑？你胡说八道，一定是冒认的。 ” 何萼华怒道：“ 天下岂有冒认父亲之理？ ” 李申时闻言感触，瞪大眼睛，盯着了李天扬望得出神。李天扬打了一个寒噤，出来说道：“ 不管她是不是白石道人的女儿，先带回去再审问吧。 ” 慕容冲道：“ 是该这样。 ” 李天扬道：“ 带他们回宫审问，不大方便，还是让我带到锦衣卫所去吧。 ” 东西两厂设在宫中，由太监掌握，两厂 “ 桩头 ” 相当于宫中卫士；锦衣卫则管外廷之事，由武官主管，搜捕流犯，讯问犯人，多属锦衣卫管理，慕容冲见这四人并非紧要犯人，便卖李天扬面子，随口应允。

慕容冲出动了大批厂卫，仍然被铁飞龙等脱逃，大为丧气；金独异失了妻子，更是无神。回到城中，李天扬和他们道别，自把四名俘虏，押回卫所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红花鬼母被玉罗刹打败之后，回到家中，吩咐儿子媳妇，第二日一

早便回转湖北老家。公孙雷道，“ 妈，你和那玉罗刹见了没有？ ” 红花鬼母斥道：“ 你少管闲事，这次回转老家之后，我再不准你在江湖走动，也不准你问及武林之事。你安安分分给我蹲在家里，若敢有违，我就打断你的双腿。” 公孙雷嘟着嘴嘀嘀咕咕说道： ” 妈，皇宫这么华丽你都不住，再说我们一家团圆多好，我们和爹爹相见也不过一月。 ” 原来红花鬼母送客娉婷入宫，交给了她的生母客氏夫人之后，在宫中也逗留了几天，过不惯富中生活，加以客魏淫秽之事，她也微有所闻，她人本不坏，不肯在宫中再住，在外面租了一栋房屋。公孙雷和穆九娘也被安顿在这间屋内，不准他们入宫。

红花鬼母见儿子贪恋繁华，大为生气，道：“ 好，你有本事啦，你要跟你父亲，就别回我这里。 ” 公孙雷不敢作声，和穆九</PGN 娘收拾细软。红花鬼母拿起拐杖，在庭院中走来走去。时不时以拐杖击石，锵锵有声。公孙雷最怕他母亲，在房子里躲着不敢出来。殊不知红花鬼母心情暴躁，固然和儿子不肖有关，但被玉罗刹打败，却更是令她难过。

看看已到午夜，红花鬼母还是在庭院中走来走去，一忽儿想把武功精研，再找玉罗刹决个胜负；一忽儿想从此闭门封拐，什么事也不理它。想到午夜，忍地哑然失笑，自己年已老迈，何必还与人斗气争强；而且为了这么一个坏丈夫，惹出许多是非，也实在无聊。这么一想，暴躁的心情渐渐平静。忽听得外面存人拍门，公孙大娘问道：“ 是谁？ ” 外面金独异的声音答道：“ 娘子，是我来啦！ ”

红花鬼母开了大门，冷冷说道：“ 你还来作甚？ ” 金独异道：“ 你没事吗？真把我急死啦！ ” 红花鬼母板脸道：“ 你到秘魔崖去了？ ” 金独异道：“ 我岂敢不听你的吩咐。我是久不见你回来，这才去看个动静的。 ” 其实他在撒谎。红花鬼母道：“ 你不必来打听了，我不能再帮你了。 ” 金独异道：“ 娘子，我们到底是多年夫妇，你就不理我的死活了？ ” 红花鬼母关上大门，和金独异走进屋内，边走边道：“ 连我也不是人家对手，叫我如何帮你？ ” 金独异大吃一惊，道：“ 你给他们二人打败了？ ” 红花鬼母道：“ 嗯，是给玉罗刹这女娃儿打败了。 ” 金独异摇摇头道：“ 我不信！ ” 心想：玉罗刹剑法虽然精妙绝伦，但若单打独斗，和自己也不过打个平手，这臭婆娘武功比我强得多，怎会打不过她？ ” 红花鬼母把肩上衣服抓裂，冷冷说道：“ 你不信就来看看！ ”

金独异上前，只见妻子肩头上有一道剑伤，深可见骨，不禁大惊，道：“ 我给你找伤药。 ” 红花鬼母道：“ 不必假惺惺啦，这点伤难道我还抵受不了？ ” 金独异道：“ 咱们夫妻联手，再与他们打过。 ” 红花鬼母冷笑道：“ 我劝你也少在外面胡闹吧。 ” 忽然叹了口气，笑得甚是凄凉，金独异不敢作声，红花鬼母续道：</PGN“ 你把我爹气死，这么多年来在外面胡作非为，而今已是这么一把年纪，还不回过头么？ ” 金独异仍不作声，红花鬼母道：“ 按说我们夫妻之情已绝，我这次本想最后帮你一次，现在也帮不上手。我明天就要回去了。 ” 金独异跳起来道：“ 你要回去？你再也不理我了？ ” 红花鬼母道：“ 正是这样。 ” 金独异正想发作，红花鬼母忽然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 你若想保存性命，乖乖的跟我回去吧，不要再在这儿胡混了。 ” 金独异道：“ 什么胡混？我们在宫中享福，岂不比在深山野岭过若日子强得多？ ” 红花鬼母拐杖一顿，大声喝道：“ 你不回去？ ” 金独异道：“ 说什么我也不回去！ ” 红花鬼母道：“ 好，以后你是死是活，我都不管！ ” 话声一停，忽见庭院中的瓜棚上似有人影，金独异还未发现，红花鬼母厉声喝道：“ 给我滚下来！ ”

瓜棚上一声长笑，先后飞下两人，玉罗刹走在前头，抱拳一揖，盈盈笑道：“ 我看你来啦！我们比剑时所赌的话，你老人家当然不会忘记！ ” 铁飞龙大步走上台阶，道：“ 公孙大娘言出必行，你刚才没有听到吗？何必多说！ ”

原来玉罗刹坚持要救白石道人的女儿，铁飞龙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找龙达三帮忙，打听到红花鬼母的住处。预料金独异必来找她，便和玉罗刹昏夜走来，偷偷在瓜棚上听他们谈话。

金独异也不知妻子与他们赌赛什么，恃着有她在旁，怒道：“ 你们上门欺负来了？ ” 红花鬼母颓然坐在厅中的太师椅上，不发一言。玉罗刹笑道：“ 岂敢，岂敢 !你们今日一大群人到秘魔崖找我，找不着总未免有点失望吧？我现在是专程请教来了。 ” 金独异道：“ 你想怎样，划出道来！ ” 铁飞龙在旁笑道：“ 想借尊驾这七尺之躯一用！ ” 金独异大怒，手掌一翻，朝玉罗刹一掌打来，玉罗刹一跳跳开，宝剑拔在手中，就在红花鬼母面前，与金独异恶战！

公孙雷与穆九娘闻声跑出！公孙雷拔出佩刀，铁飞龙圆睁</PGN 双眼，道：“ 你敢过来！ ” 穆九娘甚是尴尬，将公孙雷一把拉着，红花鬼母怒道：“ 你敢欺负我的儿子？ ” 铁飞龙冷笑道：“ 我的女儿与你的汉子单打独斗，若有别人助拳，我当然不能坐视！ ” 红花鬼母大叫一声，气在心头，说不出话。拐杖一顿，道：“ 雷儿，咱们现在就走！连夜回家！ ” 她与玉罗刹有约在先，既然不能帮手，不忍见丈夫死在敌人剑下，无可奈何，只想一走了之！

公孙雷无论如何不肯随母亲出走，正在拉拉扯扯之时，忽听得金独异一声惨叫，公孙雷怒叫道：“ 妈！咱们岂能见死不救！不忠不孝何以为人？ ” 红花鬼母到底还有夫妇之情，听了儿子的话，心头如中巨锤，陡然回过了头，举起拐杖。铁飞龙道：“ 哈，你说话算不算数？ ” 红花鬼母怒道：“ 你们要在我屋内行凶，我不许可！ ” 一杖奔铁飞龙头上打来，台阶下金独异已被玉罗刹打倒地上。

本来金独异的武功，不在玉罗刹之下，但一来他前几天受了剑伤，刚刚治好，气力还未复原；二来他靠的是毒砂掌的威力，玉罗刹手上带有岳鸣珂的金丝手套，不怕毒伤，剑招全取攻势，威力大增；三来金独异见妻子居然这样忍心，竟不帮他，还要和儿子媳妇连夜出走，不禁又气又惊又怒，连走败招，给玉罗刹一剑刺伤，再想逃时，哪还逃得。玉罗刹身形疾起，一脚把他踢倒，弓鞋一踹，将他肋骨踹断两根，顺势又点了他的软麻哑穴。

铁飞龙力拆数招，红花鬼母拐势稍缓，铁飞龙道：“ 我们又不杀害你的汉子，你急什么？ ” 公孙雷奔去救父，始玉罗刹一剑削断他的佩刀，反手一挥，将他跌出一丈开外。红花鬼母拐杖一停，道：“ 你们想怎么样？ ” 铁飞龙道：“ 我们只是想借尊夫一用。 ” 王罗刹慢条斯理的插剑归鞘，走了过来，盈盈一揖，笑道：“ 我们还要请你帮忙。 ” 红花鬼母气道：“ 你这女娃儿威风不可使尽，你既不留情面，就休怪我不守诺言！ ” 玉罗刹道 :“ 我可不</PGN 是说风凉话儿，真的要请你老帮忙。而且你既把这臭汉子当成宝贝，我们也可送还给你。但你可得把他好好管束了！ ” 红花鬼母拐杖本已举起，又再放下，道：“ 好，你说！ ” 玉罗刹道：“ 白石道人的女儿被慕容冲捉去了，你对他说，请他放人！ ” 红花鬼母道：“ 哦，原来你们是想借此要挟，迫我要他换人。 ” 铁飞龙道：“ 这也算不得什么要挟。尊夫是成名的人物，白石道人的女儿不过是个毛丫头。这交换对你们绝不吃亏。慕容冲纵不看在你的情面，闻知此事，也要赶来交换。不过慕容冲这厮，我们见他不易，所以只好

请你帮忙奔走罢了。”红花鬼母眉毛一扬，道：“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明日晚上，三更时分，仍在秘魔崖交换。你们可不许将他为难。”铁飞龙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玉罗刹道：“这次你们可不许偷偷埋伏，要不然我的宝剑可不讲情面。”铁飞龙道：“公孙大娘是武林前辈，这点黑道的规矩哪会不懂？明晚咱们爹儿俩去，他们那边，除了公孙大娘前辈之外，自然只有慕容冲一人了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还有两位要交换的俘虏呢！”红花鬼母怒道：“你们不必罗唆，就这样办！慕容冲若要多带人去，我就先与他拼了。”铁飞龙一笑，抱拳作揖，转身将金独异抓起，和玉罗刹上屋走了。

再说李天扬将龙啸云等四人押回衙所，这一晚思前想后，坐卧不安。到了午夜，叫人将龙啸云提了上来，开了房门，亲自替龙啸云解了镣铐，请他坐下。龙啸云冷冷笑道：“李大人宽待犯人，不怕误了功名富贵么？”李天扬面上一红，道：“当年之事，是我错了。我实在待薄绮霞，现在想来，悔恨已经晚了。”龙啸云道：“你和我说有什么用？”李天扬道：“想当年我们三人都是好友……”龙啸云“哼”了一声，李天扬道：“你纵不把我当朋友，也当看在绮霞面上。”龙啸云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！你们今日凶如虎狼，把我捉来，现在我是你的阶下之囚，性命都捏在你的手里，怎么颠倒过来说，要向我求什么情？”李天扬苦</PGN 笑一声，道：“龙兄，你也知道我年将半百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实在想念得紧。”龙啸云又哼了一声。李天扬道：“龙兄这么多年来，可有见过拙荆么？”龙啸云道：“我见过一次绮霞，可没有见过你的夫人，怎么样？”李天扬强抑怒气，道：“我知道你和绮霞交情很是不错，所以你至今未娶。”龙啸云怒道：“我娶与不娶与你何干？你少乱嚼舌头。”李天扬强笑道：“龙兄想到哪儿去了？请恕兄弟不会说话。我只是为了思念儿子，所以想问龙兄一声，知不知道申儿的消息。”龙啸云道：“我不想你的儿子知道有你这么一个父亲。”李天扬忍受不住，大声说道：“你是申儿的什么人，你凭什么教他不认父亲？你敢离间我的家人骨肉。”龙啸云只是冷笑说了一声：“何必我来离间。”之后就闭口不答，任由他骂。李天扬咆哮一阵，重把龙啸云上了镣铐，又叫人将他锁回监房。

李天扬把龙啸云押回监房之后，想了一会，又叫人将何萼华提了上来。关上房门，细声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是你的姑丈么？”

何萼华抿嘴说道：“听说姑姑有过你这么一个丈夫。”李天扬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“你和申时认识吗？”何萼华道：“我们自小一同玩耍，有何不识？”李天扬喜道：“申儿可有问起过他的父亲么？”何萼华道：“我姑姑对他说，他父亲是个坏人，自幼把他抛弃，所以他从来没有问过他的父亲。”李天扬默然不语，过了许久，才道：“好，你进我的书房坐一会儿。”脱了她的镣铐，带她进内书房，给她泡了一杯龙井，又递给她一包蜜枣，道：“你坐一会，我就回来。”何萼华道：“这里比监房舒服多了。”李天扬苦笑一声，反手关上房门。

过了一阵，李天扬又把李申时提了上来，叫他坐下。看了一阵，越看越觉得他和自己相像，悔恨交迸，将他镣铐解下，抚摸他的肩头，道：“嗯，你受伤了？”李申时在混战中曾被刀锋刮破肩头皮肉，受了一点轻伤，李天扬看在眼内，痛在心头，心</PGN 道：若然他真是申儿，只怕更恨我了。李申时这时十分惶惑，眼珠转来转去，似在思索什么难解的问题。过了许久，忽道：“我犯了什么罪名？你们要将我关进牢狱？”

李天扬道：“因为有人疑心你们是熊廷粥的党羽。”李申时道：“熊廷

弼是个抗敌英雄，我虽然年小，也到处听得有人赞他。莫说我们够不上是他党羽，就算是他党羽，也绝不是什么罪！”李天扬又苦笑道，“这个你们年轻人弄不明白。”李申时昂头说道：“我说你这位大人才不明白！”李天扬心头一震，垂首不语。过了一阵，抬起了头，盯着李申时的眼睛问道：“何萼华这小姑娘是你的什么人？”李申时道：“是我的表妹，你管这个干嘛？”

李天扬又惭又喜，倏的起来，取了一面铜镜，递给李申时道：“你照照镜子！”李申时一阵颤栗，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李天扬道：“你照照镜子，看你的相貌是不是与我相似？”李申时使劲一摔，将铜镜摔在地上，裂成几块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！李天扬手足无措，道：“你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上前一把将他抱住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申儿，我是你的父亲哪！”李申时在怀中挣脱出来，李天扬道：“怎么你不认爸爸？”李申时道：“妈说，我的爹早已死了！”李天扬道：“父子岂有冒认之理？你不信我是你的爹么？”李申时道：“我的爹绝不会忠奸不分，善恶不明，更绝不会叫人捉他的儿子，伤他的儿子！”李天杨心中大疼，骤然醒悟，拉着儿子的手，毅然说道：“申儿，你的父亲果然是已经死了！”李申时愕然看他，李天扬道：“你听过两句古话么：过去种种，比如昨日死；现在种种，比如今日生。”李申时点了点头，李天扬道：“所以你的父亲死过去又重生了。他明日一早，就将你送回嵩山，见你母亲。从此再也不做捞什子的官了。”李申时一喜。抹了眼泪，道：“真的！”李天扬流下眼泪，道：“申儿，你还不信我么？”李申时低低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李天扬露出笑容，问道：“你这么多年来在什么地方？”李申时</PGN 道：“在峨嵋山和我的师父在一起。”李天扬道：“谁是你的师父？”李申时道：“就是今天在秘魔崖下被你们捉着的那位龙伯伯。”李天扬道：“哦，原来是他！”李申时道：“你们是认识的？”李天扬道：“嗯，是老朋友啦！”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李申时道：“那好极啦！龙伯伯对我非常之好。还有华妹和那位李封，请你将他们也一并放了。”李天扬道：“好，一切听你的话。”开门叫人进来，叫他们将龙啸云和李封一并提上。李申时待他父亲再关上房门回过头时，一把将他抱着，道：“咱们这趟回去，见着妈妈，一家人再也不要分开了。”父子俩相视而笑，眼睛里有亮晶晶的泪光。

再说铁飞龙和玉罗刹第二天晚上，带了金独异在秘魔崖下等候红花鬼母，玉罗刹道：“白石这贼道我实在气他不过，等会救了他的女儿，你将她送回去吧。”铁飞龙说道：“还是你送去的好。”过了一阵，月亮已到了中天，远近山头还是静悄悄的不见人迹。玉罗刹笑道：“红花鬼母还未来呢，也许慕容冲不愿交换了。”

铁飞龙道：“红花鬼母绝不会爽约。慕容冲也不至于吝惜一个丫头，牺牲掉他一条臂膊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是啊，他们若不肯交换，咱们就把肉票撕了。”金独异一生残暴，但听了玉罗刹这种语气，也不禁心慌。伸长颈脖，但望妻子到来。过了一会，对面山头现出人影，玉罗刹跳上高岩，远远眺望。铁飞龙道：“来了几人？”玉罗刹道：“两人！”过了一阵，玉罗刹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红花鬼母背上没有背人。”跳下石岩，一手抓着金独异背心。金独异吓得魂不附体，铁飞龙道：“裳儿，不要胡闹，等红花鬼母来了再说。”

过了一阵，红花鬼母和慕容冲如飞奔至，并未带有旁人。月光下红花鬼母面色惨白，更是狰狞可怕。玉罗刹冷笑道：“人呢？”慕容冲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勾结李天扬，将他们都放走了，</PGN 还来问我要人？”玉

罗刹这一怒非同小可，冷笑道：“ 谁是李天扬？咱们可从不认识！你要想抵赖，那可不成！ ”慕容冲道：“ 不管你认不认识，你们的人全都走了，你们也该把我的人放回了。 ”玉罗刹道：“ 谁信你的鬼话？ ”剑尖在金独异背心轻轻一点，金独异杀猪般叫将起来！红花鬼母怒道：“ 慕容冲这次不是砌词哄骗，我亲自到锦衣卫看过。你们不信，明天可看缉捕李天扬和那四个犯人归案的告示。 ”玉罗刹仍然是冷笑道：“ 有人换人，没人撕票！ ”红花鬼母怒不可抑，拐杖一举，就想和玉罗刹拼命。铁飞龙道：“ 裳儿，把金老怪交回给她！ ”玉罗刹长笑一声，道：“ 好，但也该留点记号！ ”剑尖一划，在金独异的肩上一挑，把他的琵琶骨挑断。练武之人，这琵琶骨甚为重要，若然被挑断了，力气就使不出来，虽有极好武功也是无用。而且这琵琶骨不比其他骨骼，挑断之后，纵有最好的续筋驳骨之术，也不能即时医好，非得用药培补，让它慢慢生长，非三年五载不能完好如初。这就是说金独异在三五年内，那是不能作恶的了。

玉罗刹一剑挑断金独异的琵琶骨，把他朝红花鬼母怀中一掷，红花鬼母气红双眼，接了过来，一验他的伤处，见除了琶琶骨被挑之外，并没其他暗伤。怒火收敛，心想：“ 让这贼汉子受受教训也好。 ”把丈夫背了起来，道：“ 玉罗刹，我领你的情，咱们之间的恩怨，一笔勾销！ ”身形一起，飞掠下山，倏忽不见。

慕容冲吃了一惊，只见玉罗刹笑嘻嘻的立在他的面前，道：“ 慕容冲，这回是第二次见面了。 ”慕容冲心道：“ 早知如此，真不该听那老妖妇的话，单身前来。 ”原来慕容冲来时心想：凭他的武功，加上红花鬼母，对付铁飞龙和玉罗刹，那是稳操胜券。想不到红花鬼母得了丈夫，却先逃了！

幕容冲暗暗叫声苦也，只听得玉罗刹笑道：“ 第一回见面是在杨涟家里，你们要暗害熊经略，我们要来捉金老怪，虽然大打一顿，还是彼此无涉。这回可不同啦！ ”慕容冲道：“ 怎么？ ”</PGN 玉罗刹道：“ 熊经略是我的好朋友啦，你要伤害他我可放你不过。 ”慕容冲是宫中第一把好手，虽然在铁飞龙与玉罗刹威胁之下，显然处于下风，仍是不肯示弱，冷冷说道：“ 朝廷之事不用你管！ ”玉罗刹秀眉一扬，道：“ 我偏要管！ ”刷的一剑刺去，慕容冲侧身一卷，玉罗刹连刺数剑，慕容冲也连进数招，两人各不相让。铁飞龙道：“ 裳儿，何必与他呕气。 ”玉罗刹剑招稍缓，慕容冲起身一跃，跳下山坡。玉罗刹道：“ 爹爹何故放他？ ”铁飞龙道：“ 你这两日来已经几场恶斗，再打半夜，纵得胜也要受内伤。 ”玉罗刹一想：慕容冲武功不在自己之下，若要爹爹帮手，胜了也不光彩，也便罢了。

两人回到住址，酣睡一晚，养好精神，第二日玉罗刹起来，对铁飞龙道：“ 我们该去看熊经略了。他借给我的这对手套，真是宝贝，全靠它才能打败哪个妖妇。 ”铁飞龙道：“ 我也正想去见他道谢。 ”两人一道进城，到了杨涟家中，通报进去，杨涟立刻延见。玉罗刹走上厅堂，却不见熊廷弼，杨涟道：“ 熊大人已辞官归里了。他等你不来，叫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将来若路过湖北江夏，可以顺便把那对手套送回，但也不必专为此事而去。 ”铁飞龙道：“ 熊经略家在江夏？ ”杨涟道： ”正是。 ”玉罗刹叫起来道：“ 这个小皇帝真不懂事，怎能让他辞官？ ”杨涟苦笑道 :“ 朝廷之事，你们就弄不明白了！ ”这话和慕容冲所说的话大同小异，玉罗刹暗暗生气，可是想到杨涟和慕容冲到底大不相同，也便忍着不发作了。

原来熊廷粥递上辞呈，不过是想试探皇帝的心意，奏章一上，先到客氏

千里，看了之后，正中下怀，对由校道：“熊廷弼这厮罗哩罗唆，让他走吧。”由校道：“父皇说过，熊廷弼是朝廷栋梁，怎可让他辞职。”客氏笑道，“由哥儿，你就只知道父皇的话，殊不知此一时彼午时，如今可以身当统师之任者，大有人在。而且令一人专权过久，太阿倒持，也非朝廷之福。”由</PGN
校道：“先朝重臣，不便免他军职。”客氏道：“是他自己要走，与你何关？”又道：“熊廷粥在外面说，明朝的江山全是靠他，你受得着这口气么？而且他这人动辄以忠臣自命，知道你的胡闹，势必又来罗唆，你做皇帝也做得不快活。”由校受了客氏的蛊惑，问道：“还有谁可以经略辽东？”客氏道：“据魏忠贤说，袁应泰就是个大将之才。”由校记起这个袁应泰曾送过他十笼画眉鸟，印象甚好，便在熊廷弼的辞呈上批了个“准”字，可怜熊廷弼这次回来，连皇帝的面也没见着，便掉了辽东经略的官职，一气之下，在辞呈发下的第二天，便带岳鸣珂和王赞回家种地去了。

玉罗刹听说熊廷弼已走，大力失望。铁飞龙道：“岳鸣珂也跟他走了吗？”铁飞龙对岳鸣珂拒婚之事，始终耿耿于怀。杨涟道：“都走了。不止是岳参赞，卓公子和他的武当派同门，都随着走了。”玉罗刹道：“那么，白石道人呢？”杨涟道，“哪个白石道人？啊，你是说那日来的哪个道士吧？他也随着走了，还有他的女儿呢。”玉罗刹一听，知道红花鬼母所言非假，当下便与杨涟道别，杨涟忽道：“女英雄是回陕北吧？下官有一言相劝，现下朝廷正调动大军，要到陕北剿匪，女英雄若是和那些绿林英雄相熟，还是劝他们早受招安的好。”玉罗刹“哼”了一声，铁飞龙急忙把她扯走。

再说白石道人失了女儿，极为焦急，可是自己伤势未愈，毫无办法。不想第二日晚间，李天扬父子、龙啸云和他的女儿以及李封，都回来了。白石道人喜之不胜。李天扬说出情由，白石道人慨然说道：“妹夫不必担心，这回我在舍妹面前，定当为你说项。”李天扬又道：“我们这一逃走，朝廷必然缉拿。而且听慕容冲口气。连你也怪在里头，咱们还是明日一早，就离京回去吧。”白石道：“这里大事已了，自然应当回去。”

卓一航与岳鸣珂交情甚好，连夜跑去辞行，知道熊廷弼也</PGN 要回湖北老家。卓一航道：“朝中奸党，对经略甚为妒恨，虽然辞了官职，只恐他们还要加害，咱们一道走吧。”岳鸣珂也恐路上有事，独力难撑，笑道：“这样再好不过，你们回武当山正好和我们一路，就是你那位师叔大人不好相与。”

两人说好之后，熊廷弼和白石道人都同意了。两伙合成一伙，一路同行。只是岳鸣珂和白石道人相处不好，因此分为两拨，熊廷弼、岳鸣珂、王赞、李天扬、李申时、龙啸云等人，走在前头，但两拨人相距也不过五七里路，可以互相照应。晚上仍是一同住店。走出河北省境，武当山黄时道人已派了红云、青蓑两位师弟前来迎接。原来武当派的消息甚是灵通，已知白石道人和卓一航在京闹出事情，黄叶道人生怕他们有失，所以把武当五老中的二老都派出来了。

一路上白石道人说起玉罗刹约他比剑以及“看不起”武当派的事，卓一航都不言语。红云道人吃过玉罗刹的大亏，替师弟愤愤不平，道：“这个女魔头非挫她的锐气不可。”卓一航仍不作声。白石道人横他一眼，道：“我们武当派人，若同心合力，天下何人敢小觑我们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一行人众，续向南行。这一群人个个都是武林高手，就算魏忠贤想派人暗害，也不敢动手。一路上风平浪静，过了几日，经过嵩山，李天扬要上山

寻访前妻，白石道人等当然随着上去。岳鸣珂趁此机会，也要上山见见少林寺的镜明长老，于是大家一同上山。

这时已是冬尽春来，一路上但见小乌迎人，山花含笑，李天扬这时和白石道人一样，心境和上次上山之时大不相同。笑道：“今日方知山居野处，尤胜于宫殿琼楼。”说话之间，红云道人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叫起来道：“什么人身法如此快疾！”众人登高一望，但见山下一条人影，飞奔而来，快疾之极,宛如一道白烟,滚滚而至 李天扬父子和卓一航保护白石道人走在</PGN
前头，红云、青蓑二人拔剑殿后，不多一刻，那道“白烟”已升至山上，红云、青蓑二人张眼一看，来的竟然是玉罗刹这个冤家。

红云道人大怒，不问情由，刷的一剑，向前刺去，喝道：“玉罗刹，你欺负我们武当派太甚，白石师兄未能与你比剑，由我代吧！”红云道人还以为玉罗刹是来追赶白石道人，其实玉罗刹和铁飞龙却是来追熊廷弼和岳鸣珂，玉罗刹性子既急，轻功又高，所以先追了来。

玉罗刹见红云道人不问情由，乱刺乱戳，勃然大怒，也就不把来意说明，冷笑说道：“红云道人，你是我手下败将，还比什么？”红云越发火起，把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使得凌厉无前！卓一航扶着师叔不敢上前劝架，空自着急。

玉罗刹见红云道人不知进退，娇笑一声，故意与他相戏，剑法一展，宛如玉龙夭矫，盘旋飞舞，把红云道人的剑光裹在当中。红云道人的宝剑几次要给她击得脱手飞去，青蓑道人见不是路，也顾不得武当五老的身份，拔出剑来，竟然以二敌一，上前夹攻。

玉罗刹力敌武当二老，傲然不惧，一柄剑使得神出鬼没，似实还虚，似虚却实，每一招都是招里藏招，式中套式，剑势如虹，奇诡莫测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红云、青簑二人联剑合斗，拼力抵挡，也不过是刚刚打个平手。

李天扬和龙啸云看得出奇，龙啸云道：“咦，这个女娃子的剑法怎么这样厉害！”白石道人见他们二人在旁评论剑法，越觉颜面无光，怒道：“一航，我不要你扶，你还不上去助你师叔。今日若叫这妖女逃下山去，咱们武当派还见得人么？”卓一航也觉得玉罗刹追来挑战，未免太过骄纵，但转念一想，玉罗刹莫非是来追自己。虽然心中惶急，但也颇为快慰。白石道人又喝道：“一航，你还不去！这妖女是本门公敌，不必和她讲什么江</PGN 湖规矩。”龙啸云心中不直白石道人所为，微笑说道：“这女娃子能力敌武当二老，剑法可算当今第一高手，毁了她岂不可惜！”

卓一航听了这话，本来不想上前，这时更故意凝身不动，白石怒道：“你还不去！”卓一航无奈，只好拔剑上前。这时玉罗刹越战越勇，奇招妙着，层出不穷！把红云、青簑二人从平手迫到下风，盈盈笑道：“卓一航，你也要来么？哈哈，我今日要会尽武当高手了！”

正是：一剑纵横南北，今朝又显神通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</PGN